

本纪第一

武帝上

高祖武皇帝，讳衍，字叔达，小字练儿，南兰陵中都里人，汉相国何之后也。何生鄴定侯延，延生侍中彪，彪生公府掾章，章生皓，皓生仰，仰生太子太傅望之，望之生光禄大夫育，育生御史中丞绍，绍生光禄勋闾，闾生济阴太守阐，阐生吴郡太守冰，冰生中山相苞，苞生博士周，周生蛇丘长矫，矫生州从事逵，逵生孝廉休，休生广陵郡丞豹，豹生太中大夫裔，裔生淮阴令整，整生济阴太守辖，辖生州治中副子，副子生南台治书道赐，道赐生皇考讳顺之，齐高帝族弟也。参预佐命，封临湘县侯。历官侍中，卫尉，太子詹事，领军将军，丹阳尹，赠镇北将军。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。生而有奇异，两胯骀骨，顶上隆起，有文在右手曰“武”。帝及长，博学多通，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。所居室常若云气，人或过者，体辄肃然。

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，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。俭一见，深相器异，谓庐江何宪曰：“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，出此则贵不可言。”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高祖与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等并游焉，号曰八友。融俊爽，识鉴过人，尤敬异高祖，每谓所亲曰：“宰制天下，

必在此人。”累迁隋王镇西咨议参军，寻以皇考艰去职。

隆昌初，明帝辅政，起高祖为宁朔将军，镇寿春。服阕，除太子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入直殿省。预萧谡等定策勋，封建阳县男，邑三百户。建武二年，魏遣将刘昶、王肃帅众寇司州，以高祖为冠军将军、军主，隶江州刺史王广为援。距义阳百余里，众以魏军盛，赧赧莫敢前。高祖请为先启，广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。尔夜便进，去魏军数里，迳上贤首山。魏军不测多少，未敢逼。黎明，城内见援至，因出军攻魏栅。高祖帅所领自外进战。魏军表里受敌，乃弃重围退走。军罢，以高祖为右军晋安王司马、淮陵太守。还为太子中庶子，领羽林监。顷之，出镇石头。

四年，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，明帝令高祖赴援。十月，至襄阳。诏又遣左民尚书崔慧景总督诸军，高祖及雍州刺史曹虎等并受节度。明年三月，慧景与高祖进行邓城，魏主帅十万余骑奄至。慧景失色，欲引退，高祖固止之，不从，乃狼狽自拔。魏骑乘之，于是大败。高祖独帅众距战，杀数十百人，魏骑稍却，因得结阵断后，至夕得下船。慧景军死伤略尽，惟高祖全师而归。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。

七月，仍授持节、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其月，明帝崩，东昏即位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尚书右仆射江祐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祀、卫尉刘暄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。高祖闻之，谓从舅张弘策曰：“政出多门，乱其阶矣。《诗》云：‘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’况今有六，而可得乎！嫌隙若成，方相诛灭，当今避祸，惟有此地。勤行仁义，可坐作西伯。但诸弟在都，恐罹世患，须与益州图之耳。”

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，仍行郢州事，乃使弘策诣郢，陈

计于懿曰：“昔晋惠庸主，诸王争权，遂内难九兴，外寇三作。今六贵争权，人握王宪，制主画敕，各欲专威，睚眦成憾，理相屠灭。且嗣主在东宫本无令誉，媿近左右，蜂目忍人，一总万机，恣其所欲，岂肯虚坐主诺，委政朝臣。积相嫌贰，必大诛戮。始安欲为赵伦，形迹已见，蹇人上天，信无此理。且性甚猜狭，徒取乱机。所可当轴，惟有江、刘而已。祐怯而无断，暄弱而不才，折鼎覆餗，翘足可待。萧坦之胸怀猜忌，动言相伤，徐孝嗣才非柱石，听人穿鼻，若隙开衅起，必中外土崩。今得守外籓，幸图身计，智者见机，不俟终日。及今猜防未生，宜召诸弟以时聚集。后相防疑，拔足无路。郢州控带荆、湘，西注汉、沔；雍州士马，呼吸数万，虎视其间，以观天下。世治则竭诚本朝，时乱则为国剪暴，可得与时进退，此盖万全之策。如不早图，悔无及也。”懿闻之变色，心弗之许。弘策还，高祖乃启迎弟伟及憺。是岁至襄阳。于是潜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沉于檀溪，密为舟装之备。时所住斋常有五色回转，状若蟠龙，其上紫气腾起，形如伞盖，望者莫不异焉。

永元二年冬，懿被害。信至，高祖密召长史王茂、中兵吕僧珍、别驾柳庆远、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。既定，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厅事，谓曰：“昔武王会孟津，皆曰‘纣可伐’。今昏主恶稔，穷虐极暴，诛戮朝贤，罕有遗育，生民涂炭，天命殛之。卿等同心疾恶，共兴义举，公侯将相，良在兹日，各尽勋效，我不食言。”是日建牙。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，出檀溪竹木装舰。

先是，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配精兵三千，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。高祖知其谋，乃遣参军王天虎、庞庆国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。及山阳西上，高祖谓诸将曰：“荆州本畏襄阳人，加膺亡齿寒，自有伤弦之急，宁不暗同邪？我若

总荆、雍之兵，扫定东夏，韩、白重出，不能为计。况以无算之昏主，役御刀应敕之徒哉？我能使山阳至荆，便即授首，诸君试观何如。”及山阳至巴陵，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。去后，高祖谓张弘策曰：“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，今日是也。近遣天虎往州府，人皆有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，云“天虎口具”；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，行事不得相闻，不容妄有所道。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漏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山阳至江安，闻之，果疑不上。颖胄大惧，乃斩天虎，送首山阳。山阳信之，将数十人驰入，颖胄伏甲斩之，送首高祖。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，且曰：“时月未利，当须来年二月；遽便进兵，恐非庙算。”高祖答曰：“今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况所藉义心，一时骁锐，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；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童儿立异，便大事不成。今太白出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谋，有何不利？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复须待年月乎？”

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阳，待正尊号，然后进军。高祖不从。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：“我奉事节下，义无进退，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，此岂岁寒之计？”弘策言之，高祖曰：“若使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威慑四海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岂是碌碌受人处分？待至石城，当面晓王茂、曹景宗也。”于沔南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。

三年二月，南康王为相国，以高祖为征东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戊申，高祖发襄阳。留弟伟守襄阳城，总州府事，弟憺守垒城，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，功曹史吉士询兼长史，白马戍主

黄嗣祖兼司马，郡令杜永兼别驾，小府录事郭俨知转漕。移檄京邑曰：

夫道不常夷，时无永化，险泰相沿，晦明非一，皆屯困而后亨，资多难以启圣。故昌邑悖德，孝宣聿兴，海西乱政，简文升历，并拓绪开基，绍隆宝命，理验前经，事昭往策。

独夫扰乱天常，毁弃君德，奸回淫纵，岁月滋甚。挺虐于剪之年，植险于髻卅之日。猜忌凶毒，触途而著，暴戾昏荒，与事而发。自大行告渐，喜容前见，梓宫在殡，覩无哀色，欢娱游宴，有过平常，奇服异衣，更极夸丽。至于选采妃嫔，姊妹无别，招待巾栉，姑侄莫辨，掖庭有稗贩之名，姬姜被干戈之服。至乃形体宣露，褻衣颠倒，斩斫其间，以为欢笑。骋肆淫放，驱屏郊邑。老弱波流，士女涂炭。行产盈路，舆尸竟道，母不及抱，子不遑哭。劫掠剽虏，以日继夜。昼伏宵游，曾无休息。淫酗攢肆，酣歌垆邸。宠恣愚竖，乱惑妖魇。梅虫儿、茹法珍臧获斯小，专制威柄，诛剪忠良，屠灭卿宰。刘镇军舅氏之尊，尽忠奉国；江仆射外戚之重，竭诚事上；萧领军葭葶之宗，志存柱石；徐司空、沈仆射搢绅冠冕，人望攸归。或《渭阳》余感，或勋庸允穆，或诚著艰难，或劬劳王室，并受遗托，同参顾命，送往事居，俱竭心力。宜其庆溢当年，祚隆后裔；而一朝齏粉，孩稚无遗。人神怨结，行路嗟愤。

萧令君忠公干伐，诚贯幽显。往年寇贼游魂，南郑危逼，拔刃飞泉，孤城独振。及中流逆命，凭陵京邑，谋猷禁省，指授群帅，克剪鲸鲵，清我王度。崔慧景奇锋迅骇，兵交象魏，武力丧魂，义夫夺胆，投名送款，比屋交驰，负粮影从，愚智竞赴。复誓旅江甸，奋不顾身，奖厉义徒，电掩强敌，克歼大憝，以固皇基。功出桓、文，勋超伊、吕；而劳谦省己，事昭心迹，功遂身退，不祈荣满。敦赏未闻，祸酷逮及，预稟精灵，

孰不冤痛！而群孽放命，蜂蚕怀毒，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，招逼亡命，潜图密构，规见掩袭。萧右军、夏侯征虜忠断夙举，义形于色，奇谋宏振，应手泉悬，天道祸淫，罪不容戮。至于悖礼违教，伤化虐人，射天弹路，比之犹善，剖胎斫脰，方之非酷，尽翊县之竹，未足纪其过，穷山泽之兔，不能书其罪。自草昧以来，图牒所记，昏君暴后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。

既人神乏主，宗稷阽危，海内沸腾，氓庶板荡，百姓惶惶，如崩厥角，苍生喁喁，投足无地。幕府荷眷前朝，义均休戚，上怀委付之重，下惟在原之痛，岂可卧薪引火，坐观倾覆！至尊体自高宗，特钟慈宠，明并日月，粹昭灵神，祥启元龟，符验当璧，作镇陕籓，化流西夏，讴歌攸奉，万有乐推。右军萧颖胄、征虜将军夏侯详并同心翼戴，即宫旧楚，三灵再朗，九县更新，升平之运，此焉复始，康哉之盛，在乎兹日。然帝德虽彰，区宇未定，元恶未黜，天邑犹梗。仰禀宸规，率前启路。即日遣冠军、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，长槩五万，骥驥为群，鸚视争先，龙骧并驱，步出横江，直指硃雀。长史、冠军将军、襄阳太守王茂等三十军主，戈船七万，乘流电激，推锋扼险，斜趣白城。南中郎谿议参军、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，巨舰迅楫，冲波噎水，旗鼓八万，焱集石头。南中郎谿议参军、军主萧憺等四十二军主，熊罴之士，甲楯十万，沿波驰骝，掩据新亭。益州刺史刘季连、梁州刺史柳憺、司州刺史王僧景、魏兴太守裴帅仁、上庸太守韦睿、新城太守崔僧季，并肃奉明诏，龚行天罚。蜀、汉果锐，沿流而下；淮、汝劲勇，望波遡鹜。幕府总率貔貅，骁勇百万，缮甲燕弧，屯兵冀马，搃金沸地，鸣鞞聒天，霜锋曜日，硃旗绛翊，方舟千里，骆驿系进。萧右军訏谟上才，兼资文武，英略峻远，执钧匡世。拥荆南之众，督四方之师，宣赞中权，奉卫輿辇。旄麾所指，威棱无外，

龙骧虎步，并集建业。黜放愚狡，均礼海昏，廓清神甸，扫定京宇。譬犹崩泰山而压蚁壤，决悬河而注燧烬，岂有不殄灭者哉！

今资斧所加，止梅虫儿、茹法珍而已。诸君咸世胄羽仪，书勋王府，皆俯眉奸党，受制凶威。若能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，并誓河、岳，永紆青紫。若执迷不悟，距逆王师，大众一临，刑兹罔赦，所谓火烈高原，芝兰同泯。勉求多福，无貽后悔。赏罚之科，有如白水。

高祖至竟陵，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，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。茂等至汉口，轻兵济江，逼郢城。其刺史张冲置阵据石桥浦，义师与战不利，军主硃僧起死之。诸将议欲并军围郢，分兵以袭西阳、武昌。高祖曰：“汉口不阔一里，箭道交至，房僧寄以重兵固守，为郢城人掎角。若悉众前进，贼必绝我军后，一朝为阻，则悔无所及。今欲遣王、曹诸军济江，与荆州军相会，以逼贼垒。吾自后围鲁山，以通沔、汉。郢城、竟陵间粟，方舟而下；江陵、湘中之兵，连旗继至。粮食既足，士众稍多，围守两城，不攻自拔，天下之事，卧取之耳。”诸将皆曰“善”。乃命王茂、曹景宗帅众济岸，进顿九里。其日，张冲出军迎战，茂等邀击，大破之，皆弃甲奔走。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军主王世兴、田安等数千人，会大军于夏首。高祖筑汉口城以守鲁山，命水军主张惠绍、硃思远等游遏江中，绝郢、鲁二城信使。

三月，乃命元起进据南堂西隙，田安之顿城北，王世兴顿曲水故城。是时张冲死，其众复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。乙巳，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，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，遥废东昏为涪陵王。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，加征东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。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于军。

是日，元嗣军主沈难当率轻舸数千，乱流来战，张惠绍等击破，尽擒之。四月，高祖出沔，命王茂、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。元嗣战颇疲，因不敢出。诸将欲攻之，高祖不许。五月，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、军主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，进据巴口。

六月，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，赍萧颖胄等议，谓高祖曰：“今顿兵两岸，不并军围郢，定西阳、武昌，取江州，此机已失；莫若请救于魏，与北连和，犹为上策。”高祖谓阐文曰：“汉口路通荆、雍，控引秦、梁，粮运资储，听此气息，所以兵压汉口，连络数州。今若并军围城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必阻沔路，所谓扼喉。若粮运不通，自然离散，何谓持久？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，彼若欢然悟机，一酈生亦足；脱距王师，故非三千能下。进退无据，未见其可。西阳、武昌，取便得耳，得便应镇守。守两城不减万人，粮储称是，卒无所出。脱贼军有上者，万人攻一城，两城势不得相救。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；如其不遣，孤城必陷。一城既没，诸城相次土崩，天下大事于是去矣。若郢州既拔，席卷沿流，西阳、武昌，自然风靡，何遽分兵散众，自贻其忧！且丈夫举动，言静天步；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竖，悬河注火，奚有不灭？岂容北面请救，以自示弱！彼未必能信，徒贻我丑声。此之下计，何谓上策？卿为我白镇军：前途攻取，但以见付，事在目中，无患不捷，恃镇军靖镇之耳。”

吴子阳等进军武口，高祖乃命军主梁天惠、蔡道祐据渔湖城，唐修期、刘道曼屯白阳垒，夹两岸而待之。子阳又进据加湖，去郢三十里，傍山带水，筑垒栅以自固。鲁山城主房僧寄死，众复推助防孙乐祖代之。七月，高祖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、康绚、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，将逼子阳。水涸不通舰，其夜暴长，众军乘流齐进，鼓噪攻之，贼俄而大溃，子阳等窜走，众

尽溺于江。王茂虜其余而旋。于是郢、鲁二城相视夺气。

先是，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，为子阳等声援。高祖乃谓诸将曰：“夫征讨未必须实力，所听威声耳。今加湖之败，谁不弭服。陈虎牙即伯之子，狼狽奔归，彼间人情，理当忧惧，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。”因命搜所获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厚加赏赐，使致命焉。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郢城主程茂、薛元嗣相继请降。初，郢城之闭，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，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，及城开，高祖并加隐恤，其死者命给棺槨。

先是，汝南人胡文超起义于淝阳，求讨义阳、安陆等郡以自效，高祖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随郡，并克之。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贞孙入质。司部悉平。

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，求未便进军。高祖曰：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，及其犹豫，急往逼之，计无所出，势不得暴。”乃命邓元起率众，即日沿流。八月，天子遣黄门郎苏回劳军。高祖登舟，命诸将以次进路，留上庸太守韦睿守郢城，行州事。邓元起将至寻阳，陈伯之犹猜惧，乃收兵退保湖口，留其子虎牙守盆城。及高祖至，乃束甲请罪。九月，天子诏高祖平定东夏，并以便宜从事。是月，留少府、长史郑绍叔守江州城。前军次芜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走，至是时大军进据之，仍遣曹景宗、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。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率步军迎战，景宗击走之。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据赤鼻逻，曹景宗、陈伯之为游兵。是日，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，众军擒之于阵。大军次新林，命王茂进据越城，曹景宗据阜英桥，邓元起据道士墩，陈伯之据篱门。道林余众退屯航南，义军迫之，因复散走，退保硃爵，凭淮以自固。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，请东昏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。自大航以西、新亭以北，

荡然矣。

十月，东昏石头军主硃僧勇率水军二千人归降。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军主胡虎牙等列阵于航南大路，悉配精手利器，尚十余万人。阇人王侏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，又开航背水，以绝归路。王茂、曹景宗等犄角奔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鼓噪震天地。珍国之众，一时土崩，投淮死者，积尸与航等，后至者乘之以济，于是硃爵诸军望之皆溃。义军追至宣阳门，李居士以新亭垒、徐元瑜以东府城降，石头、白下诸军并宵溃。壬午，高祖镇石头，命众军围六门，东昏悉焚烧门内，驱逼营署、官府并入城，有众二十万。青州刺史桓和给东昏出战，因以其众来降。高祖命诸军筑长围。

初，义师之逼，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，常僧景镇广陵，李叔献屯瓜步，及申胄自姑孰奔归，又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。至是，高祖遣使晓喻，并率众降。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，辅国将军恢屯破墩，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。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起义师。

十二月丙寅旦，兼卫尉张稷、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，送首义师。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，收鬻妾潘妃及凶党王暄之以下四十一人属吏诛之。宣德皇后令废涪陵王为东昏侯，依汉海昏侯故事。授高祖中书监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万户，给班剑四十人，黄钺、侍中、征讨诸军事并如故；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。

己卯，高祖入屯阅武堂。下令曰：“皇家不造，遭此昏凶，祸挺动植，虐被人鬼，社庙之危，蠢焉如缀。吾身籍皇宗，曲荷先顾，受任边疆，推轂万里，眷言瞻乌，痛心在目，故率其尊主之情，厉其忘生之志。虽宝历重升，明命有绍，而独夫丑

纵，方煽京邑。投袂援戈，克弭多难。虐政横流，为日既久，同恶相济，谅非一族。仰稟朝命，任在专征，思播皇泽，被之率土。凡厥负衅，咸与惟新。可大赦天下；唯王暄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。”

又令曰：“夫树以司牧，非役物以养生；视民如伤，岂肆上以纵虐。废主弃常，自绝宗庙。穷凶极悖，书契未有。征赋不一，苛酷滋章。缣绣土木，菽粟犬马，征发闾左，以充缮筑。流离寒暑，继以疫疠，转死沟渠，曾莫救恤，朽肉枯骸，乌鸢是厌。加以天灾人火，屡焚宫掖，官府台寺，尺椽无遗，悲甚《黍离》，痛兼《麦秀》。遂使亿兆离心，疆徼微弱，斯人何辜，离此涂炭！今明昏递运，大道公行，思治之氓，来苏兹日。猥以寡薄，属当大宠，虽运距中兴，艰同草昧，思阐皇休，与之更始。凡昏制、谬赋、淫刑、滥役，外可详检前源，悉皆除荡。其主守散失，诸所损耗，精立科条，咸从原例。”

又曰：“永元之季，乾维落纽。政实多门，有殊卫文之代；权移于下，事等曹恭之时。遂使阉尹有翁媪之称，高安有法尧之旨。鬻狱贩官，锢山护泽，开塞之机，奏成小丑。直道正义，拥抑弥年，怀冤抱理，莫知谁诉。奸吏因之，笔削自己。岂直贾生流涕，许伯哭时而已哉！今理运惟新，政刑得所，矫革流弊，实在兹日。可通检尚书众曹，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，精加讯辨，依事议奏。”

又下令，以义师临阵致命及疾病死亡者，并加葬敛，收恤遗孤。又令曰：“殊爵之捷，逆徒送死者，特许家人殡葬；若无亲属，或有贫苦，二县长尉即为埋掩。建康城内，不达天命，自取沦灭，亦同此科。”

二年正月，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、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。追赠高祖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，考侍中丞相。

高祖下令曰：“夫在上化下，草偃风从，世之浇淳，恒由此作。自永元失德，书契未纪，穷凶极悖，焉可胜言。既而皞室外构，倾宫内积，奇技异服，殫所未见。上慢下暴，淫侈竞驰。国命朝权，尽移近习。贩官鬻爵，贿货公行。并甲第康衢，渐台广室。长袖低昂，等和戎之赐；珍羞百品，同伐冰之家。愚民因之，浸以成俗。娇艳竞爽，夸丽相高。至乃市井之家，貂狐在御；工商之子，缣绣是裘。日入之次，夜分未反，昧爽之朝，期之清旦。圣明肇运，厉精惟始，虽曰纘戎，殆同创革。且淫费之后，继以兴师，巨桥、鹿台，凋罄不一。孤忝荷大宠，务在澄清，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，俯厉微躬鹿裘之义，解而更张，斫雕为朴。自非可以奉粢盛，修绂冕，习礼乐之容，缮甲兵之备，此外众费，一皆禁绝。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。掖庭备御妾之数，大予绝郑卫之音。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，准的庶，菲食薄衣，请自孤始。加群才并轨，九官咸事，若能人务退食，竞存约己，移风易俗，庶期月有成。昔毛玠在朝，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。魏武叹曰：“孤之法不如毛尚书。”孤虽德谢往贤，任重先达，实望多士得其此心。外可详为条格。”

戊戌，宣德皇后临朝，入居内殿。拜帝大司马，解承制，百僚致敬如前。诏进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加前后部羽葆鼓吹。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并依旧辟士，余并如故。

诏曰：夫日月丽天，高明所以表德；山岳题地，柔博所以成功。故能庶物出而资始，河海振而不泄。二象贞观，代之者人。是以七辅、四叔，致无为于轩、昊；韦、彭、齐、晋，靖衰乱于殷、周。

大司马攸纵自天，体兹齐圣，文洽九功，武苞七德。钦惟厥始，徽猷早树，诚著艰难，功参帷幙。锡赋开壤，式表厥庸。

建武升历，边隙屡启，公释书辍讲，经营四方。司、豫悬切，樊、汉危殆，覆强寇于沔滨，僵胡马于邓洧。永元肇号，难结群丑，专威擅虐，毒被含灵，溥天惴惴，命悬晷刻。否终有期，神谟载挺，首建大策，惟新鼎祚。投袂勤王，沿流电举，鲁城云撤，夏沔雾披，加湖群盗，一鼓殄拔，姑孰连旂，倏焉冰泮。取新垒其如拾芥，扑殊爵其犹扫尘。霆电外骇，省闕内倾，余丑纒蠹，蝼蚁必尽。援彼已溺，解此倒悬，涂欢里抃，自近及远。畿甸夷穆，方外肃宁，解兹虐网，被以宽政。积弊穷昏，一朝载廓，声教遐渐，无思不被。虽伊尹之执兹壹德，姬旦之光于四海，方斯蔑如也。

昔吕望翼佐圣君，犹享四履之命；文侯立功平后，尚荷二弓之锡，况于盛德元勋，超迈自古。黔首慄慄，待以为命，救其已然，拯其方斫，式闕表墓，未或能比；而大辂渠门，辍而莫授，眷言前训，无忘终食。便宜敬升大典，式允群望。其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扬州刺史；封十郡为梁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诸王上，加相国绿綬绶。其骠骑大将军如故。依旧置梁百司。

策曰：二仪寂寞，由寒暑而代行，三才并用，资立人以为宝，故能流形品物，仰代天工。允兹元辅，应期挺秀，裁成天地之功，幽协神明之德。拨乱反正，济世宁民，盛烈光于有道，大勋振于无外，虽伊陟之保义王家，姬公之有此丕训，方之蔑如也。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

上天不造，难钟皇室，世祖以休明早崩，世宗以仁德不嗣，高宗袭统，宸居弗永，虽夙夜劬劳，而隆平不治。嗣君昏暴，书契弗睹。朝权国柄，委之群胤。剿戮忠贤，诛残台辅，含冤抱痛，嗷类靡余。实繁非一，并专国命。嚙笑致灾，睚眦及祸。严科毒赋，载离比屋，溥天熬熬，置身无所。冤颈引决，道树

相望，无近无远，号天靡告。公藉昏明之期，因兆民之愿，援帅群后，翊成中兴。宗社之危已固，天人之望允塞，此实公纽我绝纲，大造皇家者也。

永明季年，边隙大启，荆河连率，招引戎荒，江、淮扰逼，势同履虎。公受言本朝，轻兵赴袭，縻以长算，制之环中。排危冒险，强柔递用，坦然一方，还成藩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在昔隆昌，洪基已谢，高宗虑深社稷，将行权道。公定策帷帐，激扬大节，废帝立王，谋猷深著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建武阐业，厥猷虽远，戎狄内侵，凭陵关塞，司部危逼，沦陷指期。公治兵外讨，卷甲长骛，接距交绥，电激风扫，摧坚覆锐，咽水涂原，执俘象魏，献馘海渚，焚庐毁帐，号哭言归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樊、汉阡切，羽书续至。公星言鞠旅，禀命徂征，而军机戎统，事非己出，善策嘉谋，抑而莫允。邓城之役，胡马卒至，元帅潜及，不相告报，弃甲捐师，饵之虎口。公南收散卒，北御雕骑，全众方轨，案路徐归，拯我边危，重获安堵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汉南迥弱，咫尺勅寇，兵粮盖阙，器甲靡遗。公作藩爰始，因资靡托，整兵训卒，蒐狩有序，俾我危城，翻为强镇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元纪号，瞻乌已及，虽废昏有典，而伊、霍称难。公首建大策，爰立明圣，义逾邑纶，勋高代人，易乱以化，俾昏作明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文王之风，虽被江、汉，京邑蠢动，湮为洪流，句吴、於越，巢幕匪喻。公投袂万里，事惟拯溺，义声所覃，无思不赴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鲁城、夏汭，梗据中流，乘山置垒，萦川自固。公御此乌集，陵兹地险，顿兵坐甲，寒往暑移，我行永久，士忘归愿，经以远图，御以长策，费无遗矢，战未穷兵，践华之固，相望俱拔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惟此群凶，同恶相济，缘江负险，蚁聚加湖。水陆盘据，规援夏首，桴鷁一临，应时褫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奸胤震皇，复怀

举斧，蓄兵九派，用拟勤王。公棱威直指，势逾风电，旌旆小临，全州稽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冲要，密迩京畿，凶徒炽聚，断塞津路。公偏师启涂，排方继及，兵威所震，望旗自骇，焚舟委壁，卷甲宵遁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群竖猖狂，志在借一，豕突淮淝，武骑如云。公爱命英勇，因机骋锐，气冠版泉，势逾洹水，追奔逐北，奄有通津，熊耳比峻，未足云拟，睢水不流，曷其能及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琅邪、石首，襟带岨固，新垒东墉，金汤是埒。凭险作守，兵食兼资，风激电骇，莫不震叠，城复于隍，于是乎在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独夫昏很，凭城靡惧，鼓钟鞀鞀，傲若有余。狎是邪胤，忌斯冠冕，凶狡因之，将逞孛戮。公奇谋密运，盛略潜通，忠勇之徒，得申厥效，白旗宣室，未之或比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拯亿兆之勋，重之以明德，爰初厉志，服道儒门，濯纓来仕，清猷映代。时运艰难，宗社危殆，昆岗已燎，玉石同焚。驱率貔貅，抑扬霆电，义等南巢，功齐牧野。若夫禹功寂寞，微管谁嗣，拯其将鱼，驱其被发，解兹乱网，理此焚丝，复礼衽席，反乐河海。永平故事，闻之者叹息；司隶旧章，见之者陨涕。请我民命，还之斗极。悯悯搢绅，重荷戴天之庆；哀哀黔首，复蒙履地之恩。德逾嵩、岱，功邻造物，超哉邈矣，越无得而言焉。

朕又闻之：畴庸命德，建侯作屏，咸用克固四维，永隆万叶。是以《二南》流化，九伯斯征，王道淳洽，刑措罔用。覆政弗兴，历兹永久，如毁既及，晋、郑靡依。惟公经纶天地，宁济区夏，道冠乎伊、稷，赏薄于桓、文，岂所以宪章齐、鲁，长轡宇宙。敬惟前烈，朕甚惧焉。今进授相国，改扬州刺史为牧，以豫州之梁郡历阳、南徐州之义兴、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，封公为梁公。锡兹白土，苴以白茅，爰

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在昔旦、奭，入居保佑，逮于毕、毛，亦作卿士，任兼内外，礼实宜之。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，梁公玺绂；使持节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冠群后，任总百司，恒典彝数，宜与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号，上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、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，建安公印策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以公礼律兼修，刑德备举，哀矜折狱，罔不用情，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公劳心稼穡，念在民天，丕崇本务，惟谷是宝，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熔钧所被，变风以雅，易俗陶民，载和邦国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公文德广覃，义声远洽，椎髻髻首，夷歌请吏，是用锡公硃户以居。公扬清抑浊，官方有序，多士聿兴，《棫猗朴》流咏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公正色御下，以身轨物，式遏不虞，折冲惟远，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公威同夏日，志清奸宄，放命圮族，刑兹罔赦，是用锡公鈇、钺各一。公跨蹶嵩溟，陵厉区宇，譬诸日月，容光必至，是用锡公彤弓一，彤矢百；卢弓十，卢矢千。公永言惟孝，至感通神，恭严祀典，祭有余敬，是用锡公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梁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式。钦哉！其敬循往策，祇服大礼，对扬天眷，用膺多福，以弘我太祖之休命！

高祖固辞。府僚劝进曰：“伏承嘉命，显至仁策。明公逡巡盛礼，斯实谦尊之旨，未穷远大之致。何者？嗣君弃常，自绝宗社，国命民主，剪为仇仇，折栋崩榱，压焉自及，卿士怀脯斫之痛，黔首惧比屋之诛。明公亮格天之功，拯水火之切，再躔日月，重缀参辰，反龟玉于涂泥，济斯民于坑岸，使夫匹妇童儿，羞言伊、吕，乡校里塾，耻谈五霸。而位卑乎阿衡，

地狭于曲阜，庆赏之道，尚其未洽。夫大宝公器，非要非距，至公至平，当仁谁让？明公宜祇奉天人，允膺大礼。无使后予之歌，同彼胥怨，兼济之人，翻为独善。”公不许。

二月辛酉，府僚重请曰：“近以朝命蕴策，冒奏丹诚，奉被还令，未蒙虚受，搢绅颀颀，深所未达。盖闻受金于府，通人弘致，高蹈海隅，匹夫小节，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，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。况世哲继轨，先德在民，经纶草昧，叹深微管。加以殊方之役，荆河是依，班师振旅，大造王室。虽复累茧救宋，重胝存楚，居今观古，曾何足云。而惑甚盗钟，功疑不赏，皇天后土，不胜其酷。是以玉马骏奔，表微子之去；金板出地，告龙逢之冤。明公据鞍辍哭，厉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涕，激义士之心，故能使海若登祗，罄图效祉，山戎、孤竹，束马影从，伐罪吊民，一匡静乱。匪叨天功，实勤濡足。且明公本自诸生，取乐名教，道风素论，坐镇雅俗，不习孙、吴，遘兹神武。驱尽诛之氓，济必封之谷，龟玉不毁，谁之功与？独为君子，将使伊、周何地？”于是始受相国梁公之命。

是日，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。湘东王宝暉谋反，赐死。诏追赠梁公故夫人为梁妃。

乙丑，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桓城内凿井，得玉镂骐驎、金镂玉璧、水精环各二枚。又建康令羊瞻解称凤皇见县之桐下里。宣德皇后称美符瑞，归于相国府。

丙寅，诏：“梁国初建，宜须综理，可依旧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”

高祖上表曰：臣闻以言取士，士饰其言，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。所谓才生于世，穷达惟时；而风流遂往，驰骛成俗，媒孽夸炫，利尽锥刀，遂使官人之门，肩摩毂击。岂直暴盖露冠，不避寒暑，遂乃戢屣杖策，风雨必至。良由乡举里选，不师古

始，称肉度骨，遗之管库。加以山河梁毕，阙舆征之恩；金、张、许、史，忘旧业之替。吁，可伤哉！且夫谱牒讹误，诈伪多绪，人物雅俗，莫肯留心。是以冒袭良家，即成冠族；妄修边幅，便为雅士；负俗深累，遽遭宠擢；墓木已拱，方被徽荣。故前代选官，皆立选簿，应在贯鱼，自有铨次。胄籍升降，行能臧否，或素定怀抱，或得之余论，故得简通宾客，无事扫门。顷代陵夷，九流乖失。其有勇退忘进，怀质抱真者，选部或以未经朝谒，难于进用。或有晦善藏声，自埋衡华，又以名不素著，绝其阶绪。必须画刺投状，然后弹冠，则是驱迫廉掞，奖成浇竞。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括，依旧立簿，使冠履无爽，名实不违，庶人识崖涘，造请自息。

且闻中间立格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后门以过立试吏，求之愚怀，抑有未达。何者？设官分职，惟才是务。若八元立年，居阜隶而见抑；四凶弱冠，处鼎族而宜甄。是则世禄之家，无意为善；布衣之士，肆心为恶。岂所以弘奖风流，希向后进？此实巨蠹，尤宜刊革。不然，将使周人有路傍之泣，晋臣兴渔猎之叹。且俗长浮竞，人寡退情，若限岁登朝，必增年就宦，故貌实昏童，籍已逾立，滓秽名教，于斯为甚。

臣总司内外，忧责是任，朝政得失，义不容隐。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，降听览之末，则彝伦自穆，宪章惟允。

诏依高祖表施行。

丙戌，诏曰：

嵩高惟岳，配天所以流称；大启南阳，霸德所以光阐。忠诚简帝，番君膺上爵之尊；勤劳王室，姬公增附庸之地。前王令典，布诸方策，长祚字，罔不由此。

相国梁公，体兹上哲，齐圣广渊。文教内洽，武功外畅。推轂作籓，则威怀被于殊俗；治兵教战，则霆雷赫于万里。道

丧时昏，谗邪孔炽。岂徒宗社如缀，神器莫主而已哉！至于兆庶歼亡，衣冠殄灭，余类残喘，指命崇朝，含生业业，投足无所，遂乃山川反覆，草木涂地。与夫仁被行苇之时，信及豚鱼之日，何其辽夔相去之远欤！公命师鞠旅，指景长鹜。而本朝危切，樊、邓遐远，凶徒盘据，水陆相望，爰自姑孰，屈于夏首，严城劲卒，凭川为固。公沿汉浮江，电激风扫，舟徒水覆，地险云倾，藉兹义勇，前无强阵，拯危京邑，清我帝畿，扑既燎于原火，免将诛于比屋。悠悠兆庶，命不在天；茫茫六合，咸受其赐。匡俗正本，民不失职。仁信并行，礼乐同畅。伊、周末足方轨，桓、文远有惭德。而爵后藩牧，地终秦、楚，非所以式酬光烈，允答元勋。实由公履谦为本，形于造次，嘉数未申，晦朔增伫。便宜崇斯礼秩，允副遐迩之望。可进梁公爵为王。以豫州之南谯、卢江、江州之寻阳、郢州之武昌、西阳、南徐州之南琅邪、南东海、晋陵、扬州之临海、永嘉十郡，益梁国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骠骑大将军如故。

公固辞。有诏断表。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。

三月辛卯，延陵县华阳谿主戴车牒称云：“十二月乙酉，甘露降茅山，弥漫数里。正月己酉，谿将潘道盖于山石穴中得毛龟一。二月辛酉，谿将徐灵符又于山东见白麕一。丙寅平旦，山上云雾四合，须臾有玄黄之色，状如龙形，长十余丈，乍隐乍显，久乃从西北升天。”丁卯，兖州刺史马元和签：“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驹虞一。”

癸巳，受梁王之命。令曰：“孤以虚昧，任执国钧，虽夙夜勤止，念在兴治，而育德振民，邈然尚远。圣朝永言旧式，隆此眷命。侯伯盛典，方轨前烈，嘉锡隆被，礼数昭崇。徒守愿节，终隔体谅。群后百司，重兹敦奖，勉兹厚颜，当此休祚。望昆、彭以长想，钦桓、文而叹息，思弘政涂，莫知津济。邦

旬初启，籓宇惟新，思覃嘉庆，被之下国。国内殊死以下，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一皆原赦。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。府州所统，亦同蠲荡。”

丙午，命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铉宫县。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，一依旧仪。

丙辰，齐帝禅位于梁王。诏曰：

夫五德更始，三正迭兴，馭物资贤，登庸启圣，故帝迹所以代昌，王度所以改耀，革晦以明，由来尚矣。齐德沦微，危亡荐袭。隆昌凶虐，实违天地；永元昏暴，取紊人神。三光再沉，七庙如缀。鼎业几移，含识知泯。我高、明之祚，眇焉将坠。永惟屯难，冰谷载怀。

相国梁王，天诞睿哲，神纵灵武，德格玄祇，功均造物。止宗社之横流，反生民之涂炭。扶倾颓构之下，拯溺逝川之中。九区重缉，四维更纽。绝礼还纪，崩乐复张。文馆盈绅，戎亭息警。浹海宇以驰风，罄轮裳而稟朔。八表呈祥，五灵效祉。岂止鳞羽禎奇，云星瑞色而已哉！勋茂于百王，道昭乎万代，固以明配上天，光华日月者也。河狱表革命之符，图讖纪代终之运。乐推之心，幽显共积；歌颂之诚，华裔同著。昔水政既微，木德升绪，天之历数，实有所归，握镜璇枢，允集明哲。

朕虽庸蔽，暗于大道，永鉴崇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之高义，人祇之至愿乎！今便敬禅于梁，即安姑孰，依唐虞、晋宋故事。

四月辛酉，宣德皇后令曰：

“西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。明可临轩遣使，恭授玺绂，未亡人便归于别宫。”壬戌，策曰：

咨尔梁王：惟昔邃古之载，肇有生民，皇雄、大庭之辟，

赫胥、尊卢之后，斯并龙图鸟迹以前，慌忽杳冥之世，固无得而详焉。洎乎农、轩、炎、皞之代，放勋、重华之主，莫不以大道君万姓，公器御八枿。居之如执朽索，去之若捐重负。一驾汾阳，便有窅然之志；暂适箕岭，即动让王之心。故知戴黄屋，服玉玺，非所以示贵称尊；乘大辂，建旗旌，盖欲令归趣有地。是故忘己而字兆民，殉物而君四海。及于精华内竭，畚櫪外劳，则抚兹归运，惟能是与。况兼乎笙管革文，威图启瑞，摄提夜朗，荧光昼发者哉！四百告终，有汉所以高揖；黄德既谢，魏氏所以乐推。爰及晋、宋，亦弘斯典。我太祖握《河》受历，应符启运，二叶重光，三圣系轨。嗣君丧德，昏弃纪度，毁紊天纲，凋绝地纽。茫茫九域，剪为仇仇，溥天相顾，命县晷刻。斫涉割孕，于事已经；求鸡徵杖，曾何足譬。是以谷满川枯，山飞鬼哭，七庙已危，人神无主。

惟王体兹上哲，明圣在躬，稟灵五纬，明并日月。彝伦攸序，则端冕而协邕熙；时难孔棘，则推锋而拯涂炭。功逾造物，德济苍生，泽无不渐，仁无不被，上达苍昊，下及川泉。文教与鹏翼齐举，武功与日车并运。固以幽显宅心，讴讼斯属；岂徒桴鼓播地，卿云丛天而已哉！至如昼睹争明，夜飞枉矢，土沦彗刺，日既星亡，除旧之征必显，更姓之符允集。是以义师初践，芳露凝甘，仁风既被，素文自扰，北阙藁街之使，风车火徼之民，膜拜稽首，愿为臣妾。钟石毕变，事表于迁虞；蛟鱼并出，义彰于事夏。若夫长民御众，为之司牧，本同己于万物，乃因心于百姓。宝命无常主，帝王非一族。今仰祇乾象，俯藉人愿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大祚告穷，天禄永终。於戏！王允执其中，式遵前典，以副昊天之上望。禋上帝而临亿兆，格文祖而膺大业，以传无疆之祚，岂不盛欤！

又玺书曰：

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人者含生之通称，并首同本，未知所以异也。而稟灵造化，贤愚之情不一；托性五常，强柔之分或舛。群后靡一，争犯交兴，是故建君立长，用相司牧。非谓尊骄在上，以天下为私者也。兼以三正迭改，五运相迁，绿文赤字，徵《河》表《洛》。在昔勋、华，深达兹义，眷求明哲，授以蒸民。迁虞事夏，本因心于百姓；化殷为周，实受命于苍昊。爰自汉、魏，罔不率由；降及晋、宋，亦遵斯典。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抚归运，畏上天而恭宝历者也。至于季世，祸乱荐臻，王度纷纭，奸回炽积。亿兆夷人，刀俎为命，已然之逼，若线之危，踟天踏地，逃形无所。群凶挟燹，志逞残戮，将欲先殄衣冠，次移龟鼎。衡、保、周、召，并列宵人。巢幕累卵，方此非切。自非英圣远图，仁为己任，则鸱枭厉吻，剪焉已及。

惟王崇高则天，博厚仪地，熔铸六合，陶甄万有。锋镝交驰，振灵武以遐略；云雷方扇，鞠义旅以勤王。扬旂旆于远路，戮奸宄于魏阙。德冠往初，功无与二。弘济艰难，缉熙王道。怀柔万姓，经营四方。举直措枉，较如画一。待旦同乎殷后，日昃过于周文。风化肃穆，礼乐交畅。加以赦过宥罪，神武不杀，盛德昭于景纬，至义感于鬼神。若夫纳彼大麓，膺此归运，烈风不迷，乐推攸在。治五黠于已乱，重九鼎于既轻。自声教所及，车书所至，革面回首，讴吟德泽。九山灭禋，四渎安流。祥风扇起，淫雨静息。玄甲游于芳荃，素文驯于郊苑。跃九川于清汉，鸣六象于高岗。灵瑞杂沓，玄符昭著。至于星孛紫宫，水效孟月，飞鸿满野，长彗横天，取新之应既昭，革故之征必显。加以天表秀特，轩状尧姿；君临之符，谅非一揆。《书》云：“天鉴厥德，用集大命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”所以二仪乃眷，幽明允叶，岂惟宅是万邦，缉兹讴讼而已哉！

朕是用拥璇沉首，属怀圣哲。昔水行告厌，我太祖既受命

代终；在日天祿云谢，亦以木德而传于梁。远寻前典，降惟近代，百辟遐迩，莫违朕心。今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，兼太尉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，奉皇帝玺绂。受终之礼，一依唐虞故事。王其陟兹元后，君临万方，式传洪烈，以答上天之休命！

高祖抗表陈让，表不获通。于是，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，及梁台侍中臣云等一百一十七人，并上表劝进，高祖谦让不受。是日，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讖六十四条，事并明著。群臣重表固请，乃从之。

本纪第二

武帝中

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，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。设坛柴燎，告类于天曰：“皇帝臣衍，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天后帝：齐氏以历运斯既，否终则亨，钦若天应，以命于衍。夫任是司牧，惟能是授；天命不于常，帝王非一族。唐谢虞受，汉替魏升，爰及晋、宋，宪章在昔。咸以君德馭四海，元功子万姓，故能大庇氓黎，光宅区宇。齐代云季，世主昏凶，狡焉群慝，是崇是长，肆厥奸回暴乱，以播虐于我有邦，俾溥天惴惴，将坠于深壑。九服八荒之内，连率岳牧之君，蹶角顿颡，匡救无术，卧薪待然，援天靡诉。衍投袂星言，摧锋万里，厉其挂冠之情，用拯兆民之切。衔胆誓众，覆锐屠坚，建立人主，克剪昏乱。遂因时来，宰司邦国，济民康世，实有厥劳。而晷纬呈祥，川岳效祉，朝夕垆牧，日月郊畿。代终之符既显，革运之期已萃，殊俗百蛮，重译献款，人神远迩，罔不和会。于是群公卿士，咸致厥诚，并以皇乾降命，难以谦拒。齐帝脱屣万邦，授以神器。衍自惟匪德，辞不获许。仰迫上玄之眷，俯惟亿兆之心，宸极不可久旷，民神不可乏主，遂藉乐推，膺此嘉祚。以兹寡薄，临御万方，顾求夙志，永言祗惕。敬简元辰，恭兹大礼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克播休祉，以弘盛烈，式传厥后，用永保于

我有梁。惟明灵是飨。”

礼毕，备法驾即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五精递袭，皇王所以受命；四海乐推，殷、周所以改物。虽禅代相舛，遭会异时，而微明迭用，其流远矣。莫不振民育德，光被黎元。朕以寡暗，命不先后，宁济之功，属当期运，乘此时来，因心万物，遂振厥弛维，大造区夏，永言前踪，义均惭德。齐氏以代终有征，历数云改，钦若前载，集大命于朕躬。顾惟菲德，辞不获命，寅畏上灵，用膺景业。执禋柴之礼，当与能之祚，继迹百王，君临四海，若涉大川，罔知攸济。洪基初兆，万品权舆，思俾庆泽，覃被率土。可大赦天下。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。赐民爵二级；文武加位二等；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。逋布、口钱、宿债勿复收。其犯乡论清议，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，洗除前注，与之更始。”

封齐帝为巴陵王，全食一郡。载天子旌旗，乘五时副车。行齐正朔。郊祀天地，礼乐制度，皆用齐典。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，齐后王氏为巴陵王妃。

诏曰：“兴运升降，前代旧章。齐世王侯封爵，悉皆降省。其有效著艰难者，别有后命。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。”又诏曰：“大运肇升，嘉庆惟始，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悉可蠲放。诸流徙之家，并听还本。”

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曰太祖；皇妣为献皇后。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。追封兄太傅懿为长沙郡王，谥曰宣武；齐后军諮议敷为永阳郡王，谥曰昭；弟齐太常畅为衡阳郡王，谥曰宣；齐给事黄门侍郎融为桂阳郡王，谥曰简。

是日，诏封文武功臣新除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，食邑各有差。以弟中护军宏为扬州刺史，封为临川郡王；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；雍州刺史伟建安郡王；左卫将军恢鄱阳郡

王；荆州刺史儋始兴郡王。

丁卯，加领军将军王茂镇军将军。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、抚军将军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

诏曰：“宋氏以来，并恣淫侈，倾宫之富，遂盈数千。推算五都，愁穷四海，并婴罹冤横，拘逼不一。抚弦命管，良家不被鬻；织室绣房，幽厄犹见役。弊国伤和，莫斯为甚。凡后宫乐府，西解暴室，诸如此例，一皆放遣。若衰老不能自存，官给廩食。”

戊辰，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。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大进号征东大将军。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进号镇西将军。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。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。巴陵王薨于姑孰，追谥为齐和帝，终礼一依故事。

己巳，以光禄大夫张瑰为右光禄大夫。庚午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陈伯之进号征南将军。

诏曰：“观风省俗，哲后弘规；狩岳巡方，明王盛轨。所以重华在上，五品聿修；文命肇基，四载斯履。故能物色幽微，耳目屠钓，致王业于缉熙，被淳风于遐迩。朕以寡薄，昧于治方，藉代终之运，当符命之重，取监前古，懍若馭朽。思所以振民育德，去杀胜残，解网更张，置之仁寿；而明惭照远，智不周物，兼以岁之不易，未遑卜征，兴言夕惕，无忘鉴寐。可分遣内侍，周省四方，观政听谣，访贤举滞。其有田野不辟，狱讼无章，忘公殉私，侵渔是务者，悉随事以闻。若怀宝迷邦，蕴奇待价，蓄响藏真，不求闻达，并依名腾奏，罔或遗隐。使轘轩所届，如朕亲览焉。”

又诏曰：“金作赎刑，有闻自昔，入缣以免，施于中世，

民悦法行，莫尚乎此。永言叔世，偷薄成风，婴愆入罪，厥涂匪一。断弊之书，日缠于听览；钳钗犬之刑，岁积于牢犴。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无因自返，由此而望滋实，庸可致乎？朕夕惕思治，念崇政术，斟酌前王，择其令典，有可以宪章邦国，罔不由之。释愧心于四海，昭情素于万物。俗伪日久，禁网弥繁。汉文四百，邈焉已远。虽省事清心，无忘日用，而委衙废策，事未获从。可依周、汉旧典，有罪入赎，外详为条格，以时奏闻。”

辛未，以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。以新除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以奉齐祀。复南兰陵武进县，依前代之科。征谢朓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胤为右光禄大夫。改南东海为兰陵郡。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。

癸酉，诏曰：“商俗甫移，遗风尚炽，下不上达，由来远矣。升中馭索，增其惶然。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。若肉食莫言，山阿欲有横议，投谤木函。若从我江、汉，功在可策，犀兕徒弊，龙蛇方县；次身才高妙，摈压莫通，怀傅、吕之术，抱屈、贾之叹，其理有嗷然，受困包匭；夫大政侵小，豪门陵贱，四民已穷，九重莫达。若欲自申，并可投肺石函。”

“甲戌，诏断远近上庆礼。

又诏曰：“礼闱文阁，宜率旧章，贵贱既位，各有差等，俯仰拜伏，以明王度，济济洋洋，具瞻斯在。顷因多难，治纲弛落，官非积及，荣由幸至。六军尸四品之职，青紫治白簿之劳。振衣朝伍，长揖卿相，趋步广阔，并驱丞郎。遂冠履倒错，珪甃莫辨。静言疚怀，思返流弊。且玩法惰官，动成逋弛，罚以常科，终未惩革。夫横楚申威，盖代断趾，笞捶有令，如或可从。外详共平议，务尽厥理。”

癸未，诏“相国府职吏，可依资劳度台；若职限已盈，所

度之余，及骠骑府并可赐满。”

闰月丁酉，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壬寅，以车骑将军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。

诏曰：“成务弘风，肃厉内外，实由设官分职，互相惩纠。而顷壹拘常式，见失方奏，多容违情，莫肯执咎，宪纲日弛，渐以为俗，今端右可以风闻奏事，依元熙旧制。”

五月乙亥夜，盗入南、北掖，烧神虎门、总章观，害卫尉卿张弘策。戊子，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，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众讨之。六月庚戌，以行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是月，陈伯之奔魏，江州平。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。八月戊戌，置建康三官。乙巳，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，封邓至王。丁未，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。是月，诏尚书曹郎依昔奏事。林邑、干利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己未，立小庙。甲子，立皇子统为皇太子。十二月丙申，以国子祭酒张稷为护军将军。辛亥，护军将军张稷免。是岁大旱，米斗五千，人多饿死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朔，诏曰：“三讯五听，著自圣典，哀矜折狱，义重前诰，盖所以明慎用刑，深戒疑枉，成功致治，罔不由兹。朕自籓部，常躬讯录，求理得情，洪细必尽。末运弛网，斯政又阙，牢犴沉壅，申诉靡从。朕属当期运，君临兆亿，虽复斋居宣室，留心听断；而九牧遐荒，无因临览。深惧怀冤就鞠，匪惟一方。可申敕诸州，月一临讯，博询择善，务在确实。”乙卯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；吏部尚书范云为尚书右仆射；前将军鄱阳王恢为南徐州刺史；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；右卫将军柳庆远为中领军。丙辰，尚书令、新除左光禄大夫王亮免。夏四月癸卯，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《梁律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、《科》四十卷。五月丁巳，尚书右仆射

范云卒。乙丑，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，曲赦益州。壬申，断诸郡县献奉二宫。惟诸州及会稽，职惟岳牧，许荐任士，若非地产，亦不得贡。六月丁亥，诏以东阳、信安、豊安三县水潦，漂损居民资业，遣使周履，量蠲课调。是夏多痲疫。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朏为司徒、尚书令。甲午，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，扶南、龟兹、中天竺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，魏寇司州。十一月乙卯，雷电大雨，晦。是夜又雷。乙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为母忧去职。

三年春正月戊申，后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号中军将军。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惔为尚书右仆射，前尚书左仆射沈约为镇军将军。二月，魏陷梁州。三月，陨霜杀草。五月丁巳，以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为安南将军。六月丙子，诏曰：“昔哲王之宰世也，每岁卜征，躬事巡省，民俗政刑，罔不必逮。末代风凋，久旷兹典。虽欲肆远忘劳，究临幽仄，而居今行古，事未易从，所以日晏踟蹰，情同再抚。总总九州，远近民庶，或川路幽遐，或贫羸老疾，怀冤抱理，莫由自申，所以东海匹妇，致灾邦国，西土孤魂，登楼请诉。念此于怀，中夜太息。可分将命巡行州部。其有深冤钜害，抑郁无归，听诣使者，依源自列。庶以矜隐之念，昭被四方，槩听远闻，事均亲览。”癸未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丁未，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，湘州刺史杨公则为中护军。甲子，立皇子综为豫章郡王。八月，魏陷司州，诏以南义阳置司州。九月壬子，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北天竺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甲子，诏曰：“设教因时，淳薄异政，刑以世革，轻重殊风。昔商俗未移，民散久矣，婴网陷辟，日夜相寻。若悉加正法，则赭衣塞路；并申弘宥，则难用为国，故使有罪入赎，以全元

元之命。今遐迩知禁，鬪狂稍虚，率斯以往，庶几刑措。金作权典，宜在蠲息。可除赎罪之科。”是岁多疾疫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朔，诏曰：“今九流常选，年未三十，不通一经，不得解褐。若有才同甘、颜，勿限年次。”置《五经》博士各一人。以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建安王伟为南徐州刺史，南徐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郢州刺史，中领军柳庆远为雍州刺史。丙午，省《凤皇衔书伎》。戊申，诏曰：“夫禋郊飨帝，至敬攸在，致诚尽瘁，犹惧有违；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，帷宫广设，輜辘耀路，非所以仰虔苍昊，昭感上灵。属车之间，见讥前世，便可自今停止。”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。二月壬午，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。壬辰，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，长史李晏讨平之。曲赦交州。戊戌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为中护军。是月，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。夏四月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、宕昌王。是月，自甲寅至壬戌，甘露连降华林园。五月辛卯，建康县朔阴里生嘉禾，一茎十二穗。六月庚戌，立孔子庙。壬戌，岁星昼见。秋七月辛卯，右光禄大夫张瑰卒。八月庚子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丙午，北伐，以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。是岁，以兴师费用，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，以助军资。十一月辛未，以都官尚书张稷为领军将军。甲午，天晴朗，西南有电光，闻如雷声三。十二月，司徒、尚书令谢朏以所生母忧，去职。是岁大穰，米斛三十。

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诏曰：“在昔周、汉，取土方国。顷代凋讹，幽仄罕被，人孤地绝，用隔听览，士操沦胥，因兹靡劝。岂其岳渎纵灵，偏有厚薄，实由知与不知，用与不用耳。朕以菲德，君此兆民，而兼明广照，屈于堂户，飞耳长目，不及四方，永言愧怀，无忘旦夕。凡诸郡国旧族，邦内无在朝位

者，选官搜括，使郡有一人。”乙亥，以前司徒谢朓为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镇军将军沈约为右光禄大夫，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。丁丑，以尚书左仆射王莹为护军将军，仆射如故。甲申，立皇子纲为晋安郡王。丁亥，太白昼见。二月庚戌，以太常张充为吏部尚书。三月丙寅朔，日有蚀之。癸未，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。辅国将军刘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。丁亥，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。夏四月丙申，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剑二，始丰县获八目龟一。甲寅，诏曰：“朕昧旦斋居，惟刑是恤，三辟五听，寝兴载怀。故陈肺石于都街，增官司于诏狱，殷勤亲览，小大以情。而明慎未洽，囹圄尚壅，永言纳隍，在予兴愧。凡狂狱之所，可遣法官近侍，递录囚徒，如有枉滞，以时奏闻。”五月辛未，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。乙亥，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。辛巳，豫州刺史韦睿克合肥城。丁亥，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；庚寅，又克霍丘城。辛卯，太白昼见。六月庚子，青、冀二州刺史桓和前军克朐山城。秋七月乙丑，邓至国遣使献方物。八月戊戌，老人星见。辛酉，作太子宫。冬十一月甲子，京师地震。乙丑，以师出淹时，大赦天下。魏寇钟离，遣右卫将军曹景宗率众赴援。十二月癸卯，司徒谢朓薨。

六年春正月辛酉朔，诏曰：“径寸之宝，或隐沙泥；以人废言，君子斯戒。朕听朝晏罢，思阐政术，虽百辟卿士，有怀必闻，而蓄响边遐，未臻魏阙。或屈以贫陋，或间以山川，顿足延首，无因奏达。岂所以沉浮靡漏，远迩兼得者乎？四方士民，若有欲陈言刑政，益国利民，沦碍幽远，不能自通者，可各条布怀于刺史二千石。有可申采，大小以闻。”己卯，诏曰：“夫有天下者，义非为己。凶荒疾病，兵革水火，有一于此，责归元首。今祝史请祷，继诸不善，以朕身当之。永使灾

害不及万姓，俾兹下民稍蒙宁息。不得为朕祈福，以增其过。特班远迹，咸令遵奉。”二月甲辰，老人星见。三月庚申朔，陨霜杀草。是月，有三象入京师。夏四月壬辰，置左右骁骑、左右游击将军官。癸巳，曹景宗、韦睿等破魏军于邵阳洲，斩获万计。癸卯，以右卫将军曹景宗为领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，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分湘广二州置衡州。丁巳，以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抚军将军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，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。五月己未，以新除左骁骑将军长沙王深业为中护军。癸亥，以侍中袁昂为吏部尚书。己巳，置中卫、中权将军，改骁骑为云骑，游击为游骑。辛未，右将军、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将军。六月庚戌，以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夏侯详为右光禄大夫，新除金紫光禄大夫柳惔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新吴县获四目龟一。秋七月甲子，太白昼见。丙寅，分广州置桂州。丁亥，以新除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卫将军。八月戊子，赦天下。戊戌，大风折木。京师大水，因涛入，加御道七尺。九月，嘉禾一茎九穗，生江陵县。乙亥，改阅武堂为德阳堂，听讼堂为仪贤堂。丙戌，以左卫将军吕僧珍为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豫章内史萧昌为广州刺史。冬十月壬寅，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。闰月乙丑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宏为司徒、行太子太傅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，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。戊寅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始兴王叔詹进号安西将军。甲申，以右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丙辰，尚书左仆射夏侯详卒。乙丑，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内属。分豫州置霍州。

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诏曰：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首。不学

将落，嘉植靡由。朕肇基明命，光宅区宇，虽耕耘雅业，傍阐艺文，而成器未广，志本犹阙，非所以熔范贵游，纳诸轨度。思欲式敦让齿，自家刑国。今声训所渐，戎夏同风，宜大启庠教，博延胄子，务彼十伦，弘此三德，使陶钧远被，微言载表。

“中卫将军、领太子詹事王茂进号车骑将军。戊戌，作神龙、仁虎阙于端门、大司马门外。壬子，以领军将军曹景宗为中卫将军，卫尉萧景兼领军将军。二月乙卯，庐江灊县获铜钟二。新作国门于越城南。乙丑，增置镇卫将军以下各有差。庚午，诏于州郡县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掌搜荐。乙亥，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。丙子，以中护军长沙王深业为南兖州刺史，兼领军将军萧景为雍州刺史，雍州刺史柳庆远为护军将军。夏四月乙卯，皇太子纳妃，赦大辟以下，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。辛未，秣陵县获灵龟一。戊寅，余姚县获古铜剑二。五月己亥，诏复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匠、鸿胪，又增太府、太舟，仍先为十二卿。癸卯，以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护军将军，中卫将军曹景宗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六月辛酉，复建、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民，改陵监为令。秋七月丁亥，月犯氐。八月癸丑，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曹景宗卒。丁巳，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。甲戌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成王秀进号安西将军，云麾将军、郢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平西将军。老人星见。九月丁亥，诏曰：“刍牧必往，姬文垂则，雉兔有刑，姜宣致贬。藪泽山林，毓材是出，斧斤之用，比屋所资。而顷世相承，并加封固，岂所谓与民同利，惠兹黔首？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爇者，可悉开常禁。”壬辰，置童子奉车郎。癸巳，立皇子绩为南康郡王。己亥，月犯东井。冬十月丙寅，以吴兴太

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。丙子，魏阳关主许敬珍以城内附。诏大举北伐。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平北将军，率众入清；车骑将军王茂率众向宿预。丁丑，魏悬瓠镇军主白阜生、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。以阜生为镇北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逊为平北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十一月辛巳，鄞县言甘露降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，内外文武各赐劳一年。壬辰，魏镇东参军成景俊斩宿预城主严仲宝，以城内属。二月壬戌，老人星见。夏四月，以北巴西郡置南梁州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始兴王憺为中卫将军，司徒、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、扬州刺史，车骑将军、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内附。丙子，以中军将军、丹阳尹王莹为右光禄大夫。五月壬午，诏曰：“学以从政，殷勤往哲，禄在其中，抑亦前事。朕思阐治纲，每敦儒术，轼闾辟馆，造次以之。故负帙成风，甲科间出，方当置诸周行，饰以青紫。其有能通一经，始末无倦者，策实之后，选可量加叙录。虽复牛监羊肆，寒品后门，并随才试吏，勿有遗隔。”秋七月癸巳，巴陵王萧宝义薨。八月戊午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乙巳，以中军将军始兴王慎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南兖州刺史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

九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尚书令、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，行少傅如故，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，行中抚将军建安王伟领护军将军，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始兴王憺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。丙子，以轻车将军晋安王纲为南兖州刺史。庚寅，新作缘淮塘，北岸起石头迄东冶，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。三月己丑，车驾幸国子学，亲临讲肆，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。乙未，诏曰：“王子从学，著自礼经，贵游咸在，实惟前诰，所以式广义方，克隆教道。今成均大启，

元良齿让，自斯以降，并宜肄业。皇太子及王侯之子，年在从师者，可令入学。”于阗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丁巳，革选尚书五都令史用寒流。林邑国遣使献白猴一。五月己亥，诏曰：“朕达听思治，无忘日昃。而百司群务，其途不一，随时适用，各有攸宜，若非总会众言，无以备兹亲览。自今台阁省府州郡镇戍应有职僚之所，时共集议，各陈损益，具以奏闻。”中书监王亮卒。六月癸丑，盗杀宣城太守硃僧勇。癸酉，以中抚将军、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闰月己丑，宣城盗转寇吴兴县，太守蔡搏讨平之。秋七月己巳，老人星见。冬十二月癸未，舆驾幸国子学，策试胄子，赐训授之司各有差。

十年春正月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居局治事赐劳二年。癸卯，以尚书左仆射张稷为安北将军，青冀二州刺史，郢州刺史鄱阳王恢为护军将军。甲辰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郢州刺史，轻车将军南康王绩为南徐州刺史。戊申，骑虞一，见荆州华容县。以左民尚书王暕为吏部尚书。辛酉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三月辛丑，盗杀东莞、琅邪二郡太守邓晰，以胸山引魏军，遣振远将军马仙琕讨之。是月，魏徐州刺史卢昶帅众赴胸山。夏五月癸酉，安丰县获一角玄龟。丁丑，领军吕僧珍卒。己卯，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庆远为领军将军。六月乙酉，嘉莲一茎三花生乐游苑。秋七月丙辰，诏曰：“昔公卿面陈，载在前史，令仆陛奏，列代明文，所以厘彼庶绩，成兹群务。晋氏陵替，虚诞为风，自此相因，其失弥远。遂使武帐空劳，无汲公之奏，丹墀徒辟，阙郑生之履。三槐八座，应有务之百官，宜有所论，可入陈启，庶藉周爰，少匡寡薄。”九月丙申，天西北隆隆有声，赤气下至地。冬十二月癸酉，山车见于临城县。庚辰，马仙琕大破魏军，斩馘十余万，克复胸山城。是岁，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。宕昌国遣使

献方物。

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诏曰：“夫刑法悼耄，罪不收孥，礼著明文，史彰前事，盖所以申其哀矜，故罚有弗及。近代相因，厥网弥峻，髻年华发，同坐入愆。虽惩恶劝善，宜穷其制，而老幼流离，良亦可愍。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，若年有老小，可停将送。”加左光禄大夫、行太子少傅沈约特进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仪同三司，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为太尉，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，尚书令、云麾将军王莹进号安左将军，安北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进号镇北将军。二月戊辰，新昌、济阳二郡野蚕成茧。三月丁巳，曲赦扬、徐二州。筑西静坛于钟山。庚申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四月戊子，诏曰：“去岁胸山大歼丑类，宜为京观，用旌武功；但伐罪吊民，皇王盛轨，掩骼埋胔，仁者用心。其下青州悉使收藏。”百济、扶南、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。六月辛巳，以司空王茂领中权将军。九月辛亥，宕昌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一月乙未，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。己酉，降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。癸丑，齐宣德太妃王氏薨。十二月己未，以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，护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大辟以下。二月辛酉，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右仆射。丙寅，诏曰：“掩骼埋胔，义重周经，櫛椁有加，事美汉策。朕向隅载怀，每勤造次，收藏之命，亟下哀矜；而翔县遐深，遵奉未洽，髡然路隅，往往而有，言愍沉枯，弥劳伤恻。可明下远近，各巡境界，若委骸不葬，或蓀衣莫改，即就收敛，量给棺具。庶夜哭之魂斯慰，沾霜之骨有归。”辛巳，新作太极殿，改为十三间。三月癸卯，以湘州刺史王珍国为护军将军。闰月乙丑，特进、中军

将军沈约卒。夏四月，京邑大水。六月癸巳，新作太庙，增基九尺。庚子，太极殿成。秋九月戊午，以镇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，仪同如故；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司空；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。冬十月丁亥，诏曰：“明堂地势卑湿，未称乃心。外可量就埤起，以尽诚敬。”

十三年春正月壬戌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荆州刺史。癸亥，以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丙寅，以翊右将军安成王秀为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二月丁亥，舆驾亲耕籍田，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老人星见。三月辛亥，以新除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左光禄大夫。夏四月辛卯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壬辰，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综为安右将军。五月辛亥，以通直散骑常侍韦睿为中护军。六月己亥，以南兖州刺史萧景为领军将军，领军将军柳庆远为安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秋七月乙亥，立皇子纶为邵陵郡王，绎为湘东郡王，纪为武陵郡王。八月癸卯，扶南、于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是岁作浮山堰。

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，皇太子冠，赦天下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以下班贲各有差，停远近上庆礼。丙午，安左将军、尚书令王莹进号中权将军。以镇西将军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。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朕恭祗明祀，昭事上灵，临竹宫而登泰坛，服裘冕而奉苍璧，柴望既升，诚敬克展，思所以对越乾元，弘宣德教；而缺于治道，政法多昧，实伫群才，用康庶绩。可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。若有确然乡党，独行州闾，肥遁丘园，不求闻达，藏器待时，未加收采；或贤良、方正，孝悌、力田，并即腾奏，具以名上。当擢彼周行，试以邦邑，庶百司咸事，兆民无隐。又世轻世重，随时约法，前以劓墨，

用代重辟，犹念改悔，其路已壅，并可省除。”丙寅，汝阴王刘胤薨。二月庚寅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戊戌，老人星见。辛丑，以中护军韦睿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新除中抚将军始兴王憺为荆州刺史。夏四月丁丑，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王茂薨。五月丁巳，以荆州刺史晋安王纲为江州刺史。秋八月乙未，老人星见。九月癸亥，以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。

十五年春正月己巳，诏曰：“观时设教，王政所先，兼而利之，实惟务本，移风致治，咸由此作。顷因革之令，随事必下，而张弛之要，未臻厥宜，民瘼犹繁，廉平尚寡，所以伫旒纆而载怀，朝玉帛而兴叹。可申下四方，政有不便于民者，所在具条以闻。守宰若清洁可称，或侵渔为蠹，分别奏上，将行黜陟。长吏劝课，躬履堤防，勿有不修，致妨农事。关市之赋，或有未允，外时参量，优减旧格。”三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夏四月丁未，以安右将军豫章王综兼护军。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五月癸未，以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中书监，骠骑大将军、刺史如故。六月丙申，改作小庙毕。庚子，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暕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，老人星见。芮芮、河南遣使献方物。九月辛巳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。壬辰，赦天下。冬十月戊午，以丹阳尹长沙王深业为湘州刺史。十一月丁卯，以兼护军豫章王综为安前将军。交州刺史李叟斩交州反者阮宗孝，传首京师。曲赦交州。壬午，以雍州刺史韦睿为护军将军。

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曰：“朕当宸思治，政道未明，昧旦劬劳，亟移星纪。今太皞御气，句芒首节，升中就阳，裡敬克展，务承天休，布兹和泽。尤贫之家，勿收今

年三调。其无田业者，所在量宜赋给。若民有产子，即依格优蠲。孤老鰥寡不能自存，咸加赈恤。班下四方。诸州郡县，时理狱讼，勿使冤滞，并若亲览。”二月庚戌，老人星见，甲寅，以安前将军豫章王综为南徐州刺史。三月丙子，河南王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甲子，初去宗庙牲。潮沟获白雀一。六月戊申，以庐陵王绩为江州刺史。七月丁丑，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八月辛丑，老人星见。扶南、婆利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，去宗庙荐修，始用蔬果。

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，诏曰：“夫乐所自生，含识之常性；厚下安宅，驭世之通规。朕矜此庶氓，无忘待旦，亟弘生聚之略，每布宽恤之恩；而编户未滋，迁徙尚有，轻去故乡，岂其本志？资业殆阙，自返莫由，巢南之心，亦何能弭。今开元发岁，品物惟新，思俾黔黎，各安旧所。将使郡无旷土，邑靡游民，鸡犬相闻，桑柘交畛。凡天下之民，有流移他境，在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，可开恩半岁，悉听还本，蠲课三年。其流寓过远者，量加程日。若有不乐还者，即使著土籍为民，准旧课输。若流移之后，本乡无复居宅者，村司三老及余亲属，即为诣县，占请村内官地官宅，令相容受，使恋本者还有所托。凡坐为市埭诸职，割盗衰灭，应被封籍者，其田宅车牛，是民生之具，不得悉以没入，皆优量分留，使得自止。其商贾富室，亦不得顿相兼并。遁叛之身，罪无轻重，并许首出，还复民伍。若有拘限，自还本役。并为条格，咸使知闻。”二月癸巳，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。甲辰，大赦天下。乙卯，以领石头戍事南康王绩为南兖州刺史。三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丙申，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。夏五月戊寅，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。己卯、干利国遣使献方物。以领军将军萧景为安右将军，监扬州。辛巳，以临川王宏为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

六月乙酉，以益州刺史鄱阳王恢为领军将军。中军将军，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。癸卯，以国子祭酒蔡撙为吏部尚书。秋八月壬寅，老人星见。诏以兵骆奴婢，男年登六十，女年登五十，免为平民。冬十月乙亥，以中军将军、行司徒临川王宏为中书监、司徒。十一月辛亥，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八年春正月甲申，以领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。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王暕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事徐勉为尚书右仆射。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二月戊午，老人星见。四月丁巳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于阗、扶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

本纪第三

武帝下

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赐文武劳位，孝悌力田爵一级，尤贫之家，勿收常调，鰥寡孤独，并加赡恤。丙子，日有蚀之。己卯，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安右将军、监扬州萧景为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尚书左仆射王暕以母忧去职，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子，扶南、高丽国各遣使献方物。二月壬子，老人星见。癸丑，以高丽王世子安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。三月丙戌，滑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甲午，河南王遣使献方物。六月丁未，以护军将军韦睿为车骑将军。秋七月己卯，江、淮、海并溢。辛卯，以信威将军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。八月庚戌，老人星见。甲子，新除车骑将军韦睿卒。九月乙亥，有星晨见东方，光烂如火。冬十月辛亥，以宣惠将军长沙王深业为护军将军。辛酉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平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

二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综为镇右将军。新除益州刺史晋安王纲改为徐州刺史。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春司御气，虔恭报祀，陶匏克诚，苍璧礼备，思随乾覆，布兹亭育。凡民有单老孤稚，不能自存，主者郡县咸加收养，赡给衣食，每令周足，以终其身。又于京师置孤独园，孤幼有

归，华发不匮。若终年命，厚加料理。尤穷之家，勿收租赋。

“戊子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三月庚寅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夏四月乙卯，改作南北郊。丙辰，诏曰：“夫钦若昊天，历象无违。躬执耒耜，尽力致敬，上协星鸟，俯训民时，平秩东作，义不在南。前代因袭，有乖礼制，可于震方，简求沃野，具兹千亩，庶允旧章。”五月癸卯，琬琰殿火，延烧后宫屋三千间。丁巳，诏曰：“王公卿士，今拜表贺瑞，虽则百辟体国之诚，朕怀良有多愧。若其泽漏川泉，仁被动植，气调玉烛，治致太平，爰降嘉祥，可无惭德；而政道多缺，淳化未凝，何以仰叶辰和，远臻冥祝？此乃更彰寡薄，重增其尤。自今可停贺瑞。”六月丁卯，信威将军、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。秋七月丁酉，假大匠卿裴邃节，督众军北讨。甲寅，老人星见。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众降。八月丁亥，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开成井，方六尺六寸，深三十二丈。冬十一月，百济、新罗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戊辰，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馀隆为宁东大将军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，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左仆射王份为右光禄大夫。庚戌，京师地震。己未，以宣毅将军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。三月乙卯，巴陵王萧屏薨。夏四月丁卯，汝阴王刘端薨。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癸巳，赦天下。并班下四方，民所疾苦，咸即以闻，公卿百僚各上封事，连率郡国举贤良、方正、直言之士。秋八月辛酉，作二郊及籍田并毕，班赐工匠各有差。甲子，老人星见。婆利、白题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丙子，加中书监袁昂中卫将军。十一月甲午，抚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始兴王憺薨。辛丑，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领军将军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应诸穷疾，

咸加赈恤，并班下四方，时理狱讼。丙午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庚午，老人星见。乙亥，躬耕籍田。诏曰：“夫耕籍之义大矣哉！粢盛由之而兴，礼节因之以著，古者哲王咸用此作。眷言八政，致兹千亩，公卿百辟，恪恭其仪，九推毕礼，馨香靡替。兼以风云叶律，气象光华，属览休辰，思加奖劝。可班下远近，广辟良畴，公私畎亩，务尽地利。若欲附农，而粮种有乏，亦加贷恤，每使优遍。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预耕之司，克日劳酒。”三月壬寅，以镇右将军豫章王综为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六月乙丑，分益州置信州，分交州置爱州，分广州置成州、南定州、合州、建州，分霍州置义州。秋八月丁卯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庚午，以中书监、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卯，护军将军昌义之卒。十一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太白昼见。甲辰，尚书左仆射王暕卒。十二月戊午，始铸铁钱。狼牙脩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五年春正月，以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为镇卫大将军，改领右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如故。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进号骠骑大将军。太府卿夏侯亶为中护军。右光禄大夫王份为左光禄大夫，加特进。辛卯，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进号镇北将军。平西将军、雍州刺史晋安王纲进号安北将军。二月庚午，特进、左光禄大夫王份卒。丁丑，老人星见。三月甲戌，分扬州、江州置东扬州。夏四月乙未，以云麾将军南康王绩为江州刺史。六月乙酉，龙斗于曲阿王陂，因西行至建陵城。所经处树木倒折，开地数十丈。戊子，以会稽太守武陵王纪为东扬州刺史。庚子，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、北青、兖二州刺史，率众北伐。秋七月辛未，赐北讨义客位一阶。八月庚寅，徐州刺史成景隼克魏童栈。九月戊申，又克睢陵城。戊午，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

荆山。壬戌，宣毅将军裴邃袭寿阳，入罗城，弗克。冬十月戊寅，裴邃、元树攻魏建陵城，破之。辛巳，又破曲木。扫虏将军彭宝孙克琅邪。甲申，又克檀丘城。辛卯，裴邃破狄城。丙申，又克鹭城，遂进屯黎浆。壬寅，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。定远将军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阳城。甲辰，又克秦墟。魏郿、潘溪守悉皆弃城走。十一月丙辰，彭宝孙克东莞城。壬戌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，克之。丙寅，魏马头、安城并来降。十二月戊寅，魏荆山城降。乙巳，武勇将军李国兴攻平静关，克之。辛丑，信威长史杨法乾攻武阳关；壬寅，攻岷关：并克之。

六年春正月丙午，安北将军晋安王纲遣长史柳津破魏南乡郡，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。庚戌，又破马圈、彫阳二城。辛亥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。庚申，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内附。己巳，雍州前军克魏新蔡郡。诏曰：“庙谟已定，王略方举。侍中、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，可便亲戎，以前启行；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董驭雄桀，风驰次迈；其余众军，计日差遣，初中后师，善得严办。朕当六军云动，龙舟济江。”癸酉，克魏郑城。甲戌，以魏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元法僧为司空。二月丁丑，老人星见。庚辰，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还朝，稟承戎略。乙未，赵景悦下魏龙亢城。三月丙午，岁星见南斗。赐新附民长复除，应诸罪失，一无所问。己酉，行幸白下城，履行六军顿所。乙丑，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权顿彭城，总督众军，并摄徐州府事。己巳，以魏假平东将军元景隆为衡州刺史，魏征虏将军元景仲为广州刺史。夏五月己酉，筑宿预堰，又修曹公堰于济阴。太白昼见。壬子，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，北伐。六月庚辰，豫章王综奔于魏，魏复据彭城。秋七月壬戌，大赦天下。八月丙子，以散骑常侍曹仲宗兼领军。壬午，老人星见。十二月戊子，邵陵王

纶有罪，免官，削爵土。壬辰，京师地震。

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赦殊死以下。丁卯，滑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甲戌，北伐众军解严。河南遣使献方物。丁亥，老人星见。三月乙卯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乙酉，太尉临川王宏薨。南州津改置校尉，增加俸秩。诏在位群臣，各举所知，凡是清吏，咸使荐闻，州年举二人，大郡一人。六月己卯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秋九月己酉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薨。冬十月辛未，以丹阳尹、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。十一月庚辰，大赦天下。是日，丁贵嫔薨。辛巳，夏侯亶、胡龙牙、元树、曹世宗等众军克寿阳城。丁亥，放魏扬州刺史李宪还北。以寿阳置豫州，合肥改为南豫州。以中护军夏侯亶为豫、南豫二州刺史。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元树进号安西将军。魏新野太守以郡降。

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，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、中卫将军。诏曰：“朕思利兆民，惟日不足，气象环回，每弘优简。百官俸禄，本有定数，前代以来，皆多评准，顷者因循，未遑改革。自今已后，可长给见钱，依时即出，勿令逋缓。凡散失官物，不问多少，并从原宥。惟事涉军储，取公私见物，不在此例。”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。诏曰：“奉时昭事，虔荐苍璧，思承天德，惠此下民。凡因事去土，流移他境者，并听复宅业，蠲役五年。尤贫之家，勿收三调。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”是月，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，所至皆克。三月辛未，舆驾幸同泰寺舍身。甲戌，还宫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以左卫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。林邑、师子国各遣使献方物。

夏五月丙寅，成景隗克魏临潼竹邑。秋八月壬辰，老人星见。冬十月庚戌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。甲寅，曲赦东豫州。十一月丁卯，以中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、征北大

将军，镇涡阳。戊辰，加尚书令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。以涡阳置西徐州。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二年春正月庚申，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领中军将军。中书监、尚书令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号中抚大将军。卫尉卿萧昂为中领军。乙酉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甲午，老人星见。是月，筑寒山堰。三月壬戌，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绩为安右将军。夏四月辛丑，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内附，置北司州。时魏大乱，其北海王元颢、临淮王元彧、汝南王元悦并来奔；其北青州刺史元世雋、南荆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。六月丁亥，魏临淮王元彧求还本国，许之。冬十月丁亥，以魏北海王元颢为魏主，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。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。

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甲子，魏汝南王元悦求还本国，许之。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甲申，以丹阳尹武陵王纪为江州刺史。辛丑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三月丙辰，以河南王阿罗真为宁西将军、西秦、河沙三州刺史。庚辰，以中护军萧渊藻为中权将军。夏四月癸未，以安右将军南康王绩为护军将军。癸巳，陈庆之攻魏梁城，拔之，进屠考城，擒魏济阴王元暉业。五月戊辰，克大梁。癸酉，克虎牢城。魏主元子攸弃洛阳，走河北。乙亥，元颢入洛阳。六月壬午，大赦天下。辛亥，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城内属。闰月己未，安右将军、护军南康王绩薨。己卯，魏尔硃荣攻杀元颢，复据洛阳。秋九月辛巳，硃雀航华表灾。以安北将军羊侃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癸巳，舆驾幸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，因舍身，公卿以下，以钱一亿万奉赎。冬十月己酉，舆驾还宫，大赦，改元。十一月丙戌，加中抚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中书监。加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

王伟太子少傅。加金紫光禄大夫萧琛、陆杲并特进。司空、中军将军元法僧进号车骑将军。中权将军萧渊藻为中护军将军。中领军萧昂为领军将军。戊子，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。十二月丁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

二年春正月戊寅，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南徐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癸未，老人星见。夏四月庚申，大雨雹。壬申，以河南王佛辅为宁西将军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。六月丁巳，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悦还北为魏主。庚申，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安北将军、司州牧，随元悦北讨。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壬申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。秋八月庚戌，舆驾幸德阳堂，设丝竹会，祖送魏主元悦。山贼聚结，寇会稽郡所部县。九月壬午，假超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丙申，以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。二月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甲寅，老人星见。乙卯，特进萧琛卒。乙丑，以广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。夏四月乙巳，皇太子统薨。六月丁未，以前太子詹事萧渊猷为中护军。尚书仆射徐勉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。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癸丑，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为豫章郡王，枝江公誉为河东郡王，曲阿公察为岳阳郡王。秋七月乙亥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赐为父后者及出处忠孝文武清勤，并赐爵一级。乙酉，以侍中、五兵尚书谢举为吏部尚书。庚寅，诏曰：“推恩六亲，义彰九族，班以侯爵，亦曰惟允。凡是宗戚有服属者，并可赐沐食乡亭侯，各随远近以为差次。其有昵亲，自依旧章。”壬辰，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巳，老人星见。九月庚午，以太子詹事萧渊藻为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戊寅，狼牙脩国

奉表献方物。冬十月己酉，行幸同泰寺，高祖升法座，为四部众说《大般若涅槃经》义，迄于乙卯。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，至是招诱亡命，欲寇广州，在所讨平之。十一月乙未，行幸同泰寺，高祖升法座，为四部从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义，讫于十二月辛丑。是岁，吴兴郡生野谷，堪食。

四年春正月丙寅朔，以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进位大司马，司空元法僧进太尉，尚书令、中权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进位司空。立临川靖惠王宏子正德为临贺郡王。戊辰，以丹阳尹邵陵王纶为扬州刺史。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平北将军、司州牧，卫送元悦入洛。庚午，立嫡皇孙大器为宣城郡王。癸未，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，改魏南兖州为谯州，以世明为刺史。二月壬寅，老人星见。新除太尉元法僧还北，为东魏主。以安右将军元景隆为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云麾将军羊侃为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散骑常侍元树为镇北将军。庚戌，新除扬州刺史邵陵王纶有罪，免为庶人。壬子，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纪为扬州刺史，领军将军萧昂为江州刺史。丙辰，邵陵县获白鹿一。三月庚午，侍中、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《孝经》助教一人，生十人，专通高祖所释《孝经义》。夏四月壬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秋七月甲辰，星陨如雨。八月丙子，特进陆杲卒。九月乙巳，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为领军将军，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庐陵王续为安北将军，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，司空袁昂领尚书令。十一月己酉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十二月庚辰，以太尉元法僧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郢州刺史。

五年春正月辛卯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先是一日丙夜，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，忽闻空中有异香三随风至，及将行事，奏乐迎神毕，有神光满坛上，

殊紫黄白杂色，食顷方灭。兼太宰武陵王纪等以闻。戊申，京师地震。己酉。长星见。辛亥，舆驾亲祠明堂。癸丑，以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将军。河南国遣使献方物。二月癸未，行幸同泰寺，设四部大会，高祖升法座，发《金字摩诃波若经》题，讫于己丑。老人星见。三月丙辰，大司马南平王伟薨。夏四月癸酉，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领军。五月戊子，京邑大水，御道通船。六月己卯，魏建义城主兰宝杀魏东徐州刺史，以下邳城降。秋七月辛卯，改下邳为武州。八月庚申，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为安右将军。老人星见。甲子，波斯国遣使献方物。甲申，中护军萧渊猷卒。九月己亥，以轻车将军、临贺王正德为中护军。甲寅，以尚书令、司空袁昂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司空如故。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庚申，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，侍中、国子祭酒萧子显为吏部尚书。

六年春二月癸亥，舆驾亲耕籍田，大赦天下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三月己亥，以行河南王可沓振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甲辰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丁卯，荧惑在南斗。秋七月甲辰，林邑国遣使献方物。八月己未，以南梁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为秦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冬十月丁卯，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，率众北伐。闰十二月丙午，西南有雷声二。

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，改元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己卯，老人星见。辛巳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丁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辛丑，高丽国、丹丹国各遣使献方物。三月辛未，滑王安乐萨丹王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庚子，波斯国献方物。甲辰，以魏镇东将军刘济为徐州刺史。壬戌，以安北将军庐陵王续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秋七月乙卯，老人星见。辛卯，扶南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辛卯，以前南兖州刺史萧渊藻为护军将军。十一月丁未，

中卫将军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徐勉卒。壬戌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，克之，魏梁州刺史元罗降。癸亥，赐梁州归附者复除有差。甲子，雄勇将军、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平北将军。月行左角星。十二月乙酉，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为平北将军。戊戌，以平西将军、秦、南秦二州刺史武兴王杨绍先进号车骑将军、平北将军、北益州刺史阴平王杨法深进号骠骑将军。辛丑，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安西将军。

二年春正月甲辰，以兼领军臧盾为中领军。二月乙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丙戌，老人星见。三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政在养民，德存被物，上令如风，民应如草。朕以寡德，运属时来，拨乱反正，倏焉三纪。不能使重门不闭，守在海外，疆场多阻，车书未一。民疲转输，士劳边防。彻田为粮，未得顿止。治道不明，政用多僻，百辟无沃心之言，四聪阙飞耳之听，州辍刺举，郡忘共治。致使失理负谤，无由闻达。侮文弄法，因事生奸，肺石空陈，悬钟徒设。《书》不云乎：‘股肱惟人，良臣惟圣。’实赖贤佐，匡其不及。凡厥在朝，各献说言，政治不便于民者，可悉陈之。若在四远，刺史二千石长吏，并以奏闻。细民有言事者，咸为申达。朕将亲览，以纾其过。文武在位，举尔所知，公侯将相，随才擢用，拾遗补阙，勿有所隐。”夏四月乙未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，领军师将军。先是，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，极言政治得失。五月癸卯，诏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屋漏在上，知之在下。朕所钟过，不能自觉。江子四等封事如上，尚书可时加检括，于民有蠹患者，便即勒停，宜速详启，勿致淹缓。”乙巳，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罗为征北大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六月丁亥，诏曰：“南郊、明堂、陵庙等令，与朝请同班，于事为轻，可改视散骑侍郎。”冬十月乙亥，诏大举北伐。十一月己亥，诏北伐众班师。辛

亥，京师地震。十二月壬申，魏请通和，诏许之。丁酉，以吴兴太守、驸马都尉、利亭侯张缵为吏部尚书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舆驾亲祠南郊，大赦天下；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是夜，硃雀门灾。壬寅，天无云，雨灰，黄色。癸卯，以中书令邵陵王纶为江州刺史。二月乙酉，老人星见。丁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己丑，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，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。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。庚寅，以安南将军庐陵王续为中卫将军、护军将军。三月戊戌，立昭明太子子岳为武昌郡王，灋为义阳郡王。夏四月丁卯，以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河东王誉为南徐州刺史。五月丙申，以前扬州刺史武陵王纪复为扬州刺史。六月，青州胸山境陨霜。秋七月癸卯，魏遣使来聘。己酉，义阳王灋薨。是月，青州雪，害苗稼。八月甲申，老人星见。辛卯，舆驾幸阿育王寺，赦天下。九月，南兖州大饥。是月，北徐州境内旅生稻稗二千许顷。闰月甲子，安西将军、荊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，扬州刺史武陵王纪为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冬十月丙辰，京师地震。是岁，饥。

四年春正月庚辰，以中军将军宣城王大器为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二月己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三月戊寅，河南国遣使献方物。癸未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五月甲戌，魏遣使来聘。秋七月己未，以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岳阳王察为东扬州刺史。癸亥，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如来真形舍利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甲辰，诏“南兖、北徐、西徐、东徐、青、冀、南北青、武、仁、潼、睢等十二州，既经饥馑，曲赦逋租宿责，勿收今年三调。”冬十二月丁亥，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《礼记义疏》五十卷。

五年春正月乙卯，以护军将军庐陵王续为骠骑将军、开府

仪同三司，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中权将军、丹阳尹何敬容以本号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缵为尚书仆射，都官尚书刘孺为吏部尚书。丁巳，御史中丞、参礼仪事贺琛奏：“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，不复乘辂。二郊请用素辇，籍田往还乘常辇，皆以侍中陪乘，停大将军及太仆。”诏付尚书博议施行。改素辇名大同辇。昭祀宗庙乘玉辇。辛未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，各赐爵一级，并勒属所以时腾上。三月己未，诏曰：“朕四听既阙，五识多蔽，画可外牒，或致纰缪。凡是政事不便于民者，州郡县即时皆言，勿得欺隐。如使怨讼，当境任失。而今而后，以为永准。”秋七月己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，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、安右将军。八月乙酉，扶南国遣使献生犀及方物。九月庚申，以都官尚书到溉为吏部尚书。冬十一月乙亥，魏遣使来聘。十二月癸未，以吴郡太守谢举为中书监，新除中书令鄱阳王范为中领军。

六年春正月庚戌朔，曲赦司、豫、徐、兖四州。二月己亥，舆驾亲耕籍田。丙午，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西将军、郢州刺史，云麾将军豫章王欢为江州刺史。秦郡献白鹿一。夏四月癸未，诏曰：“命世兴王，嗣贤传业，声称不朽，人代徂迁，二宾以位，三恪义在，时事浸远，宿草榛芜，望古兴怀，言念怆然。晋、宋、齐三代诸陵，有职司者勤加守护，勿令细民妄相侵毁。作兵有少，补使充足。前无守视，并可量给。”五月戊寅，以前青、冀二州刺史元罗为右光禄大夫。己卯，河南王遣使献马及方物。六月丁未，平阳县献白鹿一。秋七月丁亥，魏遣使来聘。八月戊午，赦天下。辛未，诏曰：“经国有体，必询诸朝，所以尚书置令、仆、丞、郎，旦旦上朝，以议时事，前共筹怀，然后奏闻。顷者不尔，每有疑事，倚立求决。古人

有云，主非尧舜，何得发言便是。是故放勋之圣，犹咨四岳，重华之睿，亦待多士。岂朕寡德，所能独断。自今尚书中有疑事，前于朝堂参议，然后启闻，不得习常。其军机要切，前须谘审，自依旧典。”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九月，移安州置定远郡，受北徐州都督，定远郡改属安州。始平太守崔硕表献嘉禾一茎十二穗。戊戌，特进、左光禄大夫、司空袁昂薨。冬十一月己卯，曲赦京邑。十二月壬子，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。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，受湘州督；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，悉改属桂州。

七年春正月辛巳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赦天下，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，各还田宅，蠲课五年。辛丑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乙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、宕昌王。辛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乙卯，京师地震。丁巳，以中领军、鄱阳王范为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三月乙亥，宕昌王遣使献马及方物。高丽、百济、滑国各遣使献方物。夏四月戊申，魏遣使来聘。五月癸己，以侍中南康王会理兼领军。秋九月戊寅，芮芮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丙午，以侍中刘孺为吏部尚书。十一月丙子，诏停在所役使女丁。丁丑，诏曰：“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，恩泽屡加，弥长奸盗，朕亦知此之为病矣。如不优赦，非仁人之心。凡厥愆耗逋负，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，在民间无问多少，言上尚书，督所未入者，皆赦除之。”又诏曰：“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盖先圣之格训也。凡是田桑废宅没入者，公创之外，悉以分给贫民，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。如闻顷者，豪家富室，多占取公田，贵价徼税，以与贫民，伤时害政，为蠹已甚。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；已假者特听不追。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，不在禁例。”己丑，以金紫光禄大夫臧盾为领军将军。十二月壬寅，诏曰：“古人云，

一物失所，如纳诸隍，未是切言也。朕寒心消志，为日久矣，每当食投箸，方眠彻枕，独坐怀忧，愤慨申旦，非为一人，万姓故耳。州牧多非良才，守宰虎而傅翼，杨阜是故忧愤，贾谊所以流涕。至于民间诛求万端，或供厨帐，或供厩库，或遣使命，或待宾客，皆无自费，取给于民。又复多遣游军，称为遏防，奸盗不止，暴掠繁多，或求供设，或责脚步。又行劫纵，更相枉逼，良人命尽，富室财殫。此为怨酷，非止一事。亦频禁断，犹自未已，外司明加听采，随事举奏。又复公私传、屯、邸、冶，爰至僧尼，当其地界，止应依限守视；乃至广加封固，越界分断，水陆采捕，及以樵苏，遂致细民措手无所。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，禁断之身，皆以军法从事。若是公家创内，止不得辄自立屯，与公竞作，以收私利。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，悉不得禁。及以采捕，亦勿诃问。若不遵承，皆以死罪结正。

“魏遣使来聘。丙辰，于宫城西立士林馆，延集学者。是岁，交州土民李贲攻刺史萧谿，谿输赂，得还越州。

八年春正月，安成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，内史萧说委郡东奔，敬躬据郡，进攻庐陵，取豫章，妖党遂至数万，前逼新淦、柴桑。二月戊戌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曹子郢讨之。三月戊辰，大破之，擒敬躬送京师，斩于建康市。是月，于江州新蔡、高塘立颂平屯，垦作蛮田。遣越州刺史陈侯、罗州刺史宁巨、安州刺史李智、爰州刺史阮汉，同征李贲于交州。

九年春闰月丙申，地震，生毛。二月甲戌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户，配送司州。三月，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。夏四月，林邑王破德州，攻李贲，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，林邑王败走。冬十一月辛丑，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壬戌，领军将军臧盾卒；以轻车将军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。

十年春正月，李贲于交址窃位号，署置百官。三月甲午，輿驾幸兰陵，谒建宁陵。辛丑，至修陵。壬寅，诏曰：“朕自违桑梓，五十余载，乃眷东顾，靡日不思。今四方款关，海外有截，狱讼稍简，国务小闲，始获展敬园陵，但增感恻。故乡老少，接踵远至，情貌孜孜，若归于父，宜有以慰其此心。并可锡位一阶，并加颁赉。所经县邑，无出今年租赋。监所责民，蠲复二年。并普赉内外从官军主左右钱米各有差。”因作《还旧乡》诗。癸卯，诏园陵职司，恭事勤劳，并锡位一阶，并加颁赉。丁未，仁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进号安东将军。己酉，幸京口城北固楼，改名北顾。庚戌，幸回宾亭，宴帝乡故老，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，各赉钱二千。夏四月乙卯，輿驾至自兰陵。诏鰥寡孤独尤贫者贍恤各有差。五月丁酉，尚书令何敬容免。秋九月己丑，诏曰：“今兹远近，雨泽调适，其获已及，冀必万箱，宜使百姓因斯安乐。凡天下罪无轻重，已发觉未发觉，讨捕未擒者，皆赦宥之。侵割耗散官物，无问多少，亦悉原除。田者荒废、水旱不作、无当时文列，应追税者，并作田不登公格者，并停。各备台州以文最逋殿，罪悉从原。其有因饥逐食，离乡去土，悉听复业，蠲课五年。”冬十二月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

十一年春三月庚辰，诏曰：“皇王在昔，泽风未远，故端居玄扈，拱默岩廊。自大道既沦，浇波斯逝，动竞日滋，情伪弥作。朕负宸君临，百年将半。宵漏未分，躬劳政事；白日西浮，不遑飧饭。退居犹于布素，含咀匪过藜藿。宁以万乘为贵，四海为富；唯欲亿兆康宁，下民安义。虽复三思行事，而百虑多失。凡远近分置、内外条流、四方所立屯、传、邸、冶，市埭、桁渡，津税、田园，新旧守宰，游军戍逻，有不便于民者，尚书州郡各速条上，当随言除省，以舒民患。夏四月，魏遣使

来聘。冬十月己未，诏曰：“尧、舜以来，便开赎刑，中年依古，许罪身入货，吏下因此，不无奸猾，所以一日复敕禁断。川流难壅，人心惟危，既乖内典慈悲之义，又伤外教好生之德。《书》云：‘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’可复开罪身，皆听入赎。”

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，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，有大蛇斗隧中，其一被伤奔走。癸丑，交州刺史杨 票克交趾嘉宁城，李贲窜入獠洞，交州平。三月乙巳，大赦天下：凡主守割盗、放散官物，及以军粮器甲，凡是赦所不原者，起十一年正月以前，皆悉从恩，十一年正月已后，悉原加责；其或为事逃叛流移，因饥以后亡乡失土，可听复业，蠲课五年，停其徭役；其被拘之身，各还本郡，旧业若在，皆悉还之。庚戌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，停寺省，讲《金字三慧经》。夏四月丙戌，于同泰寺解讲，设法会。大赦，改元。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赉宿卫文武各有差。是夜，同泰寺灾。六月辛巳，竟天有声，如风雨相击薄。秋七月辛酉，以武昌王岳为东扬州刺史。甲子，诏曰：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，无赖子弟过于禽兽，至于父母并皆不知。多触王宪，致及老人。耆年禁执，大可伤愍。自今有犯罪者，父母祖父母勿坐。唯大逆不预今恩。”丙寅，诏曰：“朝四而暮三，众狙皆喜，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。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，陌减则物贵，陌足则物贱，非物有贵贱，是心有颠倒。至于远方，日更滋甚。岂直国有异政，乃至家有殊俗，徒乱王制，无益民财。自今可通用足陌钱。令书行后，百日为期，若犹有犯，男子谪运，女子质作，并同三年。”八月丁丑，东扬州刺史武昌王岳薨。以安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临川王正义即本号东扬州刺史，丹阳尹邵陵王纶为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甲午，渴般 国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癸酉，汝阴王刘哲薨。乙亥，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察为雍州刺史。

太清元年正月壬寅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；以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湘东王绎为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辛酉，舆驾亲祠南郊，诏曰：“天行弥纶，覆焘之功博；乾道变化，资始之德成。朕沐浴斋宫，虔恭上帝，祇事燎，高爍太一，大礼克遂，感庆兼怀，思与亿兆，同其福惠。可大赦天下，尤穷者无出即年租调；清议禁锢，并皆宥释；所讨逋叛，巧籍隐年，暗丁匿口，开恩百日，各令自首，不问往罪；流移他乡，听复宅业，蠲课五年；孝悌力田，赐爵一级；居局治事，赏劳二年。可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，或德茂州闾，道行乡邑，或独行特立，不求闻达，咸使言上，以时招聘。”甲子，舆驾亲祠明堂。二月己卯，白虹贯日。庚辰，魏司徒侯景求以豫、广、颍、洛、阳、西扬、东荆、北荆、襄、东豫、南兖、西兖、齐等十三州内属。壬午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大行台，制承如邓禹故事。丁亥，舆驾躬耕籍田。三月庚子，高祖幸同泰寺，设无遮大会，舍身，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。甲辰，遣司州刺史羊鸦仁、兖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北豫州。夏四月丁亥，舆驾还宫，大赦天下，改元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在朝群臣宿卫文武并加颁赉。五月丁酉，舆驾幸德阳堂，宴群臣，设丝竹乐。六月戊辰，以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。秋七月庚申，羊鸦仁入悬瓠城。甲子，诏曰：“二豫分置，其来久矣。今汝、颍克定，可依前代故事，以悬瓠为豫州，寿春为南豫，改合肥为合州，北广陵为淮州，项城为殷州，合州为南合州。八月乙丑，王师北伐，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。诏曰：“今汝南新复，嵩、颍载清，瞻言遣黎，有劳鉴寐，宜覃宽惠，与之更始。应是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，先有负罪流亡，逃叛入北，一皆旷荡，不问往愆。并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。”

若有犯者，严加裁问。”戊子，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。九月癸卯，王游苑成。庚戌，舆驾幸苑。冬十一月，魏遣大将军慕容绍宗等至寒山。丙午，大战，渊明败绩，及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等并陷魏。绍宗进围潼州。十二月戊辰，遣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魏主。辛巳，以前征北将军鄱阳王范为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，诏在位各举所知。己亥，魏陷涡阳。辛丑，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。甲辰，豫州刺史羊鸦仁，殷州刺史羊思达，并弃城走，魏进据之。乙卯，以大将军侯景为南豫州牧，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。三月甲辰，抚东将军高丽王高延卒，以其息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、乐浪公。己未，以镇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纶为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同三司之仪，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渊藻为征东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是日，屈獠洞斩李贲，传首京师。夏四月丙子，诏在朝及州郡各举清人任治民者，皆以礼送京师。戊寅，以护军将军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。五月辛丑，以新除中书令邵陵王纶为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前湘州刺史张缵为领军将军。辛亥，曲赦交、爱、德三州。癸丑，诏曰：“为国在于多士，宁下寄于得人。朕暗于行事，尤阙治道，孤立在上，如临深谷。凡尔在朝，咸思匡救，献替可否，用相启沃。班下方岳，傍求俊乂，穷其屠钓，尽其岩穴，以时奏闻。”是月，两月夜见。秋八月乙未，以右卫将军殊异为中领军。戊戌，侯景举兵反，擅攻马头、木栅、荆山等戍。甲辰，以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。曲赦南豫州。九月丙寅，加左光禄大夫元罗镇右将军。冬十月，侯景袭谯州，执刺史萧泰。丁未，景进攻历阳，太守庄铁降之。戊申，以新除光禄大夫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

京师诸军，屯丹阳郡。己酉，景自横江济于采石。辛亥，景师至京，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。十一月辛酉，贼攻陷东府城，害南浦侯萧推、中军司马杨暉。庚辰，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，入援京师，顿钟山爱敬寺。乙酉，纶进军湖头，与贼战，败绩。丙戌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、雄信将军裴之高等帅众入援，次于张公洲。十二月戊申，天西北中裂，有光如火。尚书令谢举卒。丙辰，司州刺史柳仲礼、前衡州刺史韦粲、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并帅军入援，推仲礼为大都督。

三年春正月丁巳朔，柳仲礼帅众分据南岸。是日，贼济军于青塘，袭破韦粲营，粲拒战死。庚申，邵陵王纶、东扬州刺史临成公大连等帅兵集南岸。乙丑，中领军硃异卒。丙寅，以司农卿傅岐为中领军。戊辰，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天门太守樊文皎进军青溪东，为贼所破，文皎死之。壬午，荧惑守心。乙酉，太白昼见。二月丁未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、前青、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帅江州之众，顿于兰亭苑。庚戌，安北将军、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戊午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，与贼战，大败。己未，皇太子妃王氏薨。丁卯，贼攻陷宫城，纵兵大掠。己巳，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。庚午，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丞相、录尚书。辛未，援军各退散。丙子，荧惑守心。壬午，新除中领军傅岐卒。夏四月己丑，京师地震。丙申，地又震。己酉，高祖以所求不供，忧愤寝疾。是月，青、冀二州刺史明少遐、东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于魏。五月丙辰，高祖崩于净居殿，时年八十六。辛巳，迁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极前殿。冬十一月，追尊为武皇帝，庙曰高祖。乙卯，葬于修陵。

高祖生知淳孝。年六岁，献皇太后崩，水浆不入口三日，

哭泣哀苦，有过成人，内外亲党，咸加敬异。及丁文皇帝忧，时为齐随王谘议，随府在荆镇，仿佛奉闻，便投劾星驰，不复寝食，倍道就路，愤风惊浪，不暂停止。高祖形容本壮，及还至京都，销毁骨立，亲表士友，不复识焉。望宅奉讳，气绝久之，每哭辄欧血数升。服内不复尝米，惟资大麦，日止二溢。拜扫山陵，涕泪所洒，松草变色。及居帝位，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，青溪边造智度寺，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。又立七庙堂，月中再过，设净馔。每至展拜，恒涕泗滂沱，哀动左右。加以文思钦明，能事毕究，少而笃学，洞达儒玄。虽万机多务，犹卷不辍手，燃烛侧光，常至戊夜。造《制旨孝经义》，《周易讲疏》，及六十四卦、二《系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等义，《乐社义》，《毛诗答问》，《春秋答问》，《尚书大义》，《中庸讲疏》，《孔子正言》，《老子讲疏》，凡二百余卷，并正先儒之迷，开古圣之旨。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，高祖皆为解释。修饰国学，增广生员，立五馆，置《五经》博士。天监初，则何佟之、贺徭、严植之、明山宾等覆述制旨，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，凡一千余卷，高祖称制断疑。于是穆穆恂恂，家知礼节。大同中，于台西立士林馆，领军殊异、太府卿贺琛、舍人孔子袂等递相讲述。皇太子、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，于是四方郡国，趋学向风，云集于京师矣。兼笃信正法，尤长释典，制《涅槃》、《小品》、《净名》、《三慧》诸经义记，复数百卷。听览余闲，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，名僧硕学，四部听众，常万余人。又造《通史》，躬制赞序，凡六百卷。天情睿敏，下笔成章，千赋百诗，直疏便就，皆文质彬彬，超迈今古。诏铭赞诔，箴颂笈奏，爰初在田，洎登宝历，凡诸文集，又百二十卷。六艺备闲，棋登逸品，阴阳纬候，卜筮占决，并悉称善。又撰《金策》三十卷。草隶尺牍，骑射弓马，莫不奇妙。勤于政务，孜孜无怠。

每至冬月，四更竟，即敕把烛看事，执笔触寒，手为皴裂。纠奸撻伏，洞尽物情，常哀矜涕泣，然后可奏。日止一食，膳无鲜腴，惟豆羹粝食而已。庶事繁拥，日倦移中，便嗽口以过。身衣布衣，木绵皂帐，一冠三载，一被二年。常克俭于身，凡皆此类。五十外便断房室。后宫职司，贵妃以下，六宫祔褕三翟之外，皆衣不曳地，傍无锦绮。不饮酒，不听音声，非宗庙祭祀、大会飨宴及诸法事，未尝作乐。性方正，虽居小殿暗室，恒理衣冠，小坐押衽要，盛夏暑月，未尝褰袒。不正容止，不与人相见，虽觐内竖小臣，亦如遇大宾也。历观古昔帝王人君，恭俭庄敬，艺能博学，罕或有焉。

史臣曰：齐季告终，君临昏虐，天弃神怒，众叛亲离。高祖英武睿哲，义起樊、邓，仗旗建号，濡足救焚，总苍兕之师，翼龙豹之阵，云骧雷骇，剪暴夷凶，万邦乐推，三灵改卜。于是御凤历，握龙图，辟四门，弘招贤之路，纳十乱，引谅直之。兴文学，修郊祀，治五礼，定六律，四聪既达，万机斯理，治定功成，远安迩肃。加以天祥地瑞，无绝岁时。征赋所及之乡，文轨傍通之地，南超万里，西拓五千。其中瑰财重宝，千夫百族，莫不充牣王府，蹶角阙庭。三四十年，斯为盛矣。自魏、晋以降，未或有焉。及乎耄年，委事群幸。然殊异之徒，作威作福，挟朋树党，政以贿成，服冕乘轩，由其掌握，是以朝经混乱，赏罚无章。“小人道长”，抑此之谓也。贾谊有云“可为恸哭者矣”。遂使滔天羯寇，承间掩袭，鸞羽流王屋，金契辱乘舆，涂炭黎元，黍离宫室。呜呼！天道何其酷焉。虽历数斯穷，盖亦人事然也。

本纪第四

简文帝

太宗简文皇帝，讳纲，字世缵，小字六通，高祖第三子，昭明太子母弟也。天监二年十月丁未，生于显阳殿。五年，封晋安王，食邑八千户。八年，为云麾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，量置佐吏。九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南北兖、青、徐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宣毅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入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十三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雍、梁、南北秦、益、宁七州诸军事、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十四年，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、云麾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十七年，征为西中郎将、领石头戍军事，寻复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，加侍中。普通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益、宁、雍、梁、南北秦、沙七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；未拜，改授云麾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，徙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，平西将军、南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五年，进号安北将军。七年，权进都督荆、益、南梁三州诸军事。是岁，丁所生穆贵嫔丧，上表陈解，诏还摄本任。中大通元年，诏依先给鼓吹一部。二年，征为都督南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三年四月乙巳，昭明太子薨。五月丙申，诏曰：“非至公无以主天下，非博爱无以临四海。所以尧舜克让，惟德

是与；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，格于上下，光于四表。今岱宗牢落，天步艰难，淳风犹郁，黎民未乂，自非克明克哲，允武允文，岂能荷神器之重，嗣龙图之尊。晋安王纲，文义生知，孝敬自然，威惠外宣，德行内敏，群后归美，率土宅心。可立为皇太子。”七月乙亥，临轩策拜，以修缮东宫，权居东府。四年九月，移还东宫。

太清三年五月丙辰，高祖崩。辛巳，即皇帝位。诏曰：“朕以不造，夙丁凶凶。大行皇帝奄弃万国，攀慕号絰，厝身靡所。猥以寡德，越居民上，茕茕在疚，罔知所托，方赖藩辅，社稷用安。谨遵先旨，顾命遗泽，宜加亿兆。可大赦天下。”壬午，诏曰：“育物惟宽，驭民惟惠，道著兴王，本非隶役。或开奉国，便致擒虏，或在边疆，滥被抄劫。二邦是竞，黎元何罪！朕以寡昧，创承鸿业，既临率土，化行宇宙，岂欲使彼独为匪民。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，并及妻儿，悉可原放。”癸未，追谥妃王氏为简皇后。六月丙戌，以南康嗣王会理为司空。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。壬辰，封当阳公大心为寻阳郡王，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，宁国公大临为南海郡王，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，西丰公大春为安陆郡王，新涂公大成为山阳郡王，临湘公大封为宜都郡王。秋七月甲寅，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，西江督护陈霸先起兵攻之，景仲自杀，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。戊辰，以吴郡置吴州，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。庚午，以司空南康嗣王会理兼尚书令，南海王大临为扬州刺史，新兴王大庄为南徐州刺史。是月，九江大饥，人相食十四五。八月癸卯，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萧渊藻薨。冬十月丁未，地震。十二月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

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以国哀不朝会。诏曰：“盖天下者，至公之神器，在昔三五，不获已而临莅之。故帝王之功，

圣人之余事。轩冕之华，傥来之一物。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，启西伯之基。高祖武皇帝道洽二仪，智周万物。属齐季荐瘥，彝伦剥丧，同气离入苑之祸，元首怀无厌之欲，乃当乐推之运，因亿兆之心，承彼犄角，雪兹仇耻。事非为己，义实从民。故功成弗居，卑宫菲食，大慈之业普薰，汾阳之诏屡下。于兹四纪，无得而称。朕以寡昧，哀茆孔棘，生灵已尽，志不图全，僂俛视阴，企承鸿绪。悬旌履薄，未足云喻。痛甚愈迟，谅暗弥切。方当玄默在躬，栖心事外。即王道未直，天步犹艰，式凭宰辅，以弘庶政。履端建号，仰惟旧章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太清四年为大宝元年。”丁巳，天雨黄沙。己未，太白经天，辛酉乃止。西魏寇安陆，执司州刺史柳仲礼，尽没汉东之地。丙寅，月昼见。癸酉，前江都令祖皓起义，袭广陵，斩贼南兖州刺史董绍先。侯景自帅水步军击皓。二月癸未，景攻陷广陵，皓等并见害。丙戌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。省吴州，如先为郡。诏曰：“近东垂扰乱，江阳纵逸。上宰运谋，猛士雄奋，吴、会肃清，济、兖澄谧，京师畿内，无事戎衣。朝廷达宫，斋内左右，并可解严。”乙巳，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是月，邵陵王纶自寻阳至于夏口，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纶。丙午，侯景逼太宗幸西州。夏五月庚午，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嗣王范薨。自春迄夏，大饥，人相食，京师尤甚。六月辛巳，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。庚子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。秋七月戊辰，贼行台任约寇江州，刺史寻阳王大心以州降约。是月，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。八月甲午，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率众逼郢州。乙亥，侯景自进位相国，封二十郡为汉王。邵陵王纶弃郢州走。冬十月乙未，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，自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。立皇子大钧为西阳郡王，大威为武宁郡王，大球为建安郡王，大

昕为义安郡王，大摯为绥建郡王，大圜为乐梁郡王。壬寅，景害南康嗣王会理。十一月，任约进据西阳，分兵寇齐昌，执衡阳王献送京师，害之。湘东王绎遣前宁州刺史徐文盛督众军拒约。南郡王前中兵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，攻破浙东诸县。

二年春二月，邵陵王纶走至安陆董城，为西魏所攻，军败，死。三月，侯景自帅众西寇。丁未，发京师，自石头至新林，舳舻相接。四月，至西阳。乙亥，景分遣伪将宋子仙、任约袭郢州。丙子，执刺史萧方诸。闰月甲子，景进寇巴陵，湘东王绎所遣领军将军王僧辩连战不能克。五月癸未，湘东王绎遣游击将军胡僧祐、信州刺史陆法和援巴陵，景遣任约帅众拒援军。六月甲辰，僧祐等击破任约，擒之。乙巳，景解围宵遁，王僧辩督众军追景。庚申，攻鲁山城，克之，获魏司徒张化仁、仪同门洪庆。辛酉，进围郢州，下之，获贼帅宋子仙等。鄱阳王故将侯瑱起兵，袭伪仪同于庆于豫章，庆败走。秋七月丁亥，侯景还至京师。辛丑，王僧辩军次湓城，贼行江州事范希荣弃城走。八月丙午，晋熙人王僧振、郑宠起兵袭郡城，伪晋州刺史夏侯威生、仪同任延遁走。戊午，侯景遣卫尉卿彭俊、厢公王僧贵率兵入殿，废太宗为晋安王，幽于永福省。害皇太子大器、寻阳王大心、西阳王大钧、武宁王大威、建平王大球、义安王大昕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人。矫为太宗诏，禅于豫章嗣王栋，大赦改年。遣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，南郡王大连于姑孰，安陆王大春于会稽，新兴王大庄于京口。冬十月壬寅，帝谓舍人殷不害曰：“吾昨夜梦吞土，卿试为我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堊，卒还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得符是乎。”及王伟等进觞于帝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忧愤既久，使臣上寿。”帝笑曰：“寿酒，不得尽此乎？”于是并赍酒肴、曲项琵琶，与帝饮。帝知不免，乃尽酣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一至于斯！”既醉寝，伟乃出，

俊进土囊，王修纂坐其上，于是太宗崩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九。贼伪谥曰明皇帝，庙称高宗。

明年，三月癸丑，王僧辩率前百官奉梓宫升朝堂，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，庙曰太宗。四月乙丑，葬庄陵。

初，太宗见幽絷，题壁自序云：“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，立身行道，终始如一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弗欺暗室，岂况三光，数至于此，命也如何！”又为《连珠》二首，文甚凄怆。太宗幼而敏睿，识悟过人，六岁便属文，高祖惊其早就，弗之信也。乃于御前面试，辞采甚美。高祖叹曰：“此子，吾家之东阿。”既长，器宇宽弘，未尝见愠喜。方颊丰下，须鬓如画，眇睐则目光烛人。读书十行俱下。九流百氏，经目必记；篇章辞赋，操笔立成。博综儒书，善言玄理。自年十一，便能亲庶务，历试蕃政，所在有称。在穆贵嫔忧，哀毁骨立，昼夜号泣不绝声，所坐之席，沾湿尽烂。在襄阳拜表北伐，遣长史柳津、司马董当门，壮武将军杜怀宝、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，克平南阳、新野等郡，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，拓地千余里。及居监抚，多所弘宥，文案簿领，纤毫不可欺。引纳文学之士，赏接无倦，恒讨论篇籍，继以文章。高祖所制《五经讲疏》，尝于玄圃奉述，听者倾朝野。雅好题诗，其序云：“余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。”然伤于轻艳，当时号曰“宫体”。所著《昭明太子传》五卷，《诸王传》三十卷，《礼大义》二十卷，《老子义》二十卷，《庄子义》二十卷，《长春义记》一百卷，《法宝连璧》三百卷，并行于世焉。

史臣曰：太宗幼年聪睿，令问夙标，天才纵逸，冠于今古。文则时以轻华为累，君子所不取焉。及养德东朝，声被夷夏，泊乎继统，实有人君之懿矣。方符文、景，运钟《屯》、《剥》，受制贼臣，弗展所蕴，终罹怀、愍之酷，哀哉！

本纪第五

元帝

世祖孝元皇帝，讳绎，字世诚，小字七符，高祖第七子也。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。十三年，封湘东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初为宁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入为侍中、宣威将军、丹阳尹。普通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郢、益、宁、南梁六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中大通四年，进号平西将军。大同元年，进号安西将军。三年，进号镇西将军。五年，入为安右将军、护军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六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太清元年，徙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雍、湘、司、郢、宁、梁、南、北秦九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三年三月，侯景寇没京师。四月，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，以世祖为侍中、假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承制，余如故。是月，世祖征兵于湘州，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拒不遣。六月丙午，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，战所败死。七月，又遣镇兵将军鲍泉代讨誉。九月乙卯，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举兵反，来寇江陵，世祖婴城拒守。乙丑，察将杜谔与其兄弟及杨混，各率其众来降。丙寅，察遁走。鲍泉攻湘州不克，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。

大宝元年，世祖犹称太清四年。正月辛亥朔，左卫将军王

僧辩获橘三十子共蒂，以献。二月甲戌，衡阳内史周弘直表言凤皇见郡界。夏五月辛未，王僧辩克湘州，斩河东王誉，湘州平。六月，江夏王大款、山阳王大成、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问道来奔。九月辛酉，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中抚军将军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，左卫将军王僧辩为领军将军。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，大成为桂阳郡王，大封为汝南郡王。是月，任约进寇西阳、武昌，遣左卫将军徐文盛、右卫将军阴子春、太子右卫率萧慧正、嵩州刺史席文献等下武昌拒约。以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恪为荆州刺史，镇武陵。十一月甲子，南平王恪、侍中临川王大款、桂阳王大成、散骑常侍江安侯圆正、侍中左卫将军张绶、司徒左长史昙等府州国一千人奉笏曰：

窃以嵩岳既峻，山川出云；大国有蕃，申甫惟翰。岂非皇建斯极，以位为宝；圣教辨方，慎名与器。是知太尉佐帝，重华表黄玉之符，司空相土，伯禹降玄圭之锡。伏惟明公大王殿下，命世应期，挺生将圣。忠为令德，孝实天经，地切应、韩，寄深旦、爽，五品斯训，七政以齐，志存社稷，功济屯险。夷狄内侵，枕戈泣血，鲸鲵未扫，投袂勤王，能使游魂请盟以屈膝，丑徒衔璧而慑气。亲蕃外叛，衅均吴、楚，义讨申威，兵不血刃。湘波自息，非筑杜弢之垒；岷山离贰，不伐刘表之城。九江致梗，二别殊派，才命戈船，底定灑、霍。溯流穷讨，路绝窥窬，胡兵侵界，铁马雾合，神规独运，皆即臬悬，翻同翅折，遂修职贡。梁、汉合契，肆犀利之兵，巴、汉俱下，竭骁勇之阵。南通五岭，北出力原；东夷不怨，西戎即序。可谓上流千里，持戟百万，天下之至贵，四海之所推也。今海水飞云，昆山起燎，魏文悲乐推之岁，韩宣叹成礼之日，阳台之下，独有冠盖相趋；梦水之傍，尚致车舆结辙。粃麦两穗，出于南平

之邦；甘露泥枝，降乎当阳之境。野蚕自绩，何谢欧丝；闲田生稻，宁殊雨粟。莫非品物咸亨，是称文明光大，岂可徽号不彰于彝典，明试不陈乎车服者哉！昔晋、郑入周，尚作卿士；萧、曹佐汉，且居相国。宜崇兹盛礼，显答群望。恪等稽寻甲令，博询惇史，谨再拜上，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竹使符一，别准恒仪。杖金斧以剪逆暴，乘玉辂而定社稷。傍罗丽于日月，贞明合于天地。扶危翼治，岂不休哉！恪等不通大体，自昧伏奏以闻。

世祖令答曰：“数钟阳九，时惟百六，鲸鲵未剪，寤寐痛心。周粤天官，秦称相国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次殊鸢，北渐玄塞。率兹小宰，弘斯大德。将何用继踪曲阜，拟迹桓、文，终建一匡，肃其五拜。虽义属随时，事无虚纪，传称皆让，《象》著鸣谦，瞻言前典，再怀哽噎。”十二月壬辰，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遣护军将军尹悦、巴州刺史王珣、定州刺史杜多安帅众下武昌，助徐文盛。

大宝二年，世祖犹称太清五年。二月己亥，魏遣使来聘。三月，侯景悉兵西上，会任约军。闰四月丙午，景遣其将宋子仙、任约袭郢州，执刺史萧方诸。戊申，徐文盛、阴子春等奔归，王珣、尹悦、杜多安并降贼。庚戌，领军将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。甲子，景进寇巴陵。五月癸未，世祖遣游击将军胡僧祐、信州刺史陆法和帅众下援巴陵。任约败，景遂遁走。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胡僧祐为领军将军，陆法和为护军将军。仍令僧辩率众军追景，所至皆捷。八月甲辰，僧辩下次湓城。辛亥，以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萧方矩为中卫将军。司空、征南将军、南平王恪进号征南大将军。湘州刺史，余如故。九月己亥，以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，余如故。盘盘国献驯象。冬十月辛丑朔，

有紫云如车盖，临江陵城。是月，太宗崩。侍中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侯王僧辩等奉表曰：

众军薄伐，涂次九水，即日获临城县使人报称：侯景弑逆皇帝，贼害太子，宗室在寇庭者，并罹祸酷。六军恸哭，三辰改曜。哀我皇极，四海崩心。我大梁纂尧构绪，基商启祚。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，肇有六州。高祖武皇帝聪明神武，奄寰天下。依日月而和四时，履至尊而制六合。丽正居贞，大横固祉。四叶相系，三圣同基。蠢尔凶渠，遂凭天邑。阖闾受白登之辱，象魏致尧城之疑。云宸承华，一朝俱酷。金楨玉干，莫不同冤。悠悠彼苍，何其罔极！

臣闻丧君有君，《春秋》之茂典；以德以长，先王之通训。少康则牧众抚职，祀夏所以配天；平王则居正东迁，宗周所以卜世。汉光以能捕不道，故景历重昌；中宗以不违群议，故江东可立。侑今考古，更无二谋。伏惟陛下至孝通幽，英武灵断，当七九之厄，而应千载之期；启殷忧之明，而居百王之会。取威定霸，嶮阻艰难，建社治兵，载循古道。家国之事，一至于斯。天祚大梁，必将有主。轩辕得姓，存者二人；高祖五王，代实居长。乘屈完而陈诸侯，拜子武而服大辂。功齐九有，道济生民。非奉圣明，谁嗣下武！

臣闻日月贞明，太阳不可以阙照；天地贞观，乾道不可以久惕。黄屋左纛，本为亿兆而尊；鸾辂龙章，盖以郊禋而贵。宝器存乎至重，介石慎于易差。黔首岂可少选无君，宗祏岂可一日无主。伏愿陛下扫地升中，柴天改物。事迫凶危，运钟扰攘，盖不劳宗正奉诏，博士择时，南面即可居尊，西向无所让德。四方既知有奉，八百始可同期。残寇潜居，器藏社处，乾象既倾，坤仪已覆。斩莽輶车，烧卓照市，廓清函夏，正为荃陵，开雪宫围，庶存钟鼎，彼黍离离，伊何可言。陛下继明阐

祚，即宫旧楚。左庙右社之制，可以权宜；五礼六乐之容，岁时取备。金芝九茎，琼茅三脊。要卫率职，尉候相望。坐庙堂以朝四夷，登灵台而望云物，禅梁甫而封泰山，临东滨而礼日观。然后与三事大夫，更谋都鄙。左瀍右涧，夹雒可以为居，抗殿疏龙，惟王可以在镐，何必勤勤建业也哉。臣等不胜控款之至，谨拜表以闻。

世祖奉讳，大临三日，百官缟素。乃答曰：“孤以不德，天降之灾，枕戈饮胆，扣心泣血。风树之酷，万始不追；霜露之哀，百忧总萃。甫闻伯升之祸，弥切仲谋之悲。若封豕既歼，长蛇即戮，方欲追延陵之逸轨，继子臧之高让，岂资秋亭之坛，安事繁阳之石。侯景，项籍也；萧栋，殷辛也。赤泉未赏，刘邦尚曰汉王；白旗弗悬，周发犹称太子。飞龙之位，孰谓可跻；附凤之徒，既闻来议。群公卿士，其谕孤之志，无忽！”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十余人，领军将军胡僧祐率群僚二百余人，江州别驾张佚率吏民三百余人，并奉笺劝进。世祖固让。

十一月乙亥，王僧辩又奉表曰：

紫宸旷位，赤县无主，百灵耸动，万国回皇。虽醉醒相扶，同归景亳，式歌且诵，总赴唐郊，犹惧陛下俯首潸然，让德不嗣。传车在道，方慎宋昌之谋；法驾已陈，尚杜耿纯之劝。岳牧翘首，天民累息。臣闻星回日薄，击雷鞭电者之谓天；岳立川流，吐雾蒸云者之谓地。苞天地之混成，洞阴阳之不测，而以裁成万物者，其在圣人乎！故云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”黄屋庙堂之下，本非获已而居；明镜四衢之樽，盖由应物取训。伏惟陛下稽古文思，英雄特达。比以周旦，则文王之子；方之放勋，则帝挚之季。千年旦暮，可不在斯。庭阙湮亡，钟鼎沦覆，嗣膺景历，非陛下而谁？岂可使赤眉更立盆子，隗嚣托置高庙。陛下方复从容高让，用执谦光。展其矫

行伪书，诬罔正朔，见机而作，断可识矣。匪疑何卜，无待蓍龟。日者，公卿失驭，祸缠霄极，侯景凭陵，奸臣互起，率戎伐颖，无处不然，劝明诛晋，侧足皆尔。刁斗夜鸣，烽火相照。中朝人士，相顾衔悲；凉州义徒，东望殒涕，慄慄黔首，将欲安归！陛下英略纬天，沉明内断，横剑泣血，枕戈尝胆，农山圯下之策，金匱玉鼎之谋，莫不定算宸帷，决胜千里。击灵鼉之鼓，而建翠华之旗，驱六州之兵，而总九伯之伐，四方虽虞，一战以霸。斩其鲸鲵，既章大戮，何校灭耳，莫匪奸回，史不绝书，府无虚月。自洞庭安波，彭蠡底定，文昭武穆，芳若椒兰，敌国降城，和如亲戚，九服同谋，百道俱进，国耻家怨，计期就雪，社稷不坠，翔在圣明。今也何时，而申帝启之避，凶危若此，方陈泰伯之辞。国有具臣，谁敢奉诏。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陛下者万国之欢心，万国岂可无君，高祖岂可废祀。即日五星夜聚，八风通吹，云烟纷郁，日月光华，百官象物而动，军政不戒而备。飞舳巨舰，竟水浮川；铁马银鞍，陵山跨谷。英杰接踵，忠勇相顾，湛宗族以酬恩，焚妻子以报主。莫不覆盾衔威，提斧击众，风飞电耀、志灭凶丑。所待陛下昭告后土，虔奉上帝，广发明诏，师出以名，五行夕返，六军晓进，便当尽司寇之威，穷蚩尤之伐，执石赵而求玺，斩姚秦而取钟，修扫茔陵，奉迎宗庙。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，俯从民请。汉宣嗣位之后，即遣蒲类之军；光武登极既竟，始有长安之捷。由此言之，不无前准。臣等或世受朝恩，或身荷重遇，同休等戚，自国刑家，苟有腹心，敢以死夺。不任悽悽之至，谨重奉表以闻。

世祖答曰：“省示，复具一二。孤闻天生蒸民而树之以君，所以对扬天休，司牧黔首。摄提、合雒以前，栗陆、骊连之外，书契不传，无得称也。自阪泉彰其武功，丹陵表其文德，有人

民焉，有社稷焉，或歌谣所归，或惟天所相。孤遭家多难，大耻未雪，国贼则蚩尤弗剪，同姓则有扈不宾，卧而思之，坐以待旦，何以应宝历，何以嗣龙图。庶一戎既定，罪人斯得，祀夏配天，方申来议也。”是时巨寇尚存，未欲即位，而四方表劝，前后相属，乃下令曰：“《大壮》乘乾，《明夷》垂翼，璇度亟移，玉律屡徙，四岳频遣劝进，九棘比者表闻。譙、沛未复，荳陵永远，于居于处，寤寐疚怀，何心何颜，抚兹归运。自今表奏，所由并断，若有启疏，可写此令施行。”是日，贼司空、东南道大行台刘神茂率仪同刘归义、留异赴义，奉表请降。

大宝三年，世祖犹称太清六年。正月甲戌，世祖下令曰：“军国多虞，戎旃未静，青领虽炽，黔首宜安。时惟星鸟，表年祥于东秩；春纪宿龙，歌岁取于南峻。况三农务业，尚看天桃敷水；四人有令，犹及落杏飞花。化俗移风，常在所急；劝耕且战，弥须自许。岂直燕垂寒谷，积黍自温，宁可墮此玄苗，坐食红粒，不植燕颌，空候蝉鸣。可悉深耕概种，安堵复业，无弃民力，并分地利。班勒州郡，咸使遵承。”以智武将军、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。二月，王僧辩众军发自寻阳。世祖驰檄告四方曰：

夫剥极生灾，乃及龙战，师贞终吉，方制豨豕。岂不以侵阳荡薄，源之者乱阶；定瓮艰难，成之者忠义。故羿、浇灭于前，莽、卓诛于后。是故使桓、文之勋，复兴于周代；温、陶之绩，弥盛于金行。粤若梁兴五十余载，平壹宇内，德惠悠长，仁育苍生，义征不服。左伊右瀟，咸皆仰化；浊泾清渭，靡不向风。建翠凤之旗，则六龙骧首；击灵鼉之鼓，则百神警肃。风、牧、方、邵之贤，卫、霍、辛、赵之将，羽林黄头之士，虎贲缇骑之夫，叱咤则风云兴起，鼓动则嵩、华倒拔。自桐柏

以北，孤竹以南，碣石之前，流沙之后，延颈举踵，交臂屈膝。胡人不敢牧马，秦士不敢弯弓。叶和万邦，平章百姓，十尧九舜，曷足云也。贼臣侯景，匈奴叛臣，鸣镝余嗜。悬瓠空城，本非国宝，寿春畿要，赏不逾月。开海陵之仓，赈常平之米，檄九府之费，锡三官之钱，冒于货贿，不知纪极。敢兴逆乱，梗我王畿。贼臣正德，阻兵安忍。日者结怨江半，远适单于。简牍屡彰，彭生之魂未弭；聚敛无度，景卿之诮已及。为虎傅翼，远相招致。虔刘我生民，离散我兄弟。我是以董率皋貔，躬擐甲冑，霜戈照日，则晨离夺晖，龙骑蔽野，则平原掩色，信与江水同流，气与寒风俱愤。凶丑畏威，委命下吏，乞活淮肥，苟存徐、兖。涣汗既行，丝纶爰被。我是以班师凯归，休牛息马。贼犹不悛。遂复矢流王屋，兵躔象魏。总章之观，非复听讼之堂；甘泉之宫，永乖避暑之地。坐召宪司，卧制朝宰，矫托天命，伪作符书。重增赋敛，肆意哀剥，生者逃窜，死者暴尸，道路以目，庶僚钳口。刑戮失衷，爵赏由心，老弱波流，士女涂炭。臧获之人，五宗及赏；搢绅之士，三族见诛。谷粟腾踊，自相吞噬。慄慄黔首，路有衔索之哀；蠢蠢黎民，家隕桓山之泣。偃师南望，无复储胥、露寒，河阳北临，或有穹庐氈帐。南山之竹，未足言其愆；西山之兔，不足书其罪。外监陈莹之至，伏承先帝登遐，宫车晏驾。奉讳惊号，五内摧裂，州冤本毒，无地容身。景阻饥既甚，民且狼顾，遂侵軼我彭蠡，凭凌我郢邑，穷据我江夏，掩袭我巴丘。我是以义勇争先，忠贞尽力。斩馘凶渠，不可称算，沙同赤岸，水若绛河。任约泥首于安南，化仁面缚于汉口，子仙乞活于鄢郢，希荣败绩于柴桑。侯景奔窜，十鼠争穴，郭默清夷，晋熙附义，计穷力屈，反杀后主。毕、原、崇、郇、并离祸患，凡、蒋、邢、茅，皆伏铁钺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容！幕府据有上流，实惟分陕，投

袂荷戈、志在毕命。昔周依晋、郑，汉有虚、牟。彼惟末属，犹能如此；况联华日月，天下不贱，为臣为子，兼国兼家者哉！咸以义旗既建，宜须总一，共推幕府，实用主盟。粤以不佞，谬董连率，远惟国艰，不遑宁处。中权后劲，龚行天罚，提戈蒙险，陨越以之。天马千群，长戟百万，驱賁获之士，资智勇之力，大楚逾荆山，浅原度彭蠡，舳舻泛水，以掎其南，輜辘委输，以冲其北。华夷百濮，赢粮影从。雷震风骇，直指建业。按剑而叱，江水为之倒流；抽戈而挥，皎日为之退舍。方驾长驱，百道俱入，夷山殄谷，充原蔽野。挟辘曳牛之侣，拔距磔石之夫，骑则逐日追风，弓则吟猿落雁。捧昆仑而压卵，倾渤海而灌茭。如駟马之载鸿毛，若奔牛之触鲁缟。以此众战，谁能御之！脱复蜂虿有毒，兽穷则斗。谓山盖高，则四郊多垒；谓地盖远，则三千弗违。如彼怒蛙，譬如鼯鼠，岂费万钧，无劳百溢。加以日临黄道，兵起绛宫，三门既启，五将咸发，举整整之旗，扫亭亭之气，故以临机密运，非贼所解，奉义而诛，何罪不服？今遣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、尚书令、长宁县开国侯王僧辩率众十万，直扫金陵。鸣鼓聒天，搥金振地。殊旗夕建，如赤城之霞起；戈船夜动，若沧海之奔流。计其同恶，不盈一旅。君子在野，小人比周。何校灭耳，匪朝伊夕。春长狄之喉，系郢支之颈。今司寇明罚，质牟夫所诛，止侯景而已。黎元何辜，一无所问。诸君或世树忠贞，身荷宠爵，羽仪鼎族，书勋王府，俯眉猾竖，无由自效，岂不下惭泉壤，上愧皇天！失忠与义，难以自立。想诚南风，乃眷西顾，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。有能缚侯景及送首者，封万户开国公，绢布五万匹。有能率动义众，以应官军，保全城邑，不为贼用，上赏方伯，下赏剖符，并裂山河，以纁青紫。昔由余入秦，礼同卿佐；日磬降汉，且珥金貂。必有其才，何恤无

位。若执迷不反，拒逆王师，大军一临，刑兹罔赦。孟诸焚燎，芝艾俱尽；宣房河决，玉石同沉。信赏之科，有如皎日；黜陟之制，事均白水。檄布远近，咸使知闻。

三月，王僧辩等平侯景，传其首于江陵。戊子，以贼平告明堂、太社。己丑，王僧辩等又奉表曰：

众军以今月戊子总集建康。贼景鸟伏兽穷，频击频挫，奸竭诈尽，深沟自固。臣等分勒武旅，百道同趣，突骑短兵，犀函铁楯，结队千群，持戟百万，止紂七步，围项三重，轰然大溃，群凶四灭。京师少长，俱称万岁。长安酒食，于此价高。九县云开，六合清朗，矧伊黔首，谁不载跃！伏惟陛下咀痛茹哀，婴愤忍酷。自紫庭絳阙，胡尘四起，需垣好时，冀马云屯，泣血治兵，尝胆誓众。而吴、楚一家，方与七国俱反；管、蔡流言，又以三监作乱。西凉义众，阻强秦而不通；并州遗民，跨飞狐而见泯。豺狼当路，非止一人；鲸鲵不梟，倏焉五载。英武克振，怨耻并雪，永寻霜露，如何可言！臣等辄依故实，奉修社庙，使者持节，分告茝陵。嗣后升遐，龙輶未殡，承华掩曜，梓宫莫测，并即随由备办，礼具凶荒。四海同哀，六军袒哭，圣情孝友，理当感恻。日者，百司岳牧，祈仰宸鉴。以锡珪之功，既归有道，当璧之礼，允属圣明；而优诏谦冲，眈然凝邈。飞龙可躋，而《乾》爻在四；帝闾云叫，而闾阖未开。讴歌再驰，是用翘首。所以越人固执，熏丹穴以求君；周民乐推，逾岐山而事主。汉王不即位，无以贵功臣；光武不止戈，岂谓绍宗庙。黄帝游于襄城，尚访治民之道；放勋入于姑射，犹使樽俎有归。伊此傥来，岂圣人所欲，帝王所应，不获已而然。伏读玺书，寻讽制旨，顾怀物外，未奉慈衷。陛下日角龙颜之姿，表于徇齐之日，彤云素气之瑞，基于应物之初。博览则大哉无所与名，深言则晬乎昭章之观。忠为令德，孝实动天。

加以英威茂略，雄图武算，指麾则丹浦不战，顾眄则阪泉自荡。地维绝而重纽，天柱倾而更植。凿河津于孟门，百川复启；补穹仪以五石，万物再生。纵陛下拂袵衣而游广成，登汧山而去东土，群臣安得仰诉，兆庶何所归仁。况郊祀配天，壘筐礼旷，斋宫清庙，匏竹不陈，仰望銮舆，匪朝伊夕，瞻言法驾，载渴且饥。岂可久稽众议，有旷 则！旧郊既复，函、雒已平。高奴、栌阳，宫馆虽毁；浊河清渭，佳气犹存。皋门有伉，甘泉四敞，土圭测景，仙人承露。斯盖九州之赤县，六合之枢机。博士捧图书而稍还，太常定礼仪而已列。岂得不扬清驾而赴名都，具玉銮而游正寝！昔东周既迁，镐京遂其不复；长安一乱，邠、洛永以为居。夏后以万国朝诸侯，文王以六州匡天下。迹基百里，剑杖三尺。以残楚之地，抗拒九戎；一旅之师，剪灭三叛。坦然大定，御辇东归。解五牛于冀州，秣六马于谯郡。缅怀前古，其可得欤？对扬天命，何所让德！有理存焉，敢重所奏。

相国答曰：“省表，复具一二。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咸以皇天眷命，归运所属，用集宝位于予一人。文叔金吾之官，事均往愿；孟德征西之位，且符前说。今淮海长鲸，虽云授首；襄阳短狐，未全革面。太平玉烛，尔乃议之。”辛卯，宣猛将军硃买臣密害豫章嗣王栋，及其二弟桥、穆，世祖志也。

四月乙巳，益州刺史、新除假黄钺、太尉武陵王纪窃位于蜀，改号天正元年。世祖遣兼司空萧泰、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荃陵，修复社庙。丁巳，世祖令曰：“军容不入国，国容不入军。虽子产献捷，戎服从事，亚夫弗拜，义止将兵。今凶丑歼夷，逆徒殄溃，九有既截，四海乂安。汉官威仪，方陈盛礼，卫多君子，寄是式瞻。便可解严，以时宣勒。”是月，以东阳太守张彪为安东将军。五月庚午，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、

大都督王僧辩等，复拜表上尊号，世祖犹固让不受。庚辰，以征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司空南平嗣王恪为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余如故。甲申，以尚书令、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、镇卫将军。乙酉，斩贼左仆射王伟、尚书吕季略、少卿周石珍、舍人严宣于江陵市。是日，世祖令曰：“君子赦过，著在周经；圣人解网，闻之汤令。自猥狃孔炽，长蛇荐食，赤县陆危，黔黎涂炭，终宵不寐，志在雪耻。元恶稽诛，本属侯景；王伟是其心膂，周石珍负背恩义，今并烹诸鼎镬，肆之市朝。但比屯遭寇扰，为岁已积，衣冠旧贵，被逼偷生，猛士勋豪，和光苟免，凡诸恶侣，谅非一族。今特阐以王泽，削以刑书，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，咸使惟新。”是月，魏遣太师潘乐、辛术等寇秦郡，王僧辩遣杜谔帅众拒之。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。是月，魏遣使贺平侯景。

八月，萧纪率巴、蜀大众连舟东下，遣护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。兼通直散骑常侍、聘魏使徐陵于鄴奉表曰：

臣闻封唐有圣，还承帝尝之家；居代惟贤，终纂高皇之祚。无为称于革舄，至治表于垂衣，而拨乱反正，非闻前古。至如金行重作，源出东莞；炎运犹昌，枝分南顿。岂得掩显姓于轩轅，非才子于颞頞？莫不时因多难，俱继神宗者也。伏惟陛下，出《震》等于勋、华，明让同于旦、奭。握图执钺，将在御天，玉璘珠衡，先彰元后。神祇所命，非惟太室之祥；图画斯归，何止尧门之瑞。若夫大孝圣人之心，中庸君子之德，固以作训生民，貽风多士。一日二日，研览万机；允文允武，包罗群艺。拟兹三大，宾是四门，历试诸难，咸熙庶绩，斯无得而称也。自无妄兴暴，皇祚浸微，封豕希修蛇，行灾中国，灵心所宅，下武其兴，望紫极而长号，瞻丹陵而殒恟。家冤将报，天赐黄

鸟之旗；国害宜诛，神奉玄狐之策。滕公拥树，雄气方严；张绣交兵，风神弥勇。忠诚冠于日月，孝义感于冰霜。如霆如雷，如貔如虎，前驱效命，元恶斯歼。既挂胆于西州，方燃脐于东市。蚩尤三冢，宁谓严诛？王莽千劓，非云明罚？青羌赤狄，同畀豺狼，胡服夷言，咸为京观。邦畿济济，还见隆平；宗庙愔愔，方承多福。自氤氲浑沌之世，骊连、栗陆之君，卦起龙图，文因鸟迹。云师火帝，非无战阵之风，尧誓汤征，咸用干戈之道。星躔东井，时破崤、潼；雷震南阳，初平寻、邑。未有援三灵之已坠，救四海之群飞，赫赫明明，龚行天罚，如当今之盛者也。于是卿云似盖，晨映姚乡；甘露如珠，朝华景寝。芝房感德，咸出铜池；萸萸伺辰，无劳银箭。重以东渐玄菟，西逾白狼，高柳生风，扶桑盛日，莫不编名属国，归质鸿胪，荒服来宾，遐迩同福。其文昭武穆，跗萼也如彼；天平地成，功业也如此。久应旁求掌固，谘询天官，斟酌繁昌，经营高邑。宗王启霸，非劳阳武之侯；清蹕无虞，何事长安之邸。正应扬銮旂以飨帝，仰凤宸以承天，历数在躬，畴与为让！去月二十日，兼散骑常侍柳暉等至鄴，伏承圣旨谦冲，为而弗宰，或云泾阳未复，函谷无泥，旋驾金陵，方膺天眷。愚谓大庭、少昊，非有定居；汉祖、殷宗，皆无恒宅。登封岱岳，犹置明堂；巡狩章陵，时行司隶。何必西瞻虎据，乃建王宫；南望牛头，方称天阙。抑又闻之：玄圭既锡，苍玉无陈，乃棫朴之愆期，非苞茅之不贡。云和之瑟，久废甘泉；孤竹之管，无闻方泽。岂不惧欤！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，拯万邦之命。岂可逡巡固让，方求石户之农；高谢君临，徒引箕山之客！未知上德之不德，惟见圣人之不仁。率土翘翘，苍生何望！昔苏季、张仪，违乡负俗，尚复招三方以事赵，请六国以尊秦。况臣等显奉皇华，亲承朝命，珪璋特达，通聘河阳，貂珥雍容，寻盟漳水，加牢

贬馆，随势污隆，瞻望乡关，诚均休戚。但轻生不造，命与时乖。忝一介之行人，同三危之远殡。承闲内殿，事绝耿弇之恩；封奏边城，私等刘琨之哭。不胜区区之至，谨拜表以闻。

九月甲戌，司空、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南平王恪薨。冬十月乙未，前梁州刺史萧循自魏至于江陵，以循为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申，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内，琳副将殷晏下狱死。辛酉，以子方略为湘州刺史。庚戌，琳长史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举兵反，袭陷湘州。是月，四方征镇，王公卿士复劝世祖即尊号，犹谦让未许。表三上，乃从之。

承圣元年冬十一月丙子，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。诏曰：“夫树之以君，司牧黔首。帝尧之心，岂贵黄屋，诚弗获已而临莅之。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积德岐、梁，化行江、汉，道映在田，具瞻斯属。皇考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，功格区宇，应天从民，惟睿作圣。太宗简文皇帝地侔启、诵，方符文、景。羯寇凭陵，时难孔棘。朕大拯横流，克复宗社。群公卿士、百辟庶僚，咸以皇灵眷命，归运斯及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久旷。粤若前载，宪章令范，畏天之威，算隆宝历，用集神器于予一人。昔虞、夏、商、周，年无嘉号，汉、魏、晋、宋，因循以久。朕虽云拨乱，且非创业，思得上系宗祧，下惠亿兆。可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。逋租宿责，并许弘贷；孝子义孙，可悉赐爵；长徒鑠士，特加原宥；禁锢夺劳，一皆旷荡。”是日世祖不升正殿，公卿陪列而已。丁丑，以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萧循为骠骑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余如故。己卯，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，改名元良。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，方略为始安郡王。追尊所生妣阮修容为文宣太后。是月，陆纳遣将潘乌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淥口，道贵走零陵。十二月壬子，陆纳分兵袭巴陵，湘州刺史萧循击破之。是月，营州刺史李洪

雅自零陵率众出空云滩，将下讨纳，纳遣将吴藏等袭破洪雅，洪雅退守空云城。

二年春正月乙丑，诏王僧辩率众军士讨陆纳。戊寅，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，刘 为吏部尚书。西魏遣大将尉迟迥袭益州。三月庚午，诏曰：“食乃民天，农为治本，垂之千载，贻诸百王，莫不敬授民时，躬耕帝籍。是以稼穡为宝，《周颂》嘉其乐章；禾麦不成，鲁史书其方册。秦人有农力之科，汉氏开屯田之利。顷岁屯否，多难荐臻，干戈不戢，我则未暇。广田之令，无闻于郡国；载师之职，有陋于官方。今元恶殄歼，海内方一，其大庇黔首，庶拯横流。一廛旷务，劳心日仄；一夫废业，舄鹵无遗。国富刑清，家给民足。其力田之身，在所蠲免。外即宣勒，称朕意焉。”辛未，李洪雅以空云城降贼，贼执之而归。初，丁道贵走零陵投洪雅，洪雅使收余众。与之俱降。洪雅既降贼，贼乃害道贵。丙子，贼将吴藏等帅兵据车轮。庚寅，有两龙见湘州西江。夏四月丙申，僧辩军次车轮。五月甲子，众军攻贼，大破之。乙丑，僧辩军至长沙。甲戌，尉迟迥进逼巴西，潼州刺史杨虔运以城降，纳迥。己丑，萧纪军至西陵。六月乙卯，湘州平。是月，尉迟迥围益州。秋七月辛未，巴人苻升、徐子初斩贼城主公孙晁，举城来降。纪众大溃，遇兵死。乙未，王僧辩班师江陵，诏诸军各还所镇。八月戊戌，尉迟迥陷益州。庚子，诏曰：“夫爰始居亳，不废先王之都；受命于周，无改旧邦之颂。顷戎旗既息，关柝无警。去鲁兴叹，有感宵分，过沛殒涕，实劳夕寐。仍以潇、湘作乱，庸、蜀阻兵，命将授律，指期克定。今八表义清，四郊无垒，宜从青盖之典，言归白水之乡。江、湘委输，方船连舳，巴峡舟舰，精甲百万，先次建鄴，行实京师，然后六军遄征，九旂扬旆，拜谒茝陵，修复宗社。主者详依旧典，以时宣勒。”九

月庚午，司徒王僧辩旋镇。丙子，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。乙酉，以晋安王方智为江州刺史。是月，魏遣郭元建治舟师于合肥，又遣大将邢杲远、步六汗萨、东方老率众会之。冬十一月辛酉，僧辩次于姑孰，即留镇焉。遣豫州刺史侯瑱据东关垒，征吴兴太守裴之横帅众继之。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尚书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绾为尚书右仆射。十二月，宿预土民东方光据城归化，魏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

三年春正月甲午，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陈霸先帅众攻广陵城。秦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围泾州，侯瑱、张彪出石梁，为其声援。辛丑，陈霸先遣晋陵太守杜僧明率众助东方光。三月甲辰，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丁未，魏遣将王球率众七百攻宿预，杜僧明逆击，大破之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、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。夏四月癸酉，以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。六月壬午，魏复遣将步六汗萨率众救泾州。癸未，有黑气如龙，见于殿内。秋七月甲辰，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。九月辛卯，世祖于龙光殿述《老子》义，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。乙巳，魏遣其柱国万纽于谨率大众来寇。冬十月丙寅，魏军至于襄阳，萧察率众会之。丁卯，停讲，内外戒严，舆驾出行都栅。是日，大风拔木，丙子，征王僧辩等军。十一月，以领军胡僧祐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，右仆射张绾为副；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，直殿省元景亮为副。王公卿士各有守备。丙戌，世祖遍行都栅，皇太子巡行城楼，使居民助运水石，诸要害所，并增兵备。丁亥，魏军至栅下。丙申，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。丁酉，大风，城内火。以胡僧祐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嵩州刺史裴畿为领军将军。庚子，信州刺史徐世谱、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。戊申，胡僧祐、硃买臣等率兵出战，买臣败绩。己酉，降左仆射王褒

为护军将军。辛亥，魏军大攻，世祖出枇杷门，亲临阵督战。胡僧祐中流矢薨。六军败绩。反者斩西门关以纳魏师，城陷于西魏。世祖见执，如萧察营，又迁还城内。十二月丙辰，徐世谱、任约退戍巴陵。辛未，西魏害世祖，遂崩焉，时年四十七。太子元良、始安王方略皆见害。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，分为奴婢，驱入长安；小弱者皆杀之。明年四月，追尊为孝元皇帝，庙曰世祖。

世祖聪悟俊朗，天才英发。年五岁，高祖问：“汝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能诵《曲礼》。”高祖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即诵上篇，左右莫不惊叹。初生患眼，高祖自下意治之，遂盲一目，弥加愍爱。既长好学，博综群书，下笔成章，出言为论，才辩敏速，冠绝一时。高祖尝问曰：“孙策昔在江东，于时年几？”答曰：“十七。”高祖曰：“正是汝年。”贺革为府谘议，敕革讲《三礼》。世祖性不好声色，颇有高名，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、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，著述辞章，多行于世。在寻阳，梦人曰：“天下将乱，王必维之。”又背生黑子，巫媪见曰：“此大贵兆，当不可言。”初，贺革西上，意甚不悦，过别御史中丞江革，以情告之。革曰：“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，至湘东王，手脱帽授之，此人后必当璧，卿其行乎！”革从之。及太清之难，乃能克复，故遐迩乐推，遂膺宝命矣。所著《孝德传》三十卷，《忠臣传》三十卷，《丹阳尹传》十卷。《注汉书》一百一十五卷，《周易讲疏》十卷，《内典博要》一百卷，《连山》三十卷，《洞林》三卷，《玉韬》十卷，《补阙子》十卷，《老子讲疏》四卷，《全德志》、《怀旧志》、《荆南志》、《江州记》、《贡职图》、《古今同姓名录》一卷，《筮经》十二卷，《式赞》三卷，文集五十卷。

史臣曰：梁季之祸，巨寇凭垒，世祖时位长连率，有全楚

之资，应身率群后，枕戈先路。虚张外援，事异勤王，在于行师，曾非百舍。后方歼夷大憝，用宁宗社，握图南面，光启中兴，亦世祖雄才英略，绍兹宝运者也。而稟性猜忌，不隔疏近，御下无术，履冰弗惧，故凤阙伺晨之功，火无内照之美。以世祖之神睿特达，留情政道，不怵邪说，徙蹕金陵，左邻强寇，将何以作？是以天未悔祸，荡覆斯生，悲夫！

本纪第六

敬帝

敬皇帝，讳方智，字慧相，小字法真，世祖第九子也。太清三年，封兴梁侯。承圣元年，封晋安王，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三年十一月，江陵陷，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辩、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定议，以帝为太宰、承制，奉迎还京师。四年二月癸丑，至自寻阳，入居朝堂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三十人。以豫州刺史侯瑱为江州刺史，仪同三司、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，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，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。三月，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，至东关，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，败绩，之横死。太尉王僧辩率众出屯姑孰。四月，司徒陆法和以郢州附于齐，遣江州刺史侯瑱讨之。七月辛丑，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，自采石济江。甲辰，入于京师，以帝为皇太子。九月甲辰，司空陈霸先举义，袭杀王僧辩，黜萧渊明。丙午，帝即皇帝位。

绍泰元年冬十月己巳，诏曰：“王室不造，婴罹祸衅，西都失守，朝廷沦覆，先帝梓宫，播越非所，王基倾弛，率土罔戴。朕以荒幼，仍属艰难，泣血枕戈，志复仇逆。大耻未雪，夙宵鲠愤。群公卿尹，勉以大义，越登寡暗，嗣奉洪业。顾惟夙心，念不至此。庶仰凭先灵，傍资将相，克清元恶，谢冤陵

寢。今坠命载新，宗祊更祀，庆流亿兆，岂予一人。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内外文武赐位一等。”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壬子，以司空陈霸先为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扬、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。震州刺史杜龔举兵，攻信武将军陈蒨于长城，义兴太守韦载据郡以应之。癸丑，进太尉萧循为太保，新除司徒建安公渊明为太傅，司徒萧勃为太尉。以镇南将军王琳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。立妃王氏为皇后。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张彪进号征东大将军。镇北将军、淮南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进号征北大将军。征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约进号征南大将军。辛未，诏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。丙子，任约、徐嗣徽举兵反，乘京师无备，窃据石头。丁丑，韦载降，义兴平。遣晋陵太守周文育率军援长城。十一月庚辰，齐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仕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众赴任约，入于石头。庚寅，司空陈霸先旋于京师。十二月庚戌，徐嗣徽、任约又相率至采石，迎齐援。丙辰，遣猛烈将军侯安都水军于江宁邀之，贼众大溃，嗣徽、约等奔于江西。庚申，翟子崇等请降，并放还北。

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天下，其与任约、徐嗣徽协契同谋，一无所问。追赠简文皇帝诸子。以故永安侯确子后袭封邵陵王，奉携王后。癸未，镇东将军、震州刺史杜龔降，诏赐死，曲赦吴兴郡。己亥，以太保、宜丰侯萧循袭封鄱阳王。东扬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。二月庚戌，遣周文育、陈茜袭会稽，讨彪。癸丑，彪长史谢岐、司马沈泰、军主吴宝真等举城降，彪败走。以中卫将军临川王大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中护军桂阳王大成为护军将军。丙辰，若耶村人斩张彪，传首京师，曲赦东扬州。己未，罢震州，还复吴兴郡。癸亥，

贼徐嗣徽、任约袭采石戍，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，入于齐。甲子，以东土经杜龛、张彪抄暴，遣大使巡省。三月丙子，罢东扬州，还复会稽郡。壬午，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。戊戌，齐遣大将萧轨出栅口，向梁山，司空陈霸先、军主黄{++取}逆击，大破之。轨退保芜湖。遣周文育、侯安都众军，据梁山拒之。夏四月丁巳，司空陈霸先表诣梁山抚巡将帅。壬申，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，大破之，俘获万计。五月癸未，太傅建安公渊明薨。庚寅，齐军水步入丹阳县。丙申，至秣陵故冶。敕周文育还顿方丘，徐度顿马牧，杜陵顿大桁。癸卯，齐军进据儿塘，舆驾出顿赵建故篱门，内外纂严。六月甲辰，齐潜军至蒋山龙尾，斜趋莫府山北，至玄武庙西北。乙卯，司空陈霸先授众军节度，与齐军交战，大破之，斩齐北兖州刺史杜方庆及徐嗣徽弟嗣宗，生擒徐嗣产、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、刘归义等，皆诛之。戊午，大赦天下，军士身殒战场，悉遣敛祭，其无家属，即为瘞埋。辛酉，解严。秋七月丙子，车骑将军、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，加中书监，余如故。丁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。八月己酉，太保鄱阳王循薨。九月壬寅，改元大赦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，殊才异行所在奏闻，饥难流移勒归本土。进新除司徒陈霸先为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封义兴郡公。中权将军王冲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。丁巳，以郢州刺史徐度为领军将军。冬十一月乙卯，起云龙、神虎门。十二月壬申，进太尉、镇南将军萧勃为太保、骠骑将军。以新除左卫将军欧阳颢为安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壬午，平南将军刘法瑜进号安南将军。甲午，以前寿昌令刘睿为汝阴王，前镇西法曹、行参军萧鸞为巴陵王，奉宋、齐二代后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诏曰：“夫子降灵体哲，经仁纬义，允

光素王，载阐玄功，仰之者弥高，诲之者不倦。立忠立孝，德被蒸民，制礼作乐，道冠群后。虽泰山颓峻，一篲不遗，而泗水余澜，千载犹在。自皇图屯阻，祀荐不修，奉圣之门，胤嗣歼灭，敬神之寝，簠簋寂寥。永言声烈，实兼钦怆。外可搜举鲁国之族，以为奉圣后；并缮庙堂，供备祀典，四时荐秩，一皆遵旧。”是日，又诏“诸州各置中正，依旧访举。不得辄承单状序官，皆须中正押上，然后量授。详依品制，务使精实。其荆、雍、青、兖虽暂为隔阂，衣冠多寓淮海，犹宜不废司存。会计罢州，尚为大郡，人士殷旷，可别置邑居。至如分割郡县，新号州牧，并系本邑，不劳兼置。其选中正，每求耆德，该悉以他官领之。”以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琳为司空、骠骑大将军。分寻阳、太原、齐昌、高唐、新蔡五郡，置西江州，即于寻阳仍充州镇。又诏“宗室在朝开国承家者，今犹称世子，可悉听袭本爵。”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，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长沙王韶进号征南将军。二月庚午，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。太保、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，遣伪帅欧阳颢、傅泰、勃从子孜为前军，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。诏平西将军周文育、平南将军侯安都等率众军南讨。戊子，徐度至合肥，烧齐船三千艘。癸巳，周文育军于巴山生获欧阳颢。三月庚子，文育前军丁法洪于蹠口生俘傅泰。萧孜、余孝顷军退走。甲辰，以新除司空王琳为湘、郢二州刺史。甲寅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世远于始兴攻杀萧勃。夏四月癸酉，曲赦江、广、衡三州；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，并皆不问。己卯，铸四柱钱，一准二十。齐遣使请和。壬辰，改四柱钱一准十。丙申，复闭细钱。萧勃故主帅前直阁兰歆袭杀谭世远，歆仍为亡命夏侯明彻所杀。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萧任据广州作乱。戊戌，侯安都进军，余孝顷弃军走，萧孜请降，豫章平。五月

乙巳，平西将军周文育进号镇南将军，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，并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以镇军将军徐度为南豫州刺史。戊辰，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。秋八月甲午，加丞相陈霸先黄钺，领太傅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给羽葆、鼓吹。九月辛丑，崇丞相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陈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王公上。加相国绿綬绶。置陈国百司。冬十月戊辰，进陈公爵为王，增封十郡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命陈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铎宫县。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，一依旧仪。辛未，诏曰：

五运更始，三正迭代，司牧黎庶，是属圣贤，用能经纬乾坤，弥纶区宇，大庇黔首，阐扬洪烈。革晦以明，积代同轨，百王踵武，咸由此则。梁德湮微，祸难荐发：太清云始，用困长蛇；承圣之年，又罹封豕；爰至天成，重窃神器。三光亟改，七庙乏祀，含生已泯，鼎命斯坠，我皇之祚，眇若缀旒，静惟《屯》《剥》，夕惕载怀。相国陈王，有纵自天，降神惟岳，天地合德，晷曜齐明。拯社稷之横流，提亿兆之涂炭。东诛叛逆，北殄獯丑，威加四海，仁渐万国。复张崩乐，重纪绝礼，儒馆聿修，戎亭虚候。虽大功在舜，盛绩维禹，巍巍荡荡，无得而称。来献白环，岂直皇虞之世；入贡素雉，非止隆周之日。故效珍川陆，表瑞烟云，玉露醴泉，旦夕凝涌，嘉禾瑞草，孳植郊甸，道昭于悠代，勋格于皇穹。明明上天，光华日月，革故著于玄象，代德彰于讖图，狱讼有违，讴歌爰适，天之历数，实有攸在。朕虽庸藐，暗于古昔，永稽崇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之遗典，人祇之至愿乎！今便逊位别宫，敬禅于陈，一依唐虞、宋齐故事。

陈王践阼，奉帝为江阴王，薨于外邸，时年十六，追谥敬

皇帝。

史臣曰：梁季横溃，丧乱屡臻，当此之时，天历去矣，敬皇高让，将同释负焉。

史臣侍中、郑国公魏征曰：“高祖固天攸纵，聪明稽古，道亚生知，学为博物，允文允武，多艺多才。爰自诸生，有不羁之度，属昏凶肆虐，天伦及祸，收合义旅，将雪家冤。曰纣可伐，不其而会，龙跃樊、汉，电击湘、郢，剪离德如振槁，取独夫如拾遗。其雄才大略，固无得而称矣。既悬白旗之首，方应皇天之眷，布德施惠，悦近来远，开荡荡之王道，革靡靡之商俗，大修文教，盛饰礼容，鼓扇玄风，阐扬儒业，介胄仁义，折冲樽俎，声振寰宇，泽流遐裔，干戈载戢，凡数十年。济济焉，洋洋焉，魏、晋已来，未有若斯之盛。然不能息末敦本，斫雕为朴，慕名好事，崇尚浮华，抑扬孔、墨，流连释、老。或经夜不寝，或终日不食，非弘道以利物，惟饰智以惊愚。且心未遗荣，虚厕苍头之伍；高谈脱屣，终恋黄屋之尊。夫人之大欲，在乎饮食男女，至于轩冕殿堂，非有切身之急。高祖屏除嗜欲，眷恋轩冕，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，可谓神有所不达，智有所不通矣。逮夫精华稍竭，凤德已衰，惑于听受，权在奸佞，储后百辟，莫得尽言。险躁之心，暮年愈甚。见利而动，愎谏违卜，开门揖盗，弃好即仇，衅起萧墙，祸成戎羯，身殒非命，灾被亿兆，衣冠蔽锋镝之下，老幼粉戎马之足。瞻彼《黍离》，痛深周庙；永言《麦秀》，悲甚殷墟。自古以安为危，既成而败，颠覆之速，书契所未闻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天之所助者信，人之所助者顺。’高祖之遇斯屯剥，不得其死，盖动而之险，不由信顺，失天人之所助，其能免于此乎！”

太宗聪睿过人，神彩秀发，多闻博达，富赡词藻。然文艳用寡，华而不实，体穷淫丽，义罕疏通，哀思之音，遂移风俗，

以此而贞万国，异乎周诵、汉庄矣。我生不辰，载离多难，桀逆构扇，巨猾滔天，始自牖里之拘，终类望夷之祸。悠悠苍天，其可问哉！

昔国步初屯，兵缠魏阙，群后释位，投袂勤王。元帝以盘石之宗，受分陕之任，属君亲之难，居连率之长，不能抚剑尝胆，枕戈泣血，躬先士卒，致命前驱；遂乃拥众逡巡，内怀觖望，坐观时变，以为身幸。不急莽、卓之诛，先行昆弟之戮。又沉猜忌酷，多行无礼。聘智辩以饰非，肆忿戾以害物。爪牙重将，心膂谋臣，或顾眄以就拘囚，或一言而及菹醢。朝之君子，相顾惶然。自谓安若泰山，举无遗策，怵于邪说，即安荆楚。虽元恶克剪，社稷未宁，而西邻责言，祸败旋及。上天降鉴，此焉假手，天道人事，其可诬乎！其笃志艺文，采浮淫而弃忠信；戎昭果毅，先骨肉而后寇仇。虽口诵《六经》，心通百氏，有仲尼之学，有公旦之才，适足以益其骄矜，增其祸患，何补金陵之覆没，何救江陵之灭亡哉！

敬帝遭家不造，绍兹屯运，征伐有所自出，政刑不由于己，时无伊、霍之辅，焉得不为高让欤？”

列传第一

太祖张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
高祖阮修容 世祖徐妃 高祖丁贵嫔

《易》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。”夫妇之义尚矣哉！周礼，王者立后六宫，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，以听天下之内治。故《昏义》云：“天子之与后，犹日之与月，阴之与阳，相须而成者也。”汉初因秦称号，帝母称皇太后，后称皇后，而加以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之属。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。降及魏、晋，母后之号，皆因汉法；自夫人以下，世有增损焉。高祖拨乱反正，深鉴奢逸，恶衣菲食，务先节俭。配德早终，长秋旷位，嫔嬙之数，无所改作。太宗、世祖出自储籓，而妃并先殂，又不建椒闈。今之撰录，止备阙云。

太祖献皇后张氏，讳尚柔，范阳方城人也。祖次惠，宋濮阳太守。后母萧氏，即文帝从姑。后，宋元嘉中嫔于文帝，生长沙宣武王懿、永阳昭王敷，次生高祖。

初，后尝于室内，忽见庭前昌蒲生花，光彩照灼，非世中所有。后惊视，谓侍者曰：“汝见不？”对曰：“不见。”后曰：“尝闻见者当富贵。”因遽取吞之。是月产高祖。将产之夜，后见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。次生衡阳宣王畅、义兴昭长公

主令嫔。宋泰始七年，殁于秣陵县同夏里舍，葬武进县东城里山。天监元年五月甲辰，追上尊号为皇后。谥曰献。

父穆之，字思静，晋司空华六世孙。曾祖舆坐华诛，徙兴古，未至召还。及过江，为丞相掾，太子舍人。穆之少方雅，有识鉴。宋元嘉中，为员外散骑侍郎。与吏部尚书江湛、太子左率袁淑善，淑荐之于始兴王浚，浚深引纳焉。穆之鉴其祸萌，思违其难，言于湛求外出。湛将用为东县，固乞远郡，久之，得为宁远将军、交址太守。治有异绩。会刺史死，交土大乱，穆之威怀循拊，境内以宁。宋文帝闻之嘉焉，将以为交州刺史，会病卒。子弘籍，字真芝，齐初为镇西参军，卒于官。高祖践阼，追赠穆之光禄大夫，加金章。又诏曰：“亡舅齐镇西参军，素风雅猷，夙肩名辈，降年不永，早世潜辉。朕少离苦辛，情地弥切，虽宅相克成，辎车靡赠，兴言永往，触目恻心。可追赠廷尉卿。”弘籍无子，从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缵为嗣，别有传。

高祖德皇后郗氏，讳徽，高平金乡人也。祖绍，国子祭酒，领东海王师。父焯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

初，后母寻阳公主方娠，梦当生贵子。及生后，有赤光照于室内，器物尽明，家人皆怪之。巫言此女光采异常，将有所妨，乃于水滨祓除之。

后幼而明慧，善隶书，读史传。女工之事，无不闲习。宋后废帝将纳为后；齐初，安陆王缅又欲婚：郗氏并辞以女疾，乃止。建元末，高祖始聘焉。生永兴公主玉姚，永世公主玉婉，永康公主玉嬛。

建武五年，高祖为雍州刺史，先之镇，后乃迎后。至州未几，永元元年八月殁于襄阳官舍，时年三十二。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。中兴二年，齐朝进高祖位相国，封十郡，梁公，诏赠后为梁公妃。高祖践阼，追崇为皇后。有司

议谥，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臣约议曰：“表号垂名，义昭不朽。先皇后应祥月德，比载坤灵，柔范阴化，仪形自远。俛天作合，义先造舟，而神猷夙掩，所隔升运。宜式遵景行，用昭大典。谨按《谥法》，忠和纯备曰德，贵而好礼曰德。宜崇曰德皇后。

“诏从之。陵曰修陵。

后父焯，诏赠金紫光禄大夫。焯尚宋文帝女寻阳公主，齐初降封松滋县君。焯子泛，中军临川王记室参军。

太宗简皇后王氏，讳灵宾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俭，太尉、南昌文宪公。

后幼而柔明淑德，叔父暕见之曰：“吾家女师也。”天监十一年，拜晋安王妃。生哀太子大器，南郡王大连，长山公主妙纮。中大通三年十月，拜皇太子妃。太清三年三月，薨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五。其年，太宗即位，追崇为皇后，谥曰简。大宝元年九月，葬庄陵。先是诏曰：“简皇后窀穸有期。昔西京霸陵，因山为藏；东汉寿陵，流水而已。朕属值时艰，岁饥民弊，方欲以身率下，永示敦朴。今所营庄陵，务存约俭。”又诏金紫光禄大夫萧子范为哀策文。

父騫，字思寂，本名玄成，与齐高帝偏讳同，故改焉。以公子起家员外郎，迁太子洗马，袭封南昌县公，出为义兴太守。还为骠骑谘议，累迁黄门郎，司徒右长史。性凝简，不狎当世。尝从容谓诸子曰：“吾家门户，所谓素族，自可随流平进，不须苟求也。”永元末，迁侍中，不拜。高祖霸府建，引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俄迁侍中，领越骑校尉。

高祖受禅，诏曰：“庭坚世祀，靡辍于宗周，乐毅锡壤，乃昭于洪汉。齐故太尉南昌公，含章履道，草昧兴齐，谟明翊赞，同符在昔。虽子房之蔚为帝师，文若之隆比王佐，无以尚也。朕膺历受图，惟新宝命，莘莘玉帛，升降有典。永言前代，

敬惟徽烈，匪直懋勋，义兼怀树。可降封南昌公为侯，食邑千户。” 骞袭爵，迁度支尚书。天监四年，出为东阳太守，寻徙吴郡。八年，入为太府卿，领后军将军，迁太常卿。十一年，迁中书令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

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，骞旧墅在寺侧，有良田八十余顷，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。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，欲以施寺。骞答旨云：“此田不卖；若是敕取，所不敢言。” 酬对又脱略。高祖怒，遂付市评田价，以直逼还之。由是忤旨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在郡卧疾不视事。征还，复为度支尚书，加给事中，领射声校尉。以母忧去职。

普通三年十月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诏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安。子规袭爵，别有传。

高祖丁贵嫔，讳令光，谯国人也，世居襄阳。贵嫔生于樊城，有神光之异，紫烟满室，故以“光”为名。相者云：“此女当大贵。” 高祖临州，丁氏因人以闻。贵嫔时年十四，高祖纳焉。初，贵嫔生而有赤痣在左臂，治之不灭，至是无何忽失所在。事德皇后小心祇敬，尝于供养经案之侧，仿佛若见神人，心独异之。

高祖义师起，昭明太子始诞育，贵嫔与太子留在州城。京邑平，乃还京都。天监元年五月，有司奏为贵人，未拜；其年八月，又为贵嫔，位在三夫人上，居于显阳殿。及太子定位，有司奏曰：

礼，母以子贵。皇储所生，不容无敬。宋泰豫元年六月，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陈太妃，则宋明帝在时，百官未有敬。臣窃谓“母以子贵”，义著《春秋》。皇太子副贰宸极，率土咸执吏礼，既尽礼皇储，则所生不容无敬。但帝王妃嫔，义与外隔，以理以例，无致敬之道也。今皇太子圣睿在躬，储礼夙备，

子贵之道，抑有旧章。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，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，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。宋元嘉中，始兴、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、路淑媛。贵嫔于宫臣虽非小君，其义不异，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，事义正同。谓宫阍施敬宜同吏礼，诣神虎门奉笺致谒；年节称庆，亦同如此。妇人无阍外之事，贺及问讯笺什，所由官报闻而已。夫妇入之道，义无自专，若不仰系于夫，则当俯系于子。荣亲之道，应极其所荣，未有子所行而所从不足者也。故《春秋》凡王命为夫人，则礼秩与子等。列国虽异于储贰，而从尊之义不殊。前代依准，布在旧事。贵嫔载诞元良，克固大业，礼同储君，实惟旧典。寻前代始置贵嫔，位次皇后，爵无所视；其次职者，位视相国，爵比诸侯王。此贵嫔之礼，已高朝列；况母仪春宫，义绝常算。且储妃作配，率由盛则；以妇逾姑，弥乖从序。谓贵嫔典章，太子不异。

于是贵嫔备典章，礼数同于太子，言则称令。

贵嫔性仁恕，及居宫内，接驭自下，皆得其欢心。不好华饰，器服无珍丽，未尝为亲戚私谒。及高祖弘佛教，贵嫔奉而行之，屏绝滋腴，长进蔬膳。受戒日，甘露降于殿前，方一丈五尺。高祖所立经义，皆得其指归。尤精《净名经》。所受供赐，悉以充法事。

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，殓于东宫临云殿，年四十二。诏吏部郎张缵为哀策文曰：

轩纬之精，江汉之英；归于君袂，生此离明。诞自厥初，时维载育；枢电绕郊，神光照屋。爰及待年，含章早穆；声被洽阳，誉宣中谷。龙德在田，聿恭兹祀；阴化代终，王风攸始。动容谏式，出言顾史；宜其家人，刑于国纪。膺斯眷命，从此宅心；狄纆采珩，珮动雅音。日中思戒，月满怀箴；如何不跲，

天高照临。玄紘莫修，祎章早缺；成物谁能，芳猷有烈。素魄贞明，紫宫照晰；逮下靡伤，思贤罔蔽。躬俭则节，昭事惟虔；金玉无玩，筐筥不捐。祥流德化，庆表亲贤；甄昌轶启，孕鲁陶燕。方论妇教，明章闾席；玄池早扃，湘沅已窅。展衣委华，硃幘寝迹；慕结储闈，哀深蕃辟。呜呼哀哉！

令龟兆良，葆引迁祖；具僚次列，承华接武。日杳杳以霾春，风凄凄而结绪；去曾掖以依迟，饰新宫而延伫。呜呼哀哉！

启丹旗之星璿，振容车之黼裳；拟灵金而郁楚，泛凄管而凝伤。遗备物乎营寝，掩重闈于窀穸；椒风暖兮犹昔，兰殿幽而不阳。呜呼哀哉！

侧闈高义，彤管有悒；道变虞风，功参唐迹。婉如之人，休光赤舄；施诸天地，而无朝夕。呜呼哀哉！

有司奏谥曰穆。太宗即位，追崇曰穆太后。

太后父仲迁，天监初，官至兖州刺史。

高祖阮修容，讳令羸，本姓石，会稽余姚人也。齐始安王遥光纳焉。遥光败，入东昏宫。建康城平，高祖纳为彩女。天监七年八月，生世祖。寻拜为修容，常随世祖出蕃。

大同六年六月，薨于江州内寝，时年六十七。其年十一月，归葬江宁县通望山。谥曰宣。世祖即位，有司奏追崇为文宣太后。

承圣二年，追赠太后父齐故奉朝请灵宝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武康县侯，邑五百户；母陈氏，武康侯夫人。

世祖徐妃，讳昭佩，东海郟人也。祖孝嗣，太尉、枝江文忠公。父缙，侍中、信武将军。天监十六年十二月，拜湘东王妃。生世子方等、益昌公主含贞。太清三年五月，被谴死，葬江陵瓦官寺。

史臣曰：后妃道赞皇风，化行天下，盖取《葛覃》、《关雎》

之义焉。至于穆贵嫔，徽华早著，诞育元良，德懋六宫，美矣。世祖徐妃之无行，自致歼灭，宜哉。

列传第二

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

昭明太子统，字德施，高祖长子也。母曰丁贵嫔。初，高祖未有男，义师起，太子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。高祖既受禅，有司奏立储副，高祖以天下始定，百度多阙，未之许也。群臣固请，天监元年十一月，立为皇太子。时太子年幼，依旧居于内，拜东宫官属文武，皆入直永福省。

太子生而聪睿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五经，悉能讽诵。五年五月庚戌，始出居东宫。太子性仁孝，自出宫，恒思恋不乐。高祖知之，每五日一朝，多便留永福省，或五日三日乃还宫。八年九月，于寿安殿讲《孝经》，尽通大义。讲毕，亲临释奠于国学。十四年正月朔旦，高祖临轩，冠太子于太极殿。旧制，太子著远游冠，金蝉翠缕缨；至是，诏加金博山。

太子美姿貌，善举止。读书数行并下，过目皆忆。每游宴祖道，赋诗至十数韵。或命作剧韵赋之，皆属思便成，无所点易。高祖大弘佛教，亲自讲说；太子亦崇信三宝，遍览众经。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，专为法集之所。招引名僧，谈论不绝。太子自立三谛、法身义，并有新意。普通元年四月，甘露降于慧义殿，咸以为至德所感焉。

三年十一月，始兴王憺薨。旧事，以东宫礼绝傍亲，书翰

并依常仪。太子意以为疑，命仆射刘孝绰议其事。孝绰议曰：“案张镜撰《东宫仪记》，称‘三朝发哀者，逾月不举乐；鼓吹寝奏，服限亦然’。寻傍绝之义，义在去服，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？铙歌辍奏，良亦为此。既有悲情，宜称兼慕，卒哭之后，依常举乐，称悲竟，此理例相符。谓犹应称兼慕，至卒哭。”仆射徐勉、左率周舍、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。太子令曰：“张镜《仪记》云‘依《士礼》，终服月称慕悼’。又云‘凡三朝发哀者，逾月不举乐’。刘仆射议，云‘傍绝之义，义在去服，服虽可夺，情岂无悲，卒哭之后，依常举乐，称悲竟，此理例相符’。寻情悲之说，非止卒哭之后，缘情为论，此自难一也。用张镜之举乐，弃张镜之称悲，一镜之言，取舍有异，此自难二也。陆家令止云‘多历年所’，恐非事证；虽复累稔所用，意常未安。近亦常经以此问外，由来立意，谓犹应有慕悼之言。张岂不知举乐为大，称悲事小；所以用小而忽大，良亦有以。至如元正六佾，事为国章；虽情或未安，而礼不可废。铙吹军乐，比之亦然。书疏方之，事则成小，差可缘心。声乐自外，书疏自内，乐自他，书自己。刘仆射之议，即情未安。可令诸贤更共详衷。”司农卿明山宾、步兵校尉殊异议，称“慕悼之解，宜终服月”。于是令付典书遵用，以为永准。

七年十一月，贵嫔有疾，太子还永福省，朝夕侍疾，衣不解带。及薨，步从丧还宫，至殡，水浆不入口，每哭辄恸绝。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：“毁不灭性，圣人之制。《礼》，不胜丧比于不孝。有我在，那得自毁如此！可即强进饮食。”太子奉敕，乃进数合。自是至葬，日进麦粥一升。高祖又敕曰：“闻汝所进过少，转就羸瘵。我比更无余病，正为汝如此，胸中亦圯塞成疾。故应强加饘粥，不使我恒尔悬心。”虽屡奉敕劝逼，日止一溢，不尝菜果之味。体素壮，腰带十围，至是

减削过半。每入朝，士庶见者莫不下泣。

太子自加元服，高祖便使省万机，内外百司，奏事者填塞于前。太子明于庶事，纤毫必晓，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，皆即就辩析，示其可否，徐令改正，未尝弹纠一人。平断法狱，多所全宥，天下皆称仁。

性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篇籍，或与学士商榷古今；闲则继以文章著述，率以为常。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，名才并集，文学之盛，晋、宋以来未之有也。

性爱山水，于玄圃穿筑，更立亭馆，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。尝泛舟后池，番禺侯轨盛称“此中宜奏女乐。”太子不答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曰：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侯惭而止。出宫二十余年，不畜声乐。少时，敕赐太乐女妓一部，略非所好。

普通中，大军北讨，京师谷贵，太子因命菲衣减膳，改常饌为小食。每霖雨积雪，遣腹心左右，周行闾巷，视贫困家，有流离道路，密加振赐。又出主衣绵帛，多作襦袴，冬月以施贫冻。若死亡无可以敛者，为备棺槨。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，辄敛容色。常以户口未实，重于劳扰。

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，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。中大通二年春，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节，发吴郡、吴兴、义兴三郡民丁就役。太子上疏曰：“伏闻当发王弁等上东三郡民丁，开漕沟渠，导泄震泽，使吴兴一境，无复水灾，诚矜恤之至仁，经略之远旨。暂劳永逸，必获后利。未萌难睹，窃有愚怀。所闻吴兴累年失收，民颇流移。吴郡十城，亦不全熟。唯义兴去秋有稔，复非常役之民。即日东境谷稼犹贵，劫盗屡起，在所有司，不皆闻奏。今征戍未归，强丁疏少，此虽小举，窃恐难

合，吏一呼门，动为民蠹。又出丁之处，远近不一，比得齐集，已妨蚕农。去年称为豊岁，公私未能足食；如复今兹失业，虑恐为弊更深。且草窃多伺候民间虚实，若善人从役，则抄盗弥增，吴兴未受其益，内地已罹其弊。不审可得权停此功，待优实以不？圣心垂矜黎庶，神量久已有在。臣意见庸浅，不识事宜，苟有愚心，愿得上启。”高祖优诏以喻焉。

太子孝谨天至，每入朝，未五鼓便守城门开。东宫虽燕居内殿，一坐一起，恒向西南面台。宿被召当入，危坐达旦。

三年三月，寝疾。恐貽高祖忧，敕参问，辄自力手书启。及稍笃，左右欲启闻，犹不许，曰“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”，因便呜咽。四月乙巳薨，时年三十一。高祖幸东宫，临哭尽哀。诏敛以衮冕。谥曰昭明。五月庚寅，葬安宁陵。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曰：

蜃辂俄轩，龙骖踟步；羽翻前驱，云旂北御。皇帝哀继明之寝耀，痛嗣德之殂芳；御武帐而凄恻，临甲观而增伤。式稽令典，载扬鸿烈；诏撰德于旌旒，永传徽于舞缀。其辞曰：

式载明两，实惟少阳；既称上嗣，且曰元良。仪天比峻，俪景腾光；奏祀延福，守器传芳。睿哲膺期，旦暮斯在；外弘庄肃，内含和恺。识洞机深，量苞瀛海；立德不器，至功弗宰。宽绰居心，温恭成性，循时孝友，率由严敬。咸有种德，惠和齐圣；三善递宣，万国同庆。

轩纬掩精，阴牺弛极；缠哀在疚，殷忧衔恤。孺泣无时，蔬饘不溢；禫遵逾月，哀号未毕。实惟监抚，亦嗣郊禋；问安肃肃，视膳恂恂。金华玉璫，玄駟班轮；隆家干国，主祭安民。光奉成务，万机是理；矜慎庶狱，勤恤关市。诚存隐恻，容无愠喜；殷勤博施，绸缪恩纪。

爰初敬业，离经断句；奠爵崇师，卑躬待傅。宁资导习，

匪劳审谕；博约是司，时敏斯务。辨究空微，思探几赜；驰神图纬，研精爻画。沈吟典礼，优游方册；履饫膏腴，含咀肴核。括囊流略，包举艺文；遍该缙素，殫极丘坟。勤帙充积，儒墨区分；瞻河阐训，望鲁扬芬。吟咏性灵，岂惟薄伎；属词婉约，缘情绮靡。字无点窜，笔不停纸；壮思泉流，清章云委。

总览时才，网罗英茂；学穷优洽，辞归繁富。或擅谈丛，或称文囿；四友推德，七子惭秀。望苑招贤，华池爱客；托乘同舟，连舆接席。摛文扞炎藻，飞纆泛幹；恩隆置醴，赏逾赐璧。徽风遐被，盛业日新；仁器非重，德輶易遵。泽流兆庶，福降百神；四方慕义，天下归仁。

云物告徵，侵沴褰象；星霾恒耀，山颓朽壤。灵仪上宾，德音长往；具僚无廕，谘承安仰。呜呼哀哉！

皇情悼愍，切心缠痛；胤嗣长号，跗萼增恻。慕结亲游，悲动氓众；忧若殄邦，惧同折栋。呜呼哀哉！

首夏司开，麦秋纪节；容卫徒警，菁华委绝。书幌空张，谈筵罢设；虚馈乍蒙饘，孤灯翳翳。呜呼哀哉！

简辰请日，筮合龟贞。幽甍夙启，玄宫献成。武校齐列，文物增明。昔游漳滏，宾从无声；今归郊郭，徒御相惊。呜呼哀哉！

背绛阙以远徂，轡青门而徐转；指驰道而诂前，望国都而不践。陵修阪之威夷，溯平原之悠缅；骥蹠足以酸嘶，挽凄锵而流泫。呜呼哀哉！

混哀音于箫籁，变愁容于天日；虽夏木之森阴，返寒林之萧瑟。既将反而复疑，如有求而遂失；谓天地其无心，遽永潜于容质。呜呼哀哉！

即玄宫之冥漠，安神寝之清赜；传声华于懋典，观德业于徽谥。悬忠贞于日月，播鸿名于天地；惟小臣之纪言，实含毫

而无愧。呜呼哀哉！

太子仁德素著，及薨，朝野惋愕。京师男女，奔走宫门，号泣满路。四方氓庶，及疆徼之民，闻丧皆恸哭。所著文集二十卷；又撰古今典故文言，为《正序》十卷；五言诗之善者，为《文章英华》二十卷；《文选》三十卷。

哀太子大器，字仁宗，太宗嫡长子也。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。中大通四年，封宣城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寻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大同四年，授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中军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

太清二年十月，侯景寇京邑，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。三年五月，太宗即位。六月丁亥，立为皇太子。大宝二年八月，贼景废太宗，将害太子，时贼党称景命召太子，太子方讲《老子》，将欲下床，而刑人掩至。太子颜色不变，徐曰：“久知此事，嗟其晚耳。”刑者欲以衣带绞之。太子曰：“此不能见杀。”乃指系帐竿下绳，命取绞之而绝，时年二十八。

太子性宽和，兼神用端凝，在于贼手，每不屈意。初，侯景西上，携太子同行，及其败归，部伍不复整肃，太子所乘船居后，不及贼众，左右心腹并劝因此入北。太子曰：“家国丧败，志不图生；主上蒙尘，宁忍违离？吾今逃匿，乃是叛父，非谓避贼。”便涕泗呜咽，令即前进。贼以太子有器度，每常惮之，恐为后患，故先及祸。承圣元年四月，追谥哀太子。

愍怀太子方矩，字德规，世祖第四子也。初封南安县侯，随世祖在荆镇。太清初，为使持节、督湘、郢、桂、宁、成、合、罗七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寻征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世祖承制，拜王太子，改名元良。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，立为皇太子。及西魏师陷荆城，太子与世祖同为魏人所害。

太子聪颖，颇有世祖风，而凶暴猜忌。敬帝承制，追谥愍怀太子。

陈吏部书姚察曰：孟轲有言：“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”若乃布衣韦带之士，在于畎亩之中，终日为之，其利亦已博矣。况乎处重明之位，居正体之尊，克念无怠，烝烝以孝。大舜之德，其何远之有哉！

列传第三

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

王茂，字休远，太原祁人也。祖深，北中郎司马。父天生，宋末为列将，于石头克司徒袁粲，以勋至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上黄县男。茂年数岁，为大父深所异，常谓亲识曰：“此吾家之千里驹，成门户者必此儿也。”及长，好读兵书，驳略究其大旨。性沈隐，不妄交游，身長八尺，洁白美容观。齐武帝布衣时，见之叹曰：“王茂年少，堂堂如此，必为公辅之器。”宋升明末，起家奉朝请，历后军行参军，司空骑兵，太尉中兵参军。魏将李乌奴寇汉中，茂受诏西讨。魏军退，还为镇南司马，带临湘令。入为越骑校尉。魏寇兖州，茂时以宁朔将军长史镇援北境，入为前军将军江夏王司马。又迁宁朔将军、江夏内史。建武初，魏围司州，茂以郢州之师救焉。高祖率众先登贤首山，魏将王肃、刘昶来战，茂从高祖拒之，大破肃等。魏军退，茂还郢，仍迁辅国长史、襄阳太守。

高祖义师起，茂私与张弘策劝高祖迎和帝，高祖以为不然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高祖发雍部，每遣茂为前驱。师次郢城，茂进平加湖，破光子衿、吴子阳等，斩馘万计，还献捷于汉川。郢、鲁既平，从高祖东下，复为军锋。师次秣陵，东昏遣大将王珍国，盛兵硃雀门，众号二十万，度航请战。茂与曹景宗等会击，

大破之。纵兵追奔，积尸与航栏等，其赴淮死者，不可胜算。长驱至宣阳门。建康城平，以茂为护军将军，俄迁侍中、领军将军。群盗之烧神虎门也，茂率所领到东掖门应赴，为盗所射，茂跃马而进，群盗反走。茂以不能式遏奸盗，自表解职，优诏不许。加镇军将军，封望蔡县公，邑二千三百户。

是岁，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叛，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，南讨伯之。伯之奔于魏。时九江新罹军寇，民思反业，茂务农省役，百姓安之。四年，魏侵汉中，茂受诏西讨，魏乃班师。六年，迁尚书右仆射，常侍如故。固辞不拜，改授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领太子詹事。七年，拜车骑将军，太子詹事如故。八年，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，侍中如故。时天下无事，高祖方信仗文雅，茂心颇快快，侍宴醉后，每见言色，高祖常宥而不之责也。十一年，进位司空，侍中、尹如故。茂辞京尹，改领中权将军。

茂性宽厚，居官虽无誉，亦为吏民所安。居处方正，在一室衣冠俨然，虽仆妾莫见其情容。姿表瑰丽，须眉如画。出入朝会，每为众所瞻望。明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视事三年，薨于州，时年六十。高祖甚悼惜之，赠钱三十万，布三百匹。诏曰：“旌德纪勋，哲王令轨；念终追远，前典明诰。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茂，识度淹广，器宇凝正。爰初草昧，竭诚宣力，绸繆休戚，契阔屯夷。方赖谋猷，永隆朝寄；奄至薨殒，朕用恻于厥心。宜增礼数，式昭盛烈。可赠侍中、太尉，加班剑二十人，鼓吹一部。谥曰忠烈。”

初，茂以元勋，高祖赐以钟磬之乐。茂在江州，梦钟磬在

格，无故自堕，心恶之。及觉，命奏乐。既成列，钟磬在格，果无故编皆绝，堕地。茂谓长史江诩曰：“此乐，天子所以惠劳臣也。乐既极矣，能无忧乎！”俄而病，少日卒。

子贞秀嗣，以居丧无礼，为有司奏，徙越州。后有诏留广州，乃潜结仁威府中兵参军杜景，欲袭州城，刺史萧昂讨之。景，魏降人，与贞秀同戮。

曹景宗，字子震，新野人也。父欣之，为宋将，位至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。景宗幼善骑射，好畋猎。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麋鹿，每众骑赴鹿，鹿马相乱，景宗于众中射之，人皆惧中马足，鹿应弦辄毙，以此为乐。未弱冠，欣之于新野遣出州，以匹马将数人，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。景宗带百余箭，乃驰骑四射，每箭杀一蛮，蛮遂散走，因是以胆勇知名。颇爱史书，每读《穰苴》、《乐毅传》，辄放卷叹息曰：“丈夫当如是！”辟西曹不就。宋元徽中，随父出京师，为奉朝请、员外，迁尚书左民郎。寻以父忧去职，还乡里。服阕，刺史萧赤斧板为冠军中兵参军，领天水太守。

时建元初，蛮寇群动，景宗东西讨击，多所擒破。齐鄱阳王锵为雍州，复以为征虏中兵参军，带冯翊太守督岷南诸军事，除屯骑校尉。少与州里张道门厚善。道门，齐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，为武陵太守。敬儿诛，道门于郡伏法，亲属故吏莫敢收，景宗自襄阳遣人船到武陵，收其尸骸，迎还殡葬，乡里以此义之。

建武二年，魏主托跋宏寇赭阳，景宗为偏将，每冲坚陷阵，辄有斩获，以勋除游击将军。四年，太尉陈显达督众军北围马圈，景宗从之，以甲士二千设伏，破魏援托跋英四万人。及克马圈，显达论功，以景宗为后，景宗退无怨言。魏主率众大至，显达宵奔，景宗导入山道，故显达父子获全。五年，高祖为雍

州刺史，景宗深自结附，数请高祖临其宅。时天下方乱，高祖亦厚加意焉。永元初，表为冠军将军、竟陵太守。及义师起，景宗聚众，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帝位，然后出师，为万全计。高祖不从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高祖至竟陵，以景宗与冠军将军王茂济江，围郢城，自二月至于七月，城乃降。复帅众前驱至南州，领马步军取建康。道次江宁，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，是日选精骑一千至江宁行顿，景宗始至，安营未立；且师行日久，器甲穿弊，居士望而轻之，因鼓噪前薄景宗。景宗被甲驰战，短兵裁接，居士弃甲奔走，景宗皆获之，因鼓而前，径至阜英桥筑垒。景宗又与王茂、吕僧珍角，破王珍国于大航。茂冲其中坚，应时而陷，景宗纵兵乘之。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，御道左右，莫非富室，抄掠财物，略夺子女，景宗不能禁。及高祖入顿新城，严申号令，然后稍息。复与众军长围六门。城平，拜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封湘西县侯，食邑一千六百户。仍迁持节、都督郢、司二州诸军事、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平西将军，改封竟陵县侯。

景宗在州，鬻货聚敛。于城南起宅，长堤以东，夏口以北，开街列门，东西数里，而部曲残横，民颇厌之。二年十月，魏寇司州，围刺史蔡道恭。时魏攻日苦，城中负板而汲，景宗望门不出，但耀军游猎而已。及司州城陷，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。高祖以功臣寝而不治，征为护军。既至，复拜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五年，魏托跋英寇钟离，围徐州刺史昌义之。高祖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，豫州刺史韦睿亦预焉，而受景宗节度。诏景宗顿道人洲，待众军齐集俱进。景宗固启，求先据邵阳洲尾，高祖不听。景宗欲专其功，乃违诏而进，值暴风卒起，颇有淹溺，复还守先顿。高祖闻之，曰：“此所以破贼也。景宗不进，盖

天意乎！若孤军独往，城不时立，必见狼狈。今得待众军同进，始大捷矣。”及韦睿至，与景宗进顿邵阳洲，立垒去魏城百余步。魏连战不能却，杀伤者十二三，自是魏军不敢逼。景宗等器甲精新，军仪甚盛，魏人望之夺气。魏大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，以通粮运，每牧人过岸伐刍藁，皆为大眼所略。景宗乃募勇敢士千余人，径渡大眼城南数里筑垒，亲自举筑。大眼率众来攻，景宗与战破之，因得垒成。使别将赵草守之，因谓为赵草城，是后恣刍牧焉。大眼时遣抄掠，辄反为赵草所获。先是，高祖诏景宗等逆袭高舰，使与魏桥等，为火攻计。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，睿攻其南，景宗攻其北。六年三月，春水生，淮水暴长六七尺。睿遣所督将冯道根、李文钊、裴邃、韦寂等乘舰登岸，击魏洲上军尽殪。景宗因使众军皆鼓噪乱登诸城，呼声震天地，大眼于西岸烧营，英自东岸弃城走。诸垒相次土崩，悉弃其器甲，争投水死，淮水为之不流。景宗令军主马广，蹠大眼至濊水上，四十余里，伏尸相枕。义之出逐英至洛口，英以匹马入梁城。缘淮百余里，尸骸枕藉，生擒五万余人，收其军粮器械，积如山岳，牛马驴骡，不可胜计。景宗乃搜军所得生口万余人，马千匹，遣献捷，高祖诏还本军，景宗振旅凯入，增封四百，并前为二千户，进爵为公。诏拜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

景宗为人自恃尚胜，每作书，字有不解，不以问人，皆以意造焉。虽公卿无所推揖；惟韦睿年长，且州里胜流，特相敬重，同宴御筵，亦曲躬谦逊，高祖以此嘉之。景宗好内，妓妾至数百，穷极锦绣。性躁动，不能沈默，出行常欲褰车帷幔，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，人所具瞻，不宜然。景宗谓所亲曰：“我昔在乡里，骑快马如龙，与年少辈数十骑，拓弓弦作霹雳声，箭如饿鸱叫。平泽中逐麋，数肋射之，渴饮其血，饥食其肉，

甜如甘露浆。觉耳后风生，鼻头出火，此乐使人忘死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今来扬州作贵人，动转不得，路行开车幔，小人辄言不可。闭置车中，如三日新妇。遭此邑邑，使人无气。”为人嗜酒好乐，腊月于宅中，使作野虞逐除，遍往人家乞酒食。本以为戏，而部下多剽轻，因弄人妇女，夺人财货。高祖颇知之，景宗乃止。高祖数宴见功臣，共道故旧，景宗醉后谬忘，或误称下官，高祖故纵之，以为笑乐。

七年，迁侍中、中卫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赴任卒于道，时年五十二。诏赙钱二十万，布三百匹，追赠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壮。子皎嗣。

柳庆远，字文和，河东解人也。伯父元景，宋太尉。庆远起家郢州主簿，齐初为尚书都官郎、大司马中兵参军、建武将军、魏兴太守。郡遭暴水，流漂居民，吏请徙民祀城。庆远曰：“天降雨水，岂城之所知。吾闻江河长不过三日，斯亦何虑。”命筑土而已。俄而水过，百姓服之。入为长水校尉，出为平北录事参军、襄阳令。

高祖之临雍州，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，恽举庆远。高祖曰：“文和吾已知之，所问未知者耳。”因辟别驾从事史。齐方多难，庆远谓所亲曰：“方今天下将乱，英雄必起，庇民定霸，其吾君乎？”因尽诚协赞。及义兵起，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。

中兴元年，西台选为黄门郎，迁冠军将军、征东长史。从军东下，身先士卒。高祖行营垒，见庆远顿舍严整，每叹曰：“人人若是，吾又何忧。”建康城平，入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，带淮陵、齐昌二郡太守。城内尝夜失火，禁中惊惧，高祖时居宫中，悉敛诸钥，问“柳侍中何在”。庆远至，悉付之。其见任如此。

霸府建，以为太尉从事中郎。高祖受禅，迁散骑常侍、右

卫将军，加征虏将军，封重安侯，食邑千户。母忧去职，以本官起之，固辞不拜。天监二年，迁中领军，改封云杜侯。四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高祖饯于新亭，谓曰：“卿衣锦还乡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

七年，征为护军将军，领太子庶子。未赴职，仍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领右骁骑将军。至京都，值魏宿预城请降，受诏为援，于是假节守淮阴。魏军退。八年，还京师，迁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雍州大中正。十年，迁侍中、领军将军，给扶，并鼓吹一部。十二年，迁安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庆远重为本州，颇历清节，士庶怀之。明年春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诏曰：“念往笃终，前王令则；式隆宠数，列代恒规。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云杜县开国侯柳庆远，器识淹旷，思怀通雅。爰初草昧，预属经纶；远自升平，契阔禁旅。重牧西藩，方弘治道，奄至殒丧，伤恸于怀。宜追荣命，以彰茂勋。可赠侍中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鼓吹、侯如故。谥曰忠惠。赙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”及丧还京师，高祖出临哭。子津嗣。

初，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：“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，吾遂亚台司，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，汝必光我公族。”至是，庆远亦继世隆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茂、曹景宗、柳庆远虽世为将家，然未显奇节。梁兴，因日月未光，以成所志，配迹方、邵，勒勋钟鼎，伟哉！昔汉光武全爱功臣，不过朝请、特进，寇、邓、耿、贾咸不尽其器力。茂等迭据方岳，位终上将，君臣之际，迈于前代矣。

列传第四

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

萧颖达，兰陵兰陵人，齐光禄大夫赤斧第五子也。少好勇使气，起家冠军。兄颖胄，齐建武末行荆州事，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，俱在西府。齐季多难，颇不自安。会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道过荆州，密敕颖胄袭雍州。时高祖已为备矣。仍遣颖胄亲人王天虎以书疑之。山阳至，果不敢入城。颖胄计无所出，夜遣钱塘人硃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、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义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，江陵素畏襄阳人，人众又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，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忱亦劝焉。颖达曰：“善。”及天明，颖胄谓天虎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。”乃斩天虎以示山阳。山阳大喜，轻将步骑数百到州。阐文勒兵待于门，山阳车逾限而门阖，因执斩之，传首高祖。且以奉南康王之议来告，高祖许焉。

和帝即位，以颖胄为假节、侍中、尚书令、领吏部尚书、都督行留诸军事、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留卫西朝。以颖达为冠军将军。及杨公则等率师随高祖，高祖围郢城，颖达会军于

汉口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攻郢城，陷之。随高祖平江州。高祖进江州，使与曹景宗先率马步进趋江宁，破东昏将李居士，又下东城。

初，义师之起也，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璜、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，举兵侵荆州，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硃口，破大将军刘孝庆于上明，颖胄遣军拒之；而高祖已平江、郢，图建康。颖胄自以职居上将，不能拒制璜等，忧愧不乐，发疾数日而卒。州中秘之，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。及璜等闻建康将平，众惧而溃，乃始发丧，和帝赠颖胄丞相。

义师初，颖达弟颖孚自京师出亡，庐陵人循景智潜引与南归，至庐陵，景智及宗人灵祐为起兵，得数百人，屯西昌药山湖。颖达闻之，假颖孚节、督庐陵豫章临川南康安成五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庐陵内史。颖孚率灵祐等进据西昌，东昏遣安西太守刘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。颖孚不能自立，以其兵由建安复奔长沙，希祖追之，颖孚缘山逾嶂，仅而获免。在道绝粮，后因食过饱而卒。

建康城平，高祖以颖达为前将军、丹阳尹。上受禅，诏曰：“念功惟德，列代所同，追远怀人，弥与事笃。齐故侍中、丞相、尚书令颖胄，风格峻远，器珣深邵，清猷盛业，问望斯归。缔构义始，肇基王迹，契阔屯夷，载形心事。朕膺天改物，光宅区宇，望岱观河，永言号恸。可封巴东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本官如故。”赠颖孚右卫将军。加颖达散骑常侍，以公事免。及大论功赏，封颖达吴昌县侯，邑千五百户。寻为侍中，改封作唐侯，县邑如故。迁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。御史中丞任昉奏曰：

臣闻贫观所取，穷视不为。在于布衣穷居，介然之行，尚可以激贪历俗，悖此薄夫；况乎伐冰之家，争鸡豚之利；衣绣

之士，受贾人之服。风闻征虏将军臣萧颖达启乞鱼军税，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。列称‘寻生鱼典税，先本是邓僧琰启乞，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。主人颖达，于时谓非新立，仍启乞接代僧琰，即蒙降许登税，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。’如其列状，则与风闻符同，颖达即主。

臣谨案：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率、作唐县开国侯臣颖达，备位大臣，预闻执宪，私谒亟陈，至公寂寞。屠中之志，异乎鲍肆之求；鱼膻之资，不俟潜有之数。遂复申兹文二，追彼十一，风体若兹，准绳斯在！陛下弘惜勋良，每为曲法；臣当官执宪，敢不直绳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，以侯还第。

有诏原之。转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俄复为侍中，卫尉卿。出为信威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加秩中二千石。治任威猛，郡人畏之。迁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顷之，征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右骁骑将军。既处优闲，尤恣声色，饮酒过度，颇以此伤生。

九年，迁信威将军、右卫将军。是岁卒，年三十四。车驾临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二十万，布二百匹。追赠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鼓吹一部。谥曰康。子敏嗣。

颖胄子靡，袭巴东公，位至中书郎，早卒。

夏侯详，字叔业，谯郡人也。年十六，遭父艰，居丧哀毁。三年庐于墓，尝有雀三足，飞来集其庐户，众咸异焉。服阕，刺史殷琰召补主簿。宋泰始初，琰举豫州叛，宋明帝遣辅国将军刘劭讨之，攻守连月，人情危惧，将请救于魏。详说琰曰：“今日之举，本效忠节；若社稷有奉，便归身朝廷，何可屈身北面异域。且今魏氏之卒，近在淮次，一军未测去就，惧有异图。今若遣使归款，必厚相慰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若谓不然，

请充一介。”琰许之。详见勔曰：“将军严围峭垒，矢刃如霜，城内愚徒，实同困兽，士庶惧诛，咸欲投魏。仆所以逾城归德，敢布腹心。愿将军弘旷荡之恩，垂霁然之惠，解围退舍，则皆相率而至矣。”勔许之。详曰：“审尔，当如君言，而详请反命。”勔遣到城下，详呼城中人，语以勔辞，即日琰及众俱出，一州以全。勔为刺史，又补主簿。顷之，为新汲令，治有异绩，刺史段佛荣班下境内，为属城表。转治中从事史，仍迁别驾。历事八将，州部称之。

齐明帝为刺史，雅相器遇。及辅政，招令出都，将大用之。每引详及乡人裴叔业日夜与语，详辄未略不酬。帝以问叔业，叔业告详。详曰：“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。”由此微有忤。出为征虏长史、义阳太守。顷之、建安成为魏所围，仍以详为建安戍主，带边城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并督光城、弋阳、汝阴三郡众赴之。详至建安，魏军引退。先是，魏又于淮上置荆亭戍，常为寇掠，累攻不能御，详率锐卒攻之，贼众大溃，皆弃城奔走。

建武末，征为游击将军，出为南中郎司马、南新蔡太守。齐南康王为荆州，迁西中郎司马、新兴太守，便道先到江阳。时始安王遥光称兵京邑，南康王长史萧颖胄并未至，中兵参军刘山阳先在州，山阳副潘绍欲谋作乱，详伪呼绍议事，即于城门斩之，州府乃安。迁司州刺史，辞不之职。

高祖义兵起，详与颖胄同创大举。西台建，以详为中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南郡太守。凡军国大事，颖胄多决于详。及高祖围郢城未下，颖胄遣卫尉席阐文如高祖军。详献议曰：“穷壁易守，攻取势难；顿甲坚城，兵家所忌。诚宜大弘经略，询纳群言。军主以下至于匹夫，皆令献其所见，尽其所怀，择善而从，选能而用，不以人废言，不以多罔寡。又须量我众力，度

贼樵粮，窥彼人情，权其形势。若使贼人众而食少，故宜计日而守之；食多而力寡，故宜悉众而攻之。若使粮力俱足，非攻守所屈，便宜散金宝，纵反间，使彼智者不用，愚者怀猜，此魏武之所以定大业也。若三事未可，宜思变通，观于人情，计我粮谷。若德之所感，万里同符，仁之所怀，远迩归义，金帛素积，粮运又充，乃可以列围宽守，引以岁月，此王翦之所以克楚也。若围之不卒降，攻之未可下，间道不能行，金粟无人积，天下非一家，人情难可豫，此则宜更思变计矣。变计之道，实资英断，此之深要，难以纸宣，辄布言于席卫尉，特愿垂采。“高祖嘉纳焉。顷之，颖胄卒。时高祖弟始兴王憺留守襄阳，详乃遣使迎憺，共参军国。和帝加详禁兵，出入殿省，固辞不受。迁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寻授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详又固让于憺。

天监元年，征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论功封宁都县侯，邑二千户。详累辞让，至于恳切，乃更授右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。给亲信二十人，改封丰城县公，邑如故。二年，抗表致仕，诏解侍中，进特进。三年，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湘州刺史。详善吏事，在州四载，为百姓所称。州城南临水有峻峰，旧老相传，云“刺史登此山辄被代。”因是历政莫敢至。详于其地起台榭，延僚属，以表损挹之志。

六年，征为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，未至，授尚书左仆射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。道病卒，时年七十四，上为素服举哀，赠右光禄。

先是，荆府城局参军吉士瞻役万人浚仗库防火池，得金革带钩，隐起雕镂甚精巧，篆文曰“锡尔金钩，既公且侯”。士瞻，详兄女婿也。女窃以与详，详喜佩之，期岁而贵矣。

蔡道恭，字怀俭，南阳冠军人也。父郡，宋益州刺史。道

恭少宽厚有大量。齐文帝为雍州，召补主簿，仍除员外散骑常侍。后累有战功，迁越骑校尉、后军将军。建武末，出为辅国司马、汝南令。齐南康王为荆州，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义兵起，萧颖胄以道恭旧将，素著威略，专相委任，迁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仍转司马。中兴元年，和帝即位，迁右卫将军。巴西太守鲁休烈等自巴、蜀连兵寇上明，以道恭持节、督西讨诸军事。次土台，与贼合战，道恭潜以奇兵出其后，一战大破之，休烈等降于军门。以功迁中领军，固辞不受，出为使持节、右将军、司州刺史。

天监初，论功封汉寿县伯，邑七百户，进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魏围司州，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，食裁支半岁，魏军攻之，昼夜不息，道恭随方抗御，皆应手摧却。魏乃作大车载土，四面俱前，欲以填綏，道恭辄于綏内列艨冲斗舰以待之，魏人不得进。又潜作伏道以决綏水，道恭载土以屯塞之。相持百余日，前后斩获不可胜计。魏大造梯冲，攻围日急，道恭于城内作土山，厚二十余丈；多作大槊，长二丈五尺，施长刃，使壮士刺魏人登城者。魏军甚惮之，将退。会道恭疾笃，乃呼兄子僧勰、从弟录恩及诸将帅谓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不能破灭寇贼，今所苦转笃，势不支久，汝等当以死固节，无令吾没有遗恨。”又令取所持节谓僧勰曰：“稟命出疆，凭此而已；即不得奉以还朝，方欲携之同逝，可与棺柩相随。”众皆流涕。其年五月卒。魏知道恭死，攻之转急。

先是，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众赴援，景宗到啗岷，顿兵不前。至八月，城内粮尽，乃陷。诏曰：“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、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，才志通烈。王业肇构，致力陕西。受任边垂，效彰所莅。寇贼凭陵，竭诚守御，奇谋间出，捷书日至。不幸抱疾，奄至殒丧，

遗略所固，得移气朔。自非徇国忘己，忠果并至，何能身没守存，穷而后屈。言念伤悼，特兼常怀，追荣加等。抑有恒数。可赠镇西将军，使持节、都督、刺史、伯如故，并寻购丧槨，随宜资给。”八年，魏许还道恭丧，其家以女乐易之，葬襄阳。

子澹嗣，卒于河东太守。孙固早卒，国除。

杨公则，字君翼，天水西县人也。父仲怀，宋泰始初为豫州刺史殷琰将。琰叛，辅国将军刘劭讨琰，仲怀力战，死于横塘。公则随父在军，年未弱冠，冒阵抱尸号哭，气绝良久，劭命还仲怀首。公则殓毕，徒步负丧归乡里，由此著名。历官员外散骑侍郎。梁州刺史范柏年板为宋熙太守、领白马戍主。

氐贼李乌奴作乱，攻白马，公则固守经时，矢尽粮竭，陷于寇，抗声骂贼。乌奴壮之，更厚待焉，要与同事。公则伪许而图之，谋泄，单马逃归。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闻，齐高帝下诏褒美。除晋寿太守，在任清洁自守。

永明中，为镇北长流参军。迁扶风太守，母忧去官。雍州刺史陈显达起为宁朔将军。复领太守。顷之，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构乱，公则率师进讨。事平，迁武宁太守。在郡七年，资无担石，百姓便之。入为前军将军。南康王为荆州，复为西中郎中兵参军。领军将军萧颖胄协同义举，以公则为辅国将军、领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中兵如故，率众东下。时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，未知所附，公则军及巴陵，仍回师南讨。军次白沙，宝积惧，释甲以俟焉。公则到，抚纳之，湘境遂定。

和帝即位，授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。高祖勒众军次于沔口，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郢州刺史张冲各据城未下，公则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。时荆州诸军受公则节度，虽萧颖达宗室之贵亦隶焉。累进征虏将军、左卫将军，持节、刺史如故。

郢城平，高祖命众军即日俱下，公则受命先驱，径掩柴桑。

江州既定，连旌东下，直造京邑。公则号令严明，秋毫不犯，所在莫不赖焉。大军至新林，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，与南掖门相对，尝登楼望战。城中遥见麾盖，纵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，左右皆失色。公则曰：“几中吾脚。”谈笑如初。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，军中惊扰，公则坚卧不起，徐命击之，东昏军乃退。公则所领多湘溪人，性怯懦，城内轻之，以为易与，每出荡，辄先犯公则垒。公则奖励军士，克获更多。及平，城内出者或被剥夺，公则亲率麾下，列阵东掖门，卫送公卿士庶，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。进号左将军，持节、刺史如故，还镇南蕃。

初，公则东下，湘部诸郡多未宾从，及公则还州，然后诸屯聚并散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平南将军，封宁都县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湘州寇乱累年，民多流散，公则轻刑薄敛，顷之，户口充复。为政虽无威严，然保己廉慎，为吏民所悦。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，公则至，悉断之，所辟引皆州郡著姓，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。

四年，征中护军。代至，乘二舸便发，赆送一无所取。仍迁卫尉卿，加散骑常侍。时朝廷始议北伐，以公则威名素著，至京师，诏假节先屯洛口。公则受命遽疾，谓亲人曰：“昔廉颇、马援以年老见遗，犹自力请用。今国家不以吾朽懦，任以前驱，方于古人，见知重矣。虽临途疾苦，岂可僂俛辞事。马革还葬，此吾志也。”遂强起登舟。至洛口，寿春士女归降者数千户。魏、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长史石荣前锋接战，即斩石荣，逐北至寿春，去城数十里乃反。疾卒于师，时年六十一。高祖深痛惜之，即日举哀，赠车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烈。

公则为人敦厚慈爱，居家笃睦，视兄子过于其子，家财悉委焉。性好学，虽居军旅，手不辍卷，士大夫以此称之。

子髡嗣，有罪国除。高祖以公则勋臣，特诏听庶长子髡嗣。髡固让，历年乃受。

邓元起，字仲居，南郡当阳人也。少有胆干，膂力过人。性任侠，好赈施，乡里年少多附之。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，转奉朝请。雍州刺史萧缅板为槐里令。迁弘农太守、平西军事。时西阳马荣率众缘江寇抄，商旅断绝，刺史萧遥欣使元起率众讨平之。迁武宁太守。

永元末，魏军逼义阳，元起自郡援焉。蛮帅田孔明附于魏，自号郢州刺史，寇掠三关，规袭夏口，元起率锐卒攻之，旬月之间，频陷六城，斩获万计，余党悉皆散走。仍戍三关。郢州刺史张冲督河北军事，元起累与冲书，求旋军。冲报书曰：“足下在彼，吾在此，表里之势，所谓金城汤池；一旦舍去，则荆棘生焉。”乃表元起为平南中兵参军事。自是每战必捷，勇冠当时，敢死之士乐为用命者万有余人。

义师起，萧颖胥与书招之。张冲待元起素厚，众皆惧冲；及书至，元起部曲多劝其还郢。元起大言于众曰：“朝廷暴虐，诛戮宰臣，群小用命，衣冠道尽。荆、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。且我老母在西，岂容背本。若事不成，政受戮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”即日治严上道。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冠军将军，率众与高祖会于夏口。高祖命王茂、曹景宗及元起等攻城，结垒九里，张冲屡战，辄大败，乃婴城固守。

和帝即位，授假节、冠军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移镇南堂西渚。中兴元年七月，郢城降，以本号为益州刺史，仍为前军，先定寻阳。及大军进至京邑，元起筑垒于建阳门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合长围，身当锋镝。建康城平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天监初，封当阳县侯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又进号左将军，刺史如故，始述职焉。

初，义师之起，益州刺史刘季连持两端；及闻元起将至，遂发兵拒守，语在《季连传》。元起至巴西，巴西太守硃士略开门以待。先时蜀人多逃亡，至是出投元起，皆称起义应朝廷，师人新故三万余。元起在道久，军粮乏绝。或说之曰：“蜀土政慢，民多诈疾，若俭巴西一郡籍注，困而罚之，所获必厚。”元起然之。涪令李膺谏曰：“使君前有严敌，后无继援，山民始附，于我观德，若纠以刻薄，民必不堪，众心一离，虽悔无及，何必起疾，可以济师。膺请出图之，不患资粮不足也。”元起曰：“善，一以委卿。”膺退，率富民上军资米，俄得三万斛。

元起先遣将王元宗等，破季连将李奉伯于新巴，齐晚盛于赤水，众进屯西平。季连始婴城自守。晚盛又破元起将鲁方达于斛石，士卒死者千余人，师众咸惧，元起乃自率兵稍进至蒋桥，去成都二十里，留輜重于郫。季连复遣奉伯、晚盛二千人，间道袭郫，陷之，军备尽没。元起遣鲁方达之众救之，败而反，遂不能克。元起舍郫，迳围州城，栅其三面而堑焉。元起出巡视围栅，季连使精勇掩之，将至麾下，元起下舆持楯叱之，众辟易不敢进。

时益部兵乱日久，民废耕农，内外苦饥，人多相食，道路断绝，季连计穷。会明年，高祖使赦季连罪，许之降。季连即日开城纳元起，元起送季连于京师。城开，郫乃降。斩奉伯、晚盛。高祖论平蜀勋，复元起号平西将军，增封八百户，并前二千户。

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，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，并厚待之，任以州事。黔娄甚清洁，光济多计谋，并劝为善政。元起之克季连也，城内财宝无所私，勤恤民事，口不论财色。性本能饮酒，至一斛不乱，及是绝之。蜀土翕然称

之。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，与黔娄志行不同，乃言于元起曰：“城中称有三刺史，节下何以堪之！”元起由此疏黔屡、光济，而治迹稍损。

在州二年，以母老乞归供养，诏许焉。征为右卫将军，以西昌侯萧渊藻代之。是时，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，引魏人，白马戍主尹天宝驰使报蜀，魏将王景胤、孔陵寇东西晋寿，并遣告急，众劝元起急救之。元起曰：“朝廷万里，军不卒至，若寇贼侵淫，方须扑讨，董督之任，非我而谁？何事匆匆便救。”黔娄等苦谏之，皆不从。高祖亦假元起节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救汉中。比至，魏已攻陷两晋寿。渊藻将至。元起颇营还装，粮储器械，略无遗者。渊藻入城，甚怨望之，因表其逗留不忧军事。收付州狱，于狱自缢，时年四十八。有司追劾削爵土，诏减邑之半，乃更封松滋县侯，邑千户。

初，元起在荆州，刺史随王板元起为从事，别驾庾荜坚执不可，元起恨之。大军既至京师，荜在城内，甚惧。及城平，元起先遣迎荜，语人曰：“庾别驾若为乱兵所杀，我无以自明。”因厚遣之。少时又赏至其西沮田舍，有沙门造之乞，元起问田人曰：“有稻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二十斛。”元起悉以施之。时人称其有大度。

元起初为益州，过江陵迎其母，母事道，方居馆，不肯出。元起拜请同行。母曰：“贫贱家儿忽得富贵，讵可久保，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。”元起之至巴东，闻蜀乱，使蒋光济筮之，遇《蹇》，喟然叹曰：“吾岂邓艾而及此乎。”后果如筮。子铿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永元之末，荆州方未有衅，萧颖胄悉全楚之兵，首应义举。岂天之所启，人慕之谋？不然，何其响附之决也？颖达叔侄庆流后嗣，夏侯、杨、邓咸享隆名，盛矣！

梁书

·125·

详之谨厚，杨、蔡廉节，君子有取焉。

列传第五

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

张弘策，字真简，范阳方城人，文献皇后之从父弟也。幼以孝闻。母尝有疾，五日不食，弘策亦不食。母强为进粥，乃食母所余。遭母忧，三年不食盐菜，几至灭性。兄弟友爱，不忍暂离，虽各有室，常同卧起，世比之姜肱兄弟。起家齐邵陵王国常侍，迁奉朝请、西中郎江夏王行参军。

弘策与高祖年相辈，幼见亲狎，恒随高祖游处。每入室，常觉有云烟气，体辄肃然，弘策由此特敬高祖。建武末，弘策从高祖宿，酒酣，徙席星下，语及时事。弘策因问高祖曰：“纬象云何？国家故当无恙？”高祖曰：“其可言乎？”弘策因曰：“请言其兆。”高祖曰：“汉北有失地气，浙东有急兵祥。今冬初，魏必动；若动则亡汉北。帝今久疾，多异议，万一伺衅，稽部且乘机而作，是亦无成，徒自驱除耳。明年都邑有乱，死人过于乱麻，齐之历数，自兹亡矣。梁、楚、汉当有英雄兴。”弘策曰：“英雄今何在？为已富贵，为在草茅？”高祖笑曰：“光武有云：‘安知非仆？’”弘策起曰：“今夜之言，是天意也。请定君臣之分。”高祖曰：“舅欲效邓晨乎？”是冬，魏军寇新野，高祖将兵为援，且受密旨，仍代曹虎为雍州。弘策闻之心喜，谓高祖曰：“夜中之言，独当验矣。”高

祖笑曰：“且勿多言。”弘策从高祖西行，仍参帷幄，身亲军役，不惮辛苦。

五年秋，明帝崩，遗诏以高祖为雍州刺史，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，带襄阳令。高祖睹海内方乱，有匡济之心，密为储备，谋猷所及，惟弘策而已。时长沙宣武王罢益州还，仍为西中郎长史，行郢州事。高祖使弘策到郢，陈计于宣武王，语在《高祖纪》。弘策因说王曰：“昔周室既衰，诸侯力争，齐桓盖中人耳，遂能一匡九合，民至于今称之。齐德告微，四海方乱，苍生之命，会应有主。以郢州居中流之要，雍部有戎马之饶，卿兄弟英武，当今无敌，虎据两州，参分天下，纠合义兵，为百姓请命，废昏立明，易于反掌。如此，则桓、文之业可成，不世之功可建。无为竖子所欺，取笑身后。雍州揣之已熟，愿善图之。”王颇不恚而无以拒也。

义师将起，高祖夜召弘策、吕僧珍入宅定义，旦乃发兵，以弘策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领万人督后部军事。西台建，为步兵校尉，迁车骑谘议参军。及郢城平，萧颖达、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，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，直指京邑，以计语弘策，弘策与高祖意合。又访宁远将军庾域，域又同。乃命众军即日上道，沿江至建康，凡矶、浦、村落，军行宿次、立顿处所，弘策逆为图测，皆在目中。义师至新林，王茂、曹景宗等于大航方战，高祖遣弘策持节劳勉，众咸奋厉。是日，仍破硃雀军。高祖入顿石头城，弘策屯门警卫，引接士类，多全免。城平，高祖遣弘策与吕僧珍先入清宫，封检府库。于时城内珍宝委积，弘策申勒部曲，秋毫无犯。迁卫尉卿，加给事中。天监初，加散骑常侍，洮阳县侯，邑二千二百户。弘策尽忠奉上，知无不为，交友故旧，随才荐拔，搢绅皆趋焉。

时东昏余党初逢赦令，多未自安，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，

得入南北掖作乱，烧神虎门、总章观。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，以宿卫兵拒破之，盗分入卫尉府，弘策方救火，盗潜后害之，时年四十七。高祖深恻惜焉。给第一区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诏曰：“亡从舅卫尉，虑发所忽，殒身祆竖。其情理清贞，器识淹济，自籓升朝，契阔夷阻。加外氏凋衰，飡尝屡绝，兴感《渭阳》，情寄斯在。方赖忠勋，翼宣寡薄，报效无征，永言增恻。可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给鼓吹一部。谥曰愍。”

弘策为人宽厚通率，笃旧故。及居隆重，不以贵势自高。故人宾客，礼接如布衣时。禄赐皆散之亲友。及其遇害，莫不痛惜焉。子缅嗣，别有传。

庾域，字司大，新野人。长沙宣武王为梁州，以为录事参军，带华阳太守。时魏军攻围南郑，州有空仓数十所，域封题指示将士云：“此中粟皆满，足支二年，但努力坚守。”众心以安。虏退，以功拜羽林监，迁南中郎记室参军。永元末，高祖起兵，遣书招域。西台建，以为宁朔将军，领行选，从高祖东下。师次杨口，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衔命劳军。域乃讽夬曰：“黄钺未加，非所以总率侯伯。”夬反西台，即授高祖黄钺。萧颖胄既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论者谓高祖应致笈，域争不听，乃止。郢城平。域及张弘策议与高祖意合，即命众军便下。每献谋画，多被纳用。霸府初开，以为谘议参军。天监初，封广牧县子，后军司马。出为宁朔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举州叛降魏，魏骑将袭巴西，域固守百余日，城中粮尽，将士皆齧草食土，死者太半，无有离心。魏军退，诏增封二百户，进爵为伯。六年，卒于郡。

郑绍叔，字仲明，荥阳开封人也。世居寿阳。祖琨，宋高平太守。绍叔少孤贫。年二十余，为安豊令，居县有能名。本

州召补主簿，转治中从事史。时刺史萧诞以弟谿诛，台遣收兵卒至，左右莫不惊散，绍叔闻难，独驰赴焉。诞死，侍送丧柩，众咸称之。到京师，司空徐孝嗣见而异之，曰：“祖逖之流也。”

高祖临司州，命为中兵参军，领长流，因是厚自结附。高祖罢州还京师，谢遣宾客，绍叔独固请愿留。高祖谓曰：“卿才幸自有用，我今未能相益，宜更思他涂。”绍叔曰：“委质有在，义无二心。”高祖固不许，于是乃还寿阳。刺史萧遥昌苦引绍叔，终不受命。遥昌怒，将囚之，救解得免。及高祖为雍州刺史，绍叔间道西归，补宁蛮长史、扶风太守。

东昏既害朝宰，颇疑高祖。绍叔兄植为东昏直后，东昏遣至雍州，托以候绍叔，实潜使为刺客。绍叔知之，密以白高祖。植既至，高祖于绍叔处置酒宴之，戏植曰：“朝廷遣卿见图，今日闲宴，是见取良会也。”宾主大笑。令植登临城隍，周观府署，士卒、器械、舟舳、战马，莫不富实。植退谓绍叔曰：“雍州实力，未易图也。”绍叔曰：“兄还，具为天子言之。兄若取雍州，绍叔请以此众一战。”送兄于南岷，相持恸哭而别。

义师起，为冠军将军，改骁骑将军，侍从东下江州，留绍叔监州事，督江、湘二州粮运，事无阙乏。天监初，入为卫尉卿。绍叔忠于事上，外所闻知，纤毫无隐。每为高祖言事，善则曰：“臣愚不及，此皆圣主之策。”其不善，则曰：“臣虑出浅短，以为其事当如是，殆以此误朝廷，臣之罪深矣。”高祖甚亲信之。母忧去职。绍叔有至性，高祖常使人节其哭。顷之，起为冠军将军、右军司马，封营道县侯，邑千户。俄复为卫尉卿，加冠军将军。以营道县户凋弊，改封东兴县侯，邑如故。初，绍叔少失父，事母及祖母以孝闻，奉兄恭谨。及居显要，禄赐所得及四方贡遗，悉归之兄室。

三年，魏军围合肥，绍叔以本号督众军镇东关，事平，复为卫尉。既而义阳为魏所陷，司州移镇关南。四年，以绍叔为使持节、征虏将军、司州刺史。绍叔创立城隍，缮修兵器，广田积谷，招纳流民，百姓安之。性颇矜躁，以权势自居，然能倾心接物，多所荐举，士类亦以此归之。

六年，征为左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司、豫二州大中正。绍叔至家疾笃。诏于宅拜授，舆载还府，中使医药，一日数至。七年，卒于府舍，时年四十五。高祖将临其殡，绍叔宅巷狭陋，不容舆驾，乃止。诏曰：“追往念功，前王所笃；在诚惟旧，异代同规。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东兴县开国侯绍叔，立身清正，奉上忠恪，契阔藩朝，情绩显著。爰及义始，实立茂勋，作牧疆境，效彰所莅。方申任寄，协赞心膂；奄至殒丧，伤痛于怀。宜加优典，隆兹宠命。可赠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凶事所需，随由资给。谥曰忠。”

绍叔卒后，高祖尝潸然谓朝臣曰：“郑绍叔立志忠烈，善则称君，过则归己，当今殆无其比。”其见赏惜如此。子贞嗣。

吕僧珍，字元瑜，东平范人也。世居广陵。起自寒贱。始童儿时，从师学，有相工历观诸生，指僧珍谓博士曰：“此有奇声，封侯相也。”年二十余，依宋丹阳尹刘秉，秉诛后，事太祖文皇为门下书佐。身長七尺五寸，容貌甚伟。在同类中少所褻狎，曹辈皆敬之。

太祖为豫州刺史，以为典签，带蒙令，居官称职。太祖迁领军，补主簿。妖贼唐瑀寇东阳，太祖率众东讨，使僧珍知行军众局事。僧珍宅在建阳门东，自受命当行，每日由建阳门道，不过私室，太祖益以此知之。为丹阳尹，复命为郡督邮。齐随王子隆出为荆州刺史，齐武以僧珍为子隆防阁，从之镇。永明

九年，雍州刺史王奂反，敕遣僧珍隶平北将军曹虎西为典签，带新城令。魏军寇沔北，司空陈显达出讨，一见异之，因屏人呼上座，谓曰：“卿有贵相，后当不见减，努力为之。”

建武二年，魏大举南侵，五道并进。高祖率师援义阳，僧珍从在军中。长沙宣武王时为梁州刺史。魏围守连月，间谍所在不通，义阳与雍州路断。高祖欲遣使至襄阳，求梁州问，众皆惮，莫敢行，僧珍固请充使，即日单舸上道。既至襄阳，督遣援军，且获宣武王书而反，高祖甚嘉之。事宁，补羽林监。

东昏即位，司空徐孝嗣管朝政，欲与共事，僧珍揣不久安，竟弗往。时高祖已临雍州，僧珍固求西归，得补郎令。既至，高祖命为中兵参军，委以心膂。僧珍阴养死士，归之者甚众。高祖颇招武猛，士庶响从，会者万余人，因命按行城西空地，将起数千间屋，以为止舍，多伐材竹，沈于檀溪，积茅盖若山阜，皆不之用。僧珍独悟其旨，亦私具橦数百张。义兵起，高祖夜召僧珍及张弘策定义，明旦乃会众发兵，悉取檀溪材竹，装为艘舰，葺之以茅，并立办。众军将发，诸将果争橦，僧珍乃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

高祖以僧珍为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出入卧内，宣通意旨。师及郢城，僧珍率所领顿偃月垒，俄又进据骑城。郢州平，高祖进僧珍为前锋大将军。大军次江宁，高祖令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逻。其日，东昏将李居士与众来战，僧珍等要击，大破之。乃与茂进军于白板桥筑垒，垒立，茂移顿越城，僧珍独守白板。李居士密觐知众少，率锐卒万人，直来薄城。僧珍谓将士曰：“今力既不敌，不可与战；亦勿遥射，须至堑里，当并力破之。俄而皆越堑拔栅，僧珍分人上城，矢石俱发，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后，守隅者复逾城而下，内外齐击，居士应时奔散，获其器甲不可胜计。僧珍又进据越城。东昏大将王珍

国列车为营，背淮而阵。王茂等众军击之，僧珍纵火车焚其营。即日瓦解。

建康城平，高祖命僧珍率所领先入清宫，与张弘策封检府库，即以本官带南彭城太守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虎贲中郎将。高祖受禅，以为冠军将军、前军司马，封平固县侯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寻迁给事中、右卫将军。顷之，转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入直秘书省，总知宿卫。天监四年冬，大举北伐，自是军机多事，僧珍昼直中书省，夜还秘书。五年夏，又命僧珍率羽林劲勇出梁城。其年冬旋军，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。

僧珍去家久，表求拜墓。高祖欲荣之，使为本州，乃授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僧珍在任，平心率下，不私亲戚。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，僧珍既至，乃弃业欲求州官。僧珍曰：“吾荷国重恩，无以报效，汝等自有常分，岂可妄求叨越，但当速反葱肆耳。”僧珍旧宅在市北，前有督邮廨，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。僧珍怒曰：“督邮官廨也，置立以来，便在此地，岂可徙之益吾私宅！”姊适于氏，住在市西，小屋临路，与列肆杂处，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，不以为耻。在州百日，征为领军将军，寻加散骑常侍，给鼓吹一部，直秘书省如先。

僧珍有大勋，任总心膂，恩遇隆密，莫与为比。性甚恭慎，当直禁中，盛暑不敢解衣。每侍御座，屏气鞠躬，果食未尝举箸。尝因醉后，取一柑食之。高祖笑谓曰：“便是大有所进。

“禄俸之外，又月给钱十万；其余赐赉不绝于时。

十年，疾病，车驾临幸，中使医药，日有数四。僧珍语亲旧曰：“吾昔在蒙县，热病发黄，当时必谓不济，主上见语，‘卿有富贵相，必当不死，寻应自差’，俄而果愈。今已富贵而复发黄，所苦与昔正同，必不复起矣。”竟如其言。卒于领

军府舍，时年五十八。高祖即日临殡，诏曰：“思旧笃终，前王令典；追荣加等，列代通规。散骑常侍、领军将军、平固县开国侯僧珍，器思淹通，识宇详济，竭忠尽礼，知无不为。与朕契阔，情兼屯泰。大业初构，茂勋克举。及居禁卫，朝夕尽诚。方参任台槐，式隆朝寄；奄致丧逝，伤恻于怀。宜加优典，以隆宠命。可赠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、鼓吹、侯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所须，随由备办。谥曰忠敬侯。”高祖痛惜之，言为流涕。长子峻早卒，峻子淡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张弘策敦厚慎密，吕僧珍恪勤匪懈，郑绍叔忠诚亮荇，缔构王业，三子皆有力焉。僧珍之肃恭禁省，绍叔之造膝诡辞，盖识为臣之节矣。

列传第六

柳惔 惔弟忱 席阐文 韦睿 族弟爰

柳惔，字文通，河东解人也。父世隆，齐司空。惔年十七，齐武帝为中军，命为参军，转主簿。齐初，入为尚书三公郎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巴东王子响友。子响为荆州，惔随之镇。子响昵近小人，惔知将为祸，称疾还京。及难作，惔以先归得免。历中书侍郎，中护军长史。出为新安太守，居郡，以无政绩，免归。久之，为右军谘议参军事。

建武末，为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及高祖起兵，惔举汉中应义。和帝即位，以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高祖践阼，征为护军将军，未拜，仍迁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论功封曲江侯，邑千户。高祖因宴为诗以贻惔曰：“尔实冠群后，惟余实念功。”又尝侍座，高祖曰：“徐元瑜违命岭南，《周书》罪不相及，朕已宥其诸子，何如？”惔对曰：“罚不及嗣，赏延于世，今复见之圣朝。”时以为知言。寻迁尚书右仆射。

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临川王宏都督众军，以惔为副。军还，复为仆射。以久疾，转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给亲信二十人。未拜，出为使持节、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六年十月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六。高祖为素服举哀。赠侍中、抚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谥曰穆。惔著《仁政传》及诸诗赋，粗有辞

义。子照嗣。

惔第四弟愷，亦有美誉，历侍中、镇西长史。天监十二年，卒，赠宁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忱字文若，惔第五弟也。年数岁，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，忱不解带经年。及居丧，以毁闻。起家为司徒行参军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西中郎主簿，功曹史。

齐东昏遣巴西太守刘山阳由荆袭高祖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计未有定，召忱及其所亲席阐文等夜入议之。忱曰：“朝廷狂悖，为恶日滋。顷闻京师长者，莫不重足累息；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藉以相毙耳。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若使彼凶心已逞，岂知使君不系踵而及？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拟；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。进退无可，且深虑之。”阐文亦深劝同高祖。颖胄乃诱斩山阳，以忱为宁朔将军。

和帝即位，为尚书吏部郎，进号辅国将军、南平太守。寻迁侍中、冠军将军，太守如故。转吏部尚书，不拜。郢州平，颖胄议迁都夏口，忱复固谏，以为巴硖未宾，不宜轻舍根本，摇动民志。颖胄不从。俄而巴东兵至硖口，迁都之议乃息。论者以为见机。

高祖践阼，以忱为五兵尚书，领骁骑将军。论建义功，封州陵伯，邑七百户。天监二年，出为安西长史、冠军将军、南郡太守。六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。未发，迁持节、督湘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八年，坐辄放从军丁免。俄入为秘书监，迁散骑常侍，转祠部尚书，未拜遇疾，诏改授给事中、光禄大夫，疾笃不拜。十年，卒于家，时年四十一。追赠中书令，谥曰穆。子范嗣。

席阐文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孤贫，涉猎书史。齐初，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，由是与其子颖胄善。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，领城局。高祖之将起义也，阐文深劝之，颖胄同焉，仍遣田祖恭私报高祖，并献银装刀，高祖报以金如意。和帝称尊号，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寻迁卫尉卿。颖胄暴卒，州府骚扰，阐文以和帝幼弱，中流任重，时始兴王憺留镇雍部，用与西朝群臣迎王总州事，故赖以宁辑。高祖受禅，除都官尚书、辅国将军。封山阳伯，邑七百户。出为东阳太守，又改封湘西，户邑如故。视事二年，以清白著称，卒于官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威。

韦睿，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自汉丞相贤以后，世为三辅著姓。祖玄，避吏隐于长安南山。宋武帝入关，以太尉掾征，不至。伯父祖征，宋末为光禄勋。父祖归，宁远长史。睿事继母以孝闻。睿兄纂、阐，并早知名。纂、睿皆好学，阐有清操。祖征累为郡守，每携睿之职，视之如子。时睿内兄王愷、姨弟杜恽，并有乡里盛名。祖征谓睿曰：“汝自谓何如愷、恽？”睿谦不敢对。祖征曰：“汝文章或小减，学识当过之；然而干国家，成功业，皆莫汝逮也。”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，要睿俱行。梁土富饶，往者多以贿败；睿时虽幼，独用廉闻。

宋永光初，袁抃为雍州刺史，见而异之，引为主簿。抃到州，与邓琬起兵，睿求出为义成郡，故免抃之祸。后为晋平王左常侍，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，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，拒荆州刺史沈攸之。攸之平，迁前军中兵参军。久之，为广德令。累迁齐兴太守、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末多故，不欲远乡里，求为上庸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。俄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，民心惶骇，未有所定，西土人谋之于睿。睿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。

其取赤族也，宜哉！天下真人，殆兴于吾州矣。”乃遣其二子，自结于高祖。

义兵檄至，睿率郡人伐竹为筏，倍道来赴，有众二千，马二百匹。高祖见睿甚悦，拊几曰：“他日见君之面，今日见君之心，吾事就矣。”义师克郢、鲁，平加湖，睿多建谋策，皆见纳用。大军发郢，谋留守将，高祖难其人；久之，顾睿曰：“弃骐驎而不乘，焉遑遑而更索？”即日以为冠军将军、江夏太守，行郢府事。初，郢城之拒守也，男女口垂十万，闭垒经年，疾疫死者十七八，皆积尸于床下，而生者寝处其上，每屋辄盈满。睿料简隐恤，咸为营理，于是死者得埋藏，生者反居业，百姓赖之。

梁台建，征为大理。高祖即位，迁廷尉，封都梁子，邑三百户。天监二年，改封永昌，户邑如先。东宫建，迁太子右卫率，出为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领历阳太守。三年，魏遣众来寇，率州兵击走之。

四年，王师北伐，诏睿都督众军。睿遣长史王超宗、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岷城，未能拔。睿巡行围栅，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睿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本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睿曰：“不然。魏城中二千余人，闭门坚守，足以自保，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若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睿指其节曰：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韦睿之法，不可犯也。”乃进兵。士皆殊死战，魏军果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城拔。遂进讨合肥。先是，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，久未能下，睿按行山川，曰：“吾闻‘汾水可以灌平阳，绛水可以灌安邑’，即此是也。”乃堰肥水，亲自表率，顷之，堰成水通，舟舰继至。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，睿先攻二城。既而魏援将扬灵胤帅军五万奄至，众惧不敌，请表益

兵。睿笑曰：“贼已至城下，方复求军，临难铸兵，岂及马腹？且吾求济师，彼亦征众，犹如吴益巴丘，蜀增白帝耳。‘师克在和不在众’，古之义也。”因与战，破之，军人少安。

初，肥水堰立，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，魏攻陷怀静城，千余人皆没。魏人乘胜至睿堤下，其势甚盛，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，诸将又请走保三义。睿怒曰：“宁有此邪！将军死绥，有前无却。”因令取伞扇麾幢，树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睿素羸，每战未尝骑马，以板舆自载，督厉众军。魏兵来凿堤，睿亲与争之，魏军少却，因筑垒于堤以自固。睿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，四面临之。魏人计穷，相与悲哭。睿攻具既成，堰水又满，魏救兵无所用。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中弩死，城遂溃。俘获万余级，牛马万数，绢满十间屋，悉充军赏。睿每昼接客旅，夜算军书，三更起张灯达曙，抚循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争归之。所至顿舍修立，馆宇藩篱墙壁，皆应准绳。

合肥既平，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。东陵去魏郢城二十里，将会战，有诏班师。去贼既近，惧为所蹶，睿悉遣輜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，魏人服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至是迁豫州于合肥。

五年，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，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，众号百万，连城四十余。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，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。次邵阳洲，筑垒相守，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。睿自合肥径道由阴陵大泽行，值涧谷，辄飞桥以济。师人畏魏军盛，多劝睿缓行。睿曰：“钟离今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！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而至邵阳。初，高祖敕景宗曰：“韦睿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礼甚谨。高祖闻之，曰：“二将和，师必济矣。”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，夜掘长堑，树鹿角，截洲为

城，比晓而营立。元英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明旦，英自率众来战，睿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麾军，一日数合，英甚惮其强。魏军又夜来攻城，飞矢雨集，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，睿不许。军中惊，睿于城上厉声呵之，乃定。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睿装大舰，使梁郡太守冯道根、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。值淮水暴长，睿即遣之，斗舰竞发，皆临敌垒。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膏，从而焚其桥。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敢死之士，拔栅斫桥，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间，桥栅尽坏。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人大溃。元英见桥绝，脱身遁去。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，斩首亦如之。其余释甲稽颡，乞为囚奴，犹数十万。所获军实牛马，不可胜纪。睿遣报昌义之，义之且悲且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！更生！”高祖遣中书郎周舍劳于淮上，睿积所获于军门，舍观之，谓睿曰：“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。”以功增封七百户，进爵为侯，征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七年，迁左卫将军，俄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，为魏人所蹙，三关扰动，诏睿督众军援焉。睿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更开大堑，起高楼，众颇讥其示弱。睿曰：“不然，为将当有怯时，不可专勇。”是时元英复追仙琕，将复邵阳之耻，闻睿至，乃退。帝亦诏罢军。明年，迁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九年，征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累迁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十三年，迁智武将军、丹阳尹，以公事免。顷之，起为中护军。

十四年，出为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初，睿起兵乡中，客阴俊光泣止睿，睿还为州，俊光道候睿，睿笑谓之曰：“若从公言，乞食于路矣。”饷耕牛十头。睿于故旧，无

所遗惜，士大夫年七十以上，多与假板县令，乡里甚怀之。十五年，拜表致仕，优诏不许。十七年，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寻给鼓吹一部，入直殿省。居朝廷，恂恂未尝忤视，高祖甚礼敬之。性慈爱，抚孤兄子过于己子，历官所得禄赐，皆散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后为护军，居家无事，慕万石、陆贾之为人，因画之于壁以自玩。时虽老，暇日犹课诸儿以学。第三子棱，尤明经史，世称其洽闻，睿每坐棱使说书，其所发摘，棱犹弗之逮也。高祖方锐意释氏，天下咸从风而化；睿自以信受素薄，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他日。

普通元年夏，迁侍中、车骑将军，以疾未拜。八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九。遗令薄葬，敛以时服。高祖即日临哭甚恻。赐钱十万，布二百匹，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取给于官，遣中书舍人监护。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严。

初，邵阳之役，昌义之甚德睿，请曹景宗与睿会，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，景宗掷得雉，睿徐掷得卢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“异事”，遂作塞。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，睿独居后，其不尚胜，率多如是，世尤以此贤之。子放、正、棱、黯，放别有传。

正字敬直，起家南康王行参军，稍迁中书侍郎，出为襄阳太守。初，正与东海王僧孺友善，及僧孺为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，宾友故人莫不倾意，正独澹然。及僧孺摈废之后，正复笃素分，有逾曩日，论者称焉。历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

棱字威直，性恬素，以书史为业，博物强记，当世之士，咸就质疑。起家安成王府行参军，稍迁治书侍御史，太子仆，光禄卿。著《汉书续训》三卷。

黯字务直，性强正，少习经史，有文词。起家太子舍人，

稍迁太仆卿，南豫州刺史，太府卿。侯景济江，黯屯六门，寻改为都督城西面诸军事。时景于城外起东西二土山，城内亦作以应之，太宗亲自负土，哀太子以下躬执畚鍤。黯守西土山，昼夜苦战，以功授轻车将军，加持节。卒于城内，赠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睿族弟爱。

爱字孝友，沈静有器局。高祖父广，晋后军将军、北平太守。曾祖轨，以孝武太元之初，南迁襄阳，为本州别驾，散骑侍郎。祖公循，宋义阳太守。父义正，早卒。

爱少而偏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清介，不妄交游，而笃志好学，每虚室独坐，游心坟素，而埃尘满席，寂若无人。年十二，尝游京师，值天子出游南苑，邑里喧哗，老幼争观，爱独端坐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宗族见者，莫不异焉。及长，博学有文才，尤善《周易》及《春秋左氏》义。

袁抃为雍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遭母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起坟。高祖临雍州，闻之，亲往临吊。服阕，引为中兵参军。义师之起也，以爱为壮武将军、冠军南平王司马，带襄阳令。时京邑未定，雍州空虚，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，州内惊扰，百姓携贰。爱沉敏有谋，素为州里信伏，乃推心抚御，晓示逆顺；兼率募乡里，得千余人，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，大破之，百姓乃安。

萧颖胄之死也，和帝征兵襄阳，爱从始兴王憺赴焉。先是，巴东太守萧瓚、巴东太守鲁休烈举兵来逼荆州，及憺至，令爱书谕之，瓚即日请降。

中兴二年，从和帝东下。高祖受禅，进号辅国将军，仍为骁骑将军，寻除宁蜀太守，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，行至公安，道病卒，赠卫尉卿。子乾向，官至骁骑将军，征北长史，汝阴、钟离二郡太守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窦融以河右归汉，终为盛族；柳惔举南郑响从，而家声弗寔，时哉！忱之谋画，亦用有成，智矣。韦睿起上庸以附义，其地比惔则薄，及合肥、邵阳之役，其功甚盛，推而弗有，君子哉！

列传第七

范云 沈约

范云，字彦龙，南乡舞阴人，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。年八岁，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，琰异之，要就席，云风姿应对，傍若无人。琰令赋诗，操笔便就，坐者叹焉。尝就亲人袁照学，昼夜不怠。照抚其背曰：“卿精神秀朗而勤于学，卿相才也。”少机警有识，且善属文，便尺牍，下笔辄成，未尝定藁，时人每疑其宿构。父抗，为郢府参军，云随父在府，时吴兴沈约、新野庾杲之与抗同府，见而友之。

起家郢州西曹书佐，转法曹行参军。俄而沈攸之举兵围郢城，抗时为府长流，入城固守，留家属居外。云为军人所得，攸之召与语，声色甚厉，云容貌不变，徐自陈说。攸之乃笑曰：“卿定可儿，且出就舍。”明旦，又召令送书入城。城内或欲诛之，云曰：“老母弱弟，悬命沈氏，若违其命，祸必及亲，今日就戮，甘心如荠。”长史柳世隆素与云善，乃免之。

齐建元初，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，云始随王，王未之知也。会游秦望，使人视刻石文，时莫能识，云独诵之，王悦，自是宠冠府朝。王为丹阳尹，召为主簿，深相亲任。时进见齐高帝，值有献白鸟者，帝问此为何瑞？云位卑，最后答曰：“臣闻王者敬宗庙，则白鸟至。”时谒庙始毕。帝曰：“卿言是

也。感应之理，一至此乎！”转补征北南郡王刑狱参军事，领主簿如故，迁尚书殿中郎。子良为司徒，又补记室参军事，寻授通直散骑侍郎、领本州大中正。出为零陵内史，在任洁己，省烦苛，去游费，百姓安之。明帝召还都，及至，拜散骑侍郎。复出为始兴内史。郡多豪猾大姓，二千石有不善者，谋共杀害，不则逐去之。边带蛮俚，尤多盗贼，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。云入境，抚以恩德，罢亭候，商贾露宿，郡中称为神明。仍迁假节、建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初，云与尚书仆射江祐善，祐姨弟徐艺为曲江令，深以托云。有谭俨者，县之豪族，艺鞭之，俨以为耻，诣京诉云，云坐征还下狱，会赦免。永元二年，起为国子博士。

初，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，又尝接里闾，高祖深器之。及义兵至京邑，云时在城内。东昏既诛，侍中张稷使云衔命出城，高祖因留之，便参帷幄，仍拜黄门侍郎，与沈约同心翊赞。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、领录事。梁台建，迁侍中。时高祖纳齐东昏余妃，颇妨政事，云尝以为言，未之纳也。后与王茂同入卧内，云又谏曰：“昔汉祖居山东，贪财好色，及入关定秦，财帛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范增以为其志大故也。今明公始定天下，海内想望风声，奈何袭昏乱之踪，以女德为累。”王茂因起拜曰：“范云言是，公必以天下为念，无宜留惜。”高祖默然。云便疏令以余氏赉茂，高祖贤其意而许之。明日，赐云、茂钱各百万。

天监元年，高祖受禅，柴燎于南郊，云以侍中参乘。礼毕，高祖升辇，谓云曰：“朕之今日，所谓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。

“云对曰：“亦愿陛下日慎一日。”高祖善之。是日，迁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；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，邑千户。云以旧恩见拔，超居佐命，竭诚翊亮，知无不为。高祖亦推心任之，所奏

多允。尝侍宴，高祖谓临川王宏、鄱阳王恢曰：“我与范尚书少亲善，申四海之敬；今为天下主，此礼既革，汝宜代我呼范为兄。”二王下席拜，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，时人荣之。其年，东宫建，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，寻迁尚书右仆射，犹领吏部。顷之，坐违诏用人，免吏部，犹为仆射。

云性笃睦，事寡嫂尽礼，家事必先谘而后行。好节尚奇，专趣人之急。少时与领军长史王咳善，咳亡于官舍，贫无居宅，云乃迎丧还家。躬营含殡。事竟陵王子良恩礼甚隆，云每献损益，未尝阿意。子良尝启齐武帝论云为郡。帝曰：“庸人，闻其恒相卖弄，不复穷法，当宥之以远。”子良曰：“不然。云动相规诲，谏书具存，请取以奏。”既至，有百余纸，辞皆切直。帝叹息，因谓子良曰：“不谓云能尔。方使弼汝，何宜出守。”齐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，顾谓众宾曰：“刈此亦殊可观。”众皆唯唯。云独曰：“夫三时之务，实为长勤。伏愿殿下知稼穡之艰难，无徇一朝之宴逸。”既出，侍中萧缅先不相识，因就车握云手曰：“不图今日复闻说言。”及居选官，任守隆重，书牋盈案，宾客满门，云应对如流，无所壅滞，官曹文墨，发撻若神，时人咸服其明瞻。性颇激厉，少威重，有所是非，形于造次，士或以此少之。初，云为郡号称廉洁，及居贵重，颇通馈饷；然家无蓄积，随散之亲友。

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高祖为之流涕，即日舆驾临殡。诏曰：“追远兴悼，常情所笃；况问望斯在，事深朝寄者乎！故散骑常侍、尚书右仆射、霄城侯云，器范贞正，思怀经远，爰初立志，素履有闻。脱巾来仕，清绩仍著。夔务登朝，具瞻惟允。绸缪翊赞，义简朕心，虽勤非负轍，而旧同论讲。方骋远涂，永毘庶政；奄致丧殒，伤悼于怀。宜加命秩，式备徽典。可追赠侍中、卫将军，仆射、侯如故。并给鼓吹一部。”礼官

请谥曰宣，敕赐谥文。有集三十卷。子孝才嗣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

沈约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祖林子，宋征虏将军。父璞，淮南太守。璞元嘉末被诛，约幼潜窜，会赦免。既而流寓孤贫，笃志好学，昼夜不倦。母恐其以劳生疾，常遣减油灭火。而昼之所读，夜辄诵之，遂博通群籍，能属文。起家奉朝请。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；兴宗为郢州刺史，引为安西外兵参军，兼记室。兴宗尝谓其诸子曰：“沈记室人伦师表，宜善事之。”及为荆州，又为征西记室参军，带关西令。兴宗卒，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，转外兵，并兼记室。入为尚书度支郎。

齐初为征虏记室，带襄阳令，所奉之王，齐文惠太子也。太子入居东宫，为步兵校尉，管书记，直永寿省，校四部图书。时东宫多士，约特被亲遇，每直入见，影斜方出。当时王侯到宫，或不得进，约每以为言。太子曰：“吾生平懒起，是卿所悉，得卿谈论，然后忘寝。卿欲我夙兴，可恒早入。”迁太子家令，后以本官兼著作郎，迁中书郎，本邑中正，司徒右长史，黄门侍郎。时竟陵王亦招士，约与兰陵萧琛、琅邪王融、陈郡谢朓、南乡范云、乐安任昉等皆游焉，当世号为得人。俄兼尚书左丞，寻为御史中丞，转车骑长史。隆昌元年，除吏部郎，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明帝即位，进号辅国将军，征为五兵尚书，迁国子祭酒。明帝崩，政归冢宰，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写遗诏。迁左卫将军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永元二年，以母老表求解职，改授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征虏将军、南清河太守。

高祖在西邸，与约游旧，建康城平，引为骠骑司马，将军如故。时高祖勋业既就，天人允属，约尝扣其端，高祖默而不应。佗日又进曰：“今与古异，不可以淳风期万物。士大夫攀

龙附凤者，皆望有尺寸之功，以保其福禄。今童儿牧竖，悉知齐祚已终，莫不云明公其人也。天文人事，表革运之征，永元以来，尤为彰著。讖云‘行中水，作天子’，此又历然在记。天心不可违，人情不可失，苟是历数所至，虽欲谦光，亦不可得已。”高祖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对曰：“公初杖兵樊、沔，此时应思，今王业已就，何所复思。昔武王伐纣，始入，民便曰吾君，武王不违民意，亦无所思。公自至京邑，已移气序，比于周武，迟速不同。若不早定大业，稽天人之望，脱有一人立异，便损威德。且人非金玉，时事难保。岂可以建安之封，遗之子孙？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分定，无复异心。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。”高祖然之。约出，高祖召范云告之，云对略同约旨。高祖曰：“智者乃尔暗同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。”云出语约，约曰：“卿必待我。

“云许诺，而约先期入，高祖命草其事。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，高祖初无所改。俄而云自外来，至殿门不得入，徘徊寿光阁外，但云“咄咄”。约出，问曰：“何以见处？”约举手向左，云笑曰：“不乖所望。”有顷，高祖召范云谓曰：“生平与沈休文群居，不觉有异人处；今日才智纵横，可谓明识。

“云曰：“公今知约，不异约今知公。”高祖曰：“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诸将，实有其劳，然成帝业者，乃卿二人也。

“梁台建，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，兼右仆射。高祖受禅，为尚书仆射，封建昌县侯，邑千户，常侍如故。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。奉策之日，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，朝野以为荣。俄迁尚书左仆射，常侍如故。寻兼领军，加侍中。天监二年，遭母忧，輿驾亲出临吊，以约年衰，不宜致毁，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。起为镇军将军、丹阳尹，置佐史。服阕，迁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，扬州大中正，关尚书八条

事，迁尚书令，侍中、詹事、中正如故。累表陈让，改授尚书左仆射、领中书令、前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如故。寻迁尚书令，领太子少傅。九年，转左光禄大夫，侍中、少傅如故，给鼓吹一部。

初，约久处端揆，有志台司，论者咸谓为宜，而帝终不用，乃求外出，又不见许。与徐勉素善，遂以书陈情于勉曰：“吾弱年孤苦，傍无期属，往者将坠于地，契阔屯遭，困于朝夕，崎岖薄宦，事非为己，望得小禄，傍此东归。岁逾十稔，方忝襄阳县，公私情计，非所了具，以身资物，不得不任人事。永明末，出守东阳，意在止足；而建武肇运，人世胶加，一去不返，行之未易。及昏猜之始，王政多门，因此谋退，庶几可果，托卿布怀于徐令，想记未忘。圣道聿兴，谬逢嘉运，往志宿心，复成乖爽。今岁开元，礼年云至，悬车之请，事由恩夺。诚不能弘宣风政，光阐朝猷，尚欲讨寻文簿，时议同异。而开年以来，病增虑切，当由生灵有限，劳役过差，总此凋竭，归之暮年，牵策行止，努力祇事。外观傍览，尚似全人，而形骸力用，不相综摄，常须过自束持，方可黾勉。解衣一卧，支体不复相关。上热下冷，月增日笃，取暖则烦，加寒必利，后差不及前差，后剧必甚前剧。百日数旬，革带常应移孔；以手握臂，率计月小半分。以此推算，岂能支久？若此不休，日复一日，将贻圣主不追之恨。冒欲表闻，乞归老之秩。若天假其年，还是平健，才力所堪，惟思是策。”勉为言于高祖，请三司之仪，弗许，但加鼓吹而已。

约性不饮酒，少嗜欲，虽时遇隆重，而居处俭素。立宅东田，瞩望郊阜。尝为《郊居赋》，其辞曰：

惟至人之非己，固物我而兼忘。自中智以下泊，咸得性以为场。兽因窟而获聘，鸟先巢而后翔。陈巷穷而业泰，婴居湫

而德昌。侨栖仁于东里，凤晦迹于西堂。伊吾人之褊志，无经世之大方。思依林而羽戢，愿托水而鳞藏。固无情于轮奂，非有欲于康庄。披东郊之寥廓，入蓬藿之荒茫。既从竖而横构，亦风除而雨攘。

昔西汉之标季，余播迁之云始。违利建于海昏，创惟桑于江汜。同河济之重世，逾班生之十纪。或辞禄而反耕，或弹冠而来仕。逮有晋之隆安，集艰虞于天步。世交争而波流，民失时而狼顾。延乱麻于井邑，曝如莽于衢路。大地旷而靡容，旻天远而谁诉。伊皇祖之弱辰，逢时艰之孔棘。违危邦而窘惊，访安土而移即。肇胥宇于硃方，掩闲庭而晏息。值龙颜之郁起，乃凭风而矫翼。指皇邑而南辕，驾修衢以骋力。迁华靡而来启，张高衡而徙植。傍逸陌之修平，面淮流之清直。芳尘浸而悠远，世道忽其窟隆。绵四代于兹日，盈百祀于微躬。嗟弊庐之难保，若霁箨之从风。或诛茅而剪棘，或既西而复东。乍容身于白社，亦寄孥于伯通。

迹平生之耿介，实有心于独往。思幽人而轸念，望东皋而长想。本忘情于徇物，徒羁继于天壤。应屡叹于牵丝，陆兴言于世网。事滔滔而未合，志悁悁而无爽。路将殫而弥峭，情薄暮而逾广。抱寸心其如兰，何斯愿之浩荡。咏归欤而踟蹰，眷岩阿而抵掌。

逢时君之丧德，何凶昏之孔炽。乃战牧所未陈，实升陬所不记。彼黎元之喋喋，将垂兽而为饵。瞻穹昊而无归，虽非牢而被戢。始叹丝而未睹，终迨组而后值。寻贻爱乎上天，固非民其莫甚。授冥符于井翼，实灵命之所稟。当降监之初辰，值积恶之云稔。宁方割于下垫，廓重氛于上塹。躬靡暇于朝食，常求衣于夜枕。既牢笼于妣、夏，又驱驰乎轩、瑱。德无远而不被，明无微而不烛。鼓玄泽于大荒，播仁风于遐俗。辟终古

而遐念，信王猷其如玉。

值銜《图》之盛世，遇兴圣之嘉期。谢中涓于初日，叨光佐于此时。阙投石之猛志，无飞矢之丽辞。排阳鸟而命邑，方河山而启基。翼储光于三善，长王职于百司。兢鄙夫之易失，惧宠禄之难持。伊前世之贵仕，罕纾情于丘窟。譬丛华于楚、赵，每骄奢以相越。筑甲馆于铜驼，并高门于北阙。辟重扃于华阙，岂蓬蒿所能没。敖传嗣于堦壤，何安身于穷地。味先哲而为言，固余心之所嗜。不慕权于城市，岂邀名于屠肆。咏希微以考室，幸风霜之可庇。

尔乃傍穷野，抵荒郊；编霜蒹，莒寒茅。构栖噪之所集，筑町疃之所交。因犯檐而刊树，由妨基而剪巢。决渟洿之汀溟，塞井甃之沦坳。艺芳枳于北渠，树修杨于南浦。迁甕牖于兰室，同肩墙于华堵。织宿楚以成门，籍外扉而为户。既取阴于庭樾，又因篱于芳杜。开阁室以远临，辟高轩而旁睹。渐沼沚于溜垂，周塍陌于堂下。其水草则苹萍芡菱，菁藻蒹菰；石衣海发，黄荇绿蒲。动红荷于轻浪，覆碧叶于澄湖。飡嘉实而却老，振羽服于清都。其陆卉则紫鳖绿蒨，天著山韭；雁齿麋舌，牛脣鼈首。布濩南池之阳，烂漫北楼之后。或幕渚而芘地，或萦窗而窥牖。若乃园宅殊制，田圃异区。李衡则橘林千树，石崇则杂果万株。并豪情之所侈，非俭志之所娱。欲令纷披蓊郁，吐绿攒珠；罗窗映户，接溜承隅。开丹房以四照，舒翠叶而九衢。抽红英于紫带，衔素蕊于青跗。其林鸟则翻泊颀颀，遗音下上；楚雀多名，流嚶杂响。或班尾而绮翼，或绿衿而绛颡。好叶隐而枝藏，乍间关而来往。其水禽则大鸿小雁，天狗泽虞；秋蟪寒襦，修鹳短舄。曳参差之弱藻，戏瀼灞之轻躯；翅抨流而起沫，翼鼓浪而成珠。其鱼则赤鲤青魮，纤倏钜褱。碧鳞殊尾，修颡偃额。小则戏渚成文，大则喷流扬白。不兴羨于江海，聊

相忘于余宅。其竹则东南独秀，九府擅奇。不迁植于淇水，岂分根于乐池。秋蛸吟叶，寒雀噪枝。来风南轩之下，负雪北堂之垂。访往涂之轸迹，观先识之情伪。每诛空而索有，皆指难以为易。不自己而求足，并尤物以兴累。亦昔士之所迷，而今余之所避也。

原农皇之攸始，讨厥播之云初。肇变腥以粒食，乃人命之所储。寻井田之往记，考阡陌于前书。颜箪食而乐在，郑高廩而空虚。顷四百而不足，亩五十而有余。抚幽衷而踟念，幸取给于庭庐。纬东菑之故耜，浸北亩之新渠。无褰纛于晓蓐，不抱怒于朝蔬。排外物以齐遣，独为累之在余。安事千斯之积，不羨汶阳之墟。

临巽维而骋目，即堆冢而流眄。虽兹山之培塿，乃文靖之所宴。驱四牡之低昂，响繁笳之清噤。罗方员而绮错，穷海陆而兼荐。奚一权之足伟，委千金其如线。试抚臆而为言，岂斯风之可扇。将通人之远旨，非庸情之所见。聊迂情而徙睇，识方阜于归津。带修汀于桂渚，肇举锺于强秦。路萦吴而款越，涂被海而通闽。怀三鸟以长念，伊故乡之可珍。实褰期于晚岁，非失步于方春。何东川之沘沘，独流涕于吾人。谬参贤于昔代，亟徒游于兹所。侍采旄而齐辔，陪龙舟而遵渚。或列席而赋诗，或班觞而宴语。總帷一朝冥漠，西陵忽其葱楚。望商飙而永叹，每乐愷于斯观。始则钟石锵珣，终以鱼龙烂漫。或升降有序，或浮白无算。贵则景、魏、萧、曹，亲则梁武、周旦。莫不共霜雾而歇灭，与风云而消散。眺孙后之墓田，寻雄霸之遗武。实接汉之后王，信开吴之英主。指衡岳而作镇，苞江汉而为宇。徒征言于石椁，遂延灾于金缕。忽芜秽而不修，同原陵之臞。宁知蝼蚁之与狐兔，无论樵刍之与牧竖。睇东嶺以流目，心凄怆而不怡。盖昔储之旧苑，实博望之余基。修林则表以桂树，

列草则冠以芳芝。风台累翼，月榭重栴。千栌捷釭，百拱相持。阜轅林驾，兰榭水嬉。逾三龄而事往，忽二纪以历兹。咸夷漫以荡涤，非古今之异时。

回余眸于良域，覩高馆于兹岭。虽混成以无迹，实遗训之可秉。始飡霞而吐雾，终陵虚而倒影。驾雌蜺之连卷，泛天江之悠永。指咸池而一息，望瑶台而高骋，匪爽言以自夸，冀神方之可请。惟钟岩之隐郁，表皇都而作峻，盖望秩之所宗，含风云而吐润。其为状也，则巍峨崇袴，乔枝拂日；峣嶷岩{山亭}，坠石堆星。岑崱崑岵，或坳或平；盘坚枕卧，诡状殊形。孤嶝横插，洞穴斜经；千丈万仞，三袭九成。亘绕州邑，款跨郊垆；素烟晚带，白雾晨縈。近循则一岩异色，远望则百岭俱青。

观二代之莹兆，睹摧残之余遂。成颠沛于虐竖，康敛衿于虚器；穆恭已于岩廊，简游情于玄肆；烈穷饮以致灾，安忘怀而受崇。何宗祖之奇杰，威横天而陵地。惟圣文之纘武，殆隆平之可至。余世德之所君，仰遗封而掩泪。神寝匪一，灵馆相距。席布驛驹，堂流桂醕。降紫皇于天阙，延二妃于湘渚。浮兰烟于桂栋，召巫阳于南楚。扬玉桴，握椒糈。悦临风以浩唱，折琼茅而延伫。敬惟空路邈远，神踪遐阔。念甚惊飙，生犹聚沫。归妙軫于一乘，启玄扉于三达。欲息心以遣累，必违人而后豁。或结于岩根，或开根于木末。室暗萝葛，檐梢松栝。既得理于兼谢，固忘怀于饥渴。或攀枝独远，或陵云高蹈。因葺茨以结名，犹观空以表号。得忘己于兹日，岂期心于来报。天假余以大德，荷兹赐之无疆。受老夫之嘉称，班燕礼于上庠。无希骥之秀质，乏如圭之令望。邀昔恩于旧主，重匪服于今皇。仰休老之盛则，请微躯于夕阳。劳蒙司而获谢，犹奉职于春坊。时言归于陋宇，聊暇日以翱翔。栖余志于净国，归余心于道场。兽依墀而莫骇，鱼物沼而不纲。旋迷涂于去辙，

笃后念于徂光。晚树开花，初英落蕊。或异林而分丹青，乍因风而杂红紫。紫莲夜发，红荷晓舒。轻风微动，其芳袭余。风骚屑于园树，月笼连于池竹。蔓长柯于檐桂，发黄华于庭菊。冰悬埒而带坻，雪萦松而被野。鸭屯飞而不散，雁高翔而欲下。并时物之可怀，虽外来而非假。实情性之所留滞，亦志之而不能舍也。

伤余情之颓暮，罹忧患其相溢。悲异轸而同归，叹殊方而并失。时复托情鱼鸟，归闲蓬荜。旁阙吴娃，前无赵瑟。以斯终老，于焉消日。惟以天地之恩不报，书事之官靡述；徒重于高门之地，不载于良史之笔。长太息其何言，羌愧心之非一。

寻加特进，光禄、侍中、少傅如故。十二年，卒官，时年七十三。诏赠本官，赙钱五万，布百匹，谥曰隐。

约左目重瞳子，腰有紫志，聪明过人。好坟籍，聚书至二万卷，京师莫比。少时孤贫，丐于宗党，得米数百斛，为宗人所侮，覆米而去。及贵，不以为憾，用为郡部传。尝侍宴，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。帝问识座中客不？曰：“惟识沈家令。”约伏座流涕，帝亦悲焉，为之罢酒。约历仕三代，该悉旧章，博物洽闻，当世取则。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文章，约兼而有之，然不能过也。自负高才，昧于荣利，乘时藉势，颇累清谈。及居端揆，稍弘止足。每进一官，辄殷勤请退，而终不能去，论者方之山涛。用事十余年，未尝有所荐达，政之得失，唯唯而已。

初，高祖有憾于张稷，及稷卒，因与约言之。约曰：“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，已往之事，何足复论。”帝以为婚家相为，大怒曰：“卿言如此，是忠臣邪！”乃辇归内殿。约惧，不觉高祖起，犹坐如初。及还，未至床，而凭空顿于户下。因病，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。召巫视之，巫言如梦。乃呼道士奏

赤章于天，称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，还具以状闻。先此，约尝侍宴，值豫州献栗，径寸半，帝奇之，问曰：“栗事多少？”与约各疏所忆，少帝三事。出谓人曰：“此公护前，不让即羞死。”帝以其言不逊，欲抵其罪，徐勉固谏乃止。及闻赤章事，大怒，中使谴责者数焉，约惧遂卒。有司谥曰文，帝曰：“怀情不尽曰隐。”故改为隐云。所著《晋书》百一十卷，《宋书》百卷，《齐纪》二十卷，《高祖纪》十四卷，《迥言》十卷，《谥例》十卷，《宋文章志》三十卷，文集一百卷：皆行于世。又撰《四声谱》，以为在昔词人，累千载而不寤，而独得胸衿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，高祖雅不好焉。帝问周舍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舍曰：“天子圣哲”是也，然帝竟不遵用。

子旋，及约时已历中书侍郎，永嘉太守，司徒从事中郎，司徒右长史。免约丧，为太子仆，复以母忧去官，而蔬食辟谷。服除，犹绝粳粱。为给事黄门侍郎、中抚军长史。出为招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在部以清治称。卒官，谥曰恭侯。子实嗣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昔木德将谢，昏嗣流虐，慄慄黔黎，命悬晷漏。高祖义拯横溃，志宁区夏，谋谟帷幄，实寄良、平。至于范云、沈约，参预缔构，赞成帝业；加云以机警明瞻，济务益时，约高才博洽，名亚迁、董，俱属兴运，盖一代之英伟焉。

列传第八

江淹 任昉

江淹，字文通，济阳考城人也。少孤贫好学，沉静少交游。起家南徐州从事，转奉朝请。宋建平王景素好士，淹随景素在南兖州。广陵令郭彦文得罪，辞连淹，系州狱。淹狱中上书曰：

昔者贱臣叩心，飞霜击于燕地；庶女告天，振风袭于齐台。下官每读其书，未尝不废卷流涕。何者？士有一定之论，女有不易之行。信而见疑，贞而为戮，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。下官闻仁不可恃，善不可依，始谓徒语，乃今知之。伏愿大王暂停左右，少加怜鉴。

下官本蓬户桑枢之民，布衣韦带之士，退不饰《诗书》以惊愚，进不买名声于天下。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，出入金华之殿，何尝不局影凝严，侧身扃禁者乎？窃慕大王之义，为门下之宾，备鸣盗浅术之余，豫三五贱伎之末。大王惠以恩光，眇以颜色。实佩荆卿黄金之赐，窃感豫让国土之分矣。常欲结纆伏剑，少谢万一，剖心摩踵，以报所天。不图小人固陋，坐贻谤缺，迹坠昭宪，身限幽圜。履影吊心，酸鼻痛骨。下官闻亏名为辱，亏形次之，是以每一念来，忽若有遗。加以涉旬月，迫季秋，天光沉阴，左右无色。身非木石，与狱吏为伍。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，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。下官虽乏乡曲之誉，

然尝闻君子之行矣。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，卧于岩石之下；次则结绶金马之庭，高议云台之上；次则虏南越之君，系单于之颈：俱启丹册，并图青史。宁当争分寸之末，竞刀锥之利哉！然下官闻积毁销金，积谗糜骨。古则直生取疑于盗金，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。彼之二才，犹或如此；况在下官，焉能自免。昔上将之耻，绛侯幽狱；名臣之羞，史迁下室，如下官尚何言哉！夫鲁连之智，辞禄而不反；接舆之贤，行歌而忘归。子陵闭关于东越，仲蔚杜门于西秦，亦良可知也。若使下官事非其虚，罪得其实，亦当钳口吞舌，伏匕首以殒身，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，燕赵悲歌之士乎？

方今圣历钦明，天下乐业，青云浮雒，荣光塞河。西泊临洮、狄道，北距飞狐、阳原，莫不浸仁沐义，照景饮醴。而下官抱痛圜门，含愤狱户，一物之微，有足悲者。仰惟大王少垂明白，则梧丘之魂，不愧于沉首；鹤亭之鬼，无恨于灰骨。不任肝胆之切，敬因执事以闻。此心既照，死且不朽。

景素览书，即日出之。寻举南徐州秀才，对策上第，转巴陵王国左常侍。景素为荆州，淹从之镇。少帝即位，多失德。景素专据上流，咸劝因此举事。淹每从容谏曰：“流言纳祸，二叔所以同亡；抵局衔怨，七国于焉俱毙。殿下不求宗庙之安，而信左右之计，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。”景素不纳。及镇京口，淹又为镇军参军事，领南东海郡丞。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，淹知祸机将发，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。

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，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，景素用司马柳世隆。淹固求之，景素大怒，言于选部，黜为建安吴兴令。淹在县三年。升明初，齐帝辅政，闻其才，召为尚书驾部郎、骠骑参军事。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，高帝谓淹曰：“天下纷纷若是，君谓何如？”淹对曰：“昔项强而刘弱，袁众而曹

寡，羽号令诸侯，卒受一剑之辱，绍跨蹶四州，终为奔北之虏。此谓‘在德不在鼎’。公何疑哉？”帝曰：“闻此言者多矣，试为虑之。”淹曰：“公雄武有奇略，一胜也；宽容而仁恕，二胜也；贤能毕力，三胜也；民望所归，四胜也；奉天子而伐叛逆，五胜也。彼志锐而器小，一败也；有威而无恩，二败也；士卒解体，三败也；搢绅不怀，四败也；悬兵数千里，而无同恶相济，五败也。故虽豺狼十万，而终为我获焉。”帝笑曰：“君谈过矣。”是时军书表记，皆使淹具草。相国建，补记室参军事。建元初，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，带东武令，参掌诏册，并典国史。寻迁中书侍郎。永明初，迁骁骑将军，掌国史。出为建武将军、庐陵内史。视事三年，还为骁骑将军，兼尚书左丞，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。少帝初，以本官兼御史中丞。

时明帝作相，因谓淹曰：“君昔在尚书中，非公事不妄行，在官宽猛能折衷；今为南司，足以震肃百僚。”淹答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可谓当官而行，更恐才劣志薄，不足以仰称明旨耳。”

“于是弹中书令谢朏，司徒左长史王绩、护军长史庾弘远，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；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、梁州刺史阴智伯，并赃货巨万，辄收付廷尉治罪。临海太守沈昭略、永嘉太守庾昙隆，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，多被劾治，内外肃然。明帝谓淹曰：“宋世以来，不复有严明中丞，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。”

“明帝即位，为车骑临海王长史。俄除廷尉卿，加给事中，迁冠军长史，加辅国将军。出为宣城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在郡四年，还为黄门侍郎、领步兵校尉，寻为秘书监。永元中，崔慧景举兵围京城，衣冠悉投名刺，淹称疾不往。及事平，世服其先见。

东昏末，淹以秘书监兼卫尉，固辞不获免，遂亲职。谓人曰：“此非吾任，路人所知，正取吾空名耳。且天时人事，寻

当翻覆。孔子曰：‘有文事者必有武备。’临事图之，何忧之有？”顷之，又副领军王莹。及义师至新林，淹微服来奔，高祖板为冠军将军，秘书监如故，寻兼司徒左长史。中兴元年，迁吏部尚书。二年，转相国右长史，冠军将军如故。

天监元年，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临沮县开国伯，食邑四百户。淹乃谓子弟曰：“吾本素宦，不求富贵，今之忝窃，遂至于此。平生言止足之事，亦以备矣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。吾功名既立，正欲归身草莱耳。”其年，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改封醴陵侯。四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高祖为素服举哀。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宪伯。

淹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，时人皆谓之才尽。凡所著述百余篇，自撰为前后集，并《齐史》十志，并行于世。

子笱袭封嗣，自丹阳尹丞为长城令，有罪削爵。普通四年，高祖追念淹功，复封笱吴昌伯，邑如先。

任昉，字彦升，乐安博昌人，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。父遥，齐中散大夫。遥妻裴氏，尝昼寝，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，自天而坠，其一铃落入裴怀中，心悸动，既而有娠，生昉。身長七尺五寸。幼而好学，早知名。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。时昉年十六，以气忤秉子。久之，为奉朝请，举兖州秀才，拜太常博士，迁征北行参军。

永明初，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，复引为主簿。俭雅钦重昉，以为当时无辈。迁司徒刑狱参军事，入为尚书殿中郎，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，以父忧去职。性至孝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续遭母忧，常庐于墓侧，哭泣之地，草为不生。服除，拜太子步兵校尉、管东宫书记。

初，齐明帝既废郁林王，始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封宣城郡公，加兵五千，

使昉具表草。其辞曰：“臣本庸才，智力浅短。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，降家人之慈；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，寄深同气。武皇大渐，实奉诏言。虽自见之明，庸近所蔽，愚夫一至，偶识量己，实不忍自固于缀衣之辰，拒违于玉几之侧，遂荷顾托，导扬末命。虽嗣君弃常，获罪宣德，王室不造，职臣之由。何者？亲则东牟，任惟博陆，徒怀子孟社稷之对，何救昌邑争臣之讥。四海之议，于何逃责？陵土未乾，训誓在耳，家国之事，一至于斯，非臣之尤，谁任其咎！将何以肃拜高寝，虔奉武园？悼心失图，泣血待旦。宁容复微荣于家耻，宴安于国危。骠骑上将之元勋，神州仪刑之列岳，尚书是称司会，中书实管王言。且虚饰宠章，委成御侮，臣知不愜，物谁谓宜。但命轻鸿毛，责重山岳，存没同归，毁誉一贯。辞一官不减身累，增一职已黷朝经。便当自同体国，不为饰让。至于功均一匡，赏同千室，光宅近甸，奄有全邦，殒越为期，不敢闻命，亦愿曲留降鉴，即垂听许。钜平之恳诚必固，永昌之丹慊获申，乃知君臣之道，绰有余裕，苟曰易昭，敢守难夺。”帝恶其辞斥，甚愠昉，由是终建武中，位不过列校。

昉雅善属文，尤长载笔，才思无穷，当世王公表奏，莫不请焉。昉起草即成，不加点窜。沈约一代词宗，深所推挹。明帝崩，迁中书侍郎。永元末，为司徒右长史。

高祖克京邑，霸府初开，以昉为骠骑记室参军。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，从容谓昉曰：“我登三府，当以卿为记室。”昉亦戏高祖曰：“我若登三事，当以卿为骑兵。”谓高祖善骑也。至是故引昉，符昔言焉。昉奉笺曰：“伏承以今月令辰，肃膺典策，德显功高，光副四海，含生之伦，庇身有地；况昉受教君子，将二十年，咳唾为恩，眄睐成饰，小人怀惠，顾知死所。昔承清宴，属有绪言，提挈之旨，形乎善谑，岂谓多幸，

斯言不渝。虽情谬先觉，而迹沦骄饵，汤沐具而非吊，大厦构而相欢。明公道冠二仪，勋超邃古，将使伊周奉饗，桓文扶毂，神功无纪，化物何称。府朝初建，俊贤骧首，惟此鱼目，唐突珣璠。顾己循涯，实知尘忝，千载一逢，再造难答。虽则殒越，且知非报。”

梁台建，禅让文诰，多昉所具。高祖践阼，拜黄门侍郎，迁吏部郎中，寻以本官掌著作。天监二年，出为义兴太守。在任清洁，儿妾食麦而已。友人彭城到溉，溉弟洽，从昉共为山泽游。及被代登舟，止有米五斛。既至无衣，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。重除吏部郎中，参掌大选，居职不称。寻转御史中丞，秘书监，领前军将军。自齐永元以来，秘阁四部，篇卷纷杂，昉手自讎校，由是篇目定焉。

六年春，出为宁朔将军、新安太守。在郡不事边幅，率然曳杖，徒行邑郭，民通辞讼者，就路决焉。为政清省，吏民便之。视事期岁，卒于官舍，时年四十九。阖境痛惜，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。高祖闻问，即日举哀，哭之甚恻。追赠太常卿，谥曰敬子。

昉好交结，奖进士友，得其延誉者，率多升擢，故衣冠贵游，莫不争与交好，坐上宾客，恒有数十。时人慕之，号曰任君，言如汉之三君也。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：“哲人云亡，仪表长谢。元龟何寄？指南谁托？”其为士友所推如此。昉不治生产，至乃居无室宅。世或讥其多乞贷，亦随复散之亲故。昉常叹曰：“知我亦以叔则，不知我亦以叔则。”昉坟籍无所不见，家虽贫，聚书至万余卷，率多异本。昉卒后，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，官所无者，就昉家取之。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，盛行于世。

初，昉立于士大夫间，多所汲引，有善己者则厚其声名。

及卒，诸子皆幼，人罕瞻恤之。平原刘孝标为著论曰：

客问主人曰：“硃公叔《绝交论》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”主人曰：“客奚此之问？”客曰：“夫草虫鸣则阜蠢跃，雕虎啸而清风起。故網緼相感，雾涌云蒸；嚶鸣相召，星流电激。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，罕生逝而国子悲。且心同琴瑟，言郁郁于兰筍，道叶胶漆，志婉变于埴簏。圣贤以此镂金版而铸盘盂，书玉牒而刻钟鼎。若匠人辍成风之妙巧，伯牙息流波之雅引。范、张款款于下泉，尹、班陶陶于永夕。骆驿纵横，烟霏雨散，皆巧历所不知，心计莫能测。而硃益州汨叙，越谟训，捶直切，绝交游，视黔首以鹰鹯，媿人伦于豺虎。蒙有猜焉，请辨其惑。”

主人欣然曰：“客所谓抚弦徽音，未达燥湿变响；张罗沮泽，不睹鹄雁高飞。盖圣人握金镜，阐风烈，龙骧螭屈，从道污隆。日月联璧，叹亶亶之弘致；云飞电薄，显棣华之微旨。若五音之变化，济九成之妙曲。此硃生得玄珠于赤水，谟神睿而为言。至夫组织仁义，琢磨道德，欢其愉乐，恤其陵夷。寄通灵台之下，遗迹江湖之上，风雨急而不辍其音，霜雪零而不渝其色，斯贤达之素交，历万古而一遇。逮叔世民讹，狙诈飙起，谿谷不能逾其险，鬼神无以究其变，竞毛羽之轻，趋锥刀之末。于是素交尽，利交兴，天下蚩蚩，鸟惊雷骇。然利交同源，派流则异，较言其略，有五术焉：

“若其宠钧董、石，权压梁、窦。雕刻百工，炉锤万物，吐漱兴云雨，呼吸下霜露，九域耸其风尘，四海叠其熏灼。靡不望影星奔，藉响川鹭，鸡人始唱，鹤盖成阴，高门旦开，流水接轸。皆愿摩顶至踵，隳胆抽肠，约同要离焚妻子，誓徇荆卿湛七族。是曰势交，其流一也。

“富埒陶、白，贵巨程、罗，山擅铜陵，家藏金穴，出平

原而联骑，居里闾而鸣钟。则有穷巷之宾，绳枢之士，冀宵烛之未光，邀润屋之微泽，鱼贯鳧踊，飒沓鳞萃，分雁鹜之稻粱，沾玉笋之余沥。衔恩遇，进款诚，援青松以示心，指白水而旌信。是曰贿交，其流二也。

“陆大夫燕喜西都，郭有道人伦东国，公卿贵其籍甚，搢绅羨其登仙。加以颐蹙頞，涕唾流沫，骋黄马之剧谈，纵碧鸡之雄辩，叙温燠则寒谷成暄，论严枯则春丛零叶，飞沉出其顾指，荣辱定其一言。于是弱冠王孙，绮纨公子，道不絀于通人，声未遁于云阁，攀其鳞翼，丐其余论，附骥驥之髦端，轶归鸿于碣石。是曰谈交，其流三也。

“阳舒阴惨，生民大情，忧合欢离，品物恒性。故鱼以泉涸而响沫，鸟因将死而悲鸣。同病相怜，缀河上之悲曲；恐惧置怀，昭《谷风》之盛典。斯则断金由于湫隘，刎颈起于苦盖。是以伍员濯漑于宰嚭，张王抚翼于陈相。是曰穷交，其流四也。

“驰骛之俗，浇薄之伦，无不操权衡，秉纤纤。衡所以揣其轻重，纤所以属其鼻息。若衡不能举，纤不能飞，虽颜、冉龙翰，凤雏曾、史，兰熏雪白，舒、向金玉，渊海卿、云，黼黻河汉，视若游尘。遇同土梗，莫肯费其半菽，罕有落其一毛。若衡重锱铢，纤微影撇，虽共工之蒐慝，驩兜之掩义，南荆之跋扈，东陵之巨猾，皆为匍匐委蛇，折枝舐痔，金膏翠羽将其意，脂韦便辟导其诚。故轮盖所游，必非夷、惠之室；苞苴所入，实行张、霍之家。谋而后动，芒毫寡忒。是曰量交，其流五也。

“凡斯五交，义同贾鬻，故桓谭譬之于鬻鬻，林回喻之于甘醴。夫寒暑递进，盛衰相袭，或前荣而后瘁，或始富而终贫，或初存而未亡，或古约而今泰，循环翻覆，迅若波澜。此则徇利之情未尝异，变化之道不得一。由是观之，张、陈所以凶终，

萧、硃所以隙末，断焉可知矣。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，何所见之晚乎？

“然因此五交，是生三衅：败德殄义，禽兽相若，一衅也；难固易携，仇讼所聚，二衅也；名陷饕餮，贞介所羞，三衅也。古人知三衅之为梗，惧五交之速尤。故王丹威子以楨楚，硃穆昌言而示绝，有旨哉！

“近世有乐安任昉，海内髦杰，早缩银黄，夙招民誉。遵文丽藻，方驾曹、王；英特俊迈，联衡许、郭。类田文之爱客，同郑庄之好贤。见一善则盱衡扼腕，遇一才则扬眉抵掌。雌黄出其屑吻，硃紫由其月旦。于是冠盖辐凑，衣裳云合，辘辘击鞞，坐客恒满。蹈其阃闾，若升阙里之堂；入其奥隅，谓登龙门之坂。至于顾盼增其倍价，剪拂使其长鸣，黦组云台者摩肩，趋走丹墀者叠迹。莫不缔恩狎，结绸缪，想惠、庄之清尘，庶羊、左之徽烈。及瞑目东越，归骸雒浦，纛帐犹悬，门罕渍酒之彦；坟未宿草，野绝动轮之宾。藐尔诸孤，朝不谋夕，流离大海之南，寄命瘴疠之地。自昔把臂之英，金兰之友，曾无羊舌下泣之仁，宁慕郈成分宅之德。呜呼！世路险巇，一至于此！太行孟门，宁云崭绝。是以耿介之士，疾其若斯，裂裳裹足，弃之长祗。独立高山之顶，欢与麋鹿同群，噉噉然绝其雾浊，诚耻之也，诚畏之也。”

昉撰《杂传》二百四十七卷，《地记》二百五十二卷，文章三十三卷。

昉第四子东里，颇有父风，官至尚书外兵郎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观夫二汉求贤，率先经术；近世取人，多由文史。二子之作，辞藻壮丽，允值其时。淹能沉静，昉持内行，并以名位终始，宜哉。江非先觉，任无旧恩，则上秩显赠，亦未由也已。

列传第九

谢朓 弟子览

谢朓，字敬冲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弘微，宋太常卿，父庄，右光禄大夫，并有名前代。朓幼聪慧，庄器之，常置左右。年十岁，能属文。庄游土山赋诗，使朓命篇，

朓揽笔便就。琅邪王景文谓庄曰：“贤子足称神童，复为后来特达。”庄笑，因抚朓背曰：“真吾家千金。”孝武帝游姑孰，敕庄携朓从驾，诏使为《洞井赞》，于坐奏之。帝曰：“虽小，奇童也。”起家抚军法曹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舍人，历中书郎，卫将军袁粲长史。粲性简峻，罕通宾客，时人方之李膺。朓谒既退，粲曰：“谢令不死。”寻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出为临川内史，以贿见劾，案经袁粲，粲寝之。

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，选朓为长史，敕与河南褚炫、济阳江革、彭城刘侯俱入侍宋帝，时号为天子四友。续拜侍中，并掌中书、散骑二省诏册。高帝进太尉，又以朓为长史，带南东海太守。高帝方图禅代，思佐命之臣，以朓有重名，深所钦属。论魏、晋故事，因曰：“晋革命时事久兆，石苞不早劝晋文，死方恸哭，方之冯异，非知机也。”朓答曰：“昔魏臣有劝魏武帝即位者，魏武曰：‘如有用我，其为周文王乎！’晋

文世事魏氏，将必身终北面；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帝不悦。更引王俭为左长史，以朏侍中，领秘书监。及齐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僚陪位，侍中当解玺，朏佯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解玺授齐王。”朏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欲取兼人。朏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。”遂朝服，步出东掖门，乃得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。既而武帝言于高帝，请诛朏。帝曰：“杀之则遂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耳。”遂废于家。

永明元年，起家拜通直散骑常侍，累迁侍中，领国子博士。五年，出为冠军将军、义兴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在郡不省杂事，悉付纲纪，曰：“吾不能作主者吏，但能作太守耳。”视事三年，征都官尚书、中书令。隆昌元年，复为侍中，领新安王师。未拜，固求外出。仍为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，受召便述职。时明帝谋入嗣位，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。朏内图止足，且实避事。弟綽，时为吏部尚书。朏至郡，致綽数斛酒，遗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。”朏居郡每不治，而常务聚敛，众颇讥之，亦不屑也。

建武四年，诏征为侍中、中书令，遂抗表不应召。遣诸子还京师，独与母留，筑室郡之西郭。明帝下诏曰：“夫超然荣观，风流自远；蹈彼幽人，英华罕值。故长揖楚相，见称南国；高谢汉臣，取贵良史。新除侍中、中书令朏，早藉羽仪，夙标清尚，登朝树绩，出守驰声。遂敛迹康衢，拂衣林岵，抱箕颖之余芳，甘憔悴而无闷。抚事怀人，载留钦想。宜加优礼，用旌素概。可赐床帐褥席，俸以卿禄，常出在所。”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。永元二年，诏征朏为散骑常侍、中书监，胤为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并不屈。三年，又诏征朏为侍中、太子少傅，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。时东昏皆下在所，使迫遣

之，值义师已近，故并得不到。

及高祖平京邑，进位相国，表请肱、胤曰：“夫穷则独善，达以兼济。虽出处之道，其揆不同，用舍惟时，贤哲是蹈。前新除侍中、太子少傅肱，前新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都亭侯胤，羽仪世胄，徽猷冠冕，道业德声，康济雅俗。昔居朝列，素无宦情，宾客简通，公卿罕预，簪绂未褫，而风尘摆落。且文宗儒肆，互居其长；清规雅裁，兼擅其美。并达照深识，预睹乱萌，见庸质之如初，知贻厥之无寄。拂衣东山，眇绝尘轨。虽解组昌运，实避昏时。家膺鼎食，而甘兹橡艾；世袭青紫，而安此悬鹑。自浇风肇扇，用南成俗，淳流素轨，余烈颇存。谁其激贪，功归有道，康俗振民，朝野一致。虽在江海，而勋同魏阙。今泰运甫开，贱贫为耻；况乎久蕴瑚璉，暂厌承明，而可得求志海隅，永追松子。臣负荷殊重，参赞万机，实赖群才，共成栋干。思挹清源，取镜止水。愚欲屈居僚首，朝夕谘諏，庶足以翼宣寡薄，式是王度。请并补臣府军谘祭酒，肱加后将军。”并不至。

高祖践阼，征肱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胤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又并不屈。仍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敦譬。明年六月，肱轻舟出，诣阙自陈。既至，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肱辞脚疾不堪拜谒，乃角巾肩舆，诣云龙门谢。诏见于华林园，乘小车就席。明旦，舆驾出幸肱宅，宴语尽欢。肱固陈本志，不许；因请自还东迎母，乃许之。临发，舆驾复临幸，赋诗饯别。王人送迎，相望于道。到京师，敕材官起府于旧宅，高祖临轩，遣谒者于府拜授，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。

三年元会，诏肱乘小舆升殿。其年，遭母忧，寻有诏摄职如故。后五年，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并固让不受。遣

谒者敦授，乃拜受焉。是冬薨于府，时年六十六。舆驾出临哭，诏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，蜡百斤。赠侍中、司徒。谥曰靖孝。肱所著书及文章，并行于世。

子援，官至司徒右长史，坐杀牛免官，卒于家。次子緡，颇有文才，仕至晋安太守，卒官。

览字景涤，肱弟綽之子也。选尚齐钱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高祖为大司马，召补东阁祭酒，迁相国户曹。天监元年，为中书侍郎，掌吏部事，顷之即真。

览为人美风神，善辞令，高祖深器之。尝侍座，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。其文甚工。高祖善之，仍使重作，复合旨。乃赐诗云：“双文既后进，二少实名家；岂伊止栋隆，信乃俱国华。”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中庶子，又掌吏部郎事，寻除吏部郎，迁侍中。览颇乐酒，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诋毁，为有司所奏。高祖以览年少不直，出为中权长史。顷之，敕掌东宫管记，迁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。

九年夏，山贼吴承伯破宣城郡，余党散入新安，叛吏鲍叙等与合，攻没黟、歙诸县，进兵击览。览遣郡丞周兴嗣于锦沙立坞拒战，不敌，遂弃郡奔会稽。台军平山寇，览复还郡，左迁司徒谘议参军、仁威长史、行南徐州事，五兵尚书。寻迁吏部尚书。览自祖至孙，三世居选部，当世以为荣。

十二年春，出为吴兴太守。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，子弟专横，前太守皆折节事之。览未到郡，睦之子弟来迎，览逐去其船，杖吏为通者。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，不敢与公私关通。郡境多劫，为东道患，览下车肃然，一境清谧。初，齐明帝及览父綽、东海徐孝嗣，并为吴兴，号称名守，览皆欲过之。昔览在新安颇聚敛，至是遂称廉洁，时人方之王怀祖。卒于官，时年三十七。诏赠中书令。子罕，早卒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谢朓之于宋代，盖忠义者欤？当齐建武之世，拂衣止足，永元多难，确然独善，其疏、蒋之流乎。洎高祖龙兴，旁求物色，角巾来仕，首陟台司，极出处之致矣！览终能善政，君子韪之。

列传第十

王亮 张稷 王莹

王亮，字奉叔，琅邪临沂人，晋丞相导之六世孙也。祖偃，宋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父攸，给事黄门侍郎。亮以名家子，宋末选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，累迁桂阳王文学，南郡王友，秘书丞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延才俊以为士林馆，使工图画其像，亮亦预焉。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出为衡阳太守。以南土卑湿，辞不之官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寻拜晋陵太守，在职清公有美政。时齐明帝作相，闻而嘉之，引为领军长史，甚见赏纳。及即位，累迁太子中庶子，尚书吏部郎，诠序著称，迁侍中。建武末，为吏部尚书，是时尚书右仆射江祐管朝政，多所进拔，为士子所归。亮自以身居选部，每持异议。始亮未为吏部郎时，以祐帝之内弟，故深友祐，祐为之延誉，益为帝所器重；至是与祐昵之如初。及祐遇诛，群小放命，凡所除拜，悉由内宠，亮更弗能止。外若详审，内无明鉴，其所选用，拘资次而已，当世不谓为能。频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为尚书右仆射、中护军。既而东昏肆虐，淫刑已逞，亮倾侧取容，竟以免戮。

义师至新林，内外百僚皆道迎，其未能拔者，亦间路送诚款，亮独不遣。及城内既定，独推亮为首。亮出见高祖，高祖

曰：“颠而不扶，安用彼相。”而弗之罪也。霸府开，以为大司马长史、抚军将军、琅邪、清河二郡太守。梁台建，授侍中、尚书令，固让不拜，乃为侍中、中书监，兼尚书令。高祖受禅，迁侍中、尚书令、中军将军，引参佐命，封豫宁县公，邑二千户。天监二年，转左光禄大夫，侍中、中军如故。元日朝会万国，亮辞疾不登殿，设馔别省，而语笑自若。数日，诏公卿问讯，亮无疾色，御史中丞乐蔼奏大不敬，论弃市刑。诏削爵废为庶人。四年夏，高祖宴于华光殿，谓群臣曰：“朕日昃听政，思闻得失。卿等可谓多士，宜各尽献替。”尚书左丞范缜起曰：“司徒谢朏本有虚名，陛下擢之如此，前尚书令王亮颇有治实，陛下弃之如彼，是愚臣所不知。”高祖变色曰：“卿可更余言。”缜固执不已，高祖不悦。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：

臣闻息夫历诋，汉有正刑；白褒一奏，晋以明罚。况乎附下讪上，毁誉自口者哉。风闻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自晋安还，语人云：“我不诣余人，惟诣王亮；不饷余人，惟饷王亮。”辄收缜白从左右万休到台辨问，与风闻符同。又今月十日，御饗梁州刺史臣珍国，宴私既洽，群臣并已谒退，时诏留侍中臣昂等十人，访以政道。缜不答所问，而横议沸腾，遂贬裁司徒臣朏，褒举庶人王亮。臣于时预奉恩留，肩随并立，耳目所接，差非风闻。窃寻王有游豫，亲御轩陛，义深推毂，情均《湛露》。酒阑宴罢，当宸正立，记事在前，记言在后，轸早朝之念，深求瘼之情，而缜言不逊，妄陈褒贬，伤济济之风，缺侧席之望。不有严裁，寃准将颓，缜即主。

臣谨案：尚书左丞臣范缜，衣冠绪余，言行舛驳，夸谐里落，喧诟周行。曲学谀闻，未知去代；弄口鸣舌，祇足饰非。乃者，义师近次，缜丁罹艰棘，曾不呼门，墨纒景附，颇同先觉，实奉龙颜。而今党协衅余，翻为矛盾，人而无恒，成兹奸

誠。日者，饮至策勋，功微赏厚，出守名邦，入司管辖，苞篚罔遗，而假称折辕，衣裙所弊，谗激失所，许与疵废，廷辱民宗。自居枢宪，纠奏寂寞。顾望纵容，无至公之议；恶直丑正，有私讦之谈。宜置之徽纆，肃正国典。臣等参议，请以见事免績所居官，辄勒外收付廷尉法狱治罪。应诸连逮，委之狱官，以法制从事。績位应黄纸，臣辄奉白简。

诏闻可。玺书诘績曰：“亮少乏才能，无闻时辈，昔经冒入群英，相与岂薄，晚节谄事江祐，为吏部，未协附梅虫儿、茹法珍，遂执昏政。比屋罹祸，尽家涂炭，四海沸腾，天下横溃，此谁之咎！食乱君之禄，不死于治世。亮协固凶党，作威作福，靡衣玉食，女乐盈房，势危事逼，自相吞噬。建石首题，启靡请罪。朕录其白旗之来，贯其既往之咎。亮反覆不忠，奸贿彰暴，有何可论！妄相谈述，具以状对。”所诘十条，績支离而已。亮因屏居闭扫，不通宾客。遭母忧，居丧尽礼。

八年，诏起为秘书监，俄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数日迁太常卿。九年，转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。其年卒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谥曰炆子。

张稷，字公乔，吴郡人也。父永，宋右光禄大夫。稷所生母遘疾历时，稷始年十一，夜不解衣而养，永异之。及母亡，毁瘠过人，杖而后起。性疏率，朗悟有才略，与族兄充、融、卷等俱知名，时称之曰：“充融卷稷，是为四张。”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，频居父母忧，六载庐于墓侧。服除，为骠骑法曹行参军，迁外兵参军。

齐永明中，为剡县令，略不视事，多为山水游。会贼唐瑶作乱，稷率厉县人，保全县境。入为太子洗马，大司马东曹掾，建安王友，大司马从事中郎。武陵王漾为护军，转护军司马，寻为本州治中。明帝领牧，仍为别驾。时魏寇寿春，以稷为宁

朔将军、军主，副尚书仆射沈文季镇豫州。魏众称百万，围城累日，时经略处分，文季悉委稷焉。军退，迁平西司马、宁朔将军、南平内史。魏又寇雍州，诏以本号都督荆、雍诸军事。时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，以稷知州事。魏师退，稷还荆州，就拜黄门侍郎，复为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郡犯私讳，改永宁为长宁。寻迁司徒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及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，以本号镇历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迁镇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辅国将军、行江州事。寻征还，为持节、辅国将军、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。出次白下，仍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俄进督北徐、徐、兖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，将军并如故。永元末，征为侍中，宿卫宫城。义师至，兼卫尉江淹出奔。稷兼卫尉，副王莹都督城内诸军事。

时东昏淫虐，义师围城已久，城内思亡而莫有先发。北徐州刺史王珍国就稷谋之，乃使直阁张齐害东昏于含德殿。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钟下，谓曰：“昔桀有昏德，鼎迁于殷；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今独夫自绝于天，四海已归圣主，斯实微子去殷之时，项伯归汉之日，可不勉哉！”乃遣国子博士范云、舍人裴长穆等使石头城诣高祖，高祖以稷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高祖总百揆，迁大司马左司马。梁台建，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高祖受禅，以功封江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又为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骁骑将军，迁护军将军、扬州大中正，以事免。寻为度支尚书、前将军、太子右卫率，又以公事免。俄为祠部尚书，转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、扬州大中正，以本职知领军军事。寻迁领军将军，中正、侯如故。

时魏寇青州，诏假节、行州事。会魏军退，仍出为散骑常侍、将军，吴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下车存问遗老，引其子孙，置之右职，政称宽恕。进号云麾将军，征尚书左仆射。輿驾将

欲如稷宅，以盛暑，留幸仆射省，旧临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，帝以稷清贫，手诏不受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会魏寇朐山，诏稷权顿六里，都督众军。还，进号镇北将军。

初郁洲接边陲，民俗多与魏人交市。及朐山叛，或与魏通，既不自安矣；且稷宽弛无防，僚吏颇侵渔之。州人徐道角等夜袭州城，害稷，时年六十三。有司奏削爵土。

稷性烈亮，善与人交。历官无蓄聚，俸禄皆颁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初去吴兴郡，以仆射征，道由吴乡，候稷者满水陆。稷单装径还京师，人莫之识，其率素如此。

稷长女楚瑗，适会稽孔氏，无子归宗。至稷见害，女以身蔽刃，先父卒。稷子崦，别有传。

卷字令远，稷从兄也。少以知理著称，能清言，仕至都官尚书，天监初卒。

王莹，字奉光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父懋，光禄大夫、南乡僖侯。莹选尚宋临淮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除著作佐郎，累迁太子舍人，抚军功曹，散骑侍郎，司徒左西属。齐高帝为骠骑将军，引为从事中郎。顷之，出为义兴太守，代谢超宗。超宗去郡，与莹交恶，既还，间莹于懋。懋言之于朝廷，以莹供养不足，坐失郡废弃。久之，为前军谘议参军，中书侍郎，大司马从事中郎，未拜，丁母忧。服阕，为给事黄门郎，出为宣城太守，迁为骠骑长史。复为黄门侍郎、司马、太子中庶子，仍迁侍中，父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侍中，领射声校尉，又为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。居郡有惠政，迁吴兴太守。明帝勤忧庶政，莹频处二郡，皆有能名。甚见褒美。还为太子詹事、中领军。

永元初，政由群小，莹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。莹从弟亮既当朝，于莹素虽不善，时欲引与同事。迁尚书左仆射，未拜。

会护军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，莹假节，率众拒慧景于湖头，夜为慧景所袭，众散，莹赴水，乘榜入乐游，因得还台城。慧景败，还居领军府。义师至，复假节，都督宫城诸军事。建康平，高祖为相国，引莹为左长史，加冠军将军，奉法驾迎和帝于江陵。帝至南州，逊位于别宫。高祖践阼，迁侍中、抚军将军，封建城县公，邑千户。寻迁尚书左仆射，侍中、抚军如故。顷之，为护军将军，复迁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、丹阳尹。视事三年，迁侍中、光禄大夫，领左卫将军。俄迁尚书令、云麾将军，侍中如故。累进号左中权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莹性清慎，居官恭恪，高祖深重之。

天监十五年，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丹阳尹、侍中如故。莹将拜，印工铸其印，六铸而龟六毁，既成，颈空不实，补而用之。居职六日，暴疾卒。赠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孔子称“殷有三仁：微子去之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”王亮之居乱世，势位见矣。其于取舍，何与三仁之异欤？及奉兴王，蒙宽政，为佐命，固将愧于心。乃自取废败，非不幸也。《易》曰：“非所据而据之，身必危。”亮之进退，失所据矣。惜哉！张稷因机制变，亦其时也。王莹印章六毁，岂神之害盈乎？

列传第十一

王珍国 马仙琕 张齐

王珍国，字德重，沛国相人也。父广之，齐世良将，官至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珍国起家冠军行参军，累迁虎贲中郎将、南谯太守，治有能名。时郡境苦饥，乃发米散财，以拯穷乏。齐高帝手敕云：“卿爱人治国，甚副吾意也。”永明初，迁桂阳内史，讨捕盗贼，境内肃清。罢任还都，路经江州，刺史柳世隆临渚饯别，见珍国还装轻素，乃叹曰：“此真可谓良二千石也！”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。武帝雅相知赏，每叹曰：“晚代将家子弟，有如珍国者少矣。”复出为安成内史。入为越骑校尉，冠军长史、钟离太守。仍迁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还为游击将军，以父忧去职。

建武末，魏军围司州，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涡阳，以为声援，起珍国为辅国将军，率兵助焉。魏将杨大眼大众奄至，叔业惧，弃军走，珍国率其众殿，故不至大败。永泰元年，会稽太守王敬则反，珍国又率众距之。敬则平，迁宁朔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义师起，东昏召珍国以众还京师，入顿建康城。义师至，使珍国出屯朱雀门，为王茂军所败，乃入城。仍密遣郗纂奉明镜献诚於高祖，高祖断金以报之。时城中咸思从义，莫敢先发，

侍中、卫尉张稷都督众军，珍国潜结稷腹心张齐要稷，稷许之。十二月丙寅旦，珍国引稷于卫尉府，勒兵入自云龙门，即东昏于内殿斩之，与稷会尚书仆射王亮等于西钟下，使中书舍人裴长穆等奉东昏首归高祖。以功授右卫将军，辞不拜；又授徐州刺史，固乞留京师。复赐金帛，珍国又固让。敕答曰：“昔田子泰固辞绢谷。卿体国情深，良在可嘉。”后因侍宴，帝问曰：“卿明镜尚存，昔金何在？”珍国答曰：“黄金谨在臣肘，不敢失坠。”复为右卫将军，加给事中，迁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天监初，封溱阳县侯，邑千户。除都官尚书，常侍如故。

五年，魏任城王元澄寇钟离，高祖遣珍国，因问讨贼方略。珍国对曰：“臣常患魏众少，不苦其多。”高祖壮其言，乃假节，与众军同讨焉。魏军退，班师。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梁、秦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南秦、梁二州刺史。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，珍国步道出魏兴，将袭之，不果，遂留镇焉。以无功，累表请解，高祖弗许。改封宜阳县侯，户邑如前。征还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加后军。顷之，复为左卫将军。九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视事四年，征还为护军将军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丹阳尹。十四年，卒。诏赠车骑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威。子僧度嗣。

马仙琕，字灵馥，扶风郿人也。父伯鸾，宋冠军司马。仙琕少以果敢闻，遭父忧，毁瘠过礼，负土成坟，手植松柏。起家郢州主簿，迁武骑常侍，为小将，随齐安陆王萧缅。缅卒，事明帝。永元中，萧遥光、崔慧景乱，累有战功，以勋至前将军。出为龙骧将军、南汝阴、谯二郡太守。会寿阳新陷，魏将王肃侵边，仙琕力战，以寡克众，魏人甚惮之。复以功迁宁朔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义师起，四方多响应，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宾说之，仙琕于军斩仲宾以徇。义师至新林，仙琕犹持兵于江西，日钞运漕，建康城陷，仙琕号哭经宿，乃解兵归罪。高祖劳之曰：“射钩斩祛，昔人弗忌。卿勿以戮使断运，苟自嫌绝也。”仙琕谢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便复为用。”高祖笑而美之。俄而仙琕母卒，高祖知其贫，赉给甚厚。仙琕号泣，谓弟仲艾曰：“蒙大造之恩，未获上报。今复荷殊泽，当与尔以心力自效耳。”

天监四年，王师北讨，仙琕每战，勇冠三军，当其冲者，莫不摧破。与诸将论议，口未尝言功。人问其故，仙琕曰：“丈夫为时所知，当进不求名，退不逃罪，乃平生愿也。何功可论！”授辅国将军、宋安、安蛮二郡太守，迁南义阳太守。累破山蛮，郡境清谧。以功封滄涯县伯，邑四百户，仍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如故。俄进号贞威将军。

魏豫州人白阜生杀其刺史琅邪王司马庆曾，自号平北将军，推乡人胡逊为刺史，以悬瓠来降。高祖使仙琕赴之，又遣直阁将军武会超、马广率众为援。仙琕进顿楚王城，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。魏中山王元英率众十万攻悬瓠，仙琕遣广、会超等守三关。十二月，英破悬瓠，执齐苟儿，遂进攻马广，又破广，生擒之，送雒阳。仙琕不能救。会超等亦相次退散，魏军遂进据三关。仙琕坐征还，为云骑将军。出为仁威司马，府主豫章王转号云麾，复为司马，加振远将军。

十年，胸山民杀琅邪太守刘晰，以城降魏，诏假仙琕节，讨之。魏徐州刺史卢昶以众十余万赴焉。仙琕与战，累破之，昶遁走。仙琕纵兵乘之，魏众免者十一二，收其兵粮牛马器械，不可胜数。振旅还京师，迁太子左卫率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六百户。十一年，迁持节、督豫、北豫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

豫州刺史，领南汝阴太守。

初，仙琕幼名仙婢，及长，以“婢”名不典，乃以“玉”代“女”，因成“琕”云。自为将及居州郡，能与士卒同劳逸。身衣不过布帛，所居无帷幕衾屏，行则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。其在边境，常单身潜入敌庭，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，故战多克捷，士卒亦甘心为之用，高祖雅爱仗之。在州四年，卒。赠左卫将军。谥曰刚。子岩夫嗣。

张齐，字子响，冯翊郡人。世居横桑，或云横桑人也。少有胆气。初事荆府司马垣历生。历生酗酒，遇下严酷，不甚礼之。历生罢官归，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，齐复从之，稷甚相知重，以为心腹，虽家居细事，皆以任焉。齐尽心事稷，无所辞惮。随稷归京师。稷为南兖州，又擢为府中兵参军，始委以军旅。

齐永元中，义师起，东昏征稷归，都督宫城诸军事，居尚书省。义兵至，外围渐急，齐日造王珍国，阴与定计。计定，夜引珍国就稷造膝，齐自执烛以成谋。明旦，与稷、珍国即东昏于内殿，齐手刃焉。明年，高祖受禅，封齐安昌县侯，邑五百户，仍为宁朔将军、历阳太守。齐手不知书，目不识字，而在郡有清政，吏事甚修。

天监二年，还为虎贲中郎将。未拜，迁天门太守，宁朔将军如故。四年，魏将王足寇巴、蜀，高祖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。未至，足退走，齐进戍南安。七年秋，使齐置大剑、寒冢二戍，军还益州。其年，迁武旅将军、巴西太守，寻加征远将军。十年，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，抄断江路，攻破金井。齐讨景和于平昌，破之。

初，南郑没于魏，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。州镇草创，皆仰益州取足。齐上夷獠义租，得米二十万斛。又立台传，兴冶铸，

以应赡南梁。

十一年，进假节、督益州外水诸军。十二年，魏将傅竖眼寇南安，齐率众距之，竖眼退走。十四年，迁信武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是岁，葭萌人任令宗因众之患魏也，杀魏晋寿太守，以城归款。益州刺史鄱阳王遣齐帅众三万，督南梁州长史席宗范诸军迎令宗。十五年，魏东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来拒齐师，南安太守皇甫谝及宗范逆击之，大破魏军于葭萌，屠十余城，魏将丘突、王穆等皆降。而魏更增傅竖眼兵，复来拒战，齐兵少不利，军引还，于是葭萌复没于魏。

齐在益部累年，讨击蛮獠，身无宁岁。其居军中，能身亲劳辱，与士卒同其勤苦。自画顿舍城垒，皆委曲得其便，调给衣粮资用，人人无所困乏。既为物情所附，蛮獠亦不敢犯，是以威名行于庸、蜀。巴西郡居益州之半，又当东道冲要，刺史经过，军府远涉，多所穷匮。齐沿路聚粮食，种蔬菜，行者皆取给焉。其能济办，多此类也。

十七年，迁持节、都督南梁州诸军事、智武将军、南梁州刺史。普通四年，迁信武将军、征西鄱阳王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未发而卒，时年六十七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壮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王珍国、申胄、徐元瑜、李居士，齐末咸为列将，拥强兵，或面缚请罪，或斩关献捷；其能后服，马仙琕而已。仁义何常，蹈之则为君子，信哉！及其临边抚众，虽李牧无以加矣。张齐之政绩，亦有异焉。胄、元瑜、居士入梁事迹鲜，故不为之传。

列传第十二

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

张惠绍，字德继，义阳人也。少有武干。齐明帝时为直阁，后出补竟陵横桑戍主。永元初，母丧归葬于乡里。闻义师起，驰归高祖，板为中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、军主。师次汉口，高祖使惠绍与军主硃思远游遏江中，断郢、鲁二城粮运。郢城水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十挑战，惠绍击破，斩难当，尽获其军器。义师次新林、硃雀，惠绍累有战功。建康城平，迁辅国将军、前军，直阁、左细仗主。高祖践阼，封石阳县侯，邑五百户。迁骁骑将军，直阁、细仗主如故。时东昏余党数百人，窃入南北掖门，烧神虎门，害卫尉张弘策。惠绍驰率所领赴战，斩首数十级，贼乃散走。以功增邑二百户。迁太子右卫率。

天监四年，大举北伐，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、宁朔将军张豹子攻宿预，执城主马成龙，送于京师。使部将蓝怀恭于水南立城为掎角。俄而魏援大至，败陷怀恭，惠绍不能守，是夜奔还淮阴，魏复得宿预。六年，魏军攻钟离，诏左卫将军曹景宗督众军为援，进据邵阳。惠绍与冯道根、裴邃等攻断魏连桥，短兵接战，魏军大溃。以功增邑三百户，还为左骁骑将军。寻出为持节、都督北兖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魏宿预、淮阳二城内附，惠绍抚纳有功，进号智武将军，益封二百

户。入为卫尉卿，迁左卫将军。出为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司州刺史、领安陆太守。在州和理，吏民亲爱之。

征还为左卫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甲仗百人，直卫殿内。十八年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诏曰：“张惠绍志略开济，干用贞果。诚勤义始，绩闻累任。爰居禁旅，尽心朝夕。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宜追宠命，以彰勋烈。可赠护军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布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谥曰忠。”子澄嗣。

澄初为直阁将军，丁父忧，起为晋熙太守，随豫州刺史裴邃北伐，累有战功，与湛僧智、胡绍世、鱼弘并当时之骁将。历官卫尉卿、太子左卫率。卒官，谥曰愍。

冯道根，字巨基，广平鄆人也。少失父，家贫，佣赁以养母。行得甘肥，不敢先食，必遽还以进母。年十三，以孝闻于乡里。郡召为主簿，辞不就。年十六，乡人蔡道斑为湖阳戍主，道斑攻蛮锡城，反为蛮所困，道根救之。匹马转战，杀伤甚多，道斑以免，由是知名。

齐建武末，魏主托跋宏寇没南阳等五郡，明帝遣太尉陈显达率众复争之。师入沟均口，道根与乡里人士以牛酒候军，因说显达曰：“沟均水迅急，难进易退。魏若守隘，则首尾俱急。不如悉弃船舰于鄆城，方道步进，建营相次，鼓行而前。如是，则立破之矣。”显达不听，道根犹以私属从军。及显达败，军人夜走，多不知山路；道根每及险要，辄驻马指示之，众赖以全。寻为沟均口戍副。

永元中，以母丧还家。闻高祖起义师，乃谓所亲曰：“金革夺礼，古人不避，扬名后世，岂非孝乎？时不可失，吾其行矣。”率乡人子弟胜兵者，悉归高祖。时有蔡道福为将从军，高祖使道根副之，皆隶于王茂。茂伐沔，攻郢城，克加湖，道根常为前锋陷陈。会道福卒于军，高祖令道根并领其众。大军

次新林，随王茂于硃雀航大战，斩获尤多。高祖即位，以为骁骑将军，封增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领文德帅，迁游击将军。是岁，江州刺史陈伯之反，道根随王茂讨平之。

天监二年，为宁朔将军、南梁太守，领阜陵城戍。初到阜陵，修城隍，远斥候，有如敌将至者，众颇笑之。道根曰：“怯防勇战，此之谓也。”修城未毕，会魏将党法宗、傅竖眼率众二万，奄至城下。道根堑垒未固，城中众少，皆失色。道根命广开门，缓服登城，选精锐二百人，出与魏军战，败之。魏人见意闲，且战又不利，因退走。是时魏分兵于大小岷、东桑等，连城相持。魏将高祖珍以三千骑军其间，道根率百骑横击破之，获其鼓角军仪。于是粮运既绝，诸军乃退。迁道根辅国将军。

豫州刺史韦睿围合肥，克之。道根与诸军同进，所在有功。六年，魏攻钟离，高祖复诏睿救之，道根率众三千为睿前驱。至徐州，建计据邵阳洲，筑垒掘堑，以逼魏城。道根能走马步地，计马足以赋功，城隍立办。及淮水长，道根乘战舰，攻断魏连桥数百丈，魏军败绩。益封三百户，进爵为伯。还，迁云骑将军、领直阁将军，改封豫宁县，户邑如前。累迁中权中司马、右游击将军、武旅将军、历阳太守。八年，迁贞毅将军、假节、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领汝阴太守。为政清简，境内安定。十一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。十三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宣惠司马、新兴、永宁二郡太守。十四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右游击将军，领硃衣直阁。十五年，为右卫将军。

道根性谨厚，木讷少言，为将能检御部曲，所过村陌，将士不敢虏掠。每所征伐，终不言功，诸将讠藿晔争竞，道根默然而已。其部曲或怨非之，道根喻曰：“明主自鉴功之多少，吾将何事。”高祖尝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曰：“此人口不论勋。

“约曰：“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。”处州郡，和理清静，为部下所怀。在朝廷，虽贵显而性俭约，所居宅不营墙屋，无器服侍卫，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。当时服其清退，高祖亦雅重之。微时不学，既贵，粗读书，自谓少文，常慕周勃之器重。

十六年，复假节、都督豫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将行，高祖引朝臣宴别道根于武德殿，召工视道根，使图其形像。道根跽谢曰：“臣所可报国家，惟余一死；但天下太平，臣恨无可死之地。”豫部重得道根，人皆喜悦。高祖每称曰：“冯道根所在，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。”

居州少时，遇疾，自表乞还朝，征为散骑常侍、左军将军。既至疾甚，中使累加存问。普通元年正月，卒，时年五十八。是日舆驾春祠二庙，既出宫，有司以闻。高祖问中书舍人硃异曰：“吉凶同日，今行乎？”异对曰：“昔柳庄寝疾，卫献公当祭，请于尸曰：‘有臣柳庄，非寡人之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闻其死，请往。’不释祭服而往，遂以禭之。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，亦有劳王室，临之，礼也。”高祖即幸其宅，哭之甚恻。诏曰：“豫宁县开国伯、新除散骑常侍、领左军将军冯道根，奉上能忠，有功不伐，抚人留爱，守边难犯，祭遵、冯异、郭伋及、李牧，不能过也。奄致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信威将军、左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赙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威。”子怀嗣。

康绚，字长明，华山蓝田人也。其先出自康居。初，汉置都护，尽臣西域。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，因留为黔首，其后即以康为姓。晋时陇右乱，康氏迁于蓝田。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，生穆，穆为姚萇河南尹。宋永初中，穆举乡族三千余家，入襄阳之岷南。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，寄居于襄阳，以穆为秦、梁二州刺史。未拜，卒。绚世父元隆，父元抚，并为

流人所推，相继为华山太守。

绚少倜傥有志气。齐文帝为雍州刺史，所辟皆取名家，绚特以才力召为西曹书佐。永明三年，除奉朝请。文帝在东宫，以旧恩引为直后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除振威将军、华山太守。推诚抚循，荒余悦服。迁前军将军，复为华山太守。

永元元年，义兵起，绚举郡以应高祖，身率敢勇三千人，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。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义师方围张冲于郢城，旷日持久，东昏将吴子阳壁于加湖，军锋甚盛，绚随王茂力攻屠之。自是常领游兵，有急应赴，斩获居多。天监元年，封南安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除辅国将军、竟陵太守。魏围梁州，刺史王珍国使请救，绚以郡兵赴之，魏军退。七年，司州三关为魏所逼，诏假绚节、武旅将军，率众赴援。九年，迁假节、督北兖州缘淮诸军事、振远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及胸山亡徒以城降魏，绚驰遣司马霍奉伯分军据嶮。魏军至，不得越胸城。明年，青州刺史张稷为土人徐道角所杀，绚又遣司马茅荣伯讨平之。征骠骑临川王司马，加左骁骑将军，寻转硃衣直阁。十三年，迁太子右卫率，甲仗百人，与领军萧景直殿内。

绚身長八尺，容貌绝伦，虽居显官，犹习武艺。高祖幸德阳殿戏马，敕绚马射，抚弦贯的，观者悦之。其日，上使画工图绚形，遣中使持以问绚曰：“卿识此图不？”其见亲如此。

时魏降人王足陈计，求堰淮水以灌寿阳。足引北方童谣曰：“荆山为上格，浮山为下格，潼沱为激沟，并灌钜野泽。”高祖以为然，使水工陈承伯、材官将军祖芄视地形，咸谓淮内沙土漂轻，不坚实，其功不可就。高祖弗纳，发徐、扬人，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。假绚节、都督淮上诸军事，并护堰作，役人及战士，有众二十万。于钟离南起浮山，北抵嶮石，依岸

以筑土，合脊于中流。十四年，堰将合，淮水漂疾，辄复决溃，众患之。或谓江、淮多有蛟，能乘风雨决坏崖岸，其性恶铁，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，大则釜鬲，小则鋸锄，数千万斤，沉于堰所。犹不能合，乃伐树为井干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。缘淮百里内，冈陵木石，无巨细必尽，负担者肩上皆穿。夏日疾疫，死者相枕，蝇虫昼夜声相合。高祖愍役人淹久，遣尚书右仆射袁昂、侍中谢举假节慰劳之，并加蠲复。是冬又寒甚，淮、泗尽冻，士卒死者十七八，高祖复遣赐以衣袴。十一月，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，绾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。遣其子悦挑战，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，魏军小却。十二月，魏遣其尚书仆射李昙定督众军来战，绾与徐州刺史刘思祖等距之。高祖又遣右卫将军昌义之、太仆卿鱼弘文、直阁曹世宗、徐元和相次距守。十五年四月，堰乃成。其长九里，下阔一百四十丈，上广四十五丈，高二十丈，深十九丈五尺。夹之以堤，并树杞柳，军人安堵，列居其上。其水清洁，俯视居人坟墓，了然皆在其下。或人谓绾曰：“四渎，天所以节宣其气，不可久塞。若凿湫东注，则游波宽缓，堰得不坏。”绾然之，开湫东注。又纵反间于魏曰：“梁人所惧开湫，不畏野战。”魏人信之，果凿山深五丈，开湫北注，水日夜分流，湫犹不减。其月，魏军竟溃而归。水之所及，夹淮方数百里地。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，此南居人散就冈垄。

初，堰起于徐州界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，谓己必尸其事。既而绾以他官来监作，豹子甚惭。俄而敕豹子受绾节度，每事辄先谘焉，由是遂谮绾与魏交通，高祖虽不纳，犹以事毕征绾。寻以绾为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领安陆太守，增封二百户。绾还后，豹子不修堰，至其秋八月，淮水暴长，堰悉坏决，奔流于海，祖茆坐下狱。绾在州三年，大

修城隍，号为严政。

十八年，征为员外散骑常侍，领长水校尉，与护军韦睿、太子右卫率周舍直殿省。普通元年，除卫尉卿，未拜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輿驾即日临哭。赠右卫将军，给鼓吹一部。贖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壮。

绚宽和少喜惧，在朝廷，见人如不能言，号为长厚。在省，每寒月见省官縑缕，辄遗以襦衣，其好施如此。子悦嗣。

昌义之，历阳乌江人也。少有武干。齐代随曹虎征伐，累有战功。虎为雍州，以义之补防阁，出为冯翊戍主。及虎代还，义之留事高祖。时天下方乱，高祖亦厚遇之。义师起，板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除建安王中兵参军。时竟陵芋口有邸阁，高祖遣驱，每战必捷。大军次新林，随王茂于新亭，并硃雀航力战，斩获尤多。建康城平，以为直阁将军、马右夹毂主。天监元年，封永丰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除骁骑将军。出为盱眙太守。二年，迁假节、督北徐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镇钟离。魏寇州境，义之击破之。三年，进号冠军将军，增封二百户。

四年，大举北伐，扬州刺史临川王督众军军洛口，义之以州兵受节度，为前军，攻魏梁城戍，克之。五年，高祖以征役久，有诏班师，众军各退散，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蹙，攻没马头，城内粮储，魏悉移之归北。议者咸曰：“魏运米北归，当无复南向。”高祖曰：“不然，此必进兵，非其实也。”乃遣土匠修堑营钟离城，敕义之为战守之备。是冬，英果率其安乐王元道明、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，来寇钟离。钟离城北阻淮水，魏人于邵阳洲西岸作浮桥，跨淮通道。英据东岸，大眼据西岸，以攻城。时城中众才三千人，义之督帅，随方抗御。魏军乃以车载土填堑，使其众负土随之，严骑自后蹙焉。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连之，俄而堑满。英与大眼躬自督战，昼夜

苦攻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。又设飞楼及冲车撞之，所值城土辄颓落。义之乃以泥补缺，冲车虽入而不能坏。义之善射，其被攻危急之处，辄驰往救之，每弯弓所向，莫不应弦而倒。一日战数十合，前后杀伤者万计，魏军死者与城平。

六年四月，高祖遣曹景宗、韦睿帅众二十万救焉，既至，与魏战，大破之，英、大眼等各脱身奔走。义之因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。斩首俘生，不可胜计。以功进号军师将军，增封二百户，迁持节、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青、冀二州刺史。未拜，改督南兖、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坐禁物出籓，为有司所奏免。其年，补硃衣直阁，除左骁骑将军，直阁如故。迁太子右卫率，领越骑校尉，假节。八年，出为持节、督湘州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湘州刺史。九年，以本号还朝，俄为司空临川王司马，将军如故。十年，迁右卫将军。十三年，徙为左卫将军。

是冬，高祖遣太子右卫率康绚督众军作荆山堰。明年，魏遣将李昙定大众逼荆山，扬声欲决堰，诏假义之节，帅太仆卿鱼弘文、直阁将军曹世宗、徐元和等救绚，军未至，绚等已破魏军。魏又遣大将李平攻峡石，围直阁将军赵祖悦，义之又率硃衣直阁王神念等救之。时魏兵盛，神念攻峡石浮桥不能克，故援兵不得时进，遂陷峡石。义之班师，为有司所奏，高祖以其功臣，不问也。

十五年，复以为使持节、都督湘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其年，改授都督北徐州缘淮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义之性宽厚，为将能抚御，得人死力，及居籓任，吏民安之。俄给鼓吹一部，改封营道县侯，邑户如先。普通三年，征为护军将军，鼓吹如故。四年十月，卒。高祖深痛惜之，诏曰：“护军将军、营道县开国侯昌义之，干略沉济，志怀宽隐，

诚著运始，效彰边服。方申爪牙，寄以禁旅；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可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并鼓吹一部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。赙钱二万，布二百匹，蜡二百斤。谥曰烈。”子宝业嗣，官至直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张惠绍、冯道根、康绚、昌义之，初起从上，其功则轻。及群盗焚门，而惠绍以力战显；合肥、邵阳之逼，而道根、义之功多；浮山之役起，而康绚典其事；互有厥劳，宠进宜矣。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，及退舍而堰决，非徒人事，有天道矣。

列传第十三

宗夬 刘坦 乐蔼

宗夬，字明扬，南阳涅阳人也，世居江陵。祖炳，宋时征太子庶子不就，有高名。父繁，西中郎谘议参军。夬少勤学，有局干。弱冠，举郢州秀才，历临川王常侍、骠骑行参军。齐司徒竟陵王集学士于西邸，并见图画，夬亦预焉。永明中，与魏和亲，敕夬与尚书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，皆时选也。

武帝嫡孙南郡王居西州，以夬管书记，夬既以笔札被知，亦以贞正见许，故任焉。俄而文惠太子薨，王为皇太孙，夬仍管书记。及太孙即位，多失德，夬颇自疏，得为秣陵令，迁尚书都官郎。隆昌末，少帝见诛，宠旧多罹其祸，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。

明帝即位，以夬为郢州治中，有名称职，以父老去官还乡里。南康王为荆州刺史，引为别驾。义师起，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别驾如故。时西土位望，惟夬与同郡乐蔼、刘坦为州人所推信，故领军将军萧颖胄深相委仗，每事谘焉。高祖师发雍州，颖胄遣夬出自杨口，面禀经略，并护送军资，高祖甚礼之。中兴初，迁御史中丞，以父忧去职。起为冠军将军、卫军长史。天监元年，迁征虏长史、东海太守，将军如故。二年，征为太子右卫率。是冬，迁五兵尚书，参掌大选。三年，卒，时年四

十九。子曜卿嗣。

夫从弟岳，有名行，州里称之，出于夫右。仕历尚书库部郎，郢州治中，北中郎录事参军事。

刘坦，字德度，南阳安众人也，晋镇东将军乔之七世孙。坦少为从兄虬所知。齐建元初，为南郡王国常侍，寻补孱陵令，迁南中郎录事参军，所居以干济称。南康王为荆州刺史，坦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领长流。义师起，迁谏议参军。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，帅师赴夏口，西朝议行州事者，坦谓众曰：“湘境人情，易扰难信。若专用武士，则百姓畏侵渔；若遣文人，则威略不振。必欲镇静一州城，军民足食，则无逾老臣。先零之役，窃以自许。”遂从之。乃除辅国长史、长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坦尝在湘州，多旧恩，道迎者甚众。下车简选堪事吏，分诣十郡，悉发人丁，运租米三十余万斛，致之义师，资粮用给。

时东昏遣安成太守刘希祖破西台所选太守范僧简于平都，希祖移檄湘部，于是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。邵陵人逐其内史褚洵，永阳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，并应僧粲。桂阳人邵昙弄、邓道介报复私仇，因合党亦同焉。僧粲自号平西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以永阳人周舒为谋主，师于建宁。自是湘部诸郡，悉皆蜂起；惟临湘、湘阴、浏阳、罗四县犹全。州人咸欲泛舟逃走，坦悉聚船焚之，遣将尹法略距僧粲，相持未决。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谋应僧粲，要结士庶数百人，皆连名定计，刻日反州城。坦闻其谋，伪为不知，因理讼至夜，而城门遂不闭，以疑之。玄绍未及发，明旦诣坦问其故。坦久留与语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。玄绍在坐未起，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，玄绍即首伏，于坐斩之。焚其文书，其余党悉无所问，众愧且服，州部遂安。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，建康城平，公则还州，群贼始散。

天监初，论功封荔浦县子，邑三百户。迁平西司马、新兴太守。天监三年，迁西中郎长史，卒，时年六十二。子泉嗣。

乐蔼，字蔚远，南阳洧阳人，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，世居江陵。其舅雍州刺史宗慤，尝陈器物，试诸甥侄。蔼时尚幼，而所取惟书，慤由此奇之。又取史传各一卷授蔼等，使读毕，言所记。蔼略读具举，慤益善之。宋建平王景素为荆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景素为南徐州，复为征北刑狱参军，迁龙阳相。以父忧去职，吏民诣州请之，葬讫起焉。时齐豫章王嶷为武陵太守，雅善蔼为政，及嶷为荆州刺史，以蔼为骠骑行参军、领州主簿，参知州事。嶷尝问蔼风土旧俗，城隍基寺，山川险易，蔼随问立对，若按图牒，嶷益重焉。州人嫉之，或谮蔼廨门如市，嶷遣覘之，方见蔼闭阁读书。嶷还都，以蔼为太尉刑狱参军，典书记，迁枝江令。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，转署记室。

永明八年，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，既败，焚烧府舍，官曹文书，一时荡尽。武帝引见蔼，问以西事，蔼上对详敏，帝悦焉。用为荆州治中，敕付以修复府州事。蔼还州，缮修廨署数百区，顷之咸毕，而役不及民。荆部以为自晋王悦移镇以来，府舍未之有也。

九年，豫章王嶷薨，蔼解官赴丧，率荆、湘二州故吏，建碑墓所。累迁车骑平西录事参军、步兵校尉，求助戍西归。南康王为西中郎，以蔼为谘议参军。义师起，萧颖胄引蔼及宗夬、刘坦，任以经略。梁台建，迁镇军司马、中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。时营造器甲，舟舰军粮，及朝廷仪宪，悉资蔼焉。寻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左丞如故。和帝东下，道兼卫尉卿。

天监初，迁骁骑将军、领少府卿；俄迁御史中丞，领本州大中正。初，蔼发江陵，无故于船得八车辐，如中丞健步避道者，至是果迁焉。蔼性公强，居宪台甚称职。时长沙宣武王将

葬，而车府忽于库火油络，欲推主者。藹曰：“昔晋武库火，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。今库若有灰，非吏罪也。”既而检之，果有积灰。时称其博物弘恕焉。

二年，出为持节、督广、交、越三州诸军、冠军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前刺史徐元瑜罢归，道遇始兴人士反，逐内史崔睦舒，因掠元瑜财产。元瑜走归广州，借兵于藹，托欲讨贼，而实谋袭藹。藹觉之，诛元瑜。寻进号征虏将军，卒官。

藹姊适征士同郡刘虬，亦明识有礼训。藹为州，迎姊居官舍，参分禄秩，西土称之。

子法才，字元备，幼与弟法藏俱有美名。少游京师，造沈约，约见而称之。齐和帝为相国，召为府参军，镇军萧颖胄辟主簿。梁台建，除起部郎。天监二年，藹出镇岭表，法才留任京邑，迁金部郎，父忧去官。服阕，除中书通事舍人，出为本州别驾。入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复掌通事，迁尚书右丞。晋安王为荆州，重除别驾从事史。复征为尚书右丞，出为招远将军、建康令。不受俸秩，比去任，将至百金，县曹启输台库。高祖嘉其清节，曰：“居职若斯，可以为百城表矣。”即日迁太府卿。寻除南康内史，耻以让俸受名，辞不拜。俄转云骑将军、少府卿。出为信武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因被代，表便道还乡。至家，割宅为寺，栖心物表。皇太子以法才旧臣，累有优令，召使东下，未及发而卒，时年六十三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萧颖胄起大州之众以会义，当其时，人心未之能悟。此三人者，楚之镇也。经营缔构，盖有力焉。方面之功，坦为多矣；当官任事，藹则兼之。咸登宠秩，宜乎！

列传第十四

刘季连 陈伯之

刘季连，字惠续，彭城人也。父思考，以宋高祖族弟显于宋世，位至金紫光禄大夫。季连有名誉，早历清官。齐高帝受禅，悉诛宋室近属，将及季连等，太宰褚渊素善之，固请乃免。建元中，季连为尚书左丞。永明初，出为江夏内史，累迁平南长沙内史，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并行府州事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。建武中，又出为平西萧遥欣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时明帝诸子幼弱，内亲则仗遥欣兄弟，外亲则倚后弟刘暄、内弟江祐。遥欣之镇江陵也，意寄甚隆；而遥欣至州，多招宾客，厚自封殖，明帝甚恶之。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，美容貌，颇才辩，遥欣遇之甚厚。会多所傲忽，于公座与遥欣竞侮季连，季连憾之，乃密表明帝，称遥欣有异迹。明帝纳焉，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。明帝心德季连，四年，以为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令据遥欣上流。季连父，宋世为益州，贪鄙无政绩，州人犹以义故，善待季连。季连下车，存问故老，抚纳新旧，见父时故吏，皆对之流涕。辟遂宁人龚愜为府主簿。愜，龚颖之孙，累世有学行，故引焉。

东昏即位，永元元年，征季连为右卫将军，道断不至。季连闻东昏失德，京师多故，稍自骄矜。本以文吏知名，性忌而

褊狭，至是遂严愎酷狠，士人始怀怨望。其年九月，季连因聚会，发人丁五千人，声以讲武，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。穰人李托豫知之，设备守险，买与战不利，还州，郡县多叛乱矣。是月，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，逐始平太守。十月，晋原人乐宝称、李难当杀其太守，宝称自号南秦州刺史，难当益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季连遣参军崔茂祖率众二千讨之，赍三日粮。值岁大寒，群贼相聚，伐树塞路，军人水火无所得，大败而还，死者十七八。明年正月，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谯希渊。三月，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贼万余逼巴西，去郡数里，道晞称镇西将军，号建义。巴西太守鲁休烈与涪令李膺婴城自守，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众五千救之。奉伯至，与郡兵破擒道晞，斩之涪市。奉伯因独进巴西之东乡讨余贼。李膺止之曰：“卒惰将骄，乘胜履险，非良策也。不如小缓，更思后计。”奉伯不纳，悉众入山，大败而出，遂奔还州。六月，江阳人程延期反，杀太守何法藏。鲁休烈惧不自保，奔投巴东相萧慧训。十月，巴西人赵续伯又反，有众二万，出广汉，乘佛舆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诳百姓云：“天与我玉印，当王蜀。”愚人从之者甚众。季连进讨之，遣长史赵越常前驱。兵败，季连复遣李奉伯由涪路讨之。奉伯别军自潺亭与大军会于城，进攻其栅，大破之。

时会稽人石文安字守休，隐居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代季连为尚书左丞，出为江夏内史，又代季连入为御史中丞，与季连相善。子仲渊字钦回，闻义师起，率乡人以应高祖。天监初，拜郢州别驾，从高祖平京邑。

明年春，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弟通直郎子渊及季连二子使蜀，喻旨慰劳。季连受命，饬还装。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。季连为南郡之时，素薄元起。典签硃

道琛者，尝为季连府都录，无赖小人，有罪，季连欲杀之，逃叛以免。至是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府库必多耗失，刘益州临归空竭，岂办复能远遣候递。道琛请先使检校，缘路奉迎；不然，万里资粮，未易可得。”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恭，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辄夺之，有不获者，语曰：“会当属人，何须苦惜。”于是军府大惧，谓元起至必诛季连，祸及党与，竟言之于季连。季连亦以为然；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，益愤懣。司马硃士略说季连，求为巴西郡，留三子为质，季连许之。顷之，季连遂召佐史，矫称齐宣德皇后令，聚兵复反，收硃道琛杀之。书报硃士略，兼召李膺。膺、士略并不受使。使归，元起收兵于巴西以待之，季连诛士略三子。

天监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战。兵交，互有得失，久之，奉伯乃败退还成都。季连驱略居人，闭城固守。元起稍进围之。是冬，季连城局参军江希之等谋以城降，不果，季连诛之。蜀中丧乱已二年矣，城中食尽，升米三千，亦无所余，饿死者相枕。其无亲党者，又杀而食之。季连食粥累月，饥窘无计。二年正月，高祖遣主书赵景悦宣诏降季连，季连肉袒请罪。元起迁季连于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。”元起诛李奉伯并诸渠帅，送季连还京师。季连将发，人莫之视，惟龚愷送焉。

初，元起在道，惧事不集，无以为赏，士之至者，皆许以辟命，于是受别驾、治中檄者，将二千人。季连既至，诣阙谢，高祖引见之。季连自东掖门入，数步一稽颡，以至高祖前。高祖笑谓曰：“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乎。”

“季连复稽颡谢。赦为庶人。四年正月，因出建阳门，为蜀人蔺道恭所杀。季连在蜀，杀道恭父，道恭出亡，至是而报复焉。

陈伯之，济阴睢陵人也。幼有膂力。年十三四，好著獬皮

冠，带刺刀，候伺邻里稻熟，辄偷刈之。尝为田主所见，呵之云：“楚子莫动！”伯之谓田主曰：“君稻幸多，一担何苦？”田主将执之，伯之因杖刀而进，将刺之，曰：“楚子定何如！”田主皆反走，伯之徐担稻而归。及年长，在钟离数为劫盗，尝授面覘人船，船人斫之，获其左耳。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，广之爱其勇，每夜卧下榻，征伐尝自随。

齐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，颇持兵自卫。明帝遣广之讨子敬，广之至欧阳，遣伯之先驱，因城开，独入斩子敬。又频有战功，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，封鱼复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义师起，东昏假伯之节、督前驱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转江州，据寻阳以拒义军。郢城平，高祖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使说伯之，即以为安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伯之虽受命，犹怀两端，伪云“大军未须便下”。高祖谓诸将曰：“伯之此答，其心未定，及其犹豫，宜逼之。”众军遂次寻阳，伯之退保南湖，然后归附。进号镇南将军，与众俱下。伯之顿篱门，寻进西明门。建康城未平，每降人出，伯之辄唤与耳语。高祖恐其复怀翻覆，密语伯之曰：“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，欲遣刺客中卿，宜以为虑。”伯之未之信。会东昏将郑伯伦降，高祖使过伯之，谓曰：“城中甚忿卿，欲遣信诱卿以封赏。须卿复降，当生割卿手脚；卿若不降，复欲遣刺客杀卿。宜深为备。”伯之惧，自是无异志矣。力战有功。城平，进号征南将军，封豊城县公，邑二千户，遣还之镇。

伯之不识书，及还江州，得文牒辞讼，惟作大诺而已。有事，典签传口语，与夺决于主者。

伯之与豫章人邓缙、永兴人戴永忠并有旧，缙经藏伯之息英免祸，伯之尤德之。及在州，用缙为别驾，永忠记室参军。河南褚縡，京师之薄行者，齐末为扬州西曹，遇乱居闾里；而

轻薄互能自致，惟縉独不达。高祖即位，縉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好縉，坚距之。縉益怒，私语所知曰：“建武以后，草泽底下，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。今天下草创，饥馑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代来臣，有自疑意；且荧惑守南斗，讎非为我出。今者一行，事若无成，入魏，何遽减作河南郡。”于是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，事之，大见亲狎。及伯之乡人硃龙符为长流参军，并乘伯之愚暗，恣行奸险，刑政通塞，悉共专之。

伯之子虎牙，时为直阁将军，高祖手疏龙符罪，亲付虎牙，虎牙封示伯之；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，伯之并不受命。答高祖曰：“龙符骁勇健儿，邓缮事有绩效，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治中。”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：“台家府库空竭，复无器仗，三仓无米，东境饥流，此万代一时也，机不可失。”縉、永忠等每赞成之。伯之谓缮：“今段启卿，若复不得，便与卿共下使反。”高祖敕部内一郡处缮，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：“奉齐建安王教，率江北义勇十万，已次六合，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今便纂严备办。”使縉诈为萧宝夤书，以示僚佐。于厅事前为坛，杀牲以盟。伯之先饮，长史已下次第歃血。縉说伯之曰：“今举大事，宜引众望，程元冲不与人同心；临川内史王观，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便可召为长史，以代元冲。”伯之从之。仍以縉为寻阳太守，加讨逆将军；永忠辅义将军；龙符为豫州刺史，率五百人守大雷。大雷戍主沈慧休，镇南参军李延伯。又遣乡人孙邻、李景受龙符节度，邻为徐州，景为郢州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距守。程元冲既失职，于家合率数百人，使伯之典签吕孝通、戴元则为内应。伯之每旦常作伎，日晡辄卧，左右仗身皆休息。元冲因其解弛，从北门入，径至厅事前。伯之闻叫声，自率出荡，

元冲力不能敌，走逃庐山。

初，元冲起兵，要寻阳张孝季，孝季从之。既败，伯之追孝季不得，得其母郎氏，蜡灌杀之。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，虎牙等走盱眙，盱眙人徐安、庄兴绍、张显明邀击之，不能禁，反见杀。高祖遣王茂讨伯之。伯之闻茂来，谓縉等曰：“王观既不就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丁力，益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扑饥疲之众，不忧不济也。”乃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遂相率趣豫章。太守郑伯伦坚守，伯之攻之不能下。王茂前军既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乃败走，间道亡命出江北，与子虎牙及褚縉俱入魏。魏以伯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曲江县侯。

天监四年，诏太尉、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，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：

陈将军足下无恙，幸甚。将军勇冠三军，才为世出。弃燕雀之小志，慕鸿鹄以高翔。昔因机变化，遭逢明主，立功立事，开国承家，殊轮华毂，拥旄万里，何其壮也！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，闻鸣镝而股战，对穹庐以屈膝，又何劣耶？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蹶，以至于此。圣朝赦罪论功，弃瑕录用，收赤心于天下，安反侧于万物，将军之所知，非假仆一二谈也。殊鲭涉血于友于，张绣俾刃于爱子，汉主不以为疑，魏君待之若旧。况将军无昔人之罪，而勋重于当世。

夫迷涂知反，往哲是与；不远而复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。将军松柏不剪，亲戚安居；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。悠悠尔心，亦何可述。今功臣名将，雁行有序。怀黄佩紫，赞帷幄之谋；乘轺建节，奉疆场之任。并刑马作誓，传之

子孙。将军独颺颜借命，驱驰异域，宁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强，身送东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缚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。北虏僭盗中原，多历年所，恶积祸盈，理至灿烂。况伪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携离，酋豪猜贰，方当系颈蛮邸，悬首藁街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，感平生于畴日，抚弦登陴，岂不怆恨。所以廉公之思赵将，吴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。将军独无情哉！想早励良图，自求多福。

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。虎牙为魏人所杀。伯之既至，以为使持节、都督西豫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永新县侯，邑千户。未之任，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骁骑将军，又为太中大夫。久之，卒于家。其子犹有在魏者。

褚縉在魏，魏人欲擢用之。魏元会，縉戏为诗曰：“帽上著笼冠，袴上著硃衣，不知是今是，不知非昔非。”魏人怒，出为始平太守。日日行猎，堕马死。

史臣曰：刘季连之文吏小节，而不能以自保全，习乱然也。陈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群盗又诬而夺之，安能长久矣。

列传第十五

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暕子训 王泰
王份孙锡 锡弟奩 张充 柳恽 蔡撙 江蒨

王瞻，字思范，琅邪临沂人，宋太保弘从孙也。祖柳，光禄大夫、东亭侯。父猷，廷尉卿。瞻年数岁，尝从师受业，时有伎经其门，同学皆出观，瞻独不视，习诵如初。从父尚书仆射僧达闻而异之，谓瞻父曰：“吾宗不衰，寄之此子。”年十二，居父忧，以孝闻。服阕，袭封东亭侯。

瞻幼时轻薄，好逸游，为闾里所患。及长，颇折节有士操，涉猎书记，于棋射尤善。起家著作佐郎，累迁太子舍人、太尉主簿、太子洗马。顷之，出为鄱阳内史，秩满，授太子中舍人。又为齐南海王友，寻转司徒竟陵王从事中郎，王甚相宾礼。南海王为护军将军，瞻为长史。又出补徐州别驾从事史，迁骠骑将军王晏长史。晏诛，出为晋陵太守。瞻洁己为政，妻子不免饥寒。时大司马王敬则举兵作乱，路经晋陵，郡民多附敬则。军败，台军讨贼党，瞻言于朝曰：“愚人易动，不足穷法。”明帝许之，所全活者万数。征拜给事黄门侍郎，抚军建安王长史，御史中丞。

高祖霸府开，以瞻为大司马相国谏议参军，领录事。梁台建，为侍中，迁左民尚书，俄转吏部尚书。瞻性率亮，居选部，

所举多行其意。颇嗜酒，每饮或竟日，而精神益朗贍，不废簿领。高祖每称贍有三术，射、棋、酒也。寻加左军将军，以疾不拜，仍为侍中，领骠骑将军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谥康侯。子长玄，著作佐郎，早卒。

王志，字次道，琅邪临沂人。祖昙首，宋左光禄大夫、豫宁文侯；父僧虔，齐司空、简穆公；并有重名。志年九岁，居所生母忧，哀容毁瘠，为中表所异。弱冠，选尚孝武女安固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。累迁太尉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武陵王文学。褚渊为司徒，引志为主簿。渊谓僧虔曰：“朝廷之恩，本为殊特，所可光荣，在屈贤子。”累迁镇北竟陵王功曹史、安陆南郡二王友。入为中书侍郎。寻除宣城内史，清谨有恩惠。郡民张倪、吴庆争田，经年不决。志到官，父老乃相谓曰：“王府君有德政，吾曹乡里乃有此争。”倪、庆因相携请罪，所讼地遂为闲田。征拜黄门侍郎，寻迁吏部侍郎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郡狱有重囚十余人，冬至日悉遣还家，过节皆返，惟一人失期，狱司以为言。志曰：“此自太守事，主者勿忧。”明旦，果自诣狱，辞以妇孕，吏民益叹服之。视事三年，齐永明二年，入为侍中，未拜，转吏部尚书，在选以和理称。崔慧景平，以例加右军将军，封临汝侯，固让不受，改领右卫将军。

义师至，城内害东昏，百僚署名送其首。志闻而叹曰：“冠虽弊，可加足乎？”因取庭中树叶挪服之，伪闷，不署名。高祖览笺无志署，心嘉之，弗以让也。霸府开，以志为右军将军、骠骑大将军长史。梁台建，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

天监元年，以本官领前军将军。其年，迁冠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为政清静，去烦苛。京师有寡妇无子，姑亡，举债以敛葬，既葬而无以还之。志愍其义，以俸钱偿焉。时年饥，每旦为粥

于郡门，以赋百姓，民称之不容口。三年，为散骑常侍、中书令，领游击将军。志为中书令，及居京尹，便怀止足。常谓诸子侄曰：“谢庄在宋孝武世，位止中书令，吾自视岂可以过之。”因多谢病，简通宾客。迁前将军、太常卿。六年，出为云麾将军、安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明年，迁军师将军、平西鄱阳郡王长史、江夏太守，并加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迁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十二年，卒，时年五十四。

志善草隶，当时以为楷法。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，常谓志为“书圣”。

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蕃巷，父僧虔以来，门风多宽恕，志尤醇厚。所历职，不以罪咎劾人。门下客尝盗脱志车 宪卖之，志知而不问，待之如初。宾客游其门者，专覆其过而称其善。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。普通四年，志改葬，高祖厚赙赐之。追谥曰安。有五子缉、休、操、素，并知名。

王峻，字茂远，琅邪临沂人。曾祖敬弘，有重名于宋世，位至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祖瓚之，金紫光禄大夫。父秀之，吴兴太守。峻少美风姿，善举止。起家著作佐郎，不拜，累迁中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邵陵王文学，太傅主簿。府主齐竟陵王子良甚相赏遇。迁司徒主簿，以父忧去职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建安王友。出为宁远将军、桂阳内史。会义师起，上流诸郡多相惊扰，峻闭门静坐，一郡帖然，百姓赖之。

天监初，还，除中书侍郎。高祖甚悦其风采，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。俄迁吏部，当官不称职，转征虏安成王长史，又为太子中庶子、游击将军。出为宣城太守，为政清和，吏民安之。视事三年，征拜侍中，迁度支尚书。又以本官兼起部尚书，监

起太极殿。事毕，出为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寻为智武将军、镇西长史、蜀郡太守。还为左民尚书，领步兵校尉。迁吏部尚书，处选甚得名誉。

峻性详雅，无趋竞心。尝与谢览约，官至侍中，不复谋进仕。览自吏部尚书出为吴兴郡，平心不畏强御，亦由处世之情既薄故也。峻为侍中以后，虽不退身，亦淡然自守，无所营务。久之，以疾表解职，迁金紫光禄大夫，未拜。普通二年，卒。时年五十六，谥惠子。

子琮，玩。琮为国子生，尚始兴王女繁昌县主，不慧，为学生所嗤，遂离婚。峻谢王，王曰：“此自上意，仆极不愿如此。”峻曰：“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，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。”

王暕，字思晦，琅邪临沂人。父俭，齐太尉，南昌文宪公。暕年数岁，而风神警拔，有成人之度。时文宪作宰，宾客盈门，见暕相谓曰：“公才公望，复在此矣。”弱冠，选尚淮南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除员外散骑侍郎，不拜，改授晋安王文学，迁庐陵王友、秘书丞。明帝诏求异士，始安王遥光表荐暕及东海王僧孺曰：“臣闻求贤暂劳，垂拱永逸，方之疏壤，取类导川。伏惟陛下道隐旒纚，信充符玺，白驹空谷，振鹭在庭；犹惧隐鳞卜祝，藏器屠保，物色关下，委裘河上。非取制于一狐，谅求味于兼采。而五声倦响，九工是询；寝议庙堂，借听舆阜。臣位任隆重，义兼邦家，实欲使名实不违，侥幸路绝。势门上品，犹当格以清谈；英俊下僚，不可限以位貌。窃见秘书丞琅邪王暕，年二十一，七叶重光，海内冠冕，神清气茂，允迪中和。叔宝理遣之谈，彦辅名教之乐，故以晖映先达，领袖后进。居无尘杂，家有赐书；辞赋清新，属言玄远；室迩人旷，物疏道亲。养素丘园，台阶虚位；庠序公朝，万夫倾首。岂徒苟令可想，李公不亡而已哉！乃东序之秘宝，瑚琏之茂器。”除驃

骑从事中郎。

高祖霸府开，引为户曹属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元年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领骁骑将军，入为侍中。出为宁朔将军、中军长史。又为侍中，领射声校尉，迁五兵尚书，加给事中，出为晋陵太守。征为吏部尚书，俄领国子祭酒。曠名公子，少致美称，及居选曹，职事修理；然世贵显，与物多隔，不能留心寒素，众颇谓为刻薄。迁尚书右仆射，寻加侍中。复迁左仆射，以母忧去官。起为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还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领国子祭酒。普通四年冬，暴疾卒，时年四十七。诏赠侍中、中书令、中军将军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钱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靖。有四子，训、承、穉、訏，并通显。

训字怀范，幼聪警有识量，征士何胤见而奇之。年十三，曠亡忧毁，家人莫之识。十六，召见文德殿，应对爽彻。上目送久之，顾谓殊异曰：“可谓相门有相矣。”补国子生，射策高第，除秘书郎，迁太子舍人、秘书丞。转宣城王文学、友、太子中庶子，掌管记。俄迁侍中，既拜入见，高祖从容问何敬容曰：“褚彦回年几为宰相？”敬容对曰：“少过三十。”上曰：“今之王训，无谢彦回。”

训美容仪，善进止，文章之美，为后进领袖。在春宫特被恩礼。以疾终于位，时年二十六。赠本官。谥温子。

王泰，字仲通，志长兄慈之子也。慈，齐时历侍中、吴郡，知名在志右。泰幼敏悟，年数岁时，祖母集诸孙侄，散枣栗于床上，群儿皆竞之，泰独不取。问其故，对曰：“不取，自当得赐。”由是中表异之。既长，通和温雅，人不见其喜愠之色。起家为著作郎，不拜，改除秘书郎，迁前将军、法曹行参军、司徒东阁祭酒、车骑主簿。

高祖霸府建，以泰为骠骑功曹史。天监元年，迁秘书丞。

齐永元末，后宫火，延烧秘书，图书散乱殆尽。泰为丞，表校定缮写，高祖从之。顷之，迁中书侍郎。出为南徐州别驾从事史，居职有能名。复征中书侍郎，敕掌吏部郎事。累迁给事黄门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并掌吏部如故，俄即真。自过江，吏部郎不复典大选，令史以下，小人求竞者辐凑，前后少能称职。泰为之不通关求，吏先至者即补，不为贵贱请嘱易意，天下称平。累迁为廷尉，司徒左长史。出为明威将军、新安太守，在郡和理得民心。征为宁远将军，安右长史，俄迁侍中。寻为太子庶子、领步兵校尉，复为侍中。仍迁仁威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行南康王府、州、国事。王迁职，复为北中郎长史、行豫章王府、州、国事，太守如故。入为都官尚书。泰能接人士，士多怀泰，每愿其居选官。顷之，为吏部尚书，衣冠属望，未及选举，仍疾，改除散骑常侍、左骁骑将军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谥夷子。

初，泰无子，养兄子祁，晚有子廓。

王份，字季文，琅邪人也。祖僧朗，宋开府仪同三司、元公。父粹，黄门侍郎。份十四而孤，解褐车骑主簿。出为宁远将军、始安内史。袁粲之诛，亲故无敢视者，份独往致恻，由是显名。迁太子中舍人，太尉属。出为晋安内史。累迁中书侍郎，转大司农。

份兄免于雍州被诛，免于肃奔于魏，份自拘请罪，齐世祖知其诚款，喻而遣之。属肃屡引魏人来侵疆场，世祖尝因侍坐，从容谓份曰：“比有北信不？”份敛容对曰：“肃既近忘坟柏，宁远忆有臣。”帝亦以此亮焉。寻除宁朔将军、零陵内史。征为黄门侍郎，以父终于此职，固辞不拜，迁秘书监。

天监初，除散骑常侍、领步兵校尉、兼起部尚书。高祖尝于宴席问群臣曰：“朕为有为无？”份对曰：“陛下应万物为

有，体至理为无。”高祖称善。出为宣城太守，转吴郡太守，迁宁朔将军、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兰陵太守，行南徐府州事。迁太常卿、太子右率、散骑常侍，侍东宫，除金紫光禄大夫。复为智武将军、南康王长史，秩中二千石。复入为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、南徐州大中正，给亲信二十人。迁尚书左仆射，寻加侍中。

时修建二郊，份以本官领大匠卿，迁散骑常侍、右光禄大夫，加亲信为四十人。迁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，复以本官监丹阳尹。普通五年三月，卒，时年七十九。诏赠本官，贖钱四十万，布四百匹，蜡四百斤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谥胡子。

长子琳，字孝璋，举南徐州秀才，释褐征虏建安王法曹、司徒东阁祭酒，南平王文学。尚义兴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累迁中书侍郎，卫军谢朓长史，员外散骑常侍。出为明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征司徒左长史。

锡字公嘏，琳之第二子也。幼而警悟，与兄弟受业，至应休散，常独留不起。年七八岁，犹随公主入宫，高祖嘉其聪敏，常为朝士说之。精力不倦，致损右目。公主每节其业，为饰居宇。虽童稚之中，一无所好。十二，为国子生。十四，举清茂，除秘书郎，与范阳张伯绪齐名，俱为太子舍人。丁父忧，居丧尽礼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。时昭明尚幼，未与臣僚相接。高祖敕：“太子洗马王锡、秘书郎张缵，亲表英华，朝中髦俊，可以师友事之。”以戚属封永安侯，除晋安王友，称疾不行，敕许受诏停都。王冠日，以府僚摄事。

普通初，魏始连和，使刘善明来聘，敕使中书舍人殊异接之，预宴者皆归化北人。善明负其才气，酒酣谓异曰：“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？”异对曰：“异所以得接宾宴者，乃分职

是司。二国通和，所敦亲好；若以才辩相尚，则不容见使。”善明乃曰：“王锡、张纘，北间所闻，云何可见？”异具启，敕即使于南苑设宴，锡与张纘、殊异四人而已。善明造席，遍论经史，兼以嘲谑，锡、纘随方酬对，无所稽疑，未尝访彼一事，善明甚相叹挹。佗日谓异曰：“一日见二贤，实副所期，不有君子，安能为国！”

转中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，时年二十四。谓亲友曰：“吾以外戚，谬被时知，多叨人爵，本非其志；兼比羸病，庶务难拥，安能舍其所好而徇所不能。”乃称疾不拜。便谢遣胥徒，拒绝宾客，掩扉覃思，室宇萧然。中大通六年正月，卒，时年三十六。赠侍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谥贞子。子泛、湜。

金字公会，锡第五弟也。八岁丁父忧，哀毁过礼。服阕，召补国子生，祭酒袁昂称为通理。策高第，除长史兼秘书郎中，历尚书殿中郎，太子中舍人，与吴郡陆襄对掌东宫管记。出为建安太守。山酋方善、谢稀聚徒依险，屡为民患，金潜设方略，率众平之，有诏褒美，颁示州郡。除武威将军、始兴内史，丁所生母忧，固辞不拜。又除宁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属卢循作乱，复转金为安成内史，以镇抚之。还除黄门侍郎，寻为安西武陵王长史、蜀郡太守。金惮岨嶮，固以疾辞，因以黜免。久之，除戎昭将军、尚书左丞，复补黄门侍郎，迁太子中庶子，掌东宫管记。太清二年十二月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赠侍中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承圣三年，世祖追诏曰：“贤而不伐曰恭，谥恭子。”

张充，字延符，吴郡人。父绪，齐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有名前代。充少时，不持操行，好逸游。绪尝请假还吴，始入西郭，值充出猎，左手臂鹰，右手牵狗，遇绪船至，便放继脱

拜于水次。绪曰：“一身两役，无乃劳乎？”充跪对曰：“充闻三十而立，今二十九矣，请至来岁而敬易之。”绪曰：“过而能改，颜氏子有焉。”及明年，便修身改节。学不盈载，多所该览，尤明《老》、《易》，能清言，与从叔稷俱有令誉。

起家抚军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、尚书殿中郎、武陵王友。时尚书令王俭当朝用事，武帝皆取决焉。武帝尝欲以充父绪为尚书仆射，访于俭，俭对曰：“张绪少有清望，诚美选也；然东士比无所执，绪诸子又多薄行，臣谓此宜详择。”帝遂止。先是充兄弟皆轻侠，充少时又不护细行，故俭言之。充闻而愠，因与俭书曰：

吴国男子张充致书于琅邪王君侯侍者：顷日路长，愁霖韬晦，凉暑未平，想无亏摄。充幸以鱼钓之闲，镰采之暇，时复以卷轴自娱，逍遥前史。从横万古，动默之路多端；纷纶百年，升降之途不一。故以圆行方止，器之异也；金刚水柔，性之别也。善御性者，不违金水之质；善为器者，不易方圆之用。所以北海挂簪带之高，河南降玺书之贵。充生平少偶，不以利欲干怀，三十六年，差得以栖贫自澹。介然之志，峭耸霜崖；确乎之情，峰横海岸。影纓天阁，既谢廊庙之华；缀组云台，终惭衣冠之秀。所以摈迹江皋，阳狂陇畔者，实由气岸疏凝，情涂狷隔。独师怀抱，不见许于俗人；孤秀神崖，每遭回于在世。故君山直上，蹙压于当年；叔阳夔举，甚稟乎千载。充所以长群鱼鸟，毕影松阿。半顷之田，足以输税；五亩之宅，树以桑麻。啸歌于川泽之间，讽味于澗池之上，泛滥于渔父之游，偃息于卜居之下。如此而已，充何谢焉。

若夫惊岩罩日，壮海逢天；竦石崩寻，分危落仞。桂兰绮靡，丛杂于山幽；松柏森阴，相缭于涧曲。元卿于是乎不归，伯休亦以兹长往。若乃飞竿钓渚，濯足沧洲；独浪烟霞，高卧

风月。悠悠琴酒，岫远谁来？灼灼文谈，空罢方寸。不觉郁然千里，路阻江川。每至西风，何尝不眷？聊因疾隙，略举诸襟；持此片言，轻枉高听。

丈人岁路未强，学优而仕；道佐苍生，功横海望。入朝则协长倩之诚，出议则抗仲子之节。可谓盛德维时，孤松独秀者也。素履未详，斯旅尚眇。茂陵之彦，望冠盖而长怀；霸山之氓，伫衣车而耸叹。得无惜乎？若鸿装撰御，鹤驾轩空，则岸不辞枯，山被其润。奇禽异羽，或岩际而逢迎；弱雾轻烟，乍林端而奄蔼。东都不足奇，南山岂为贵。

充昆西之百姓，岱表之一民。蚕而衣，耕且食，不能事王侯，觅知己，造时人，骋游说，蓬转于屠博之间，其欢甚矣。丈人早遇承华，中逢崇礼。肆上之眷，望溢于早晨；乡下之言，谬延于造次。然举世皆谓充为狂，充亦何能与诸君道之哉？是以披闻见，扫心胸，述平生，论语默，所以通梦交魂，推衿送抱者，其惟丈人而已。

关山夔隔，书罢莫因，傥遇樵者，妄尘执事。

俭言之武帝，免充官，废处久之。后为司徒谘议参军，与琅邪王思远、同郡陆慧晓等，并为司徒竟陵王宾客。入为中书侍郎，寻转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帝作相，以充为镇军长史。出为义兴太守，为政清静，民吏便之。寻以母忧去职，服阕，除太子中庶子，迁侍中。义师近次，东昏召百官入宫省，朝士虑祸，或往来酣宴，充独居侍中省，不出阁。城内既害东昏，百官集西钟下，召充不至。

高祖霸府开，以充为大司马谘议参军，迁梁王国郎中令、祠部尚书、领屯骑校尉，转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天监初，除大常卿。寻迁吏部尚书，居选称为平允。俄为散骑常侍、云骑将军。寻除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征拜散骑常侍、国子祭

酒。充长于义理，登堂讲说，皇太子以下皆至。时王侯多在学，执经以拜，充朝服而立，不敢当也。转左卫将军，祭酒如故。入为尚书仆射，顷之，除云麾将军、吴郡太守。下车恤贫老，故旧莫不欣悦。以疾自陈，征为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，未及还朝，十三年，卒于吴，时年六十六。诏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。谥穆子。子最嗣。

柳恽，字文畅，河东解人也。少有志行，好学，善尺牍。与陈郡谢朓邻居，朓深所友爱。初，宋世有嵇元荣、羊盖，并善弹琴，云传戴安道之法，恽幼从之学，特穷其妙。齐竟陵王闻而引之，以为法曹行参军，雅被赏狎。王尝置酒后园，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，以授恽，恽弹为雅弄。子良曰：“卿巧越嵇心，妙臻羊体，良质美手，信在今辰。岂止当世称奇，足可追踪古烈。”累迁太子洗马，父忧去官。服阕，试守鄱阳相，听吏属，得尽三年丧礼，署之文教，百姓称焉。还除骠骑从事中郎。

高祖至京邑，恽候谒石头，以为冠军将军、征东府司马。时东昏未平，士犹苦战，恽上笺陈便宜，请城平之日，先收图籍，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，高祖从之。会萧颖胄薨于江陵，使恽西上迎和帝，仍除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步兵校尉，迁相国右司马。天监元年，除长史、兼侍中，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。

恽立行贞素，以贵公子早有令名，少工篇什。始为诗曰：“亭皋本叶下，陇首秋云飞。”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，因书斋壁。至是预曲宴，必被诏赋诗。尝奉和高祖《登景阳楼》中篇云：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。翠华承汉远，雕辇逐风游。”深为高祖所美。当时咸共称传。

恽善奕棋，帝每敕侍坐，仍令定棋谱，第其优劣。二年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六年。征为散骑常侍，迁左民尚书。八年，除

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桂、越四州诸军事、仁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征为秘书监，领左军将军。复为吴兴太守六年，为政清静，民吏怀之。于郡感疾，自陈解任，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，事未施行。天监十六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赠侍中、中护军。

恽既善琴，尝以今声转弃古法，乃著《清调论》，具有条流。

少子偃，字彦游，年十二引见。诏问读何书，对曰《尚书》。又曰：“有何美句？”对曰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。”众咸异之。诏尚长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都亭侯，太子舍人，洗马，庐陵、鄱阳内史。大宝元年，卒。

蔡搏，字景节，济阳考城人。父兴宗，宋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有重名前代。搏少方雅退默，与兄寅俱知名。选补国子生，举高第，为司徒法曹行参军。齐左卫将军王俭高选府僚，以搏为主簿。累迁建安王文学，司徒主簿、左西属。明帝为镇军将军，引为从事中郎，迁中书侍郎，中军长史，给事黄门侍郎。丁母忧，庐于墓侧。齐末多难，服阕，因居墓所。除太子中庶子，太尉长史，并不就。梁台建，为侍中，迁临海太守，坐公事左迁太子中庶子。复为侍中，吴兴太守。

天监九年，宣城郡吏吴承伯挟祆道聚众攻宣城，杀太守硃僧勇。因转屠旁县，逾山寇吴兴，所过皆残破，众有二万，奄袭郡城。东道不习兵革，吏民恇扰奔散，并请搏避之。搏坚守不动，募勇敢固郡。承伯尽锐攻搏，搏命众出拒，战于门，应手摧破，临阵斩承伯，余党悉平。加信武将军。征度支尚书，迁中书令。复为信武将军、晋陵太守。还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迁吏部尚书，居选，弘简有名称。又为侍中，领秘书监，转中书令，侍中如故。普通二年，出为宣毅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四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追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宣

惠将军。谥康子。

子彦熙，历官中书郎，宣城内史。

江蒨，字彦标，济阳考城人。曾祖湛，宋左光禄、仪同三司；父敷，齐太常卿：并有重名于前世。

蒨幼聪警，读书过目便能讽诵。选为国子生，通《尚书》，举高第。起家秘书郎，累迁司徒东阁祭酒、庐陵王主簿。居父忧以孝闻，庐于墓侧，明帝敕遣齐仗二十人防墓所。服阕，除太子洗马，累迁司徒左南属，太子中舍人，秘书丞。出为建安内史，视事期月，义师下次江州，遣宁朔将军刘謏之为郡，蒨帅吏民据郡拒之。及建康城平，蒨坐禁锢。俄被原，起为后军临川王外兵参军。累迁临川王友，中书侍郎，太子家令，黄门侍郎，领南兖州大中正。迁太子中庶子，中正如故。转中书侍郎，出为伏波将军、晋安内史。在政清约，务在宽惠，吏民便之。诏征为宁朔将军、南康王长史，行府、州、国事。顷之，迁太尉临川王长史，转尚书吏部郎，右将军。

蒨方雅有风格。仆射徐勉以权重自遇，在位者并宿士敬之，惟蒨及王规与抗礼，不为之屈。勉因蒨门客翟景为第七儿繇求蒨女婚，蒨不答，景再言之，乃杖景四十，由此与勉有忤。除散骑常侍，不拜。是时勉又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，二人并拒之。葺为吏部郎，坐杖曹中干免官，泰以疾假出宅，乃迁散骑常侍，皆勉意也。初，天监六年，诏以侍中、常侍并侍帷幄，分门下二局入集书，其官品视侍中，而非华胄所悦，故勉斥泰为之。蒨寻迁司徒左长史。

初，王泰出阁，高祖谓勉云：“江蒨资历，应居选部。”勉对曰：“蒨有眼患，又不悉人物。”高祖乃止。迁光禄大夫。大通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诏赠本官。谥肃子。

蒨好学，尤悉朝仪故事，撰《江左遗典》三十卷，未就，

卒。文集十五卷。

子紆、经，在《孝行传》。

史臣曰：王氏自姬姓已降，及乎秦汉，继有英哲。洎东晋王茂弘经纶江左，时人方之管仲。其后蝉冕交映，台袞相袭，勒名帝籍，庆流子孙，斯为盛族矣。王瞻等承藉兹基，国华是贵，子有才行，可得而称。张充少不持操，晚乃折节，在于典选，实号廉平。柳恽以多艺称，蔡撙以方雅著，江革以风格显，俱为梁室名士焉。

列传第十六

太祖五王

太祖十男。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懿、永阳昭王敷、高祖、衡阳宣王畅。李太妃生桂阳简王融。懿及融，齐永元中为东昏所害；敷、畅，建武中卒；高祖践阼，并追封郡王。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宏，南平元襄王伟。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，始兴忠武王憺。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恢。

临川靖惠王宏，字宣达，太祖第六子也。长八尺，美须眉，容止可观。齐永明十年，为卫军庐陵王法曹行参军，迁太子舍人。时长沙王懿镇梁州，为魏所围，明年，给宏精兵千人赴援，未至，魏军退。迁骠骑晋安王主簿，寻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。衡阳王畅，有美名，为始安王萧遥光所礼。及遥光作乱，逼畅入东府，畅惧祸，先赴台。高祖在雍州，常惧诸弟及祸，谓南平王伟曰：“六弟明于事理，必先还台。”及信至，果如高祖策。

高祖义师下，宏至新林奉迎，拜辅国将军。建康平，迁西中郎将、中护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天监元年，封临川郡王，邑二千户。寻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扬、南徐州诸军事、后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又给鼓吹一部。三年，加侍中，进号中军将军。

四年，高祖诏北伐，以宏为都督南北兖、北、徐、青、冀、豫、司、霍八州北讨诸军事。宏以帝之介弟，所领皆器械精新，军容甚盛，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。军次洛口，宏前军克梁城，斩魏将渍清。会征役久，有诏班师。六年夏，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其年，迁司徒，领太子太傅。八年夏，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其年冬，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同三司之仪，侍中如故。未拜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十二年，迁司空，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、刺史、将军并如故。

十五年春，所生母陈太妃寝疾，宏与母弟南平王伟侍疾，并衣不解带，每二宫参问，辄对使涕泣。及太妃薨，水浆不入口者五日，高祖每临幸慰勉之。宏少而孝谨，齐之末年，避难潜伏，与太妃异处，每遣使参问起居。或谓宏曰：“逃难须密，不宜往来。”宏衔泪答曰：“乃可无我，此事不容暂废。”寻起为中书监，骠骑大将军、使持节、都督如故，固辞弗许。

十七年夏，以公事左迁侍中、中军将军、行司徒。其年冬，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。普通元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州诸军事、太尉、扬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改创南、北郊，以本官领起部尚书，事竟罢。

七年三月，以疾累表自陈，诏许解扬州，余如故。四月，薨，时年五十四。自疾至于薨，舆驾七出临视。及葬，诏曰：“侍中、太尉临川王宏，器宇冲贵，雅量弘通。爰初弱龄，行彰素履；逮于应务，嘉猷载缉。自皇业启基，地惟介弟，久司神甸，历位台阶，论道登朝，物无异议。朕友于之至，家国兼情，方弘燮赞，仪刑列辟。天不稟遗，奄焉不永，哀痛抽切，震恸于厥心。宜增峻礼秩，式昭懋典。可赠侍中、大将军、扬

州牧、假黄钺，王如故。并给羽葆鼓吹一部，增班剑为六十人。给温明秘器，敛以衮服。谥曰靖惠。”宏性宽和笃厚，在州二十余年，未尝以吏事按郡县，时称其长者。

宏有七子：正仁，正义，正德、正则，正立，正表，正信。世子正仁，为吴兴太守，有治能。天监十年，卒，谥曰哀世子。无子，高祖诏以罗平侯正立为世子，由宏意也。宏薨，正立表让正义为嗣，高祖嘉而许之，改封正立为建安侯，邑千户。卒，子贲嗣。正义先封平乐侯，正德西豊侯，正则乐山侯，正立罗平侯，正表封山侯，正信武化侯，正德别有传。

安成康王秀，字彦达，太祖第七子也。年十二，所生母吴太妃亡，秀母弟始兴王憺时年九岁，并以孝闻，居丧，累日不进浆饮，太祖亲取粥授之。哀其早孤，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。陈亦无子，有母德，视二子如亲生焉。秀既长，美风仪，性方静，虽左右近侍，非正衣冠不见也，由是亲友及家人咸敬焉。齐世，弱冠为著作佐郎，累迁后军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。

永元中，长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，为尚书令，居端右；弟衡阳王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东昏日夕逸游，出入无度。众颇劝懿因其出，闭门举兵废之，懿不听。帝左右既恶懿勋高，又虑废立，并间懿，懿亦危之，自是诸王侯咸为之备。及难作，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。方其逃也，皆不出京师，而罕有发觉，惟桂阳王融及祸。

高祖义师至新林，秀与诸王侯并自拔赴军，高祖以秀为辅国将军。是时东昏弟晋熙王宝嵩为冠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镇京口，长史范岫行府州事，遣使降，且请兵于高祖。以秀为冠军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镇京口。建康平，仍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兖二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如故。天监元年，进号征虏将军，封安成郡王，邑二千户。京口自崔慧景作乱，

累被兵革，民户流散，秀招怀抚纳，惠爱大行。仍值年饥，以私财贍百姓，所济活甚多。二年，以本号征领石头戍事，加散骑常侍。三年，进号右将军。五年，加领军、中书令，给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将发，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。秀曰：“吾岂爱财而不爱士。乃教所由，以牢者给参佐，下者载斋物。既而遭风，斋舫遂破。及至州，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。秀叹曰：“陶潜之德，岂可不及后世！”即日辟为西曹。时盛夏水泛长，津梁断绝，外司请依旧僦度，收其价直。秀教曰：“刺史不德，水潦为患，可利之乎！给船而已。”七年，遭慈母陈太妃忧，诏起视事。寻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益、宁、南、北梁、南、北秦州九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其年，迁号安西将军。立学校，招隐逸。下教曰：“夫鹑火之禽，不匿影于丹山；昭华之宝，乍耀采于蓝田。是以江汉有濯纓之歌，空谷著来思之咏，弘风阐道，靡不由兹。处士河东韩怀明、南平韩望、南郡庾承先、河东郭麻，并脱落风尘，高蹈其事。两韩之孝友纯深，庾、郭之形骸枯槁，或橡饭菁羹，惟日不足，或葭墙艾席，乐在其中。昔伯武贞坚，就仕河内，史云孤劭，屈志陈留。岂曰场苗，实惟攻玉。可加引辟，并遣喻意。既同魏侯致礼之请，庶无辟 薑三緘之叹。”

是岁，魏悬瓠城民反，杀豫州刺史司马悦，引司州刺史马仙琕，仙琕签荆州求应赴。众咸谓宜待台报，秀曰：“彼待我而为援，援之宜速，待敕虽旧，非应急也。”即遣兵赴之。先是，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，后军司马高江产以郢州军伐之，不克，江产死之，蛮遂盛。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，燔其林木，绝其蹊径，蛮失其嶮，期岁而江路清，于是州境盗贼遂绝。及

沮水暴长，颇败民田，秀以谷二万斛贍之。使长史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，一日散遣五百余人，百姓甚悦。

十一年，征为侍中、中卫将军，领宗正卿、石头戍事。十三年，复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郢州当涂为剧地，百姓贫，至以妇人供役，其弊如此。秀至镇，务安之。主者或求召吏。秀曰：“不识救弊之术；此州凋残，不可扰也。”于是务存约己，省去游费，百姓安堵，境内晏然。先是夏口常为兵冲，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，秀祭而埋之。一夜，梦数百人拜谢而去。每冬月，常作襦裤以赐冻者。时司州叛蛮田鲁生，弟鲁贤、超秀，据蒙笼来降。高祖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，鲁贤北豫州刺史，超秀定州刺史，为北境捍蔽。而鲁生、超秀互相谗毁，有去就心，秀抚喻怀纳，各得其用，当时赖之。

十六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镇。十七年春，行至竟陵之石梵，薨，时年四十四。高祖闻之，甚痛悼焉。遣皇子南康王绩缘道迎候。

初，秀之西也，郢州民相送出境，闻其疾，百姓商贾咸为请命。既薨，四州民裂裳为白帽，哀哭以迎送之。雍州蛮迎秀，闻薨，祭哭而去。丧至京师，高祖使使册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康。

秀有容观，每朝，百僚属目。性仁恕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左右尝以石掷杀所养鹄，斋帅请治其罪。秀曰：“吾岂以鸟伤人。”在京师，旦临公事，厨人进食，误而覆之，去而登车，竟朝不饭，亦不之诮也。精意术学，搜集经记，招学士平原刘孝标，使撰《类苑》，书未及毕，而已行于世。秀于高祖布衣昆弟，及为君臣，小心畏敬，过于疏贱者，高祖益以此贤之。少偏孤，

于始兴王嶠尤笃。梁兴，嶠久为荆州刺史，自天监初，常以所得俸中分与秀，秀称心受之，亦弗辞多也。昆弟之睦，时议归之。故吏夏侯稟等表立墓碑，诏许焉。当世高才游王门者，东海王僧孺、吴郡陆倕、彭城刘孝绰、河东裴子野，各制其文，古未之有也。世子机嗣。

机字智通，天监二年，除安成国世子。六年，为宁远将军、会稽太守。还为给事中。普通元年，袭封安成郡王，其年为太子洗马，迁中书侍郎。二年，迁明威将军、丹阳尹。三年，迁持节、督湘、衡、桂三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大通二年，薨于州，时年三十。机美姿容，善吐纳。家既多书，博学强记；然而好弄，尚力，远士子，近小人。为州专意聚敛，无治绩，频被案劾。及将葬，有司请谥，高祖诏曰：“王好内怠政，可谥曰炆。”所著诗赋数千言，世祖集而序之。子操嗣。

南浦侯推，字智进，机次弟也。少清敏，好属文，深为太宗所赏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例封。历宁远将军、淮南太守。迁轻车将军、晋陵太守，给事中，太子洗马，秘书丞。出为戎昭将军、吴郡太守。所临必赤地大旱，吴人号“旱母”焉。侯景之乱，守东府城，贼设楼车，尽锐攻之，推随方抗拒，频击挫之。至夕，东北楼主许郁华启关延贼，城遂陷，推握节死之。

南平元襄王伟，字文达，太祖第八子也。幼清警好学。齐世，起家晋安镇北法曹行参军府，迁骠骑，转外兵。高祖为雍州，虑天下将乱，求迎伟及始兴王叔詹来襄阳。俄闻已入沔，高祖欣然谓佐吏曰：“吾无忧矣。”义师起，南康王承制，板为冠军将军，留行雍州开府事。义师发后，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。魏兴太守裴师仁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据郡不受命，举兵将袭雍州，伟与始兴王嶠遣兵于始平郡待师仁等，要击大破之，州境以安。

高祖既克郢、鲁，下寻阳，围建业，而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瓚及巴西太守鲁休烈起兵逼荆州，屯军上明，连破荆州。镇军萧颖胄遣将刘孝庆等距之，反为瓚所败，颖胄忧愤暴疾卒，西朝凶惧。尚书仆射夏侯详议征兵雍州，伟乃割州府将吏，配始兴王嶠往赴之。嶠既至，瓚等皆降。和帝诏以伟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加侍中，进号镇北将军。天监元年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督荆、宁二州，余如故。封建安郡王，食邑二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四年，徙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使持节、常侍、将军如故。五年，至都，改为抚军将军、丹阳尹，常侍如故。六年，迁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右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未拜，进号中权将军。七年，以疾表解州，改侍中、中抚军，知司徒事。九年，迁护军、石头戍军事，侍中、将军、鼓吹如故。其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鼓吹如故。十一年，以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其年，复以疾陈解。十二年，征为抚军将军，仪同、常侍如故，以疾不拜。十三年，改为左光禄大夫。加亲信四十人，岁给米万斛，布绢五千匹，药直二百四十万，厨供月二十万，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，倍先。置防阁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。伟末年疾浸剧，不复出藩，故俸秩加焉。

十五年，所生母陈太妃寝疾，伟及临川王宏侍疾，并衣不解带。及太妃薨，毁顿过礼，水浆不入口累日，高祖每临幸譬抑之。伟虽奉诏，而毁瘠殆不胜丧。

十七年，高祖以建安土瘠，改封南平郡王，邑户如故。迁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普通四年，增邑一千户。五年，进号镇卫大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以本官领太子太傅。四

年，迁中书令、大司马。五年，薨，时年五十八。诏敛以衮冕，给东园秘器。又诏曰：“旌德纪功，前王令典；慎终追远，列代通规。故侍中、中书令、大司马南平王伟，器宇宏旷，鉴识弘简。爰在弱龄，清风载穆，翼佐草昧，勋高樊、沔，契阔艰难，劬劳任寄。及赞务论道，弘兹衮职。奄焉薨逝，朕用震恻于厥心。宜隆宠命，式昭茂典。可赠侍中、太宰，王如故。给羽葆鼓吹一部，并班剑四十人。谥曰元襄。”

伟少好学，笃诚通恕，趋贤重士，常如不及。由是四方游士，当世知名者，莫不毕至。齐世，青溪宫改为芳林苑，天监初，赐伟为第，伟又加穿筑，增植嘉树珍果，穷极雕丽，每与宾客游其中，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。梁世藩邸之盛，无以过焉。而性多恩惠，尤愍穷乏。常遣腹心左右，历访闾里人士，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，即遣贍恤之。太原王曼颖卒，家贫无以殡敛，友人江革往哭之，其妻儿对革号诉。革曰：“建安王当知，必为营理。”言未讫而伟使至，给其丧事，得周济焉。每祁寒积雪，则遣人载樵米，随乏绝者即赋给之。晚年崇信佛理，尤精玄学，著《二旨义》，别为新通。又制《性情》、《几神》等论其义，僧宠及周舍、殷钧、陆倕并名精解，而不能屈。

伟四子：恪，恭，虔，祗。世子恪嗣。

恭字敬范。天监八年，封衡山县侯，以元襄功，加邑至千户。初，乐山侯正则有罪，敕让诸王，独谓元襄曰：“汝儿非直无过，并有义方。”

恭起家给事中，迁太子洗马。出为督齐安等十一郡事、宁远将军、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征为秘书丞，迁中书郎，监丹阳尹，行徐、南徐州事，转衡州刺史，母忧去职。寻起为云麾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恭善解吏事，所在见称。而性尚华侈，广营第宅，重斋步

櫺，模写宫殿。尤好宾友，酣宴终辰，座客满筵，言谈不倦。时世祖居籓，颇事声誉，勤心著述，卮酒未尝妄进。恭每从容谓人曰：“下官历观世人，多有不好欢乐，乃仰眠床上，看屋梁而著书，千秋万岁，谁传此者。劳神苦思，竟不成名，岂如临清风，对朗月，登山泛水，肆意酣歌也。”寻以雍州蛮文道拘引魏寇，诏恭赴援，仍除持节、仁威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便道之镇。太宗少与恭游，特被赏狎，至是手令曰：“彼士流肮脏，有关辅余风，黔首扞格，但知重剑轻死。降胡惟尚贪婪，边蛮不知敬让，怀抱不可皁白，法律无所用施。愿充实边戍，无数迁徙，谍候惟远，箱庾惟积，长以控短，静以制躁。早蒙爱念，敢布腹心。”恭至州，治果有声绩，百姓陈奏，乞于城南立碑颂德，诏许焉。

先高祖以雍为边镇，运数州之粟，以实储仓，恭后多取官米，贍给私宅，为荆州刺史庐陵王所启，由是免官削爵，数年竟不叙用。侯景乱，卒于城中，时年五十二。诏特复本封。世祖追赠侍中、左卫将军。谥曰僖。

世子静，字安仁，有美名，号为宗室后进。有文才，而笃志好学，既内足于财，多聚经史，散书满席，手自讎校。何敬容欲以女妻之，静忌其太盛，距而不纳，时论服焉。历官太子舍人、东宫领直。迁丹阳尹丞，给事黄门侍郎，深为太宗所爱赏。太清三年，卒，赠侍中。

鄱阳忠烈王恢，字弘达，太祖第九子也。幼聪颖，年七岁，能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义，发擿无所遗。既长，美风表，涉猎史籍。齐隆昌中，明帝作相，内外多虞，明帝就长沙宣武王懿求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，宣武言恢焉。明帝以恢为宁远将军，甲仗百人卫东府，且引为骠骑法曹行参军。明帝即位，东宫建，为太子舍人，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，前军主簿。宣武之难，逃

在京师。

高祖义兵至，恢于新林奉迎，以为辅国将军。时三吴多乱，高祖命出顿破岗。建康平，还为冠军将军、右卫将军。天监元年，为侍中、前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，封鄱阳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二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四年，改授都督郢、司二州诸军事、后将军、郢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义兵初，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，不及藏殓，及恢下车，遽命埋掩。又遣四使巡行州部，境内大治。七年，进号云麾将军，进督霍州。八年，复进号平西将军。十年，征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、石头戍军事，领宗正卿。十一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益、宁、南、北梁、南、北秦九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给鼓吹一部。十三年，迁散骑常侍、都督益、宁、南、北秦、沙七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使持节如故，便道之镇。成都去新城五百里，陆路往来，悉订私马，百姓患焉，累政不能改。恢乃市马千匹，以付所订之家，资其骑乘，有用则以次发之，百姓赖焉。十七年，征为侍中、安前将军、领军将军。十八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普通五年，进号骠骑大将军。七年九月，薨于州，时年五十一。诏曰：“故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八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鄱阳王恢，风度开朗，器情凝质。爰在弱岁，美誉克宣，泊于从政，嘉猷载缉。方入正论道，弘燮台阶，奄焉薨逝，朕用伤恸于厥心。宜隆宠命，以申朝典。可赠侍中、司徒，王如故。并给班剑二十人。谥曰忠烈。”遣中书舍人刘显护丧事。

恢有孝性，初镇蜀，所生费太妃犹停都，后于都下不豫，

恢未之知，一夜忽梦还侍疾，既觉忧遑，便废寝食。俄而都信至，太妃已瘳。后又目有疾，久废视瞻，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，恢请之。既至，空中忽见圣僧，及慧龙下针，豁然开朗，咸谓精诚所致。

恢性通恕，轻财好施，凡历四州，所得俸禄随而散之。在荆州，常从容问宾僚曰：“中山好酒，赵王好吏，二者孰愈？”众未有对者。顾谓长史萧琛曰：“汉时王侯，藩屏而已，视事亲民，自有其职。中山听乐，可得任性；彭祖代吏，近于侵官。今之王侯，不守藩国，当佐天子临民，清白其优乎！”坐宾咸服。世子范嗣。

范字世仪，温和有器识。起家太子洗马、秘书郎，历黄门郎，迁卫尉卿。每夜自巡警，高祖嘉其劳苦。出为益州刺史，开通剑道，克复华阳，增邑一千户，加鼓吹。征为领军将军、侍中。

范虽无学术，而以筹略自命。爱奇玩古，招集文才，率意题章，亦时有奇致。复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东益、南、北秦五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雍州刺史。范作牧莅民，甚得时誉；抚循将士，尽获欢心。太清元年，大举北伐，以范为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，进伐穰城。寻迁安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。侯景败于涡阳，退保寿阳，乃改范为合州刺史，镇合肥。时景已蓄奸谋，不臣将露，范屡启言之，殊异每抑而不奏。及景围京邑，范遣世子嗣与裴之高等入援，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号征北将军。京城不守，范乃弃合肥，出东关，请兵于魏，遣二子为质。魏人据合肥，竟不出师助范，范进退无计，乃溯流西上，军于枞阳，遣信告寻阳王。寻阳要还九江，欲共治兵西上，范得书大喜，乃引军至湓城，以晋熙为晋州，遣子嗣为刺史。江州郡县，辄更改易，寻阳政令所行，惟存一

郡，时论以此少之。既商旅不通，信使距绝，范数万之众，皆无复食，人多饿死。范恚，发背薨，时年五十二。

世子嗣，字长胤。容貌丰伟，腰带十围。性骁果有胆略，倜傥不护细行，而能倾身养士，皆得其死力。范之薨也，嗣犹据晋熙，城中食尽，士乏绝，景遣任约来攻，嗣躬擐甲胄，出垒距之。时贼势方盛，咸劝且止。嗣按剑叱之曰：“今之战，何有退乎？此萧嗣效命死节之秋也。”遂中流矢，卒于阵。

始兴忠武王嶠，字僧达，太祖第十一子也。数岁，所生母吴太妃卒，嶠哀感傍人。齐世，弱冠为西中郎法曹行参军，迁外兵参军。义师起，南康王承制，以嶠为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迁相国从事中郎，与南平王伟留守。

和帝立，以嶠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时巴东太守萧慧训子瓚等及巴西太守鲁休烈举兵逼荆州，屯军上明，镇军将军萧颖胄暴疾卒，西朝甚惧，尚书仆射夏侯祥议征兵雍州，南平王伟遣嶠赴之。嶠以书喻瓚等，旬日皆请降。是冬，高祖平建业。明年春，和帝将发江陵，诏以嶠为使持节、都督荆、湘、益、宁、南、北秦六州诸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未拜。天监元年，加安西将军，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封始兴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时军旅之后，公私空乏，嶠厉精为治，广辟屯田，减省力役，存问兵死之家，供其穷困，民甚安之。嶠自以少年始居重任，思欲开导物情。乃谓佐吏曰：“政之不臧，士君子所宜共惜。言可用，用之可也；如不用，于我何伤？吾开怀矣，尔其无吝。”于是小人知恩，而君子尽意。民辞讼者，皆立前待符教，决于俄顷。曹无留事，下无滞狱，民益悦焉。三年，诏加鼓吹一部。

六年，州大水，江溢堤坏，嶠亲率府将吏，冒雨赋丈尺筑治之。雨甚水壮，众皆恐，或请嶠避焉。嶠曰：“王尊尚欲身

塞河堤，我独何心以免。”乃刑白马祭江神。俄而水退堤立。邠州在南岸，数百家见水长惊走，登屋缘树，惶募人救之，一口赏一万，估客数十人应募救焉，州民乃以免。又分遣行诸郡，遭水死者给棺槨，失田者与粮种。是岁，嘉禾生于州界，吏民归美，嶮谦让不受。

七年，慈母陈太妃薨，水浆不入口六日，居丧过礼，高祖优诏勉之，使摄州任。是冬，诏征以本号还朝。民为之歌曰：“始兴王，民之爹。赴人急，如水火。何时复来哺乳我？”八年，为平北将军、护军将军、领石头戍事。寻迁中军将军、中书令，俄领卫尉卿。嶮性劳谦，降意接士，常与宾客连榻而坐，时论称之。是秋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

九年春，迁都督益、宁、南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六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开立学校，劝课就业，遣子映亲受经焉，由是多向方者。时魏袭巴南，西围南安，南安太守垣季珪坚壁固守，嶮遣军救之，魏人退走，所收器械甚众。十四年，迁都督荆、湘、雍、宁、南梁、南、北秦七州诸军事、镇右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同母兄安成王秀将之雍州，薨于道。嶮闻丧，自投于地，席稿哭泣，不饮不食者数日，倾财产赠送，部伍小大皆取足焉。天下称其悌。

十八年，征为侍中、中抚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。普通三年十一月，薨，时年四十五。追赠侍中、司徒、骠骑将军。给班剑三十人，羽葆鼓吹一部。册曰：“咨故侍中、司徒、骠骑将军始兴王：夫忠为令德，武谓止戈，于以用之，载在前志。王有佐命之元勋，利民之厚德，契阔二纪，始终不渝，是用方轨往贤，稽择故训，鸿名美义，允臻其极。今遣兼大鸿胪程爽，谥曰忠武。魂而有灵，歆兹显号。呜呼哀哉！”

嶠未薨前，梦改封中山王，策授如他日，意颇恶之，数旬而卒。世子亮嗣。

史臣曰：自昔王者创业，广植亲亲，割裂州国，封建子弟。是以大旗少帛，崇于鲁、卫，盘石凝脂，树斯梁、楚。高祖远遵前轨，藩屏懿亲。至于安成、南平，鄱阳、始兴，俱以名迹著，盖亦汉之间、平矣。

列传第十七

长沙嗣王业 永阳嗣王伯游
衡阳嗣王元简 桂阳嗣王象

长沙嗣王业字静旷，高祖长兄懿之子也。懿字元达，少令誉。解褐齐安南邵陵王行参军，袭爵临湘县侯。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建安王友。出为晋陵太守，曾未期月，讼理人和，称为善政。入为中书侍郎。永明季，授持节、都督梁、南、北秦、沙四州诸军事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冠军将军。是岁，魏人入汉中，遂围南郑。懿随机拒击，伤杀甚多，乃解围遁去。懿又遣氏帅杨元秀攻魏历城、皋兰、骆谷、坑池等六戍，克之。魏人震惧，边境遂宁。进号征虏将军，增封三百户，迁督益、宁二州军事、益州刺史。入为太子右卫率、尚书吏部郎、卫尉卿。永元二年，裴叔业据豫州反，授持节、征虏将军、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历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讨叔业。叔业惧，降于魏。既而平西将军崔慧景入寇京邑，奉江夏王宝玄围台城。齐室大乱，诏征懿。懿时方食，投箸而起，率锐卒三千人援城。慧景遣其子觉来拒，懿奔击，大破之，觉单骑走。乘胜而进，慧景众溃，追斩之。授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未拜。仍迁尚书令、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，持节、将军如故，增邑二千五百户。时东昏肆虐，茹法珍、王暄之等执政，宿臣旧将，

并见诛夷，懿既立元勋，独居朝右，深为法珍等所惮，乃说东昏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东昏信之，将加酷害，而懿所亲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令西奔。懿曰：“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？”遂遇祸。中兴元年，追赠侍中、中书监、司徒。宣德太后临朝，改赠太傅。天监元年，追崇丞相，封长沙郡王，谥曰宣武。给九旒、鸾辂、匡轂车，黄屋左纛，前后部羽葆鼓吹，挽歌二部，虎贲班剑百人，葬礼一依晋安平王故事。

业幼而明敏，识度过人。仕齐为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。宣武之难，与二弟藻、象俱逃匿。高祖既至，乃赴于军，以为宁朔将军。中兴二年，除辅国将军、南琅邪、清河二郡太守。天监二年，袭封长沙王，征为冠军将军，量置佐史，迁秘书监。四年，改授侍中。六年，转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率，迁左骁骑将军，寻为中护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兖、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八年，征为护军。九年，除中书令，改授安后将军、镇琅、邪彭城二郡、领南琅邪太守。十年，征为安右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复为护军，领南琅邪、彭城，镇于琅邪。复征中书令，出为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

业性敦笃，所在留惠。深信因果，笃诚佛法，高祖每嘉叹之。普通三年，征为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四年，改为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七年，薨，时年四十八。谥曰元。有文集行于世。子孝俨嗣。

孝俨字希庄，聪慧有文才。射策甲科，除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。从幸华林园，于座献《相风鸟》、《华光殿》、《景阳山》等颂，其文甚美，高祖深赏异之。普通元年，薨，时年二十三。谥曰章。子慎嗣。

藻字靖艺，元王弟也。少立名行，志操清洁。齐永元初，释褐著作佐郎。天监元年，封西昌县侯，食邑五百户。出为持节、都督益、宁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益州刺史。时天下草创，边徼未安，州民焦僧护聚众数万，据郫、繁作乱。藻年未弱冠，集僚佐议，欲自击之。或陈不可，藻大怒，斩于阶侧。乃乘平肩舆，巡行贼垒。贼弓乱射，矢下如雨，从者举楯御箭，又命除之，由是人心大安。贼乃夜遁，藻命骑追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遂平之。进号信威将军，九年，征为太子中庶子。十年，为左骁骑将军、领南琅邪太守。入为侍中。

藻性谦退，不求闻达。善属文辞，尤好古体，自非公宴，未尝妄有所为，纵有小文，成辄弃本。十一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竟陵、随二郡诸军事、仁威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征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兖、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兖州刺史，军号如故。频莅数镇，民吏称之。推善下人，常如弗及。征为太子詹事。普通三年，迁领军将军，加侍中。六年，为军师将军，与西豊侯正德北伐涡阳，辄班师，为有司所奏，免官削爵土。七年，起为宗正卿。八年，复封爵，寻除左卫将军，领步兵校尉。

大通元年，迁侍中、中护军。时涡阳始降，乃以藻为使持节、北讨都督、征北大将军，镇于涡阳。二年，为中权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置佐史，加侍中。中大通元年，迁护军将军，中权如故。三年，为中军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出为丹阳尹。高祖每叹曰：“子弟并如迦叶，吾复何忧。”迦叶，藻小名也。入为安左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加侍中，藻固辞不就，诏不许。大同五年，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令，侍中如故。

藻性恬静，独处一室，床有膝痕，宗室衣冠，莫不楷则。常以爵禄太过，每思屏退，门庭闲寂，宾客罕通，太宗尤敬爱

之。自遭家祸，恒布衣蒲席，不食鲜禽，非在公庭，不听音乐。高祖每以此称之。出为使持节、督南徐州刺史。侯景乱，藻遣长子彧率兵入援，及城开，加散骑常侍、大将军。景遣其仪同萧邕代之，据京口，藻因感气疾，不自疗。或劝奔江北，藻曰：“吾国之台铉，位任特隆，既不能诛剪逆贼，正当同死朝廷，安能投身异类，欲保余生。”因不食累日。太清三年，薨，时年六十七。

永阳嗣王伯游，字士仁，高祖次兄敷之子。敷字仲达，解褐齐后将军、征虏行参军，辅太子舍人，洗马，迁丹阳尹丞。入为太子中舍人，除建威将军、随郡内史。招怀远近，黎庶安之，以为前后之政莫之及也。进号宁朔将军，征为庐陵王谘议参军。建武四年，薨。高祖即位，追赠侍中、司空，封永阳郡王，谥曰昭。

伯游美风神，善言玄理。天监元年四月，诏曰：“兄子伯游，虽年识未弘，意尚粗可。浙东奥区，宜须抚莅，可督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永嘉、临海五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会稽太守。

“二年，袭封永阳郡王。五年，薨，时年二十三。谥曰恭。

衡阳嗣王元简，字熙远，高祖第四弟畅之子。畅仕齐至太常，封江陵县侯，卒。天监元年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封衡阳郡王。谥曰宣。

元简三年袭封，除中书郎，迁会稽太守。十三年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出为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越三州诸军事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还为太子中庶子，迁使持节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十八年正月，卒于州。谥曰孝。子俊嗣。

桂阳嗣王象，字世翼，长沙宣武王第九子也。初，叔父融仕齐至太子洗马。永元中，宣武之难，融遇害。高祖平京邑，

赠给事黄门侍郎。天监元年，加散骑常侍、抚军大将军，封桂阳郡王。谥曰简。无子，乃诏象为嗣，袭封爵。

象容止闲雅，善于交游，事所生母以孝闻。起家宁远将军、丹阳尹。到官未几，简王妃薨，去职。服阕，复授明威将军、丹阳尹。象生长深宫，始亲庶政，举无失德，朝廷称之。出为持节、督司、霍、郢三州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寻迁湘、衡二州诸军事、轻车将军、湘州刺史。湘州旧多虎暴，及象在任，为之静息，故老咸称德政所感。除中书侍郎，俄以本官行石头戍军事，转给事黄门侍郎、兼领军，又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寻迁侍中、太子詹事，未拜，改授持节、督江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以疾免。寻除太常卿，加侍中，迁秘书监、领步兵校尉。大同二年，薨，谥曰敦。子慤嗣。

史臣曰：长沙诸嗣王，并承袭土宇，光有藩服。桂阳王象以孝闻，在于牧湘，猛虎息暴，盖德惠所致也。昔之善政，何以加焉。

列传第十八

萧景 弟昌、昂、昱

萧景，字子昭，高祖从父弟也。父崇之字茂敬，即左光禄大夫道赐之子。道赐三子：长子尚之，字茂先；次太祖文皇帝；次崇之。初，左光禄居于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为众所推。仕历宋太尉江夏王参军，终于治书侍御史。齐末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。尚之敦厚有德器，为司徒建安王中兵参军，一府称为长者；琅邪王僧虔尤善之，每事多与议决。迁步兵校尉，卒官。天监初，追谥文宣侯。尚之子灵钧，仕齐广德令。高祖义师至，行会稽郡事，顷之卒。高祖即位，追封东昌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子鸯嗣。崇之以干能显，为政尚严厉，官至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永明中，钱唐唐瑒之反，别众破东阳，崇之遇害。天监初，追谥忠简侯。

景八岁随父在郡，居丧以毁闻。既长好学，才辩能断。齐建武中，除晋安王国左常侍，迁永宁令，政为百城最。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，号称廉平，雅服景为政，乃榜郡门曰：“诸县有疑滞者，可就永宁令决。”顷之，以疾去官。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，表请景为郡，不许。还为骠骑行参军。永元二年，以长沙宣武王懿勋，除步兵校尉。是冬，宣武王遇害，景亦逃难。高祖义师至，以景为宁朔将军、行南兖州军事。时天下未

定，江北伧楚各据坞壁。景示以威信，渠帅相率面缚请罪，旬日境内皆平。中兴二年，迁督南兖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监南兖州。高祖践阼，封吴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仍为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青、冀四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诏景母毛氏为国太夫人，礼如王国太妃，假金章紫绶。景居州，清恪有威裁，明解吏职，文案无壅，下不敢欺，吏人畏敬如神。会年荒，计口赈恤，为穀粥于路以赋之，死者给棺具，人甚赖焉。

天监四年，王师北伐，景帅众出淮阳，进屠宿预。丁母忧，诏起摄职。五年，班师，除太子右卫率，迁辅国将军、卫尉卿。七年，迁左骁骑将军，兼领军将军。领军管天下兵要，监局官僚，旧多骄侈，景在职峻切，官曹肃然。制局监皆近幸，颇不堪命，以是不得久留中。寻出为使持节、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、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八年三月，魏荆州刺史元志率众七万寇潺沟，驱迫群蛮，群蛮悉渡汉水来降。议者以蛮累为边患，可因此除之。景曰：“穷来归我，诛之不祥。且魏人来侵，每为矛盾，若悉诛蛮，则魏军无碍，非长策也。”乃开樊城受降。因命司马硃思远、宁蛮长史曹义宗、中兵参军孟惠俊击志于潺沟，大破之，生擒志长史杜景。斩首万余级，流尸盖汉水，景遣中兵参军崔绩率军土收而瘞焉。

景初到州，省除参迎羽仪器服，不得烦扰吏人。修营城垒，申警边备，理辞讼，劝农桑。郡县皆改节自励，州内清肃，缘汉水陆千余里，抄盗绝迹。十一年，征右卫将军、领石头戎军事。十二年，复为使持节、督南、北兖、北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信威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征为领军将军，直殿省，知十州损益事，月加禄五万。

景为人雅有风力，长于辞令。其在朝廷，为众所瞻仰。于高祖属虽为从弟，而礼寄甚隆，军国大事，皆与议决。十五年，加侍中。十七年，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坐法免。诏曰：“扬州应须缉理，宜得其人，侍中、领军将军吴平侯景才任此举，可以安右将军监扬州，并置佐史，侍中如故，即宅为府。”景越亲居扬州，辞让甚恳恻，至于涕泣，高祖不许。在州尤称明断，符教严整。有田舍老姥尝诉得符，还至县，县吏未即发，姥语曰：“萧监州符，火爇汝手，何敢留之！”其为人所畏敬如此。

十八年，累表陈解，高祖未之许。明年，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郢、司、霍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将发，高祖幸建兴苑饯别，为之流涕。既还宫，诏给鼓吹一部。在州复有能名。齐安、竟陵郡接魏界，多盗贼，景移书告示，魏即焚坞戍保境，不复侵略。普通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七。诏赠侍中、中抚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忠。子劼嗣。

昌字子建，景第二弟也。齐豫章末，为晋安王左常侍。天监初，除中书侍郎，出为豫章内史。五年，加宁朔将军。六年，迁持节、督广、交、越、桂四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七年，进号征远将军。九年，分湘州置衡州，以昌为持节、督广州之绥建湘州之始安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坐免。十三年，起为散骑侍郎，寻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其年，出为安右长史。累迁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又兼宗正卿。昌为人亦明悟，然性好酒，酒后多过。在州郡，每醉辄径出入人家，或独诣草野。其于刑戮，颇无期度。醉时所杀，醒或求焉，亦无悔也。属为有司所劾，入留京师，忽忽不乐，遂纵酒虚悸。在石头东斋，引刀自刺，左右救之，不殊。十七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九。子伯言。

昂字子明，景第三弟也。天监初，累迁司徒右长史，出为轻车将军、监南兖州。初，兄景再为南兖，德惠在人，及昂来代，时人方之冯氏。征为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军号如先。复以轻车将军出为广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为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。四年，转散骑侍郎、中领军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大通二年，征为仁威将军、卫尉卿，寻为侍中，兼领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为领军将军。二年，封湘阴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出为江州刺史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三。谥曰恭。

昱字子真，景第四弟也。天监初，除秘书郎，累迁太子舍人，洗马，中书舍人，中书侍郎。每求自试，高祖以为淮南、永嘉、襄阳郡，并不就。志愿边州，高祖以其轻脱无威望，抑而不许。迁给事黄门侍郎。上表曰：“夏初陈启，未垂采照，追怀惭惧，实战胸心。臣闻暑雨祁寒，小人犹怨；荣枯宠辱，谁能忘怀！臣藉以往因，得预枝戚之重；缘报既杂，时逢坎稟之运。昔在齐季，义师之始，臣乃幼弱，粗有识虑，东西阻绝，归赴无由，虽未能负戈擐甲，实衔泪愤懣。潜伏东境，备履艰危，首尾三年，亟移数处，虽复饥寒切身，亦不以冻馁为苦。每涉惊疑，惶怖失魄，既乖致命之节，空有项领之忧，希望开泰，冀蒙共乐；岂期二十余年，功名无纪，毕此身骸，方填沟壑，丹诚素愿，溘至长罢，俯自哀怜，能不伤叹！夫自媒自衒，诚哉可鄙；自誉自伐，实在可羞。然量己揆分，自知者审，陈力就列，宁敢空言？是以常愿一试，屡成干请。夫上应玄象，实不易叨；锦不轻裁，诚难其制。过去业鄣，所以致乖算测。圣监既谓臣愚短，不可试用，岂容久居显禁，徒秽黄枢。忝窃稍积，恐招物议，请解今职，乞屏退私门。伏愿天照，特垂允许。臣虽叨荣两宫，报效无地，方违省闕，伏深恋悚。”高祖手诏答曰：“昱表如此。古者用人，必前明试，皆须绩用

既立，乃可自退之高。昔汉光武兄子章、兴二人，并有名宗室，就欲习吏事，不过章为平阴令，兴为缙氏宰，政事有能，方迁郡守，非直政绩见称，即是光武犹子。昱之才地，岂得比类焉！往岁处以淮南郡，既不肯行；续用为招远将军、镇北长史、襄阳太守，又以边外致辞；改除招远将军、永嘉太守，复云内地非愿；复问晋安、临川，随意所择，亦复不行。解巾临郡，事不为薄，数有致辞，意欲何在？且昱诸兄递居连率，相继推毂，未尝缺岁。其同产兄景，今正居藩镇。朕岂厚于景而薄于昱，正是朝序物议，次第若斯，于其一门，差自无愧。无论今日不得如此；昱兄弟昔在布衣，以处成长，于何取立，岂得任情反道，背天违地。孰谓朝廷无有宪章，特是未欲致之于理。既表解职，可听如启。”坐免官。因此杜门绝朝覲，国家庆吊不复通。

普通五年，坐于宅内铸钱，为有司所奏，下廷尉，得免死，徙临海郡。行至上虞，有敕追还，且令受菩萨戒。昱既至，恂恂尽礼，改意蹈道，持戒又精洁，高祖甚嘉之，以为招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。下车励名迹，除烦苛，明法宪，严于奸吏，优养百姓，旬日之间，郡中大化。俄而暴疾卒，百姓行坐号哭，市里为之喧沸，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余人。田舍有女人夏氏，年百余岁，扶曾孙出郡，悲泣不自胜。其惠化所感如此。百姓相率为立庙建碑，以纪其德。又诣京师求赠谥。诏赠湘州刺史。谥曰恭。

史臣曰：高祖光有天下，庆命傍流，枝戚属连，咸被任遇。萧景之才辩识断，益政佐时，盖梁宗室令望者矣。

列传第十九

周舍 徐勉

周舍，字升逸，汝南安城人，晋左光禄大夫抃之八世孙也。父颢，齐中书侍郎，有名于时。舍幼聪颖，颢异之，临卒谓曰：“汝不患不富贵，但当持之以道德。”既长，博学多通，尤精义理，善诵书，背文讽说，音韵清辩。起家齐太学博士，迁后军行参军。建武中，魏人吴包南归，有儒学，尚书仆射江祐招包讲。舍造坐，累折包，辞理遒逸，由是名为口辩。王亮为丹阳尹，闻而悦之，辟为主簿，政事多委焉。迁太常丞。

梁台建，为奉常丞。高祖即位，博求异能之士。吏部尚书范云与颢素善，重舍才器，言之于高祖，召拜尚书祠部郎。时天下草创，礼仪损益，多自舍出。寻为后军记室参军、秣陵令。入为中书通事舍人，累迁太子洗马，散骑常侍，中书侍郎，鸿胪卿。时王亮得罪归家，故人莫有至者，舍独敦恩旧，及卒，身营殡葬，时人称之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太子右卫率，右卫将军，虽居职屡徙，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国史诏诰，仪体法律，军旅谋谟，皆兼掌之。日夜侍上，预机密，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。舍素辩给，与人泛论谈谑，终日不绝口，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，众尤叹服之。性俭素，衣服器用，居处床席，如布衣之贫者。每入官府，虽广厦华堂，闺阁重邃，舍居之则尘埃满积。

以荻为鄣，坏亦不营。为右卫，母忧去职，起为明威将军、右骁骑将军。服阕，除侍中，领步兵校尉，未拜，仍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顷之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迁太子詹事。

普通五年，南津获武陵太守白渦书，许遗舍面钱百万，津司以闻。虽书自外入，犹为有司所奏，舍坐免。迁右骁骑将军，知太子詹事。以其年卒，时年五十六。上临哭，哀恸左右。诏曰：“太子詹事、豫州大中正舍，奄至殒丧，恻怆于怀。其学思坚明，志行开敏，劬劳机要，多历岁年，才用未穷，弥可嗟恸。宜隆追远，以旌善人。可赠侍中、护军将军，鼓吹一部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随由资给。谥曰简子。

“明年，又诏曰：“故侍中、护军将军简子舍，义该玄儒，博穷文史，奉亲能孝，事君尽忠，历掌机密，清贞自居。食不重味，身靡兼衣。终亡之日，内无妻妾，外无田宅，两儿单贫，有过古烈。往者，南司白渦之劾，恐外议谓朕有私，致此黜免，追愧若人一介之善。外可量加褒异，以旌善人。”二子：弘义，弘信。

徐勉，字修仁，东海郟人也。祖长宗，宋高祖霸府行参军。父融，南昌相。勉幼孤贫，早励清节。年六岁，时属霖雨，家人祈霁，率尔为文，见称耆宿。及长，笃志好学。起家国子生。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，每称勉有宰辅之量。射策举高第，补西阳王国侍郎。寻迁太学博士，镇军参军，尚书殿中郎，以公事免。又除中兵郎、领军长史。琅邪王元长才名甚盛，尝欲与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“王郎名高望促，难可轻醺衣裾。”俄而元长及祸，时人莫不服其机鉴。

初与长沙宣武王游，高祖深器赏之。及义兵至京邑，勉于新林谒见，高祖甚加恩礼，使管书记。高祖践阼，拜中书侍郎，

迁建威将军、后军谘议参军、本邑中正、尚书左丞。自掌枢宪，多所纠举，时论以为称职。天监二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。迁侍中。时王师北伐，候驿填委。勉参掌军书，劬劳夙夜，动经数旬，乃一还宅。每还，群犬惊吠。勉叹曰：“吾忧国忘家，乃至于此。若吾亡后，亦是传中一事。”

“六年，除给事中、五兵尚书，迁吏部尚书。勉居选官，彝伦有序，既闲尺牍，兼善辞令，虽文案填积，坐客充满，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。又该综百氏，皆为避讳。常与门人夜集，客有虞皓求詹事五官，勉正色答云：“今夕止可谈风月，不宜及公事。”故时人咸服其无私。

除散骑常侍，领游击将军，未拜，改领太子右卫率。迁左卫将军，领太子中庶子，侍东宫。昭明太子尚幼，敕知宫事。太子礼之甚重，每事询谋。尝于殿内讲《孝经》，临川靖惠王、尚书令沈约备二傅，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，王莹、张稷、柳愷、王暕为侍讲。时选极亲贤，妙尽时誉，勉陈让数四。又与沈约书，求换侍讲，诏不许，然后就焉。转太子詹事，领云骑将军，寻加散骑常侍，迁尚书右仆射，詹事如故。又改授侍中，频表解宫职，优诏不许。

时人间丧事，多不遵礼，朝终夕殡，相尚以速。勉上疏曰：“《礼记问丧》云：‘三日而后敛者，以俟其生也。三日而不生，亦不生矣。’自顷以来，不遵斯制。送终之礼，殡以期日，润屋豪家，乃或半晷，衣衾棺槨，以速为荣，亲戚徒隶，各念休反。故属纊才毕，灰钉已具，忘狐鼠之顾步，愧燕雀之徊翔。伤情灭理，莫此为大。且人子承衾之时，志懣心绝，丧事所资，悉关他手，爱憎深浅，事实难原。如覘视或爽，存没违滥，使万有一，怨酷已多。岂若缓其告敛之晨，申其望生之冀。请自今士庶，宜悉依古，三日大敛。如有不奉，加以纠

绳。”诏可其奏。

寻授宣惠将军，置佐史，侍中、仆射如故。又除尚书仆射、中卫将军。勉以旧恩，越升重位，尽心奉上，知无不为。爰自小选，迄于此职，常参掌衡石，甚得士心。禁省中事，未尝漏泄。每有表奏，辄焚藁草。博通经史，多识前载。朝仪国典，婚冠吉凶，勉皆预图议。普通六年，上修五礼表曰：

臣闻“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”故称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。夫礼所以安上治民，弘风训俗，经国家，利后嗣者也。唐虞三代，咸必由之。在乎有周，宪章尤备，因殷革夏，损益可知。虽复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经文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其大归有五，即宗伯所掌典礼：吉为上，凶次之，宾次之，军次之，嘉为下也。故祠祭不以礼，则不齐不庄；丧纪不以礼，则背死忘生者众；宾客不以礼，则朝覲失其仪；军旅不以礼，则致乱于师律；冠婚不以礼，则男女失其时。为国修身，于斯攸急。

洎周室大坏，王道既衰，官守斯文，日失其序。礼乐征伐，出自诸侯，《小雅》尽废，旧章缺矣。是以韩宣适鲁，知周公之德；叔侯在晋，辨郊劳之仪。战国从横，政教愈混；暴秦灭学，扫地无余。汉氏郁兴，日不暇给，犹命叔孙于外野，方知帝王之为贵。末叶纷纶，递有兴毁，或以武功锐志，或好黄老之言，礼义之式，于焉中止。及东京曹褒，南宫制述，集其散略，百有余篇，虽写以尺简，而终阙平奏。其后兵革相寻，异端互起，章句既沦，俎豆斯辍。方领矩步之容，事灭于旌鼓；兰台石室之文，用尽于帷盖。至乎晋初，爰定新礼，苟抃制之于前，摯虞删之于末。既而中原丧乱，罕有所遗；江左草创，因循而已。厘革之风，是则未暇。

伏惟陛下睿明启运，先天改物，拨乱惟武，经世以文。作

乐在乎功成，制礼弘于业定。光启二学，皇枝等于贵游；辟兹五馆，草莱升以好爵。爰自受命，迄于告成，盛德形容备矣，天下能事毕矣。明明穆穆，无德而称焉。至若玄符灵贶之祥，浮溟机山之贶，固亦日书左史，副在司存，今可得而略也。是以命彼群才，搜甘泉之法；延兹硕学，阐曲台之仪。淄上淹中之儒，连踪继轨；负笈怀铅之彦，匪旦伊夕。谅以化穆三雍，人从五典，秩宗之教，勃焉以兴。

伏寻所定五礼，起齐永明三年，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，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，止修五礼，谘稟卫将军丹阳尹王俭，学士亦分住郡中，制作历年，犹未克就。及文宪薨殂，遗文散逸，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，经涉九载，犹复未毕。建武四年，胤还东山，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。旧事本末，随在南第。永元中，孝嗣于此遇祸，又多零落。当时鸠敛所余，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、骠骑将军何佟之，共掌其事。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，东昏之代，频有军火，其所散失，又逾太半。天监元年，佟之启审省置之宜，敕使外详。时尚书参详，以天地初革，庶务权舆，宜俟隆平，徐议删撰。欲且省礼局，并还尚书仪曹。诏旨云：“礼坏乐缺，故国异家殊，实宜以时修定，以为永准。但顷之修撰，以情取人，不以学进；其掌知者，以贵总一，不以稽古，所以历年不就，有名无实。此既经国所先，外可议其人，人定，便即撰次。”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，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，人各自举学士二人，相助抄撰。其中有疑者，依前汉石渠、后汉白虎，随源以闻，请旨断决。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，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，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革掌宾礼，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，右军参军司马裴掌嘉礼，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。佟之亡后，以镇北谘议参军伏玘代之。后又以

芄代严植之掌凶礼。芄寻迁官，以《五经》博士繆昭掌凶礼。复以礼仪深广，记载残缺，宜须博论，共尽其致，更使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、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。臣又奉别敕，总知其事。未又使中书侍郎周舍、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。若有疑义，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，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，各言同异，条牒启闻，决之制旨。疑事既多，岁时又积，制旨裁断，其数不少。莫不网罗经诂，玉振金声，义贯幽微，理入神契。前儒所不释，后学所未闻。凡诸奏决，皆载篇首，具列圣旨，为不刊之则。洪规盛范，冠绝百王；茂实英声，方垂千载。宁孝宣之能拟，岂孝章之足云。

五礼之职，事有繁简，及其列毕，不得同时。《嘉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二秩，一百一十六卷，五百三十六条；《宾礼仪注》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，合十有七秩，一百三十三卷，五百四十五条；《军礼仪注》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，合十有八秩，一百八十九卷，二百四十条；《吉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，合二十有六秩，二百二十四卷，一千五条；《凶礼仪注》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，合四十有七秩，五百一十四卷，五千六百九十三条：大凡一百二十秩，一千一百七十六卷，八千一十九条。又列副秘阁及《五经》典书各一通，缮写校定，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。

窃以撰正履礼，历代罕就，皇明在运，厥功克成。周代三千，举其盈数；今之八千，随事附益。质文相变，故其数兼倍，犹如八卦之爻，因而重之，错综成六十四也。昔文武二王，所以纲纪周室，君临天下，公旦修之，以致太平龙凤之瑞。自斯厥后，甫备兹日。孔子曰：“其有继周，虽百世可知。”岂所谓齐功比美者欤！臣以庸识，谬司其任，淹留历稔，允当斯责；

兼勒成之初，未遑表上，实由才轻务广，思力不周，永言惭惕，无忘寤寐。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，搜寻军礼，阅其条章，靡不该备。所谓郁郁文哉，焕乎洋溢，信可以悬诸日月，颁之天下者矣。愚心喜抃，弥思陈述；兼前后联官，一时皆逝，臣虽幸存，耄已将及，虑皇世大典，遂阙腾奏，不任下情，辄具载撰修始末，并职掌人、所成卷秩、条目之数，谨拜表以闻。

诏曰：“经礼大备，政典载弘，今诏有司，案以行事也。”又诏曰：“勉表如此。因革允厘，宪章孔备，功成业定，于是乎在。可以光被八表，施诸百代，俾万世之下，知斯文在斯。主者其按以遵行，勿有失坠。”寻加中书令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勉以疾自陈，求解内任。诏不许，乃令停下省，三日一朝，有事遣主书论决。脚疾转剧，久阙朝覲，固陈求解，诏乃赉假，须疾差还省。

勉虽居显位，不营产业，家无蓄积，俸禄分贍亲族之穷乏者。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。勉乃答曰：“人遗子孙以财，我遗之以清白。子孙才也，则自致辘辘；如其不才，终为他有。”尝为书诫其子崧曰：

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，至于产业之事，所未尝言，非直不经营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禄，可谓备之。每念叨窃若斯，岂由才致，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谓“以清白遗子孙，不亦厚乎！”又云：“遗子黄金满橐，不如一经。”详求此言，信非徒语。吾虽不敏，实有本志，庶得遵奉斯义，不敢坠失。所以显贵以来，将三十载，门人故旧，亟荐便宜，或使创辟田园，或劝兴立邸店，又欲舳舻运致，亦令货殖聚敛。若此众事，皆距而不纳。非谓拔葵去织，且欲省息纷纭。

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，非在播艺，以要利入，正欲穿

池种树，少寄情赏。又以郊际闲旷，终可为宅，悦获悬车致事，实欲歌哭于斯。慧日、十住等，既应营婚，又须住止，吾清明门宅，无相容处。所以尔者，亦复有以；前割西边施宣武寺，既失西厢，不复方幅，意亦谓此逆旅舍耳，何事须华？常恨时人谓是我宅。古往今来，豪富继踵，高门甲第，连闼洞房，宛其死矣，定是谁室？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，聚石移果，杂以花卉，以娱休沐，用托性灵。随便架立，不在广大，惟功德处，小以为好。所以内中逼促，无复房宇。近营东边儿孙二宅，乃藉十住南还之资，其中所须，犹为不少，既牵挽不至，又不可中涂而辍，郊间之园，遂不办保，货与韦黯，乃获百金，成就两宅，已消其半。寻园价所得，何以至此？由吾经始历年，粗已成立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阴，阡陌交通，渠畎相属，华楼迴榭，颇有临眺之美；孤峰丛薄，不无纠纷之兴。读中并饶菰蒋，湖里殊富芰莲。虽云人外，城阙密迩，韦生欲之，亦雅有情趣。追述此事，非有吝心，盖是笔势所至耳。忆谢灵运《山家诗》云：“中为天地物，今成鄙夫有。”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，今为天地物，物之与我，相校几何哉！此吾所余，今以分汝，营小田舍，亲累既多，理亦须此。且释氏之教，以财物谓之外命；儒典亦称“何以聚人曰财”。况汝曹常情，安得忘此。闻汝所买姑孰田地，甚为舛鹵，弥复何安。所以如此，非物竞故也。虽事异寝丘，聊可仿佛。孔子曰：“居家理治，可移于官。”既已营之，宜使成立。进退两亡，更贻耻笑。若有所收获，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，宜令得所，非吾所知，又复应沾之诸女耳。汝既居长，故有此及。

凡为人长，殊复不易，当使中外谐缉，人无间言，先物后己，然后可贵。老生云：“后其身而身先。”若能尔者，更招巨利。汝当自动，见贤思齐，不宜忽略以弃日也。非徒弃日，

乃是弃身，身名美恶，岂不大哉！可不慎欤？今之所敕，略言此意。正谓为家已来，不事资产，既立墅舍，以乖旧业，陈其始末，无愧怀抱。兼吾年时朽暮，心力稍殫，牵课奉公，略不克举，其中余暇，裁可自休。或复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良辰美景，文案间隙，负杖蹑履，逍遥陋馆，临池观鱼，披林听鸟，浊酒一杯，弹琴一曲，求数刻之暂乐，庶居常以待终，不宜复劳家间细务。汝交关既定，此书又行，凡所资须，付给如别。自兹以后，吾不复言及田事，汝亦勿复与吾言之。假使尧水汤旱，吾岂知如何；若其满庾盈箱，尔之幸遇。如斯之事，并无俟令吾知也。《记》云：“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。”今且望汝全吾此志，则无所恨矣。

勉第二子悱卒，痛悼甚至，不欲久废王务，乃为《答客喻》。其辞曰：

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，余第二息晋安内史悱丧之问至焉，举家伤悼，心情若陨。二宫并降中使，以相慰勸，亲游宾客，毕来吊问，辄恸哭失声，悲不自己，所谓父子天性，不知涕之所从来也。

于是门人虑其肆情所钟，容致委顿，乃敛衽而进曰：“仆闻古往今来，理运之常数；春荣秋落，气象之定期。人居其间，譬诸逆旅，生寄死归，著于通论，是以深识之士，悠尔忘怀。东门归无之旨，见称往哲；西河丧明之过，取诮友朋。足下受遇于朝，任居端右，忧深责重，休戚是均，宜其遗情下流，止哀加饭，上存奉国，俯示隆家。岂可纵此无益，同之儿女，伤神损识，或亏生务。门下窃议，咸为君侯不取也。”

余雪泣而答曰：“彭殤之达义，延吴之雅言，亦常闻之矣；顾所以未能弭意者，请陈其说。夫植树阶庭，钦柯叶之茂；为山累仞，惜覆篑之功。故秀而不实，尼父为之叹息；析彼歧路，

杨子所以留连。事有可深，圣贤靡抑。今吾所悲，亦以悻始逾立岁，孝悌之至，自幼而长，文章之美，得之天然，好学不倦，居无尘杂，多所著述，盈帙满笥，淡然得失之际，不见喜愠之容。及翰飞东朝，参伍盛列，其所游往，皆一时才俊，赋诗颂咏，终日忘疲。每从容谓吾以遭逢时来，位隆任要，当应推贤下士，先物后身，然后可以报恩明主，克保元吉。俾余二纪之中，忝窃若是，幸无大过者，繫此子之助焉。自出闽区，政存清静，冀其旋反，少慰衰暮，言念今日，眇然长往。加以阖棺千里之外，未知归骨之期，虽复无情之伦，庸讵不痛于昔！夷甫孩抱中物，尚尽恻以待宾；安仁未及七旬，犹殷勤于词赋。况夫名立宦成，半途而废者，亦焉可已已哉。求其此怀，可谓苗实之义。诸贤既贻格言，喻以大理，即日辍哀，命驾修职事焉。”

中大通三年，又以疾自陈，移授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，余如故。增亲信四十人。两宫参问，冠盖结轍；服膳医药，皆资天府。有敕每欲临幸，勉以拜伏有亏，频启停出，诏许之，遂停舆驾。大同元年，卒，时年七十。高祖闻而流涕，即日车驾临殡，乃诏赠特进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并如故。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。赠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皇太子亦举哀朝堂。谥曰简肃公。

勉善属文，勤著述，虽当机务，下笔不休。尝以起居注烦杂，乃加删撰为《别起居注》六百卷；《左丞弹事》五卷；在选曹，撰《选品》五卷；齐时，撰《太庙祝文》二卷；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，撰《会林》五十卷。凡所著前后二集四十五卷，又为《妇人集》十卷，皆行于世。大同三年，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，请刊石纪德，即降诏许立碑于墓云。

悻字敬业，幼聪敏，能属文。起家著作佐郎，转太子舍人，

掌书记之任。累迁洗马、中舍人，犹管书记。出入宫坊者历稔，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，迁晋安内史。

陈吏部尚书姚察曰：徐勉少而厉志忘食，发愤修身，慎言行，择交游；加运属兴王，依光日月，故能明经术以绾青紫，出闾阎而取卿相。及居重任，竭诚事主，动师古始，依则先王，提衡端轨，物无异议，为梁宗臣，盛矣。

列传第二十

范岫 傅昭 弟映 萧琛 陆杲

范岫，字懋宾，济阳考城人也。高祖宣，晋征士。父羲，宋兖州别驾。岫早孤，事母以孝闻，与吴兴沈约俱为蔡兴宗所礼。泰始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兴宗为安西将军，引为主簿。累迁临海、长城二县令，骠骑参军，尚书删定郎，护军司马，齐司徒竟陵王子良记室参军。累迁太子家令。文惠太子之在东宫，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，岫亦预焉。岫文虽不逮约，而名行为时辈所与，博涉多通，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。约常称曰：“范公好事该博，胡广无以加。”南乡范云谓人曰：“诸君进止威仪，当问范长头。”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。迁国子博士。

永明中，魏使至，有诏妙选朝士有词辩者，接使于界首，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。还迁尚书左丞，母忧去官，寻起摄职。出为宁朔将军、南蛮长史、南义阳太守，未赴职，迁右军谘议参军，郡如故。除抚军司马。出为建威将军、安成内史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御史中丞、领前军将军、南、北兖二州大中正。永元末，出为辅国将军、冠军晋安王长史，行南徐州事。义师平京邑，承制征为尚书吏部郎，参大选。梁台建，为度支尚书。天监五年，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侍皇太子，给扶。六年，领太子左卫率。七年，徙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中

正如故。其年表致事，诏不许。八年，出为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九年，入为祠部尚书，领右骁骑将军，其年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亲信二十人。十三年，卒官，时年七十五。赙钱五万，布百匹。

岫身长七尺八寸，恭敬俨恪，进止以礼。自亲丧之后，蔬食布衣以终身。每所居官，恒以廉洁著称。为长城令时，有梓材巾箱，至数十年，经贵遂不改易。在晋陵，惟作牙管笔一双，犹以为费。所著文集、《礼论》、《杂仪》、《字训》行于世，二子褒，伟。

傅昭，字茂远，北地灵州人，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。祖和之，父淡，善《三礼》，知名宋世。淡事宋竟陵王刘诞，诞反，淡坐诛。昭六岁而孤，哀毁如成人者，宗党咸异之。十一，随外祖于硃雀航卖历日。为雍州刺史袁杳客，杳尝来昭所，昭读书自若，神色不改。杳叹曰：“此儿神情不凡，必成佳器。”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，因欲致昭，昭以宋氏多故，遂不往。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，愿乃遣车迎昭。时愿宗人通之在坐，并当世名流，通之赠昭诗曰：“英妙擅山东，才子倾洛阳。清尘谁能嗣，及尔遘遗芳。”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，深为所礼，辟为郡主簿，使诸子从昭受学。会明帝崩，粲造哀策文，乃引昭定其所制。每经昭户，辄叹曰：“经其户，寂若无人，披其帷，其人斯在，岂非名贤！”寻为总明学士、奉朝请。齐永明中，累迁员外郎、司徒竟陵王子良参军、尚书仪曹郎。

先是御史中丞刘休荐昭于武帝，永明初，以昭为南郡王侍读。王嗣帝位，故时臣隶争求权宠，惟昭及南阳宗夬，保身守正，无所参入，竟不罹其祸。明帝践阼，引昭为中书通事舍人。时居此职者，皆势倾天下，昭独廉静，无所干豫。器服率陋，身安粗粝。常插烛于板床，明帝闻之，赐漆合烛盘等，敕曰：

“卿有古人之风，故赐卿古人之物。”累迁车骑临海王记室参军，长水校尉，太子家令，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。寻除尚书左丞、本州大中正。

高祖素悉昭能，建康城平，引为骠骑录事参军。梁台建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著作郎，顷之，兼御史中丞，黄门、著作、中正并如故。天监三年，兼五兵尚书，参选事，四年，即真。六年，徙为左民尚书，未拜，出为建威将军、平南安成王长史、寻阳太守。七年，入为振远将军、中权长史。八年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复领本州大中正。十年，复为左民尚书。

十一年，出为信武将军、安成内史。安成自宋已来兵乱，郡舍号凶。及昭为郡，郡内人夜梦见兵马铠甲甚盛，又闻有人云“当避善人”，军众相与腾虚而逝。梦者惊起。俄而疾风暴雨，倏忽便至，数间屋俱倒，即梦者所见军马践踏之所也。自后郡舍遂安，咸以昭正直所致。郡溪无鱼，或有暑月荐昭鱼者，昭既不纳，又不欲拒，遂委于门侧。

十二年，入为秘书监，领后军将军。十四年，迁太常卿。十七年，出为智武将军、临海太守。郡有蜜岩，前后太守皆自封固，专收其利。昭以周文之囿，与百姓共之，大可喻小，乃教勿封。县令常饷粟，置绢于簿下，昭笑而还之。普通二年，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领本州大中正，寻领秘书监。五年，迁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中正如故。

昭所莅官，常以清静为政，不尚严肃。居朝廷，无所请谒，不畜私门生，不交私利。终日端居，以书记为乐，虽老不衰。博极古今，尤善人物，魏晋以来，宦簿簿伐，姻通内外，举而论之，无所遗失。性尤笃慎。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，昭召其子曰：“食之则犯法，告之则不可，取而埋之。”其居身行己，不负暗室，类皆如此。京师后进，宗其学，重其道，人人自以

为不逮。大通二年九月，卒，时年七十五。诏赙钱三万，布五十匹，即日举哀，谥曰贞子。长子谓，尚书郎，临安令。次子肱。

映字徽远，昭弟也。三岁而孤。兄弟友睦，修身厉行，非礼不行。始昭之守临海，陆倕饯之，宾主俱欢，日昏不反，映以昭年高，不可连夜极乐，乃自往迎候，同乘而归，兄弟并已斑白，时人美而服焉。及昭卒，映丧之如父，年逾七十，哀戚过礼，服制虽除，每言辄感恻。

映泛涉记传，有文才，而不以篇什自命。少时与刘绘、萧琛相友善，绘之为南康相，映时为府丞，文教多令具草。褚彦回闻而悦之，乃屈与子贲等游处。年未弱冠，彦回欲令仕，映以昭未解褐，固辞，须昭仕乃官。

永元元年，参镇军江夏王军事，出为武康令。及高祖师次建康，吴兴太守袁昂自谓门世忠贞，固守诚节，乃访于映曰：“卿谓时事云何？”映答曰：“元嘉之末，开辟未有，故太尉杀身以明节，司徒当寄托之重，理无苟全，所以不顾夷险，以殉名义。今嗣主昏虐，狎近群小，亲贤诛戮，君子道消，外难屡作，曾无悔改。今荆、雍协举，乘据上流，背昏向明，势无不济。百姓思治，天人之意可知；既明且哲，忠孝之途无爽。愿明府更当雅虑，无祇悔也。”寻以公事免。天监初，除征虏鄱阳王参军，建安王中权录事参军，领军长史，乌程令。所受俸禄，悉归于兄。复为临川王录事参军，南台治书，安成王录事，太子翊军校尉，累迁中散大夫、光禄卿，太中大夫。大同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子弘。

萧琛，字彦瑜，兰陵人。祖僧珍，宋廷尉卿。父惠训，太中大夫。琛年数岁，从伯惠开抚其背曰：“必兴吾宗。”

琛少而朗悟，有纵横才辩。起家齐太学博士。时王俭当朝，

琛年少，未为俭所识，负其才气，欲候俭。时俭宴于乐游苑，琛乃著虎皮靴，策桃枝杖，直造俭坐，俭与语，大悦。俭为丹阳尹，辟为主簿，举为南徐州秀才，累迁司徒记室。

永明九年，魏始通好，琛再衔命到桑乾，还为通直散骑侍郎。时魏遣李道固来使，齐帝宴之。琛于御筵举酒劝道固，道固不受，曰：“公庭无私礼，不容受劝。”琛徐答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’。”座者皆服，道固乃受琛酒。迁司徒右长史。出为晋熙王长史、行南徐州事。还兼少府卿、尚书左丞。

东昏初嗣立，时议以无庙见之典，琛议据《周颂·烈文》、《闵予》皆为即位朝庙之典，于是从之。高祖定京邑，引为骠骑谘议，领录事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梁台建，为御史中丞。天监元年，迁庶子，出为宣城太守。征为卫尉卿，俄迁员外散骑常侍。三年，除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九年，出为宁远将军、平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

始琛在宣城，有北僧南度，惟赉一葫芦，中有《汉书序传》。僧曰：“三辅旧老相传，以为班固真本。”琛固求得之，其书多有异今者，而纸墨亦古，文字多如龙举之例，非隶非篆，琛甚秘之。及是行也，以书饷鄱阳王范，范乃献于东宫。

琛寻迁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母忧去官，又丁父艰。起为信武将军、护军长史，俄为贞毅将军、太尉长史。出为信威将军、东阳太守，迁吴兴太守。郡有项羽庙，土民名为愤王，甚有灵验，遂于郡厅事安施床幕为神座，公私请祷，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，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徙神还庙，处之不疑。又禁杀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

琛频莅大郡，不治产业，有阙则取，不以为嫌。普通元年，征为宗正卿，迁左民尚书，领南徐州大中正，太子右卫率。徙

度支尚书，左骁骑将军，领军将军，转秘书监、后军将军，迁侍中。

高祖在西邸，早与琛狎，每朝宴，接以旧恩，呼为宗老。琛亦奉陈昔恩，以“早筮中阳，夙忝同闱，虽迷兴运，犹荷洪慈。”上答曰：“虽云早契阔，乃自非同志；勿谈兴运初，且道狂奴异。”

琛常言：“少壮三好，音律、书、酒。年长以来，二事都废，惟书籍不衰。”而琛性通脱，常自解灶事，毕犷余，必陶然致醉。

大通二年，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加特进，给亲信三十人。中大通元年，为云麾将军、晋陵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以疾自解，改授侍中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遗令诸子，与妻同坟异藏，祭以蔬菜，葬日止车十乘，事存率素。乘輿临哭甚哀。诏赠本官，加云麾将军，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贖钱二十万，布百匹。谥曰平子。

陆杲，字明霞，吴郡吴人。祖徽，宋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。父睿，扬州治中。杲少好学，工书画，舅张融有高名，杲风韵举动，颇类于融，时称之曰：“无对日下，惟舅与甥。”起家齐中军法曹行参军，太子舍人，卫军王俭主簿。迁尚书殿中曹郎，拜日，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，而杲至晚，不及时刻，坐免官。久之，以为司徒竟陵王外兵参军，迁征虏宜都王功曹史，骠骑晋安王谘议参军，司徒从事中郎。梁台建，以为骠骑记室参军，迁相国西曹掾。天监元年，除抚军长史，母忧去职。服阕，拜建威将军、中军临川王谘议参军，寻迁黄门侍郎，右军安成王长史。五年，迁御史中丞。

杲性婞直，无所顾望。山阴令虞肩在任，赃污数百万，杲奏收治。中书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，杲不答。高祖闻之，以

问杲，杲答曰“有之”。高祖曰：“卿识睦之不？”杲答曰：“臣不识其人。”时睦之在御侧，上指示杲曰：“此人是也。”杲谓睦之曰：“君小人，何敢以罪人属南司？”睦之失色。领军将军张稷，是杲从舅，杲尝以公事弹稷，稷因侍宴诉高祖曰：“陆杲是臣通亲，小事弹臣不贷。”高祖曰：“杲职司其事，卿何得为嫌！”杲在台，号称不畏强御。

六年，迁秘书监，顷之为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八年，出为义兴太守，在郡宽惠，为民下所称。还为司空临川王长史、领扬州大中正。十四年，迁通直散骑侍郎，俄迁散骑常侍，中正如故。十五年，迁司徒左长史。十六年，入为左民尚书，迁太常卿。普通二年，出为仁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五年，入为金紫光禄大夫，又领扬州大中正。中大通元年，加特进，中正如故。四年，卒，时年七十四。谥曰质子。

杲素信佛法，持戒甚精，著《沙门传》三十卷。

弟煦，学涉有思理。天监初，历中书侍郎，尚书左丞，太子家令，卒。撰《晋书》未就。又著《陆史》十五卷，《陆氏骊泉志》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子罩，少笃学，有文才，仕至太子中庶子、光禄卿。

史臣曰：范岫、傅昭，并笃行清慎，善始令终，斯石建、石庆之徒矣。萧琛、陆杲俱以才学著名。琛朗悟辩捷，加谙究朝典，高祖在田，与琛游旧，及践天历，任遇甚隆，美矣。杲性婞直，无所忌惮，既而执法宪台，纠绳不避权幸，可谓允兹正色。《诗》云：“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”杲其有焉。